
武俠世界
第37年
2
$18.00

編者話

今刊雲劍飛先生撰著之巨型小說「女賊飛鳳」。蕭原路過九盤鎮返省城，不料在鎮口却被無端扣留檢查，被關進保安隊隊部達三日之久，這無妄之災惹惱了蕭原，也引起了蕭原的興趣。原來有一飛賊投柬侯家，三日內要盜取侯家之財物濟貧。侯家乃九盤鎮首富，為富不仁，奈何鎮長、保安隊隊長均自己人，因此插手管上這檔子事……欲知峯廻路轉故事內容，雌雄莫辨的飛賊如何在衆目睽睽之下取得財物，蕭原因何牽涉其中之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續刊龍乘風先生撰著的「奪劍奇兵」之二，司空羽先生撰著的長篇「風塵俠侶」之二，相信廣大的讀友對龍乘風、司空羽先生之作品並不陌生，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王道先生撰著的「英雄無奈」，並有短篇「雙仙鬥雙魔」「普渡慈航」，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女賊飛鳳（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蕭原路過九盤鎮被扣留，據說是飛賊留柬要光顧侯家，得等三日後才…… 雲劍雲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鐵膽英豪（湖海恩仇錄）
知遇深恩　永世難忘…… 金戈 56

佛道魔踪（武林奇詭故事）
傳功解穴　細說根由…… 凌霄 7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奪劍奇兵（新派武林奇情故事）◀二▶
大難不死被救起　妙手回春得保命…… 龍乘風 78

寒夜屠龍（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小王設陷會佳人　神偷綢繆渡口見…… 霍去病 85

小子統吃（新派武俠詼諧傳奇）
寶珠究竟落誰手　龍潭虎穴再探險…… 辛士 93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弱女練功先挨打　嬌兒殺狠起狠心…… 申公豹 101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誤闖山洞見師祖　生死與共同對敵…… 歐陽雲飛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奪魂血咒（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老道得寶心性變　殺人滅口復還俗…… 辛棄疾 115

風塵俠侶（新派俠情長篇連載）◀二▶
千難萬險脫魔手　蒸籠紙條傳警訊…… 司空羽 123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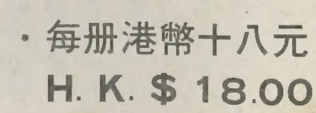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4.21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期
（總號18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女賊飛鳳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文‧飛劍雲
圖‧飛可



飛賊留東　依舊失竊

蕭原來到九盤鎮鎮口前，便發覺不大對勁，不由放慢腳步。

鎮口上，左右兩邊各有四個士兵（鎮上保安隊）荷槍實彈守着，盤查進入鎮上的人。

這情形不用說定是發生了事情。

對一個外地人來說，遇上這種情形，不想惹上麻煩的話，當然是避之則吉——不到鎮上去。

可是，蕭原仍然直往鎮口走去，一副坦然從容的樣子。

他是本着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的宗旨，沒有甚麼可怕的。

他到鎮上去，是想歇個晌，吃頓飯，他相信不會惹上甚麼麻煩。

可惜他這個想法大錯特錯。

當他走到鎮口，馬上給把守的士兵喝住，只好站住陪着笑對兩個走前來的士兵道：「兄台，甚麼事啊？我路過貴鎮，趕了半天路，欲到鎮上歇一歇腳，吃頓飯……」

「閉上你嘴巴！」一個大嘴巴士兵瞪起雙眼吆喝一聲，「奉鎮長之命，但凡到鎮上的外地人，一概要接受盤查，方才准許進鎮！舉起雙手！」握槍的手一抬，指着蕭原。

蕭原料不到對方兇霸霸的拿着鷄毛當令箭，不由心裏有氣，不過還是將那股心頭氣壓了下去。俗語有云：強龍不壓地頭蛇。何不忍一時之氣，免生事端。當下仍陪着笑道：「兄台，我不到鎮上了……」

「既已來了鎮口，不管你進不進鎮，也要接受盤查！」大嘴巴士兵一副兇相，槍嘴一抬，指着蕭原的胸口。「快舉起雙手！」

另一個走到他身前的士兵亦拿槍指着蕭原。「嘿，可是作賊心虛？」

其餘六個站在原地的士兵頓時對他虎視眈眈。

衡情度勢，蕭原不想與對方發生衝突，不得不舉起雙手。

「阿錦！搜他！」大嘴巴對與他一起上前查蕭原的士兵道。

那個叫阿錦的二話不說，馬上將拿在手中的漢陽造的步槍背起來，上前一步，伸手往蕭原身上搜起來。

大嘴巴手上的步槍則對準了蕭原的胸膛，手指緊扣着扳機，擺出一副隨時射擊的姿勢。

蕭原極力按捺着，坦然道：「不用搜了，我身上帶着一支匣子槍！」

話未說完，搜身的阿錦已摸到他藏在腰間的匣子槍，頓時大驚小怪呼叫起來：「他身上有槍！藏着一支槍！」一手將匣子槍拔出來，馬上退後兩步。

「別動！」大嘴巴好不緊張，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站在原地的六個士兵聽說蕭原身上有槍，刷拉拉抬槍拉栓，六支步槍同時對準蕭原。

蕭原眼見對方如此緊張兮兮的，又好氣又好笑，忙道：「各位，千萬別誤會，我身上帶槍，因我是一個追捕手。」但怕那八個士兵不明白追捕是幹甚麼的，蕭原立刻加以解說。「追捕手就是替官府捉拿追捕懸賞緝捕的賊匪，以此為生的人。說起來，我與你們也算是同行。因要冒險犯難，所以身上帶着槍……」

「傻瓜才相信你的鬼話！」大嘴巴好不兇惡。「管你是真是假，先押到鎮公所去，有甚麼話跟咱們隊長去說！」

「走！」阿錦一擺槍咀，「走啊！」槍咀差點戳在蕭原身上。

在這情勢之下，蕭原不就範也不成，邁步向鎮內走去。

來到鎮公所，大嘴巴與那個叫阿錦的二話不說，將蕭原押入拘押室內，蕭原要跟他倆理論，大嘴巴兩人根本不理睬他，關上門，下了鎖便往外走。

蕭原這一次無名火起了，一拳擊在那扇緊閉着的鐵皮門上，發出彭一聲大響，張口欲叫罵，卻馬上闔上嘴巴。

眼下情形已無法改變，狂吼怒罵又怎樣？還不是白費氣力，徒顯自己浮燥，何不抱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待在這裏，起碼可令自己不那麼難過。

這一次可謂無妄之災，無緣無故給關押起來。那個大嘴巴及阿錦的士兵太過份了，而且可惡。

那個拘押室又小又髒，臭味陣陣。蕭原氣平後，頓覺臭味衝鼻，急急用手捂住鼻子。

「兄台，為何給關起來，是不是跟咱們一樣，平白無故給關在這裏，只因那些士兵認為形跡可疑？」室內忽然有人說話——分明是對蕭原說的。

蕭原剛才是給大嘴巴和阿錦兩個士兵推着倒退入室內的，一直沒有轉身，故此看不到室內的情形。原來室內早已有人給拘禁起來。

蕭原轉過身，看到室內靠裏的牆下有五個人或蹲或站，衣着神態都不像不正經的人，十道目光齊集在蕭原身上。

既來之，則安之。蕭原此時心情已平復下來，既然同處一室，和睦總比敵視要好。看到那五個人齊齊注視着他，蕭原漸露笑容，向五人點點頭。

那五人或回以一個苦笑，或點頭作回應。

蕭原想知道那五人是些甚麼人，開口道：「老鄉，因何給關禁在這裏？看幾位老鄉的模樣，不像壞人啊。」

一個年紀最輕——約三十出頭——的漢子憤然道：「官字兩個口，看你不順眼，便說你有嫌疑，無論你怎樣辯解，他們就是聽不進耳，硬是將我關起來。」

其餘四人跟着七嘴八舌訴說起來，全都憤怒不平，將心裏的冤鬱之氣吐出來。

蕭原細心聽他們說完，從他們的說話中，知道那四個人跟頭一個說話的漢子一樣，被士兵認爲大有嫌疑，便給關到這裏來。

年紀最輕那個漢子看着蕭原，問：「兄台爲何給那些蠻不講理的士兵關起來，可是與咱們同一因由？」

蕭原點點頭，「我路經此地，欲到鎮上打尖歇脚，繼續上路，守在鎮口的士兵二話不說，指我犯了嫌疑，莫名其妙給關到這裏來，眞是豈有此理！」

一個年紀最長——約四十出頭的中年人同情地道：「兄台可是外地人？初來甫到，難怪你莫名其妙遭此無妄之災。那些士兵眞混賬，來個寧可捉錯，也不願放錯，稍有看不順眼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抓到鎮公所關禁起來。兄台你面生得很呢，他們怎會放過你。」

一個長相粗魯的漢子接口道：「兄台，不要說你是外地人，我們都是本地人，還不是一樣給關起來。唉，我可是做夢也料不到招惹上這無妄之災。早知今日走霉運，說甚麼也不到鎮上來買東西。」

一個長得黑黑實實，粗壯如牛的漢子憤然答道：「又不是神仙，誰會預知有事發生！他媽的，我就住在鎮外約一里處的梅村，三五日便到鎮上一趟，認識不少鎮上的人，這又怎樣，還不是一樣也給關起來，眞氣人！」

蕭原好奇地道：「幾位老鄉可知道那些士兵因何如臨大敵般，動不動就將人抓起來拘禁在此？」

年紀最長那中年人道：「起先我也是莫名其妙，後來我才知道，聽說是鎮上首屈一指的大戶侯沐恩接到一個飛賊的投函，指明會於三日後光顧侯家，侯家頓時大爲緊張，加派人手日夜嚴加守護巡查，還到鎮公所去報案。鎮公所於是指派保安隊在鎮口盤查進鎮的人，亦派出人手到侯家巡防。咱們可說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其他四人待那中年人說完，馬上你一言我一語將聽到的傳聞說出來，都比不上中年人所言詳細，但都足以證實中年人所言眞實。

蕭原聽出興趣來，「那個飛賊可謂膽大包天，而且本領過人，否則怎會事先言明在那一日下手。我走過不少地方，經歷過不少事情，這回可是頭一遭聽聞，算得上是一件奇聞。」

「兄台，對於那個飛賊的所爲，地方上的人早有所聞，但沒有多少人相信，認爲是誇大事實的傳言。這一趟咱們是未曾證實，先已身受其害。那個飛賊已收先聲奪人之效，這一手頗厲害。」說話的仍是那中年漢子，聽其言，該是讀過書的人。

蕭原好奇地問：「請問有關那個飛賊的傳聞是怎麼說的？」

「傳言說，那個飛賊會飛天遁地，甚至說會隱身法，否則，怎敢有言在先，言明於那一日作案。被看中的那戶人家果然在所定的那一日失竊財物。」

「傳聞繪形繪聲，言之鑿鑿，信不信由你。」年紀最輕那人道。「幸好那飛賊光顧的都是有錢人家，而且多是爲富不仁之輩，不管是眞是假，倒也大快人心。」

「有人見過那個飛賊嗎？」蕭原對那個飛賊大感興趣。

「聽說沒人見過那個飛賊，不知是男是女。」

「傳聞有幾種，有說飛賊是男子，也有傳說是個女子。套一句俗語：雌雄莫辨。」

「那個飛賊作案，是否眞有其事？」蕭原問。

「有。」那個粗壯如牛的漢子回答：「三月間，我一個親戚住的鄉村，一個姓蘇的惡霸家便被那飛賊光顧作案。飛賊投書指明於翌日作案，姓林的惡霸大爲緊張，一面加僱人手守護巡哨，一面將財物收藏得更隱密，案發那天從早到晚十二個時辰全家不睡，在家中各處坐待，結果仍然被竊去一批財物，約值二千大洋之數。但林姓惡霸一家却毫無所覺。那飛賊作案的手法可用神不知鬼不覺來形容。事後，林姓惡霸一家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透那個飛賊如何在他們跟前作案而不被發覺，這是一個謎，那鄉村的人聽聞飛賊竊去林姓惡霸一批財物，莫不暗地拍手稱快。這回事是敝親戚親口告訴我，絕對假不了。」

「兄台，聽你這麼說，莫非那飛賊眞的會飛天遁地，又或是隱身之術？否則，如何解釋？」那個中年人臉上的神色顯示他相信有關飛賊的傳聞。

年輕漢子忽然不耐煩地道：「莫名其妙給關起來，不知關到甚麼時候才放咱們走，豈有此理，在這裏悶死人了！」

「不會是等到那個飛賊作案後才放咱們走吧，那可苦了。」

「那豈不要關兩天？」那個粗魯

漢子一拳撞在牆上，「混賬！眞他媽的混賬！我要跟他們理論！」

那個年輕漢子跟着附和起哄，粗壯如牛漢子亦加入，結果那五個人鼓噪起來。蕭原在這種情形下自不能獨善其身，亦加以聲援。

豈料在他們起哄鼓噪之下，隣近兩間囚室馬上加入響應，還響起大力拍門聲。一時間鼓噪聲直傳於外。

蕭原聽到隣室有人響應，才知道不單止他們六人給拘禁起來，還有別的人。

鼓噪聲驚動了外面的人，馬上有兩個荷槍鎮丁匆匆奔來，兇惡地吆喝：「不准鼓噪！他媽的想造反嗎？再不噤聲，有你們好受的！」

「放咱們走！我要回家！」

「幹嗎將我關在這裏，我犯了甚麼罪？」

「放我走！放我走呀！」

被關起來的人不理會那兩個士兵的吆喝，繼續呼叫鼓噪。

兩個士兵眼見被關禁起來的人羣情洶湧，強壓不了，馬上轉身往外跑，很快又跑回來。不過，多了一個人。

隨同兩士兵跑進來的那個人是鎮公所的書記，揚動雙手，高聲道：「靜一靜，聽我說！」

被關禁起來的人才慢慢安靜下來。

那個書記咳了一聲，高聲道：「你們若想回家，暫且稍安毋躁！如今我逐一替你們登記，待查清楚你們的身份後，自會着你們的家人來領你們回去。」

「快點登記啊！」隣室有人大聲叫：「先替我登記，這裏又髒又臭，待多一刻也給臀死！」

隣室馬上引起一番爭持，結果那個書記先替蕭原所在的那個拘禁室的人登記。

按照排列，蕭原所在的拘禁室是頭一間。

蕭原六人眼見隣室因爭先恐後而吵鬧爭持不下，都不想爭快得慢，於是自動自覺排隊逐個登記，蕭原自願排在最後。

那個書記將拘禁在三間室內的人逐一登記完畢，花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在一片催促聲中，與兩個士兵急急往外走。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被拘禁的人陸續有親人來「認領」回去，與蕭原同處一室的五人便有四人給先後「認領」回去，只剩那個粗魯漢子仍未有親人來「認領」。

看到別人給陸續「認領」離室而去，粗魯漢子心急如焚，起先還極力按捺着，後來終於忍不住破口怒罵其親人。「他媽的，家裏的人都死到哪裏去了？幹嗎還不來帶我走！我家離鎮上不過六里路，這個時候爬也爬到來了……」

蕭原雖然心裏很焦躁，仍按捺着心情勸慰粗魯漢子：「兄台毋須心急，耐心等多一會，相信你家裏人已趕來，或許有甚麼事給躭擱了。你越急，心裏便越躁……」

「唉！老兄啊，眼見別的人都走了，教我怎不心急。在這裏待多一會、受罪多一會！我活到這麼大，從未惹上官非，這一次……唉，眞他媽的倒霉！」

一頓，突然關切地道：「你是外地人，沒人來保你離開，他們一定不會放你走，你豈不是要在這個鬼地方呆下去？」

蕭原當然不想呆下去。「我會據理跟他們理論，無論如何也要離開這裏！」

跟着他大聲向外呼叫：「來人呀！我有話要說！」

呼叫聲未落，一個士兵自外面快步走進來，一眼看到蕭原隔着鐵皮門上那個方洞呼叫，頓時兇巴巴地衝到門前，惡狠狠地罵道：「他媽的，鬼嚎甚麼？再大呼小叫，揍你一頓！」

蕭原瞪着雙眼，直視着那個士兵。「兄弟，我是外地人，路經貴鎮，你們不管青紅皂白將我拘禁在這裏，算甚麼名堂？去找你們的長官來跟我說話，要馬上放了我，我要馬上離開貴鎮……」

「在未弄清楚你的眞正身份之前，絕不會放你走！」那個士兵避開蕭原兩道烱烱的目光。「隊上的長官都不在這裏，你安靜點呆着，若查明你沒有嫌疑，自會放你走。」說完轉身便走。

蕭原叫住那士兵。「隊上的長官不在，我要見貴鎮的鎮長！」

那個士兵頭也不回。「鎮長也不在！別再吵了，要不自討苦吃！」

蕭原大力拍門。「我要見隊上的長官或鎮長，否則我絕不會闔上嘴巴！」

那個士兵對蕭原的話充耳不聞，一逕往外走。

蕭原忽然發狂般捶打脚踢那扇鐵皮門，發出呼呼彭彭的聲音，口裏大叫：「放我出去，我要見隊上的長官！你們胡亂將人抓到這裏關起來，簡直無法無天，豈有此理。」

粗魯漢子同情地道：「老兄，省口氣吧，官家兩個口，他們愛怎樣便怎樣。就算你一頭撞死在這裏，他們還不是將你當一條死狗般拖出去挖個坑埋了。惹怒了他們，吃虧的是你——一頓好打，何苦來哉？忍氣吞聲呆下去吧，若你是清白的，遲早會放你出去的。」

蕭原向你那粗魯漢子感激地道：「兄台一番好意，心領了。不怕

對你說，我不想給關在這裏，怎知他們會關我多久？我不像兄台你，我不是本地人，沒有親人來擔保我出去。我猜他們極可能在那飛賊於兩天後到侯家作案後，才放我走，我忍受不了！呆在這裏一刻，便多受一刻活罪。我剛才像瘋了一樣，是故意裝出來的，只有驚動那些當官的，我才有希望盡快出去。」

粗魯漢子聽了蕭原那番話，恍然明白蕭原那樣吵鬧是別有用心。「老兄，你的心機可能白費了，那個王八走出外面了。」

蕭原早已從那個鑽不出腦袋的門洞中看到那個士兵頭也不回，逕直走出外面，不禁苦笑起來。

* * *

侯家確是鎮上首屈一指的大戶。

單從侯家那座大宅子便可以看出來。

因爲侯家大宅是鎮上最大的一座房宅，圍牆也最高。

侯家大宅內還建了一座碉樓，亦是全鎮最高的一座碉樓，登上侯家碉樓，全鎮景色盡收眼底。

像侯家這樣大戶，當然僱有護院，侯家大門前平日沒人看守，如今卻有四個人在大門前看守，兩個是侯家護院，兩個是穿軍服的士兵——鎮上保安隊的。

單是大門前這種架勢，便給人一種森嚴的感覺，膽小一點的人，恐怕都不敢走近侯家大門。

高聳的碉樓上亦有四個士兵放哨瞭望，相信就是有雀鳥飛近侯家亦難逃那四個士兵的目光，別說是人了。

侯家宅內，到處都有人在走動巡哨，亦有人站崗把守。

在侯家廳內，鎮長溫瑞祥，保安隊隊長侯家昌正與侯家主人侯沐恩在談話。

鎮上最有權勢的兩個人都來了侯家，侯沐恩的面子眞大。

「四叔，我已將保安隊大半人手調派來此守護，宅內每一處都安排了人手放哨巡查，就算一隻蒼蠅飛進來，亦無所遁形，那個飛賊若敢來犯案，無異自投羅網。四叔滿意我的安排吧？」侯家昌原來是侯沐恩的堂侄，約二十出頭，身材精壯，雙眼精靈，看得出是個能幹的人。

侯沐恩不過四十出頭，皮膚白晰，臉無三兩肉，看上去像是在骷髏上繃上一層皮，唇上留着稀疏的短鬚，俗稱鼠鬚，生成一副鼠相。「滿意極了！簡直有如鐵桶似的，不要說蒼蠅飛不進，針插也不入！家昌，你果然能幹。我要看那飛賊如何混進來下手作案！」說畢他向侯家昌豎起大拇指，侯沐恩笑起來臉皮扯得繃緊，看得人心裏不舒服。

對於堂叔的稱讚，侯家昌好不開心，沾沾自喜。

鎮長溫瑞祥陪笑道：「姨丈，家昌辦事你大可放心。那個飛賊膽敢來作案管教他脫不了身。」

聽溫瑞祥對侯沐恩的稱呼，原來兩人也是親戚，而且還是侯沐恩的晚輩，怪不得侯家有事上來，鎮上最有權威的兩個人都來到侯家效勞。

溫瑞祥年紀比侯沐恩還要大一歲，但卻稱侯沐恩作姨丈。換言之，侯沐恩有一個姨甥女嫁與溫瑞祥爲妻。

溫瑞祥的年紀比侯沐恩的姨甥女大一倍。兩年前溫瑞祥娶侯沐恩那個姨甥女，曾經引起鎮上民衆的議論，有人譏稱爲官紳勾結一家親，大部份民衆都對那件喜事加以非議。

溫瑞祥其實早已娶妻，十八歲那年便已在家鄉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家立室，由書記做起，幹了十多年，總算挨出頭來，於三年前出任九盤鎮鎮長一職，總算略有所成，說不定再幹他十年八年，會榮任一縣之長。正自慶幸熬出頭來，打算將妻子接出來享享福，豈料他妻子福薄命短，在他上任半年後，一切打點安排妥當，親自返鄉接妻子出來，他妻子却一病不起，以致中年喪偶，一直心情鬱鬱。

侯沐恩早就想結納這個一鎮之長，苦無良機，這可是個大好機會，想起寡居的大姨有女已長成。雖說不上容貌出衆，正如俗語所言：十八無醜女，但得大姨肯將女兒嫁與溫瑞祥作塡房，那不但成了親戚，還變了溫瑞祥的長輩，那時，還怕溫瑞祥不聽他這個長輩的指使。主意既定，馬上將居於鎮北頭的大姨請來，夫婦倆鼓其如簧之舌，說動了生活並不富裕的大姨答應將女兒嫁給溫瑞祥。就這樣，年紀比他還大的溫瑞祥便做了他的姨甥婿，變作他的晚輩。

一年之後，侯家昌便被選拔爲保安隊的隊長。之前，在保安隊幹了五六年的侯家昌一直是個小小的隊目。

「瑞祥、家昌，辛苦你倆了。」侯沐恩道：「我已吩咐廚房多弄兩個菜，開一罎酒，今晚好好喝兩杯。」

侯家昌道：「四叔，防盜捉賊，保境安民，我身爲保安隊長，應該盡責，四叔無需客氣。」

「姨丈，家昌說得對，都是自己人，我和家昌應該盡心盡力的。」溫瑞祥附和侯家昌的話。

「瑞祥、家昌，好戲還在後頭，你倆仍要辛苦兩日，趁那飛賊還未下手，一切亦已安排好，正好

喝兩杯輕鬆輕鬆。」

一頓，接着道：「待捉到那飛賊，我要看看他是否有三頭六臂，有何神通，如此猖狂，目中無人！」

侯家昌道：「我不相信那飛賊有通天遁地的本領。捉到他，非要好好教訓他一頓啊。」他所說的「教訓」可不是普通的教訓，而是動手狠狠教訓。

溫瑞祥伸個懶腰。「那飛賊確實可惡，還未下手，便弄得人心惶惶，緊張兮兮，如臨大敵。尤其是姨丈一家，這兩晚恐怕誰也睡不安寧，好不該死！」

侯沐恩嘆口氣。「全家上下確是給那該死的飛賊弄得心緒不安，緊張兮兮。捉到他，首先要拿他出口氣！」跟着語氣一轉，對侯家昌道：「家昌，保安隊可有發現形跡可疑之人？」

溫瑞祥插口道：「我已吩咐家昌，爲了防患未然，寧可捉錯，不可放過，嚴防那飛賊混進鎮上。」

「嗯，很好。」侯沐恩點點頭。

侯家昌跟着說道：「四叔，我已下令保安隊嚴加盤查到鎮上來的人，不管是甚麼人，凡形跡可疑，來歷不明的人，不管是甚麼人，一律抓起來押到鎮公所拘禁！查淸楚其底細來歷方才放人。」

「好！好啊！」侯沐恩連連點頭。「那飛賊若要混入鎮上，恐怕比登天還難！混不進鎮上，自然不能來我家作案！」

話聲未落，一個下人進來回報：「老爺，隊上一個姓林的隊目說有要事來找侄少。」

侯家昌馬上站起來。「四叔，是林樹茂，我出去見他，看看是甚麼要緊事？」

侯沐恩點點頭，侯家昌馬上隨那個下人往外走。

在侯家大門內見到隊目林樹茂，侯家昌劈面便問：「阿茂，有何緊要事。」

林樹茂急急道：「侯隊長，約在兩個多時辰前，隊上的弟兄抓到一個進鎮的外地人，從他身上搜出一支匣子槍，而且來歷不明，便將他抓到鎮公所拘禁起來。」

聽聞抓到的人身上有槍，侯家昌頓時緊張起來，打斷林樹茂的話。「爲何不馬上趕來對我說？那人姓甚名誰？」

林樹茂道：「那人自稱姓蕭名原，省城人，路經這裏，到鎮上打尖吃晌。還說他是個追捕手，靠捉拿追捕官府懸獎的賊匪爲生。我們當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詞。起先，他們沒甚麼，後來看到拘禁在一起的人陸續給家人擔保離開，突然大吵大鬧起來，嚷着要見隊長你，又要見溫鎮長，還要馬上放了他，隊上的弟兄要整治他，他突然安靜下來。我剛好返回隊部，聽看守的弟兄報告，馬上趕來找隊長你。」

「我跟你馬上回鎮公所，去看看那個人到底是何路數！」侯家昌跟着對那個一直站在一旁的下人道：「去告訴我四叔，說我要返隊上去辦緊要事，不用等我吃飯。」

那個下人答應一聲，急急往裏走，侯家昌亦跟林樹茂快步走出大門外，趕返隊部。

* * *

拘禁室內只剩下蕭原一個人。

那個粗魯漢子於一刻鐘之前，給他的家人「認領」擔保回去。

室內的光綫開始黯下來，蕭原感到肚子很餓，想起莫名其妙給關起來，連午飯也沒吃，至今仍沒有人來理會他，禁不住又氣往上衝，正想撲到鐵皮門上那個門洞前往外叫嚷，從門洞中瞥到有兩個人快步走來，看來勢似乎是衝着他來的，登時心裏一喜，壓下心頭怒氣，慢慢走到門洞前，剛好那兩個人走到門前，互相隔着門透過洞打量對方。

蕭原沉着氣，等待門外那兩個先開口說話。

站在門外的兩人正是侯家昌與林樹茂。

侯家昌兩道銳利的目光與蕭原兩道烱烱的目光交接了一會，互不相讓。「你就是身上帶着槍，自稱省城人，姓蕭名原的追捕手？」侯家昌的語聲冷銳如他的目光。

蕭原點點頭。「不錯，請問你可是隊上的長官？」語氣平淡。

「侯隊長是保安隊的隊長！」答話的是林樹茂。

蕭原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侯隊長，失敬了。」接道：「侯隊長，我路經貴鎮，欲到鎮上打尖吃晌，因何莫名其妙將我抓到這裏拘禁起來，一直不聞不問，這是哪裏的法律？」

侯家昌板起臉道：「胡說八道！保安隊的職責是保境衞民，緝拿盜匪。近日鎮上發現有飛賊出沒，爲了防患未然，咱們有責任盤查形跡可疑、來歷不明的人。咱們是依法辦事！」

「既是依法辦事，你們怎能在毫無實據之下，胡亂將人抓起來，何異捕風捉影？」蕭原憤然道。

「錯了！」侯家昌疾聲打斷蕭原的話。「你身上帶槍，身份不明，咱們便有理由懷疑你不是好人，有可能是那個飛賊！咱們可是依法辦事。」

蕭原不以爲然。「你們只是懷疑，並無眞憑實據證實我就是那個飛賊！依法不能將我拘禁起來！在鎮口給盤查時，我已表明身份來歷，你們不相信大可不准我進鎮，

無權將我拘禁！」

「這……」侯家昌一時無詞以對。

蕭原沉聲道：「侯隊長，請馬上放了我。若你們不放心我留在鎮上，大可將我押出鎮外，不准我踏足鎮上一步！我再次向你表明我的身份來歷：我居於省城，不但認識省城偵緝隊的長官，城防司令我也認識，省城幾個大官家裏發生了事，亦重金聘請我協助偵緝隊偵辦，由於我是個追捕手，經常與兇悍的賊匪打交道，所以身上帶着槍。兩位若還不相信，我也沒辦法加以證實，因我在這裏並無相熟的人，我不過路經此地而已。」

林樹茂聽說蕭原認識省城不少大官，頓時心怯起來，低聲對侯家昌道：「侯隊長，他說的……似乎不是……假話。」

侯家昌何嘗不心虛，萬一蕭原所言是實，他返回省城後向認識的大官訴說，他這個保安隊長就別想再幹下去了，再壞一點，恐怕還會給查辦，想到後果，他心寒了，但又不想在蕭原面前示弱，唯有硬撐。「即使你所說屬實，咱們也不能只聽你一面之詞。本來，將你押出鎮外放你走未嘗不是一個兩全之法。可是，難保你不會偷偷溜入鎮上。放又不是，關又不是，眞叫人為難。」

蕭原道：「不管你是否放我，也不能將我關在這個不是人住的地方！」

一言提醒侯家昌，登時靈機一觸，說道：「在未弄清楚你的身份之前，實在不放心放你走，但又無權將你拘禁起來。這樣吧，我放你出來，但你要留在隊部內，待到兩天後，便能夠證實你是否那個飛賊；若不是，便放你走，怎樣？」

蕭原試探道：「若我堅持要走呢？」

侯家昌斷然道：「那就只好屈委你呆在這裏，直到證實你不是那個飛賊為止，才放你走！」

其實蕭原並不是想即刻離開九盤鎮。約於十天前，他才將一個被通緝的賊匪捕捉到手，押解回發出懸賞告示的萬縣縣府，領取了應得的賞銀後，要趕返省府，才途經九盤鎮，不料給保安隊抓到鎮公所拘禁起來。不過對於那個令他遭受池魚之殃的飛賊，他却大感興趣，橫豎暫時無事在身，他很想會會那個被當地人描繪得神通廣大，目中無人的飛賊，看看他是否眞的會飛天遁地，甚至隱身奇術。還有，到底是男或女，他很想揭開「飛賊」這個神秘人物的面紗。因此，他想留下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侯隊長，既然別無選擇，我只好聽你的，留在貴隊上，直至證實我不是那個飛賊，才離開貴鎮返回省城。」

「好，我馬上叫人來放你出來。」侯家昌雖則心裏不大痛快，話却說得很爽快。

蕭原道：「侯隊長，我自早上到如今未吃過一口飯下肚，可否讓我到外面去飽餐一頓？」

侯家昌搖搖頭。「不成！隊上開飯時候，我會叫人送飯給你吃。吃多少也有，這兩日你不准離開隊部半步。」

蕭原苦笑道：「這與拘禁有何分別？」

侯家昌沒有理會蕭原那句話，轉身與林樹茂大步往外走。

大約一刻鐘後，兩個士兵前來將蕭原押走。

* * *

溫瑞祥從侯家出來，並沒有馬上返回「公館」，急急返回鎮公所。以前，他從未這麼晚返回鎮公所。

保安隊部與鎮公所不但相連，亦相通。溫瑞祥返回鎮公所，還未坐下，便吩咐一個當值守夜的士兵，到保安隊去找侯家昌來見他。

侯家昌從隔鄰來到鎮公所，不等溫瑞祥說話，先開口道：「鎮長，這麼晚了還不回家，找我來有甚麼事？」

溫瑞祥道：「姨丈要我來問你，那個外地人……名叫蕭原的省城人，查清楚了他的身份來歷沒有？姨丈要你切勿輕易放走他，認為他嫌疑重大。」

侯家昌苦笑道：「原來為了那個蕭原，你才夤夜返來鎮公所，你和姨丈未免太大驚小怪了。雖然一時間無法查清楚他的身份來歷，我却相信他說的話。我認為他不大可能是那個飛賊。鎮長，蕭原說他不但認識省城偵緝隊的隊長，還認識省城的城防司令，更替省府幾個大官辦過事，若他說的是實話，我們得罪了他，恐怕……你我職位不保。所以，不管是眞是假，還是不要得罪他。」

「家昌，你不是放了他吧？」溫瑞祥大為緊張。

侯家昌搖搖頭。「在未弄清楚他的身份來歷之前，怎會放他走！但又不可以得罪他繼續拘禁，唯有將他從拘禁室放出來，暫押在隊部內，待兩日後那飛賊下手作案，自能證明他是否那個飛賊。若不是，才放他走。鎮長，你認為我這樣處置妥當嗎？」

溫瑞祥微一沉吟，點頭道：「嗯，你這個權宜之計不錯，就這樣處置吧。小心看着他啊，千萬不要被他跑了！」

侯家昌點頭稱是。「鎮長大可放心，就算蕭原插上翅膀也飛不

了！」

「嗯。」溫瑞祥打個呵欠，伸個懶腰，站起身道：「我回去了！你早點睡吧，這兩天恐怕日夜也不能闔上一會眼，趁這兩天好好養足精神吧。」

侯家昌忍不住打個呵欠，點着頭送溫瑞祥走出鎮公所。

兩天很快便過去。

這一日，是飛賊指定到侯家作案的日子。天剛亮，侯家昌便起床盥洗，穿着整齊，趕往侯家。

他要親自坐鎮侯家，看那飛賊如何下手作案。

快步往外走，經過蕭原所睡的小房間時，侯家昌要守在房外的一個士兵打開房門，看看蕭原是否仍在睡覺。

實則，他想看看蕭原是否在房間內。

待那個士兵打開房門，侯家昌馬上探頭往房內瞧看，只見蕭原正撐起身，朝他咧嘴笑笑：「侯隊長，這麼早啊，趕去侯家？」

這兩天在跟保安隊的人閑談中，蕭原不但知道侯沐恩一家的情形，對他的為人亦略有所知。

侯家昌沒有回答蕭原。「蕭原，乖乖呆在隊部內，過了今天，便能證實你是否清白。若你是清白的，馬上放你走。」

蕭原坐起身，「侯隊長，可否准許我跟你到侯家去見識見識？我對那個飛賊非常之好奇，希望能夠一睹他如何在衆目睽睽、防守那麼嚴森的情形下，下手作案，情形想必緊張刺激萬分！」

侯家昌哼了一聲。「死了這條心吧，那裏豈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說完縮回腦袋，大步往隊部外走去。

蕭原臉上現出失望之色，嘀咕道：「如此好戲，眼睜睜錯過，豈非可惜！」

那個士兵隨即將房門關上，並下了鎖。

房內的蕭原忽然叫道：「開門，我起床了。」

那個士兵正在上鎖的手停下來，「蕭原，為你好，為我好，別無是生非！」

蕭原在房內道：「兄弟，放心吧，我內急啊，要去解手，絕不會無風起浪，蠢到自惹痳煩。」

那個士兵聽蕭原那麼說，才除下銅鎖打開門，讓蕭原去茅厠。

侯家昌匆匆趕到侯沐恩家，堂叔一家已起了床，聚集在飯廳內等着吃早飯。

而守在侯家內外及站崗巡哨的保安隊約有三十人，還有侯家的護院及長工約二十人，全部打醒十二分精神，加倍留神守護。

近五十人看守着侯家，確實將侯家守護得鐵桶也似的，蒼蠅也飛不進去，別說是人。

整個侯家一派如臨大敵的氣勢，不少趕來看熱鬧，聚集在侯家大門前約丈外的鎮民都能感覺到那種氣氛。

原來不少鎮民為要目睹那飛賊如何在守衛森嚴的侯家內作案，所以大清早便起床趕來侯家瞧熱鬧。要不是守在大門前的士兵驅趕他們離開侯家門前，早已將侯家大門前那片地方堵塞起來，怎會「乖乖」地站在丈外遠的地方。隨着逐漸東升的日頭，聚集在侯家大門前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來看熱鬧的人都想親眼目睹，那個飛賊怎樣從防守森嚴的侯家內，盜走財物。

這趟熱鬧比看廟戲還要吸引人。

侯家昌先到飯廳見過堂叔侯沐恩，剛巧下人端上早飯，侯沐恩要侯家昌坐下來共用早飯，侯家昌謝了堂叔的好意，先親自巡察了侯家各處一遍，沒有發現有何疏漏之處，一切皆按照日前的佈置設崗站哨，任何一處地方都在防衛人手的目光之下，這才放心地返回飯廳吃早飯。

「哼哼，倒要看看你這個狂妄膽大的飛賊如何在無處人在的防衛的目光下作案！」暗自在心裏冷笑。

吃過早飯，又在侯家各處巡視了一遍，並無人偷懶失職造成漏洞，心裏大為滿意，於是到客廳去見堂叔侯沐恩。

侯沐恩正與溫瑞祥談話。

原來溫瑞祥在侯家昌吃早飯時，他已來到侯家。

侯沐恩看到侯家昌進來，馬上對他道：「家昌，一切妥當？」

侯家昌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四叔，我吃過早飯又巡視了一遍，一切都妥當，宅內每一處都在守衛人的目光之內，一點漏洞也沒有。四叔大可放心。我倒要看看那個飛賊怎樣下手作案而不被發現。」

「家昌，聽你那樣說，我完全放心！嘿嘿，如今我倒擔心那飛賊不敢來。我盼他快來下手作案，我要看看他怎樣出乖露醜，他媽的是何方神聖！他若不敢來，我會好失望！」

溫瑞祥陪笑道：「姨丈，你一定會很失望，我擔保那飛賊一定不敢來下手作案。除了白癡，誰會那麼傻，明知是個天羅地網，還不知死活前來犯險！」

侯家昌道：「四叔，我跟你一樣，希望那飛賊前來作案，我要看看他是否有三頭六臂，奇能異術，通天本領，我要親手捉拿他！要他

跪在我腳下求饒，他媽的就爲了他那封書函，令到咱們勞師動衆，日夜守衛，沒覺好睡。捉到他，我要好好整治他！」

對那個飛賊，他可是恨之入骨。若不是那個飛賊，他何須這麼早便起床操心，這兩晚睡不安寧，沒一刻安閑。

「嘿嘿，若是捉到那飛賊，我首先不放過他！」侯沐恩何嘗不對那飛賊恨之入骨。自從接到那封信函後，他和家人便惶惶不安，弄得時刻提心吊膽，疑神疑鬼，心情緊張，吃不安睡不寧。他恨不得剝其皮，拆其骨。「他搞得我家連日來鷄犬不寧，我要他十倍償還！」

溫瑞祥忽然道：「姨丈，大姨及表弟妹等人都各自返回房間守着了？」

侯沐恩點點頭。「都返回各自的房間去守着了，都有下人在房中陪着。我已吩咐他們，若發覺有何不對勁的地方，馬上鳴鑼示警，每個房間都放了一面鑼。」

一頓，翻起眼看着溫瑞祥：「瑞祥，你儘管回返鎮公所辦事，這裏有家昌便成，你不用陪我。」

溫瑞祥道：「沒甚麼緊要公事要辦，姨丈家裏有事，我怎能不來看看！」

三人談談說說，不經不覺已近晌午，室內風不吹草不動，一點異乎尋常的動靜也沒有。其間，侯家昌又巡視了宅子各處一遍，訓誡站崗放哨巡查的保安隊士兵切不可鬆懈疏懶，他猜測作案應該在晚上。

換了他是那個飛賊，絕不會揀在上半天人人精神旺盛的時候下手作案。他會揀下半天或是晚上才下手。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耗了不少精神，身體疲倦，很自然便會鬆懈下來，最容易出紕漏，特別是晚上，黑暗中可以隱蔽行藏，大大有利下手作案。所以，他認爲那飛賊極可能揀在晚上才下手作案。對於這一點，他早已有了對策：只要太陽剛落山，他便會吩咐在侯家房宅各處點起煤油燈、火把，務必將每一處照亮得如同白晝，令到鬼魅也無所遁形，遑論人！

圍聚在侯家大門外瞧熱鬧的人到了中午時少說也有二百人，眼見站了半天侯家內仍無動靜，不少人開始不耐煩了，加上又是吃午飯的時候，肚子都餓了，逐漸有人返家吃飯；也有人堅持下去；住在附近的人則匆匆返家，盛了飯菜返回侯家大門前站着吃——他們都不想錯過機會。

到了正午，侯家大門前只剩下數十人，而且多是小童。可是，到了午後，聚集的人又逐漸多起來。

不要說站在侯家大門外瞧熱鬧的人等得不耐煩，侯沐恩也等得不耐煩了，吃午飯的時候，侯沐恩對溫瑞祥和堂侄道：「瑞祥、家昌，半天了，一點動靜也沒有，眞不耐煩等下去！他媽的，要來便快來，弄甚麼玄虛！恨不得一下子將他抓住，這樣子呆等下去，等得人揪心扯肺的，活受罪！」

溫瑞祥道：「姨丈，那個飛賊大概給嚇破了膽，不敢來作案。」

侯家昌不以爲然地道：「鎮長若認爲那飛賊不敢來，恐怕大錯特錯了，我猜他使的是攻心之計，拖延之策，令到我們越等越心急，自不免心煩氣躁，胡思亂想，不知不覺間鬆懈下來，那時候，他便有可乘之機。因此，越晚我們便越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絕不可鬆懈，反之要越加沉住氣，絕不給他有乘虛而入的機會。姨丈，我已吩咐留在隊上的弟兄若在黃昏時還沒動靜，便趕來接替守衛了一日的弟兄。這樣，便不會出現神疲身倦的情形，便不會出現鬆懈給那飛賊有得逞的機會！」

侯沐恩讚賞地向堂侄豎起大拇指。「家昌，還是你想得周到，識破那飛賊的詭計。他媽的，那飛賊好奸狡，想拖累我們，乘虛而入，幸好你已有萬全之策，否則便中了計。」

溫瑞祥聽侯沐恩誇獎侯家昌，心裏不是味兒，放下筷子道：「姨丈，午後我還有點事要辦，待辦完事後，再來看看……」

侯沐恩道：「既然你有事要辦，不用留在這裏呆等，你走吧，這裏有家昌坐鎮便成。」

溫瑞祥馬上起身離去。

* * *

溫瑞祥離開侯家不久，他的妻子秀娟來到侯家探望姨母——侯沐恩的太太。

鎮長太太，誰不認識。守在大門前的四個士兵和兩個侯家護院看到鎮長太太到來，雖則曾得到侯家昌的吩咐，任何人——不是侯家的人及保安隊的士兵均不准入侯家，但來人是鎮長太太，又是侯太太的姨甥女，當然不在不准進入之列，四個士兵向鎮長太太立正敬禮，兩個護院向她哈腰爲禮，恭敬地讓她進入侯家大門內。

容秀娟一直往內宅走去，一路上遇上站崗放哨及不停巡察的士兵和侯家的護院長工，都沒有遇到阻攔，那些士兵還向她立正敬禮，她笑着點頭還禮，沒有說過一句話，通行無阻地直入內宅，來到侯太太的寢室前，守在那裏的兩個士兵忙向她敬禮，看着她敲開侯太太的房門，進入寢間內，兩扇門跟着關上。

大約一頓飯工夫，房門打開，容秀娟施施然走出來，口裏連聲說

道：「姨母，我走了，不用送，小心點啊，晚上我再來看你。」順手將門帶上，轉身向兩個轉眼往她這面張望的士兵含笑點頭，兩個士兵忙向她立正敬禮，目注容秀娟施施然往外走。

容秀娟腳步不快不慢，走出侯家大門，在侯家大門那些瞧熱鬧的衆目睽睽之下離開侯家，往鎮公所那面走去。

* * *

晚飯時分，守在侯太太寢間外面的兩個士兵已換上另外兩個，在廚房幫忙的傭婦牛嫂送飯菜到侯太太那裏(爲免引起混亂及在吃晚飯那段時間房間內沒人，侯沐恩吩咐家人留在各自的房間內，飯菜由廚房的人逐一送到房間內進食)，來到房外，張口向房內叫道：「侯太太，開門呀，我是廚房的牛嫂，送飯菜來呀。」

守在外面的兩個士兵雖然認識牛嫂，仍然看着她，絕不敢疏忽大意。

侯太太的寢間內沒人回應。

牛嫂臉上露出訝異的神色，却絕沒有想到侯太太在房裏會出了事，若是出了事，守在外面的兩個士兵不會毫無所覺，口裏嘀咕一句：「不是都睡了吧？」舉手拍門，「太太，我是牛嫂……」那隻手在門上拍了兩下，關着的房門竟然給拍開來，因爲事出意外，她驚詫得咽住下面的話，探頭往門內張望。

兩個士兵看到侯太太的房門給牛嫂拍了兩下，居然拍開來，兩人先是愕了一下，隨即感到不對勁——房內的侯太太與兩個女婢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臉色微變一下，急忙撲向寢間，就在這時，探頭往門內張望的牛嫂發出一驚慌的叫聲。

兩個士兵登時心頭劇跳，暗說一聲：不好，定是出了事！飛撲到房門前，疾聲喝聲：「牛嫂，侯太太怎麼了？」

牛嫂張大口，手指門內，驚慌地道：「太……太……房間內……」驚慌得說不上一句完整的話來。

兩個士兵心頭一沉，不再理會牛嫂，其中一個士兵一手推開房門！另一個從推開的房門一眼看到房間內的情形，禁不住張口「啊」的驚叫一聲，目瞪口呆。

一手推開房門的那個士兵亦駭然呆住。

侯沐恩夫婦的寢間分明暗(內外)兩間，明間是起坐間，暗間才是寢室。侯太太與兩個婢女小蓮與小碧都在起坐間內，東歪西倒在椅子上及地上，毫無知覺，不知是死是活，這情形，分明出了事。

牛嫂那一聲驚叫及那士兵發出的驚啊聲，已經驚動了在附近站崗放哨及巡視的士兵，還有長工和護院紛紛趕來，有人吆喝：「甚麼事，大呼小叫！」

那一聲吆喝令到那兩個呆住的士兵驚醒過來，一個士兵扯開喉嚨大叫：「快來呀，侯太太出了事！」另一個士兵一頭搶入房中，急急察看侯太太與兩個婢女是生是死。

「噹噹噹」扯開喉嚨大叫的士兵搶入房間內，抓起放在一張高几上的銅鑼敲起來。

在客廳內坐着的侯沐恩叔侄聽聞鑼聲大作，嚇一跳，「四叔，出事了！」侯家昌跳起身。「四叔留在這裏，我去看看。」話聲中，仿如一支箭般往外衝。

侯沐恩窒了一窒，始終不放心，跟着跑出客廳，往內宅跑去。只見守在外面的士兵及護院等人紛紛往內宅跑去。

他聽出鑼聲是從內宅傳出來的。

鑼聲不但震驚了侯家宅內的所有人，亦驚動了守候在大門外瞧熱鬧的鎮民，這時候仍然聚集了近百人，等得百無聊賴，聽到鑼聲的鎮民頓時精神一振，不自覺往侯家大門湧去，那些小童及少年忍不住跳起來拍掌歡呼：「好哇！終於來了，有好戲看哪！」

守在大門前的四個士兵和兩個護院驟然聽到宅內鑼聲大作，心知出了事，握槍的手緊了緊，緊守大門，料不到圍觀的鎮民哄一聲往前湧來，六人吃一驚，急忙抬起手上的槍對準湧前來的鎮民，厲聲吆喝：「站住！退回去！要不開槍！」跟着是一陣拉動槍栓的聲響。

那些興奮忘形的鎮民給那六人的吆喝震住，恍似給兜頭淋了一盆冷水，頓時清醒過來，慌不迭停下來，在六支槍口的指嚇下畏縮後退。

那些初生之犢的小童及少年不憤地叫嚷起來：「兇甚麼，狗王八！只曉嚇唬咱們，宅內已出了事，那個飛賊就在你們眼皮底下作案，這麼多人如臨大敵，居然奈何不了一個飛賊，飯桶！飯桶！」

四個士兵加兩個護院給那些小童少年嘲罵得惱羞成怒，但又不敢發作——開槍或拉人，只好乾瞪眼，窮咋唬。

眼見侯家大宅內出了事——一定是那個飛賊已成功潛入侯宅內作案，鎮民莫不心裏一陣痛快。對於侯沐恩這個人，鎮上的人大多對他沒有好感。

一個爲富不仁的人，自然惹人反感。

侯家昌跑到堂叔夫婦寢間前，那裏幾乎「塞」滿了人，都是保安隊的士兵及護院長工，對於聞警紛紛

趕來的人，他已無暇理會，他只想盡快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一頭衝入寢間內。

他看到幾個士兵正在七手八腳搶救堂嬸及婢女小蓮小碧，急急喝問：「怎會這樣？四嬸與兩個婢女怎麼了？」

一個士兵抬起頭道：「報告隊長，侯太太與兩個婢女昏迷過去，大概沒甚麼大碍，我和炳根……」將發覺侯太太在寢間內出了事的始末說出來。

這個向侯家昌報告的士兵，正是負責守在侯太太寢間外面的兩個士兵之一的蘇阿錦。

侯沐恩一腳踏入房中，看到房內的情形，頓時大呼小叫起來：「發生了甚麼事？怎會這樣？家昌，你阿嬸怎樣了？外面不是守着兩個士兵的嗎？他們瞎了嗎？居然在他們眼皮底下出了事！」

「阿爹，出了甚麼事？」

「阿娘呢？阿娘怎麼了？」

侯沐恩的兒女趕到來，在門前七嘴八舌直叫，爭先恐後擠入房中。

侯家昌眼見房內亂哄哄的擠滿了人，急道：「四叔，四嬸只是昏迷過去，不用擔心。表哥、表妹，別擠在房裏，快到外面去，待救醒四嬸再進來看她。這麼多人擠在房中對四嬸不大好。」

一言提醒侯沐恩，這麼多人（侯沐恩共有兩男三女）擠在房中會令到空氣混濁，對昏迷的人確實不好，於是對五個兒女道：「家寶、家興，你們快出去。」

侯家五個兒女不敢不聽，不情願地退出房外候着。

經過一番擾攘，侯太太和兩個婢女給救醒過來。

侯沐恩待妻子喝過兩口熱茶，忙問妻子發生了甚麼事，因何會昏迷過去。

侯家昌亦詢問兩個婢女。

侯太太想想，才道：「我記起了……秀娟來看我，才進門，我剛開口說話，她忽然將手上的手帕向我一揚，我打了個噴嚏，感到一陣頭暈，兩眼發黑，在我人事不知之前，看到她向小蓮小碧眼前拂揚手帕，之後我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妳說秀娟來看妳？」侯沐恩不大相信。「妳記清楚了？」

侯太太肯定地道：「我怎會不認得秀娟！絕對沒有錯！」話聲剛落，突然失聲叫起來，「不！那不是秀娟……」

侯沐恩給妻子的說話弄糊塗了，氣急地道：「你說甚麼呀？先說是，又說不是！你到底完全醒了沒有！」

侯太太睜大眼睛，「唉，你怎麼聽不明白？我是說，秀娟……是很像，但有人假冒她！」

侯沐恩呆了呆，總算弄明白妻子那句話的意思。「妳是說，來看妳的秀娟，不是眞的秀娟，是不是？」

侯太太點點頭，突然嗚哇一聲大叫起來，嚇了侯沐恩一跳，慌忙問：「妳怎麼啦？」

侯家昌亦扭頭驚問：「四嬸怎麼了？」

侯太太呼天搶地叫起來：「我戴在身上的金鍊不見了，玉鐲也沒了，身上戴的都不見了！」

侯沐恩忙往妻子身上細看，妻子身上戴的金銀玉器飾物全都不見了，登時呆住。

侯家昌忙走到堂嬸跟前，問：「四嬸身上一共戴了多少金銀飾物？」

侯太太撕心裂肺地嘶聲道：「脖上掛的一條金鍊連玉墜，左手一隻玉鐲，右手一隻金鐲，還有兩隻金戒指，一隻玉戒指，還有一雙金的耳環，大大小小一共九件。」

頓了一下，又呼叫起來。「那個玉墜可是傳家寶，是奶奶臨終時傳給我的，說是侯家歷代傳下來的傳家寶。老爺，你一定要給我尋回來，絕不能失去侯家那件傳家寶呀！」

聽聞妻子身上所有的金銀玉器飾物全失，侯沐恩好不心痛，猛地想到收藏在寢室內的財物，登時不再理會妻子，三步兩腳跑入寢室內翻尋起來。

侯家昌不便跟進去，好言安慰堂嬸：「四嬸，我一定會替妳找回那個玉墜，還有那些飾物。我會抓到那個飛賊，狠狠整治他一頓！」

他早已想到是那個飛賊所爲，鎭長太太秀娟肯定是那個飛賊假冒喬裝。否則，怎能在如此森嚴的戒備下來去自如，通行無阻！

如今，他終於明白那飛賊穿堂入室，竊財如探囊取物的本領並不是有通天遁地之能，更不是有隱身奇術，而是精於喬裝假冒，極可能是一個女子！

只有女子喬扮女子，才能那麼維妙維俏，連親人也一時間察覺不到破綻！

「殺千刀的飛賊！爲甚麼揀中我下手啊！好可惡啊……」侯太太哭喊起來。

站在外面候着的五個兒女再也按捺不住，一窩蜂湧入房中，驀地聽到寢室內的侯沐恩殺豬般嚎叫起來，「沒了，完了，都沒有了。」

侯家昌與兩個表哥大驚失色，慌不迭搶入寢室，看看侯沐恩因何嚎叫。三個女兒則湧到母親侯太太跟前，紛紛勸慰母親。

侯家昌與家寶、家興搶入寢室，只見侯沐恩坐在地上，抱着那

張有點殘舊的木腳櫈子，一副痛不欲生的樣子。「四叔！不見了甚麼？」侯家昌馬上猜到必是失去貴重財物，否則不會痛不欲生。

「阿爹，爲何那樣傷心啊？幹嗎抱着那張腳櫈？」家寶邊說邊搶上去欲扶起父親。

「阿爹，別這樣啊……」家興亦搶前去與兄長扶起父親。

「沒了，沒了……」侯沐恩喃喃自語，目光發呆，緊抱着腳櫈不放。對於兩個兒子的說話和攙扶似乎毫無所覺。

侯家昌伸手要將堂叔抱着的腳櫈拿去，却被侯沐恩怒喝一聲嚇得縮手退開一步。只見侯沐恩兩眼怒瞪，一副要跟他拚命的模樣。刹那間他不明白其所以然，但隨即猜到堂叔因何不讓他碰一下那張腳櫈的因由。

一定是那張腳櫈內收藏了貴重的財物。

「阿爹，你怎麼了，家昌不過想拿開你抱着的腳櫈，爲何那樣兇？」家寶不明所以地說。

「誰也不准碰！」侯沐恩似乎犯了失心瘋，一副惡狠狠的樣子，用力抱住那張腳櫈。

家興却看出蹊蹺來，對兄長打個眼色，「快扶阿爹到床上躺着歇歇。」兄弟倆扶父親到床上躺下來。

侯家昌急急走出寢室，對侯太太道：「四嬸，快進去看看四叔。四叔似乎……有點不妥。」

侯太太馬上站起來，不等三個女兒攙扶，急急走入寢室，看到丈夫傻呆呆地抱着腳櫈躺在床上，口裏呢喃低語，侯太太見此突然臉色大變，心知不妙，幾乎飛到床前慌張地道：「老爺，藏在腳櫈內的東西……不見了？」

侯沐恩聽而不聞，兀自喃喃自語：「完了，甚麼也沒了，都丟了……」

家寶與家興聽母親那樣說，才恍然明白腳櫈內收藏了東西——可能是極之貴重的東西，否則父親不會那樣死抱着腳櫈不放。

「娘！腳櫈內收藏了甚麼東西？」兄弟倆異口同聲問。

侯太太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說出來：「有田地房契，還有一些大洋票子，裝在一個鐵盒內，藏在腳櫈踏板裏面，一定是被那個殺千刀的飛賊盜走了。」

兄弟倆聽母親那樣說，大爲緊張，恨不得搶過腳櫈看個清楚明白。但又不敢從父親手上强搶，不由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三個女兒聽聞家裏的大半財產可能被盜，好不心痛，着急地對母親道：「娘，甚麼地方不好收藏，收藏在腳櫈內……」

「萬一失火，豈不是一把火燒掉？」

「快想個辦法從阿爹手上拿掉腳櫈，看看是否全失掉了。」

「家玉，妳阿爹那個樣子，如何從他手上拿掉腳櫈啊！」侯太太瞪了四女一眼，「若是强拿，妳阿爹不跟妳拚命才怪！」

侯家昌道：「四嬸，四叔可能……痛心刺激過度，犯了失心瘋，必須馬上救治。」

「他這個樣子，如何救治？」侯太太沒了主意。

五個兒女也不知所措。

侯家昌道：「四嬸，先將四叔弄暈，然後請胡醫師來施以針灸之術。胡醫師的針灸術很精湛高明，一定可以救治四叔的失心瘋。」

侯太太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好聽從堂侄的話：「如何弄暈他？」

侯家昌道：「讓我來。」走到床前，出其不意一掌擊在侯沐恩的太陽穴上，侯沐恩腦袋一歪，一聲不吭便暈死過去。

侯太太擔心地道：「家昌，你四叔……」

侯家昌道：「四嬸請放心，我擔保四叔沒事。」

家寶急急從父親懷中拿出那張腳櫈，反轉過來，看不到腳櫈下有痕迹露出來，整張腳櫈完整無缺。疑惑地抬起頭對母親道：「娘，櫈板下面那有洞啊？」

侯太太道：「左面腳櫈接榫的地方有塊暗榫，只要用手指按下那暗榫，再將腳櫈上面那塊面板從左往右推，便露出暗格。」

家寶依照母親所說的方法去做，果然將腳櫈上面那塊面板推開來，當中露出一個長半尺、闊五尺的空格，裏面空空如也，哪有侯太太所說的鐵盒子。

那張腳櫈雖然殘舊，但却厚重結實，而且手工精細，縱使細看，亦看不出是兩塊重叠在一起的板塊能夠活動推開，重叠的兩塊板簡直得嚴絲密縫。若不說明，相信沒人猜到其中有暗格。

「娘！阿爹就是將裝了田地房契的鐵盒子藏在暗格內？」家興和三個妹妹懷着希冀的心情異口同聲問母親。

侯太太看到暗格內空空如也，恍如給人兜心刺了一刀，臉色一陣煞白，身子顫抖，兩片嘴唇顫動，却說不出話來。

這情形，只要不是傻瓜白癡，再蠢的人也看出個所以然來。

兄弟姐妹五人都變了臉色，家寶疾聲問：「娘，盒裏裝了哪些田地房契？多少大洋票子？」

三個兒女恐怕母親不支倒地，慌忙扶住母親，侯太太定定神，心痛地道：「五座房產的房契，還有

四張合共二百畝地的田契，一萬大洋票子。你們阿爹對我說，房地產合起來約值萬多大洋，連同那一萬大洋票子約近三萬大洋。」

聽說一下子失去近三萬大洋，兄弟姐妹五人雖則不知生活艱難，亦知道那是一筆鉅款，普通人家一輩子也掙不到。因此莫不感到心痛，對盜走鐵盒子的飛賊切齒痛恨。

家寶忽然想起一事，對家昌道：「家昌，還站着幹嗎？快派人去把鎮上各處進出的地方守着，不准任何人出鎮！」

侯家昌對於兩個擺出少爺架子的堂兄沒甚麼好感，馬上回敬道：「這個時候才加派人手堵截飛賊出鎮，太遲了，那個冒充鎮長太太的飛賊在得手後若不是傻瓜，早已逃之夭夭了，還會待到這個時候還不溜走？」既然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他也不想再呆下去。

轉身對侯太太道：「四嬸，我到鎮長家裏，問清楚秀娟是否有來看望你，及向先後守在外面的四個士兵徹查。」說完，急急走出外面。

待侯家昌走後，家寶與家興露出不滿的神色，向母親數說堂弟無能，連一個飛賊也奈何不了，還勞師動衆的。之外，又說了一大番不滿的話。

一直以來，家寶兄弟對於侯家昌這個能幹的堂弟就心存妒忌，看他不順眼。

＊　＊　＊

經過一番徹查，侯家昌確定那個進入侯家，將侯太太和兩個婢女迷暈，盜走財物的容秀娟，乃是那個神秘莫測的飛賊喬裝假扮，亦證實容秀娟在那個時候沒有到侯家看望姨母侯太太。因爲那天從早到晚，容秀娟沒有離家外出，她家裏人可以作證。在那段時間內，那個侍候她的傭婦一直跟她在一起。

原來容秀娟那天起床後，感到有點不適，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

那個飛賊喬裝假冒容秀娟，利用她的身份進入侯家下手作案，確是一條絕好妙計。侯家昌雖然栽在他的手上，仍不得不爲之折服認輸。

侯沐恩醒來後，在床上躺了一晚，雖然徹夜難眠，翌日一早便起了床，不聽妻子的勸告在床上多躺一會，吃過早飯後，馬上派人去將侯家昌和溫瑞祥找來。

侯家昌因昨晚查問一干人等，主要查問四個先後守在侯氏夫婦寢間外面的士兵及假容秀娟的情形，幾乎到半夜時分才返家睡覺，比平日睡晏了，侯家下人找上門來，他仍未起床。待他起床後匆匆趕到堂叔家，溫瑞祥已經在座，與侯沐恩在談話。

侯沐恩的臉色很難看，又青又白，神情憔悴，看到堂叔那般模樣，侯家昌不由想起十多年前堂伯公——侯沐恩之父病故時，堂叔的神情亦無如今這麼憔悴難看。

侯沐恩一眼看到堂侄進來，馬上頓住與溫瑞祥的談話，轉對侯家昌道：「家昌，聽瑞祥說，你已查出大概的情形，快說出來聽聽。」

侯沐恩站着將查問所得之概略說出來。「四叔，從查問所得，那個……到你這裏看望四嬸的……是個冒牌貨，也就是說，秀娟是那個飛賊喬裝假扮的。那個飛賊眞會揀人冒充。只有假扮鎮長太太，才能夠通行無阻直入內宅，騙過所有的人，甚至連四嬸和兩個婢女也騙倒，輕易得手從容而去！」

頓一下，續道：「四叔，秀娟是鎮長太太又是你的姨甥女，她到來看望四嬸，有誰敢不讓她進去。就是我，若看不出她是假扮的，也不敢攔阻。難的是，那飛賊居然喬裝假扮得維肖維妙，所有見過她的人都看不出她是冒牌貨。我猜那飛賊是個懂得喬裝易容的高手，極可能是個女賊！否則，不可能喬裝得那般相似騙過所有人。」

溫瑞祥接口道：「姨丈，那個飛賊好可惡！膽敢拿秀娟喬裝假扮。幸好秀娟昨天不舒服，大半時候躺在床上沒出門一步，否則，眞是水洗不清。」

侯家昌道：「四叔，我昨晚已查過了，證實……鎮長太太從未出過門，鎮長家裏的人也都證實……」

侯沐恩擺手，打斷堂侄說話，「家昌，不用說了，你未來之前，瑞祥已跟我說了，就算你不去查證，我也不相信是秀娟所爲。秀娟是我姨甥女，自小便看着她長大，她是個怎樣的人，我還會不清楚。她怎會是那個飛賊！就算日頭從西邊升起來，我也不相信秀娟是那個飛賊，膽敢幹出那種事！」

「姨丈，難得你如此明白事理，我替秀娟感謝你。」溫瑞祥舒一口氣。

侯沐恩並沒有因爲昨天刺激過度失心瘋影響了神智，看來比昨天還要清醒。「家昌，從昨天發生的事情，以及事後你查問所得，那個飛賊確是個厲害角色，不但心思細密，膽子也很大。今次栽在他手上，我不會怪你！他所施之計太妙絕，而且任誰也意料不到他有此一着，所以，那不是你的過失！」

「四叔，我會竭盡全力拿那個可惡的飛賊！否則，我這個保安隊長也無臉再幹下去！」

溫瑞祥道：「不是盡力，而是

要傾全力捉拿飛賊！派出人手去追查沒有？」

侯家昌道：「昨晚我已命令梁副隊長全力緝查，還派出專人到那飛賊曾作案的地方聯絡，詢問那飛賊在那些地方作案的經過，希望從中查出一些蛛絲馬跡，幫助迅速破案。」

侯沐恩道：「那飛賊假扮秀娟，無人識破，若非女子，怎能維肖維妙？我猜是個女子！」

溫瑞祥道：「若那飛賊是個女子，太出人意料了。有誰會想到，如此厲害的飛賊，居然是個女賊！之前，相信誰也以爲那飛賊是個男人。」

侯家昌點頭道：「飛賊的身份一直是個謎，確實令人無法想像他會是個女人！我也一直以爲他是個男人，正因如此，我們都將偵查的對象落在男人的身上，對女人毫不在意，相信那飛賊就是這樣輕易混進鎮上，給她有可乘之機。這一次我們一心一意只留意盤查進鎮的男人，實在大錯特錯。」

頓一下，又道：「四叔，昨晚我已懷疑那飛賊是個女人，如今我敢說肯定是個女人！」

溫瑞祥道：「事前確是沒想到會是個女子。」

「女賊，我在地方幹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識一個女賊作案，而且如此猖狂，實屬罕見。」

「家昌，無論是男是女，也要將那飛賊捉拿法辦！」侯沐恩大概又想起被竊去那些田地房契，一副咬牙切齒的模樣。「否則，吞不下那口氣。」

侯家昌道：「四叔，我會全力以赴。從那飛賊昨天作案之經過，經已知道那飛賊並沒有三頭六臂，飛天遁地之能，更沒有隱身之術。憑的是喬裝假扮的本領，乘虛而入，才能得手。說到底，她不過是個人！不過比普通人多些本領，我一定會捉到她。」

溫瑞祥突然說道：「姨丈，你精神不大好啊，臉色也……不大好，不宜操心勞神。這事有家昌去辦，你大可放心，好好歇歇吧。家昌，我倆也該返鎮公所了，說不定隊上的人已查到一些甚麼。」

侯家昌也看出堂叔精神很差，於是說道：「四叔，不要再想那麼多了，好好歇息，否則萬一……又病倒，那便麻煩了。」說完，與溫瑞祥一起離開侯家，返回鎮公所。

劫富濟貧 - 鄉民擁戴

對於侯沐恩大宅於昨天被飛賊在衆目睽睽之下而「闖」入，在保安隊及侯家護院長工嚴密把守之下如入無人之境「登堂入室」，盜竊了大批財物後，施施然離開侯家一事，天亮了便在鎮上哄傳開來，鎮上的人都在議論紛紛，興緻勃勃。

那些曾經目睹假溫太太進出侯家的鎮民更加談說得起勁，莫不以此爲榮，到處向人炫耀，不少人更是繪形繪色，口沫橫飛。

更有人吹噓當時看到假溫太太進出侯家，便已隱然察覺其形跡可疑，當遭到詰問：當時爲何不說出來，頓時啞口無言。

侯家失竊一事，成爲鎮上談論了好幾天的話題，也是談論得最起勁的話題。

而各種傳說亦不脛而走，都是貶侯揚賊。事實上，有不少人暗地裏拍掌稱快，幸災樂禍。

不但鎮上的平民百姓在談說侯家失竊一事，保安隊的人也在談說，尤以當日在侯家嚴密守護巡查，以及目睹假容秀娟進出侯家的士兵談說得最爲起勁。因爲看到假溫太太的士兵都發誓賭咒，絕對看不出假容秀娟是個冒牌貨；沒有絲毫破綻。

蕭原在保安隊部內，自然不會毫無所聞。反之，於當天晚上，分別聽了好些士兵的談說後，對當時的情形——飛賊喬裝假扮進入侯家作案的經過，所知甚詳，甚至能夠想像到當時的情形，有如身歷其景。對於那個飛賊作案手法之妙，他暗中拍案稱絕，佩服不已！很想見識見識那個飛賊是何等模樣的人。

本來，他人在保安隊部內，飛賊卻在侯家作案，足以證實他毫無嫌疑，大可要求立刻放他走。而他確曾向保安隊的一個隊目提出，那個隊目卻推搪說他作不了主，要待隊長侯家昌回來才能作主。而侯家昌整晚都在忙於偵查，無暇理會蕭原之事，他只好再在隊部委屈一晚。

侯家昌才返回隊部，還未坐下來，便見到蕭原在一個士兵的「陪同」下走來，馬上省起該放走他才是，於是急走幾步迎上去，不等蕭原開口，已自說道：「蕭原，你可以走了，不用馬上離開鎮上，若你喜歡在鎮上逗留的話，請隨便！」

蕭原想不到侯家昌那樣爽快，微感意外。「侯隊長，不再懷疑我了？」

侯家昌揮揮手，「已經證實你沒有嫌疑。請吧。」

蕭原露齒一笑，「侯隊長，請問已有那個飛賊的頭緒沒有？」

侯家昌沒好氣地道：「別多管閒事，我也沒空跟你閒扯，你不是不想走吧？」

蕭原忙道：「怎麼不想走？因在這裏幾乎悶死了。我馬上走。」

剛想轉身往外走，猛地想起一

件事，急急地對轉身走去的侯家昌道：「侯隊長，差點忘了一件事……」

侯家昌停步扭頭，不耐煩地道：「甚麼事，快說吧！」

蕭原陪笑道：「請交還從我身上搜出的那支匣子槍。」

侯家昌對一直站在一旁的那個士兵道：「松山，帶他去找樂水，將匣子槍交還給他。」

那個叫松山的士兵答應一聲，帶蕭原去找保安隊的書記李樂水。

從保安隊部走出來，蕭原感到整個人輕鬆起來，伸展一下雙手，長長舒口氣，往街道上張望了一會，確定該走那一頭，才往左面那頭走去。

他想到鎮上那條最多店舖的大街上找一家食肆吃午飯。

原來這個時候已快近晌午了。

走到鎮上最熱鬧的那條大街上，由於已靠午，街上的行人疏疏落落，但保安隊的士兵却隨街可見，蕭原走了不到半條街，起碼看到六七個士兵在街上巡查，不時截住街上年紀不大的婦女查問。

蕭原看着，感到可笑，保安隊這一着可謂賊過興兵，多此一舉。

試問有那一個賊人笨到作了案後，不先躲匿一會，却急於在大街上招搖過市？

俗語有云：作賊心虛，膽量再大的賊人，也不敢在作案後馬上現身。當然，也有例外的，但要另作別論。

找到一家食肆，蕭原進內，在一副空座頭上坐下來，待那個伙計招呼過後，乘着飯菜還未送上來，邊喝着茶，邊打量一下店堂內的情形。

每到一處地方，必先打量一番，留意附近的情形，已經成了蕭原多年來的習慣。

小心駛得萬年船。

店內的食客不算多，算一算，不過十數人，都是地道的當地人，只有蕭原一個是外地人。

蕭原沒有發覺到特別觸目的人，這讓他可以放心吃飯。

幹他這一行的，可說在玩命，稍一不愼，便會去見閻王，因此，不得不處處加以小心留神。

伙計很快便送上蕭原的飯菜，還有半斤酒。

他喝酒，是要「慶祝」自己回復自由。

吃了一碗飯，蕭原才開始慢慢喝酒。

由於他對那個飛賊大感興趣，很想見識那飛賊是個何許人物，亦想看看案子有何進展，因此，他決定在九盤鎮多留數天。必要時，他還會「多管閒事」。

悠閒地喝着酒，對於每一個繼續進入店內吃午飯的人，蕭原都滿有興趣地看上兩眼。倏地心生一念：難保那個飛賊不會在此出現。根本就沒人看到他的盧山眞面目，他就算大模斯樣出現，亦不怕給人認出來。此念一起，他馬上否決剛才那個想法：天下間哪有這麼湊巧的事。說書的常說無巧不成書，世事却不如說書人所說的，處處都那麼湊巧。

當他拿起酒瓶打算往杯裏倒酒時，驀地感覺到有兩道目光瞧着他，忙抬眼望去，只見一人走入店內，正往一張空着的食桌走去。雖然那人沒有再看他，他却知道剛才就是那人看了他一眼。他不自禁地多看了那人一眼，刹那間，他感到那人有點特別。

至於有何特別，他一時間說不出來，到底，那不過是他的一種感覺。

那人的衣着模樣並無任何引人注目之處，看上去是個地道的當地人，年紀約三十上下，膚色棕黑，身形不算壯健。對了，此人行走時並不像一般的男人那般硬朗，套句俗語：有點娘娘腔。

還有，蕭原一眼接觸到那人的目光時——那人坐下時有意無意地朝蕭原瞥了一眼，蕭原終於恍然頓悟那人特別之處是在那雙眼——一雙水靈靈的眼睛。他從沒有看到一個男人有一雙如此水靈靈的眼。那不像是男人所有，嗯，應該是女人才有的。可是，那人分明是個男人，正因他是個男人，才令人感到有點特別，還有那並不硬朗的脚步。

那人大概感覺到蕭原對他留意，坐下去後，移動了一下櫈子，改變坐姿，本來側面對着蕭原的，變成側背對着蕭原那面，令到蕭原無法再看到他的整個臉孔，只看到他的耳朵及側面。

蕭原看到那人改變坐姿，猜到那人已察覺到他在看他，自覺有點不好意思，若再繼續看下去，未免有點過份，急急收回目光，自顧自繼續喝酒，不再留意那人的舉動。

到了晌午時分，客人越來越多，幾有人滿之患，蕭原看看已喝掉那瓶酒，不好意思再坐下去，免得有阻店家做生意，於是起身結賬離去。

離開那張食桌時，蕭原不由自主扭頭往那人瞥望一眼，那人剛好亦偏首向他這面瞥望，四道目光不其然接觸，那人急忙收回目光，偏回腦袋，蕭原在心裏暗笑一聲，眞是個怪人，堂堂男子漢，看人那麼鬼祟，幸好他不是女子，否則惹人誤會。

走出店外，蕭原忽然想到：那人似乎特別留意我，若是眞的，爲

何對我特別留意？倏地心頭劇跳一下，那人會不會是我的仇家？無意中在這裏遇上？

一念及此，他幾乎忍不住衝入店內，抓住那人問個清楚明白。

他不想在背後遭人暗算，令他防不勝防。

可是，他馬上又轉念想道：雖說防人之心不可無，但也無須庸人自憂，憑空想像。難道別人看多你一眼，便以爲人家對你不利，那未免疑心太重了。這樣疑神疑鬼，與驚弓之鳥何異？自己不也對那人特別留意麼，難道存心對那人不利？荒謬！

想到這裏，他不由失笑起來——嘲笑自己太多疑了。

不知不覺間沿着大街往前走，驀地聽到有人向他招呼：「蕭原，還在鎭上啊，不打算馬上走嗎？」

蕭原聞聲抬眼往前看，只見保安隊長侯家昌迎面而來，身後跟着兩個士兵，看他脚步不疾不徐，該不是衝着他來的，當下含笑道：「侯隊長，不是帶人來找我，然後將我押出鎭外吧？」

侯家昌走到蕭原跟前，連聲道：「不是，不是。既已證實你沒嫌疑，怎會不准你在鎭上逗留，你喜歡留多久便留多久。我出來走走，遇到你，跟你打個招呼罷了，絕無他意。」

蕭原笑着道：「侯隊長這樣說，我放心了。請問侯隊長對於那件盜竊案可有頭緒？」

侯家昌聽蕭原那樣說，目中頓時精光閃射，凝視着蕭原，語聲沉凝地道：「蕭原，此案與你無關，爲何對此案如此關心？」話中透出猜疑之意。

蕭原坦然道：「侯隊長，我是幹甚麼的你已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對那些匪賊特別興趣，何況那作案的飛賊害我無緣無故軟禁在貴隊部內數日，這口氣很難咽下去。因此，我很想知道那個飛賊是個怎樣的人，若給我遇上他，說不定我會多管閒事，捉住他，交給侯隊長你法辦。」

侯隊長聽蕭原那樣說，頓時釋疑，眼中精光驟斂，笑笑道：「失敬了，剛才我想不起你是幹那一行的，才會那樣說，對不起。」

蕭原笑笑。「侯隊長，恕我冒昧再問：案子可有頭緒？」

侯家昌遲疑了一下，說道：「目前所知的，相信已在鎭上流傳，你不會沒有聽聞吧？至於再進一步的頭緒，暫時未有所得。看來你對這件案子甚感興趣啊。」

蕭原點點頭。「確實深感興趣，這些年來被我追捕緝拿歸案的匪賊少說也有二三十個。遇上的女賊，不過一二個，昨天在鎭上作案的女賊，算一算，是第三個，而這個女賊作案的手法，可說妙絕，而且膽量過人，簡直目中無人，我還是頭一次見識，不應該說聽聞，因此更令到我對那女賊的膽色、本領以及手法大感興趣，不怕對你說，我甚至對那女賊有幾分佩服。」

侯家昌冷笑一聲：「那女賊可惡極了，我恨不得馬上捉到她，好好整治她一頓！」一副咬牙切齒的模樣。

蕭原感到話不投機，再說下去也沒意思，當下道：「侯隊長，不阻你辦公事，告辭。」向侯家昌拱拱手，繼續往前走。

侯家昌欲言又止，向兩個跟隨的士兵招手，示意兩個士兵跟他走。

「侯隊長，有發現哪！」——一聲急促的呼叫驟然傳來，一個士兵迎着蕭原急奔而來，揚起左手連揮數下。

蕭原眼見那士兵跑得那樣急，猜測必有急事要找侯家昌，不由自主停下來，回身望向侯家昌。

侯家昌聞聲停下，扭頭回望，看到呼叫他的是一個保安隊的士兵，料想必是有事找他，張口向那奔來的士兵叫道：「柴頭，何事找我？」

那個叫柴頭的沒有即時應他，跑到侯家昌面前，喘了幾口氣，才道：「報告侯隊長，鎭西頭有……發現……梁隊目派我趕回來向你報告……」

「發現了甚麼？直截了當說！」侯家昌雙眼倏睜，精光閃現。

柴頭透口氣，說下去：「破廟牆上貼着一張飛賊所寫的紙張。上面寫着：侯沐恩若想得回那些被偷竊去的田地房契，必須於十日內做三件事……」

「三件甚麼事？」侯家昌忍不住又截斷柴頭的說話。

蕭原距侯家昌所站的地方不到五步遠，故能清楚聽到那些話。從侯家昌兩次打斷柴頭的說話，蕭原看出他是個急性子的人。

柴頭抬手撥撥垂落額前的一綹頭髮，再說下去：「第一件事，侯沐恩必須在三日內拿出五千大洋賑濟鎭上的老弱病苦人家，並派發百擔米糧；第二件事，馬上修橋舖路；第三件事從今年開始，減免侯家佃農的田租三分之一，五年之內不得加田租，還要重立租約。若三件都照辦，十日後必會送還那些田地房契。否則，會將那些田地房契賣給三禾鄉的大地主郭盛豐。」

「豈有此理！混賬！」侯家昌怒哼了一聲，對柴頭道：「快帶我去看看。」

柴頭應一聲「是」，領先急向鎭西那頭走去。

侯家昌與兩個士兵緊跟着柴頭，蕭原隨後些許跟着走。

「柴頭，有多少人看到那張招紙？」侯家昌邊走邊問柴頭。

柴頭沒有回頭，答道：「我離開時，觀看的人不多，梁隊目和三個弟兄已將圍觀的人驅走。」

「你們怎樣發現那招紙？」侯家昌接問。

柴頭答：「我和梁隊目五人在那一帶巡查打探，遇上痞子何光，梁隊目眼見他連奔帶跑，喜洋洋的模樣，恍似撿到甚麼寶貝般，便將他截停下來，查問他何事如此匆忙歡喜，何光咧嘴嘻笑道：快有人送錢給他年邁多病的母親，他當然滿心歡喜。梁隊目要他說清楚點，否則捉他押返鎮公所關起來，何光馬上乖乖告訴我們，鎮西頭那座破廟牆上貼着一張紙，要我們趕去看看便清楚，這樣才發現的！」

趕到鎮西頭那座破廟前，只見一羣男女給幾個士兵「强壓」在數丈外的地方，不得走近那座破廟。廟前那面剝落的牆下站着一個腰掛短槍的漢子，看到侯家昌趕來，頓時如釋重負，急急走前來，口裏說道：「侯隊長，你來正好。」被幾個士兵「强壓」着的人羣頓時爆發出一陣叫喊聲。

侯家昌脚步不停，口裏應道：「梁隊目，紙貼在那裏？」

迎上來的梁隊目回身往那面廟牆上指去。「就在那面牆上。」

侯家昌看到那羣鎮民起哄叫嚷，臉色有點難看。「爲何還不將那張紙撕下來？」

梁隊目忙道：「梁隊目，那紙貼得很牢，我怕撕破了。沒有你的命令，我不敢擅自撕下來。」

侯家昌似乎對梁隊目下半句話頗受用，嗯了一聲，走到那面牆下，抬頭往牆上貼着的一張紙瞧看。

那張紙貼在比人還高的地方。

「侯大隊目，爲何不讓我們走近去看？」

「橫行霸道，蠻不講理！」

「你們可以看，爲何不准我們看？」

人羣發出不滿的叫嚷聲。

蕭原料不到那些士兵沒有攔住他，讓他跟着走到那面廟牆下，耳聽那些男女鎮民不滿的叫嚷聲，替那些鎮民感到不平。可是，憑他一人之力，即使向侯家昌提出抗議，亦未必聽他的，只好按捺着心頭那股不平，抬頭往牆上那張貼得「死死」的字紙定眼瞧看。

牆上那張紙所寫的，與柴頭所說的一樣。蕭原還未看完，侯家昌對梁隊目道：「整張撕下來，小心不要撕爛。」

梁隊目答應一聲，吩咐隨着侯家昌趕來的兩個士兵合力扛起他，小心翼翼撕下牆上那張紙。

侯家昌一直沒有理會那些鎮民不滿的叫嚷，扭頭看到蕭原站在他身旁，怔了一下，意外地看着蕭原。「你……跟着來，悶聲不響！都看到了，還不走？」極不客氣。

蕭原微微一笑：「侯隊長，那張紙貼在當衆的地方，分明要讓人看，沒道理不讓鎮民看啊。我不知道不准看，好奇心起，便跟來看了。」

侯家昌不耐煩地道：「走吧，我沒工夫跟你說話！再不走，我叫人趕你走。」

蕭原一笑離去，找了家小旅店住下來。

* * *

侯沐恩看過那張侯家昌交給他的字條，臉色鐵青，顫抖着將那張紙用力抓揑成一團，怒擲落地上，氣咻咻地道：「反了，反了！氣死我了！先是盜去我的田地房產契，如今又要我依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媽的這是甚麼世道！家昌，你是怎樣辦事的？任由那可惡的飛賊爲非作歹，至今束手無策，讓他逍遙作惡，你太令我失望了！」

侯家昌料不到從早到晚，覺也沒得好睡，馬不停蹄偵查，換來堂叔一頓責罵，心裏好不委屈氣憤，但又不敢發作，强忍着道：「四叔，我何嘗不想將那飛賊手到擒來！打從昨晚開始，我已着手偵查，一刻也沒停下來。由於並無進一步的頭緒，加上仍未能確實那飛賊是男是女，是何模樣，令我們偵查起來有如瞎子走夜路，茫無頭緒，無從偵查。但我不會氣餒，定竭力偵查，誓要將那飛賊捉拿歸案！」

頓一下，接道：「四叔的心情我很明白。但是，急也急不來的啊，氣怒只會徒傷身體，於事無補。四叔何不平心靜氣，從長計議。」

侯沐恩聽侯家昌那樣說，看到他臉有不悅之色，知道剛才的說話太重了。要捉到那個飛賊，還要依靠他，當下强抑心頭怒火，放緩語氣道：「家昌，我剛才氣極怒極，衝口而出說了那些令你難堪的說話，我不是存心責罵你的，不要放在心上。」

侯家昌稍消了點氣：「四叔打算怎辦？」

侯沐恩跌坐回椅上，咬牙切齒道：「家昌，我還能夠怎樣做？權衡輕重，計算一下，依照他所寫的去辦，正是除笨有精，仍佔便宜。你也知道，三禾鄉郭盛豐一直與我不和，想壓倒我。若我不照那飛賊所求去辦。那飛賊拿了我的田地房契賣給郭盛豐，他絕不會放過這個

機會將我打垮。就算爲了這個原因，我也只好照辦。」

侯家昌陡地靈機一觸，說道：「四叔，我有一計，若是成功，不但可以將那飛賊一舉擒下，還可以將三禾鄉那個郭盛豐懲辦，壓下他，替你出口氣。」

侯沐恩喜道：「快說來聽聽。」

侯家昌壓着聲，將他的妙計說出來。

侯沐恩聽罷，點頭道：「確是好計！」但馬上又目露疑色。「家昌，此計可行？」

侯家昌用力點一下頭，滿有信心地道：「只要計算周詳，絕對行得通。」

侯沐恩仍然有所顧慮：「萬無一失？」

侯家昌可不敢誇下這個海口。「四叔，這個我可不敢誇口，這種事誰也不敢說有絕對把握，我只敢說，有八九成把握。」

侯沐恩沉吟道：「俗語說：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萬一失手，豈不是偷鷄不成蝕把米？那時，恐怕毫無轉圜餘地。家昌，我看還是不要冒這個險了。」

侯家昌急道：「四叔，那是唯一能夠引出那飛賊的辦法。也是唯一盡快捉到那飛賊的辦法。難道你甘心花掉那麼大筆錢麼？再說，萬一失手，還有補救之道……」

「快說，有何補救之道？」侯沐恩兩眼放光。

「萬一失手，那時才依照那飛賊所求去辦，仍未遲啊。那飛賊所爲看來不是求財，志在劫富濟貧。只要依照他的說話去做，我相信他不會再生事端的！」

侯沐恩想到若依照飛賊所求去辦，少說也要花掉一萬大洋，如心刀割，何況堂侄所言未嘗無理，思前想後了好一會，終於下定決心，咬咬牙道：「好吧，就照你所說去辦！」

話聲剛落，馬上急急道：「家昌，千萬別打草驚蛇，要小心在意行事，務必做到萬無一失。」

侯家昌道：「四叔請放心，我一定會盡力而爲，一舉將那飛賊擒下！」

* * *

侯家昌雖然不准鎮民觀看飛賊貼在破廟牆上的「字紙」，並將之撕下來帶走，但之前仍然有人看過那張「字紙」上寫些甚麼，加上鎮上並不是只有破廟那一處貼着飛賊所寫的「字紙」——鎮東及鎮南兩處地方亦貼着同樣的「字紙」，侯家昌雖派人將之撕下來，算起來，看過「字紙」的人也不算少，那些看過「字紙」的人當然不會「秘而不宣」，一傳十，十傳百之下，不到半日經已傳遍全鎮。而談論得最起勁的，要算有可能得益的老弱貧病之人，因那些人得益最大。而那些老弱無依，貧苦病困的人都視那個飛賊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生神仙、大英雄。對他讚不絕口，崇敬有加。事實上鎮上大部份的人在心裏對那飛賊都讚譽，只有那些有錢人家又憂又驚，恐怕那飛賊會看上他們——向他們下手。

那些老弱無依，貧苦病困的人家都抱着熱切之心，等待侯沐恩就範，向他們派發錢糧。

對於他們來說，一斗糧，一個大洋，有如久旱逢甘霖，得以苟延殘存一些日子。

蕭原吃過早飯，離開小旅店，在街上漫步閒逛，碰面的人都在談論那飛賊劫富濟貧，侯沐恩是否屈從飛賊所提出的要求，分發錢糧給貧苦人家，並修橋舖路這回事，對於飛賊之所爲，大家都稱許讚譽，連稱痛快；對於侯沐恩給竊去鉅額錢財，都說活該。一路上蕭原這裏站站，那裏聽聽，對於侯沐恩之爲人心裏已有個譜兒。對於那個飛賊，他與大多數鎮民一樣，認爲他是劫富濟貧的俠盜，心裏生出一份敬重，認同他的所爲。

本來，他起初有意毛遂自薦——向侯沐恩和侯家昌提出幫忙捉拿那飛賊，如今——其實是昨天看到飛賊貼在破廟牆上的「字紙」後，他却改變初衷，即使侯沐恩重金聘他捉拿飛賊，他亦不爲所動，反之，若機緣巧合，他還會出一分力，助那飛賊脫身遠颺。

套一句說話，這叫惺惺相惜。

他很想見識那個飛賊是個何許人物。

對於那些俠義人物，他一向心存敬重。

他本身亦是一個仗俠好義，救死扶危之人。

在街上信步漫行，不知不覺間走入一條橫街，蕭原陡地停下脚步，抬眼往前張望，再回頭瞥望，一時間未能確定自己身在何處，禁不住苦笑起來，正打算向人詢問走回鎮上那條十字大街怎樣走，剛好有一個男人從他身旁走過，他忙喚住那人：「喂，這位兄台請慢行，借問一聲往十字大街該如何走？」

那人聞聲驟然停步，慢慢轉過身，一眼看到將他喚住的蕭原，神色微動，嘴巴微張，一副驚詫的神色，不過刹那間便回復過來，微微一笑，道：「兄台可是跟我說話？」

蕭原一眼看到那人的臉孔，幾乎驚「啊」出聲，世間事眞巧，眼前被他喚住的人，原來就是昨天在那家飯店內遇見，感到有點特別矚目的男子，怎不教他大感意外，錯愕之間，聽聞那人說話，頓時回過神

來，忙點頭道：「請問兄台往十字大街該怎樣走？」

那人雙眼飛快地在蕭原身上溜了一轉，那雙眼比大姑娘還要水靈靈，微微笑道：「兄台轉身往回走，轉出右面那條街巷，一直往前走，再轉入左面那條短街，然後向着一棵高大的禿樹直走，便可走到十字大街。」

蕭原覺得那人的微微一笑如女子般動人，不禁心頭一動，口裏說道：「承蒙指點，謝謝。」向那人含笑致謝，轉身往回走。

那人看着蕭原轉身走出數步，才轉回身繼續往前走。

蕭原走出十數步，飛快地扭頭往回瞥望一眼，看到那人匆匆往前走，快要走到街巷的另一頭，馬上閃身匿在一戶人家的牆下，窺視着那人。

那人轉入另一條街巷時，很自然地轉頭回望一眼，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蕭原「眼看」着那人轉入另一條街巷，才閃身而出，急急追前去，轉入那條街巷，剛好瞥到那人的身影轉沒於右面那個街巷口內，忙加快腳步追下去，追到那個街巷口前，正要轉入，驀地有三個漢子從那個街巷口內走出來，將蕭原的去路堵住。

那三個漢子乃是並排而行，並非一個跟一個。

蕭原及時收住腳步，抬眼打量一眼那三個漢子，客氣地道：「三位長官，請讓一讓。」

那三個漢子原來是穿軍服的保安隊士兵。

三個士兵六隻眼不懷好意地瞪着蕭原，其中一人兇巴巴地道：「喂！爲何走得那樣急？看你賊眉賊眼的，又不是本鎮人，他媽的絕不會是個好人！」

「有可能是混入侯家竊去財物的飛賊！」另一個士兵不加思索，衝口而出。

蕭原又好氣又好笑，忙道：「長官，我叫蕭原，確實不是本鎮人，前天我還在貴隊部內暫住，昨天才跟貴隊上侯隊長在街上相遇，說了一會話。還跟他一起去鎮西那座破廟看那飛賊貼在牆上的紙……」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第三個士兵張口「啊」了一聲，說道：「我記起來了，你就是那個給扣留在隊部的外地人，我聽隊目說過你這個人，聽說侯隊長於前天下令放了你。」

蕭原急急接口道：「對，侯隊長在證實我沒有嫌疑後，便放了我……」

「既然放了你，爲何還不離開本鎮，逗留鎮上，穿街走巷，不懷好意！」最先開口的那個士兵似乎對蕭原心存成見。

蕭原忙分辯。「長官，我留在鎮上並無他意，貴隊侯隊長曾對我說，若我喜歡留在鎮上，只管留，我初到貴鎮，閒來無事，在鎮上隨處走走……」

「隨處走走？說得好聽！剛才我們遇到一個人，說你鬼鬼祟祟跟着他，心懷不軌，可有這事？」第二個士兵豎眉瞪眼，口裏噴出的唾沫幾乎射到蕭原的臉上。

蕭原聽第二個士兵說起那個人，頓時醒悟到眼前三個士兵之所以將他截住，乃是誤信那人的「謊言」，於是急急道：「三位長官千萬別誤信那人的說話。事實上是我曾向那人問路，發覺那人神態有異……似是女扮男裝，由是想起那個在侯家作案的飛賊，思疑之下，欲追下去弄清楚他是男或女。」

第三個士兵疾聲道：「阿國、志誠，我也覺得那人的聲音有點怪，有點像女子聲音。」

第一個士兵眼珠一轉，不大相信地道：「蕭原，不要爲求脫身……」

蕭原坦然道：「我是據實相告，絕無半句揑造。三位若不相信，大可將我押回隊部，讓我跟侯隊長說個清楚明白。」

第三個士兵似乎相信蕭原的說話。「阿國、志誠，快追上那個人，查清楚那人的身份。若那人果是女扮男裝，極可能就是那個飛賊！我們要是捉到那個飛賊，豈非立了大功？」

阿國與志誠聽第三個士兵那樣說，頓時意動。第二個士兵——阿國道：「志誠，要是捉到那個飛賊，咱們可風光了，侯老爺一定有獎賞。」

第一個士兵似乎比阿國還要急功好利，不等阿國說完，急急道：「還說甚麼，快追下去！」

蕭原心裏暗笑，潑冷水道：「三位長官，我看不用追了，那人恐怕已乘機逃之夭夭了。」

阿國却不聽蕭原的說話，對第三個士兵道：「五仔，看着他，我和志誠追下去！」話聲未落，與志誠轉身拔腿往街巷內疾奔。

蕭原搖搖頭，含笑對第三個士兵——五仔道：「他們不相信我的說話，只會白花氣力。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找不到那人。」

五仔道：「蕭原，若你所言屬實，那人確是女扮男裝，甚至是那個飛賊，這豈非是個立功的大好機會？咱們在隊上呆了這麼些年也熬不出頭來，若這次能夠立功，咱們三個肯定可以熬出頭，所以，你別怪他倆急不及待。」

蕭原道：「這個，我很明白。



郭盛豐突聞有許姓客人到訪，立刻傳見……

可惜躭擱了這一會，那人存心拿你們過橋，就算是傻瓜，也會乘機溜之大吉。」

蕭原的推測沒有錯，阿國與志誠折返回來時，果然兩手空空，只有他倆跑回來，並沒有捉到那個人。

「蕭原，你發覺那人可疑，爲何不立刻對我們說，害我們捉不到那個人！」阿國還未站住歇口氣，便氣洶洶地對蕭原呼喝。

五仔似乎對蕭原頗有好感，馬上說道：「阿國，不要怪他啊。我們一見到他便氣勢洶洶的，根本不容他說話。那人有心要借我們脫身，還不急急溜跑。即使他一見我們便馬上說，恐怕也來不及追上那人。」

志誠打斷五仔的說話。「算了！即使捉到那人，亦未必是那個飛賊。蕭原，你要跟我們返隊部一趟，我們不能這樣放了你。」

蕭原不想跟他們起衝突，因他還想在鎮上逗留，爽快地道：「好吧，我跟你們到隊上走一趟。」

三個士兵將蕭原押返保安隊部，剛好遇上侯家昌從外面回來，見到蕭原，詫道：「蕭原，到隊上來幹嗎？找我嗎？」

阿國與志誠不等蕭原答話，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將押蕭原回隊部的因由說出來。

侯家昌聽罷阿國與志誠兩人的說話，緊張地道：「蕭原，你碰到的那個人確實女扮男裝？」

蕭原道：「我不敢說那人確是女扮男裝，但那人的神態舉止確是有異於一般的男人，聲音也沒有一般男人那樣沉。我是覺得可疑，才好奇地暗中跟踪下去，可惜被他們三個截住。」

五仔接口道：「隊長，那人的聲音聽上去確實不大像男人的聲音，有點軟。」

侯家昌橫了阿國與志誠兩人一眼。「你兩個怎麼搞的，連五仔也看出那人有點不對勁，你兩個却絲毫看不出來！又聽信那人的一面之詞，不分青紅皂白便截住蕭原。若那人確是女飛賊改扮男人，白白錯過了一個捉拿她的機會，唉，你們怎樣辦事的，眞沒用。」

阿國、志誠給侯家昌責備得垂下頭來。

蕭原替他們說好話：「侯隊長，不要責怪他們。那人既然存心拿他們來『過橋』脫身，還不乘他們急急趕前去截下我時急急溜跑？即使他們剛截住我便發覺不對，立刻回身去追那人，恐怕亦追不到那人。」

一頓，接又道：「從那人利用他們截住我乘機脫身這一點來看，我猜那人極可能就是那個女飛

賊!她作案後根本沒有溜到別的地方,而是一直匿在鎮上。」

「那人十成十是那個女飛賊!」侯家昌以肯定的語氣道。「自從昨天看到那女飛賊留在破廟牆上的貼紙後,我也懷疑她匿在鎮上,而且有同謀。她要匿在鎮上,總要找地方匿藏,若沒有同謀,哪裏有地方可供躲藏。」

蕭原連連點頭。「你的推測極有道理。侯隊長,請問被竊的戶主是否依照那飛賊所求的去做?」

侯隊長看着蕭原,「你爲何對這件案那樣有興趣?」

蕭原笑笑道:「侯隊長千萬別誤會,我是出於好奇,才多管閑事,別無居心。」

「蕭原,若繼續留在鎮上,便要安安份份,別多管閒事,惹是生非。」侯家昌提醒蕭原。

蕭原笑笑,「我會記着你的話,侯隊長,我可以走了嗎?」

侯家昌點頭道:「走吧。蕭原,我勸你還是盡快離開這裏。」

蕭原笑笑道:「侯隊長,不勞操心。告辭了,祝你盡早破案。」

待蕭原走後,侯家昌馬上找來一個隊目,着他帶一小隊保安隊,帶同阿國與志誠和五仔三人到截住蕭原的地方,仔細搜查那一帶地方。

他懷疑那人匿藏在那一帶地方。

* * *

在鎮沿一座房屋內,那個與蕭原在那條街巷內碰上,神態舉止有兩三分像女人的人正與一個漢子在說話:「永順,我不能再留在這裏,我兩次碰上的那人不似是普通人,他跟踪我,顯然已對我起了思疑。我走後,你凡事小心。替我查那人是甚麼來歷,不要露出形跡,記着啊。」

那漢子——永順連連點頭,「你也要小心啊。有甚麼事,是否到老地方找你?」

那人「嗯」了一聲。「我走了,不用送我,我從後門走。」說完,往屋後走去。

那漢子永順站在屋裏,看着那人從後門走出屋外,才走到後門,輕輕拉開一扇門,從門縫中往外望,看着那人機靈敏捷地閃沒於一棵樹後,再沒有現出身形,才放心地掩上後門,返回前面屋堂,拿起鋸子動手鋸木板。

他原來是個木匠。

在那人走後約半個時辰,永順正在埋頭裝嵌一個木盆,那一小隊保安隊已搜到來,已在距他家不遠處的幾戶人家搜查。

永順放下手上的斧頭,走到門前張望了兩眼,跟着走出門外,向數丈外一戶人家——站在門外的一雙男女高聲問:「阿寬哥,甚麼事啊?」

那個男的中年人扭頭回應:「不大清楚呀,我也是剛聽到外面有動靜,走出來瞧看。保安隊的人挨家逐戶搜查,還會是好事麼!不知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未幾,保安隊士兵搜到永順家來,裏裏外外搜了一遍,查問了他一會,才離去。

永順從那些士兵的口中知道,他們是來搜查可有人家窩藏了甚麼人。那些士兵雖則沒有明言搜查的是甚麼人,但却猜到必是搜查在他家走了的那個人。

永順暗暗慶幸那人早一步離去,讚佩他有先見之明。

鎮上的人——特別是那些急切盼望得到救濟的老弱貧苦者——都在翹首盼望侯沐恩是否依照那個女飛賊所示,發放錢糧賑濟,可是,侯家却毫無表示。兩天很快便過去了,鎮上的人雖然仍抱希望,但也有人斷定,侯沐恩本是一毛不拔——不會屈服於那個女飛賊的威脅之下,對於侯沐恩這個吝嗇成性的人,除非到了山窮水盡之時,否則絕不會拔一毛以利天下人的。

那些人可說是看透了侯沐恩的德性。

由於認定了那個女飛賊匿藏在鎮上,這幾天保安隊大舉出動,在鎮上逐處搜查,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

五日過去了。

鎮上的人大都從希望逐漸變爲失望。不少勞苦人家開始咒罵那個一毛不拔的吝嗇財主侯沐恩。

保安隊這幾天雖然窮搜鎮上每一處地方,却一無所獲,可說是徒勞無功。

這天,侯家昌給堂叔派來的人「請」到侯家去見侯沐恩。

「家昌,這幾天大舉搜查,可有所獲?」侯沐恩劈面便問堂侄。

侯家昌早已猜到堂叔是爲了此事找他,當下據實相告:「四叔,毫無所獲,我猜那女飛賊可能在聽聞風聲後,悄然溜逃到別的地方去了。否則,隊上這幾天窮搜之下,絕不會一無所獲。」

侯沐恩不悅地道:「家昌,你令我好失望!我一直認爲你很能幹,這一次,你令我……」

侯家昌急急道:「四叔,我已全力追查那個女飛賊的下落,但在毫無頭緒之下,加上那女飛賊是何模樣也不知道,教我無從下手追查……」

「好了,別說了!」侯沐恩有點生氣地揮一下手,阻止侯家昌再說下去。「聽你這麼說,分明告訴我,別指望你能夠在那女飛賊所示之期限前,將她捉拿法辦了!」

侯家昌心裏很不是味兒,不敢表露出來,忍氣吞聲道:「四叔,縱使在期限之前捉不到那個女飛賊,但還有最後一着,我已經派人到三禾鄉偵查郭盛豐的舉動,並監視進出三禾鄉的人。那女飛賊若眞的與郭盛豐交易,他絕對跑不了!四叔,那時還順便一併將郭盛豐這顆眼中拔去,即使拔不掉,也煞煞他的氣焰,教他知道四叔你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跟你作對。」

侯沐恩道:「家昌,你這個一箭雙鵰之舉雖然好絕,但我認爲,那是逼不得已的最後一着,郭盛豐那頭老狐狸可不是好對付的,我仍然希望你能夠在期限之前,捉到那個女飛賊!」

侯家昌猶豫一下,道:「四叔,俗語有云:有錢使得鬼推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你拿出一筆錢作捉拿那那女飛賊的獎賞,說不定會有人爲了錢而舉報那女飛賊的行踪下落,甚至動手將她捉拿歸案。」

侯沐恩不等侯家昌說完,經已大搖其頭,「不成!我絕不會拿出一個大洋作爲捉拿那女飛賊的賞金。捉拿匪盜是保安隊的事,這麼一件事也辦不到,還要你們保安隊來幹甚麼?每一年我捐的餉錢最多,難道還不夠嗎?」

侯家昌給堂叔那番話說得臉上訕訕的,恍似給摑了一巴掌,心裏滿不是滋味,禁不住在心裏暗罵一句:刻薄鬼!難怪鎮上多少人不在背後指點數說你的可惡!

「四叔既然這樣說,我馬上返回隊部,加緊緝拿那個女飛賊,全力以赴。」侯家昌不管堂叔是否還有話說,立刻轉身往外走,趕返隊部。

懷着一肚子的氣憤,侯家昌氣悶地沿着那條走向隊部的街道大步而行,豈料又遇上蕭原。「侯隊長,巧啊,每次在街上走都遇上你,可說有緣啊。」蕭原含笑向侯家昌打招呼。

侯家昌聞聲停下來,抬眼看清楚站在前面的是蕭原,勉强笑笑。「蕭原,還未走啊,留在鎮上看熱鬧?」

蕭原點點頭。「嗯,我對那個女飛賊越來越感興趣,很想看到你們捉拿她歸案,看看她是個怎樣的女子,是否確是一個女賊!」

侯家昌呆呆看了蕭原一眼。「若非我堂叔不肯出錢懸賞捉拿那女飛賊,我眞懷疑你是爲了賞錢而留下來!」

蕭原笑笑,「若你堂叔肯出賞金捉拿那個女飛賊,我一定會出手。侯隊長,別忘了我幹的是那一門營生。凡有賞金可拿的捉賊事兒,我都會幹。」

「這一次你要大失所望了。」侯家昌冷冷道。「蕭原,我勸你還是離開這裏,返回省城吧,這裏絕不會有你幹的事。」

蕭原道:「不要緊,這裏雖然沒我幹的事,但我仍然打算留下來,因我喜歡在此多逗留數天。」

「隨便你。」侯家昌說完便往前走。

蕭原忙道:「侯隊長,這幾天貴隊在鎮上大肆搜查,可有收穫?」

侯家昌沒有停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蕭原訝然笑道:「想不到侯隊長還是個才子,失敬了,請問令叔這幾天都沒甚麼舉動,寧願不要那批失去的財物,也不派發錢糧賑濟貧民?」

侯家昌沒有理會蕭原那句話,大步而去。

蕭原轉頭看着侯家昌遠去的背影,猶自帶笑自語:「嗯,大概雖不中亦不遠矣。」他也拋了一句書包。

* * *

「鳳姑娘,那天幸好妳見機及時離去,就在妳離去後約一個時辰,保安隊那些黃狗子便挨家逐戶搜查,結果一無所獲而回。」永順對着一個雙十年華的女子說話,臉上流露出欽敬之色。

那女子長得柳眉鳳目,容貌秀美,身形婀娜,有如一朵鮮花般惹人喜愛。

「永順,保安隊那些黃狗子沒有思疑你吧?」鳳姑娘兩眼透出精靈,直視着永順。

永順搖搖頭。「甚麼也搜不到,那些黃狗子怎會對我起疑?之後並沒有再來搜查。我也沒有發現有人暗中監視和跟踪我,鳳姑娘大可放心。」

「我要你查的那個人,查到沒有?」鳳姑娘問。

「我正是爲了這個人來找妳。」永順道。「我查到那個人名叫蕭原,住在省城,是個追捕手,就是那種以追捕捉拿被官府懸賞緝捕的匪賊,拿取賞金爲生的那種人,據說是匪賊的尅星。如今還留在鎮上沒有返回省城,似乎有所圖謀,這種人很難對付,爲此,我才來找妳。」

「那人原來是個追捕手。」鳳姑娘目光閃動。「我曾聽聞有這種人。怪不得我一眼看到他,便感到有點不安,有一種野獸遇到獵狗的感覺。但願他不會插手多管閒事,否則添了個大痲煩。」

歇口氣,接着道:「侯沐恩那吝嗇鬼是否已就範?」

永順搖搖頭。「侯沐恩至今一

毛不拔。保安隊的黃狗子這幾天大肆搜查鎮上每一個地方。我看，侯沐恩想不花一個大洋，希望在限期前捉到妳，起回被妳竊去的東西。」

「哼！他這個如意算盤恐怕打不響！」鳳姑娘眼中透出怒光。「期限一到，我馬上着人去找郭盛豐交易，我要侯沐恩後悔心痛得要死！」

永順臉上露出痛快的神色。「活該！鎮上的人誰不恨他，對鳳姑娘妳向他下手莫不拍手稱快。像他這種一毛不拔的人，該好好教訓他，要他永世難忘！」

頓一下，馬上又道：「鳳姑娘，像侯沐恩這種視財如命，一毛不拔，刻薄成性的人，眼睜睜失去那一筆鉅大的錢財，只怕比要了他的命還心痛難受。我想他決不會甘心，就這樣罷休，恐怕其中有甚麼陰謀詭計，鳳姑娘，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鳳姑娘輕輕拍一下永順的肩頭。「永順，多謝你提醒，我會小心提防。這幾天我呆在這裏，思前想後，發覺最有可能出事的地方便在我與郭盛豐交易這件事上。他們要對付我，只有在這件事上動腦筋。」

「鳳姑娘，既然要冒險，而且出事的機會很大，何不改變主意，不要與郭盛豐交易！」永順一臉擔憂之色。

鳳姑娘道：「若不與郭盛豐交易，我想遍了，也想不到還有誰膽敢跟我交易，若非郭盛豐背後有座大靠山，我看他也不敢交易。永順，放心吧，我不會貿然跟郭盛豐交易的，我會想出一個萬全之法，才跟他交易。」

「鳳姑娘，若沒有甚麼吩咐，我走了。」永順站起身。「我還要趕回鎮上。」

鳳姑娘起身相送。「永順，沒事要你幹了，不要再來找我，免得出事連累你。謝謝你的幫忙。待這件事了，有空我會去看你。」

永順慨然道：「我幹的算得了甚麼，比起妳，我幹的根本不算一回事，為了鎮上那些貧苦人家，我應該出一份力！說謝謝的，應該是我。」挑起那擔做木生意放在肩上，往外走。「鳳姑娘，不用送了。」

鳳姑娘聽他的話，沒有送。

十天期限晃眼便過去了。

那些大失所望的貧苦人家莫不詛咒侯沐恩。

對於侯沐恩那一毛不拔的刻薄所為，蕭原亦很痛恨，暗自發誓：即使侯沐恩出五千大洋賞金，甚至更多，請他幫忙緝拿那個女飛賊，他決不為其所動。

這幾天，他很留意保安隊的動靜，發覺保安隊的士兵到了鎮外便脫掉身上那件「黃狗皮」，趕去三禾鄉打轉，他猜到保安隊必有所謀，於是暗中跟着那幾個士兵，來個黃雀在後。

郭盛豐在三禾鄉是數一數二的大地主。

據說，三禾鄉有一半田地是郭家所有。

郭盛豐年紀比侯沐恩小一點，四十不到，相貌不惡，為人也不錯。

三禾鄉距九盤鎮不過六里遠。郭盛豐是個胸懷大志的人，不甘於困守祖業，很想到九盤鎮做生意，一展拳脚，却被侯沐恩從中作梗，令到他於兩年前在鎮上開設的一家洋貨店虧蝕了很多錢，不得不關門大吉，因此，兩人之間便暗生嫌隙。郭盛豐常思報復，苦於找不到機會，唯有隱忍不發，靜候時機。

侯家昌遭那個令人聞名色變的飛賊光顧一事，郭盛豐於兩日後便已聽聞，雖則擔心那飛賊下一個會看上他，仍然大感痛快，也算出了一口氣。

這天他吃罷午飯，正要到房裏躺一會(那是他的習慣)，下人來報，有人來找他，有事與他商談。他問那下人來人是誰，下人答姓許，他想並不認識一個姓許的人，欲不見。聽下人說那人會說，若不見他，一定會後悔，就為了後悔這兩個字，他改變主意，叫下人帶姓許的進來見他。

那個自稱姓許的人三十出頭，樣貌普通，衣着也很普通，但說的話却觸動郭盛豐的心弦。「郭先生，我是來跟你談一件買賣的事，相信郭先生也有聽聞九盤鎮侯家於十日前被盜竊了一批田地房契這回事吧？」

郭盛豐心頭跳動一下，點頭道：「如此哄動之事，怎會沒有聽聞。許先生提起此事，不知意欲何為？」他頓時收起對那人的輕視之心。

像他這種大地主，面對一個衣着普通，樣貌普通的人，難免會看不起。

姓許的人開門見山，絕不轉彎抹角。「郭先生對那批田地房產可有興趣？」

郭盛豐深深看了那人一眼，「莫非許先生手上有那批田地房契？」

許先生不置可否。「郭先生還未答我啊。」

郭盛豐道：「我於數年前便想到九盤鎮做點生意，買房買地，至今仍有這個念頭。」雖然所說非答，但却等於答了。

姓許的微微一笑，「侯家被竊

的那批田地房產約值萬多二萬大洋，若郭先生有意收購，願以一萬大洋賣給郭先生，未知郭先生可有膽量買下？」

郭盛豐哈哈笑起來。「別人的田地房產我可能沒膽量買下來，侯沐恩的田地房產再多我也敢買下！」

「這麼說，郭先生是有意交易了？」姓許的眼中閃漾出一抹喜色。

「口說無憑，我雖有意，也要讓我過目，算算是否物有所值。」郭盛豐是個精明的人。

「這裏有一張清單。」姓許的從身上拿出一張摺疊整齊的紙張。「上面開列了那些房地產的數目及畝數，郭先生看過後，該能計算出其所值。」將那張清單遞給郭盛豐。

郭盛豐接過，展開來，定眼細看上面開列的田地畝數、房產數目，之後在心裏逐一計算，半晌，才道：「這些田地房產才要一萬大洋，確實物超所值，傻瓜才不買。」

「郭先生既然有意交易，何不訂個時間、地點，進行交易。」姓許的道。

「好！」郭盛豐也夠爽快。「兩日後於桂花崗上那個亭子，黃昏時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頓，補上一句：「交易之前，我要看看那些契據文本，明天便要看到。」

「一言為定。」姓許的道。「明天午後在村外那個路碑等着，我會來帶你到一個地方去看。」

「嗯，屆時我會派我兄弟去。」郭盛豐道，「我到外面去叫我兄弟進來，與你見個面。」

姓許的道：「最好不過。」

郭盛豐起身走出廳外，吩咐一個下人去找他兄弟來，然後走回廳內，未幾，一個三十許的男子走進來，對郭盛豐道：「大哥，有事找我？」

郭盛豐指指姓許的，對他兄弟道：「盛富，這位是許先生，明天你到村外半里處的路碑等許先生。」

郭盛富向姓許的點點頭。「許先生，幸會。」

姓許的也含笑道：「郭先生，幸會，幸會。」跟着對郭盛豐道：「郭先生，打擾了，告辭。」

郭盛豐沒有挽留。「許先生慢行，盛富，送許先生出去。」

郭盛富答應一聲，送姓許的走出大門，才返回屋內。

姓許的離開郭家後，並沒有從村口離開三禾鄉，從村北那頭走田間小路離去，一路上小心翼翼留意附近田間是否有人舉止有異。走到一塊蔗地前裝作內急的樣子，捂着肚子走入蔗地裏，從蔗地的另一頭穿出來，確實四下無人，才沿田間小徑繞到路上，急急走了大半里路，逐漸放慢脚步，兩眼却左張右望，驀地左邊路旁一棵樹後有人向他輕輕呼喚一聲：「仲國，仲國！」姓許的聞聲扭頭望去，只見那棵樹後閃出半邊女子臉孔，忙應一聲：「鳳姑娘。」脚步急拐，往左邊路外走去。與那個女子──鳳姑娘在另一棵樹後會合，二話不說急急往野地深處走去。

走出約半里遠，兩人才在一棵樹下停下來，回頭往後張望了好一會，確是沒人後，才吁口氣，那女子──鳳姑娘先開口：「仲國，郭盛豐願意交易嗎？」

看清楚那女子的模樣，不就是永順口中的那個鳳姑娘。

名字相同人也相同。

姓許的原來名叫仲國，看着鳳姑娘帶笑道：「一說即合！郭盛豐一口答應。鳳姑娘，想不到如此順利。郭盛豐很爽快，已決定後天在桂花崗上那個亭交易。不過，他要我交易之前，讓他先過目，確定那批田地房契在我們手上，以防有詐。我已跟他約好，明天午後帶他去看那些契據，他要他弟弟代他驗看。」

「嗯，不出我所料，郭盛豐果然提出在交易前先驗看田地房契。仲國，辛苦你了，回去再說。」鳳姑娘一直留神注意附近的動靜。「一路上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許仲國搖搖頭。「一路上我異常小心，依照你所說的去做，從村北頭的田間離開，繞了個大彎才走上大路，確定無人跟踪，才來找你。」

鳳姑娘邊走邊道：「你進村後，我在村外悄悄暗查，發覺村外有好些行動舉止有異的人在走動匿藏，那些人一定是九盤鎮保安隊派來監視三禾鄉郭盛豐動靜的士兵，脫下那身黃狗皮，換上尋常衣服，便以為可以掩人耳目，一般村民或許可以瞞過，絕對騙不過有心人的雙眼！」

許仲國帶點擔心地道：「鳳姑娘，那些黃狗子暗中盯着三禾鄉，恐怕郭家的一舉一動已落在他們眼中，我擔心……」

鳳姑娘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笑着打斷許仲國的話：「仲國，我早已料到他們有此一着。打從期限屆滿後，侯沐恩並無依照我所示去做，我便猜到他們想在我們與郭盛豐交易時下手，異想天開捉拿我。你說，我會那麼笨，明知他們在這上面打主意，我還依言與郭盛豐交易嗎？」

許仲國恍然道：「鳳姑娘，原來你早有對策！」

鳳姑娘抿嘴笑道：「嗯，我早已想好一個將計就計的主意，教他們撲一個空。」

聽鳳姑娘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她應該就是假扮九盤鎮鎮長溫瑞祥太太的人——侯沐恩、侯家昌等人口中的女飛賊。

許仲國呼口氣，放下心來。「原來鳳姑娘心裏早有主意，怪不得明知九盤鎮的黃狗子在三禾鄉外暗中盯着仍然敢與郭盛豐談買賣。鳳姑娘，你不但膽色過人，更智謀百出……」

鳳姑娘含笑打斷許仲國對她的讚美之詞。「仲國，防人之心不可無。明天你帶郭盛豐之弟去驗看那批田地房契時，務須小心，依計而行……」

兩人邊行邊說，漸漸，兩條人影消失在野地深處。

* * *

郭盛豐之弟郭盛富跟着許仲國走了約半個時辰的路，眼見許仲國仍是一個勁往前走，並無停下來的意思，忍不住道：「喂，你到底帶我到哪裏去？我走不動了。」

走在前面的許仲國並沒有停下來，伸手往前面一個小樹林子指去：「到了，前面那個小樹林子就是，加把勁吧！才走了幾里路便說走不動，嬌生慣養，有錢人家的人都是這個樣子，吃不得一點苦！」

郭盛富悶哼一聲，沒有說話，咬着牙勉力跟着許仲國走向那個小樹林子。

兩人走入那個小樹林子後，許久沒有走出來。

倒是從許、郭兩人走來的路上，出現了六條漢子，鬼鬼祟祟地掩向那座小樹林子。

那五六條漢子分散開來，悄然躡足潛入樹林子內，入林之前，都從身上拔出帶着的傢伙——駁殼槍，緊握在手。

搜遍了那座小樹林子，五六條漢子竟無發現——許、郭兩人根本不在樹林子內，六人聚在一起略爲商議了幾句，便穿林而出，看到林外不遠處有一條河溪，六人急急走到那條河溪前，發現溪邊的濕泥地上有脚印，其中一個漢子恍然道：「二老爺被那個姓許的帶到船上，從水路走了。我們無從斷定二老爺和姓許的的往上游或是下游而去。即使知道，也無法追下去，還是回去跟大老爺覆命吧。」

另一個漢子恨恨道：「姓許的的好狡猾！利用水路來避過我們的追踪。我們這樣空手回去，大老爺一定不高興，我們等着挨駡吧。」

第三個漢子不憤地道：「這可不是我們辦事不力，若大老爺責怪我們，太寃枉了。」

聽那些漢子的說話，他們肯定

是郭家派來暗中跟着許、郭兩人的。至於他們有何目的，那就要問他們才知道了。

「別站在這裏發呆了，回去吧。」第一個開口說話的漢子揮揮手。

六個漢子往河溪上張望了一眼，才不甘心地垂頭往回走。

郭盛富確是給許仲國帶上船，順流而下，在二里許三里遠的一處河岸邊停下來，隨着許仲國上岸而去，走了約半里路，終於在一棵樹下停下來——樹下早有一個人在等着。

郭盛富跟着許仲國向那棵樹下走去，忍不住問道：「許先生，到了吧？」

許仲國點點頭，「到了，侯家的田地房契都在樹下等着的那位朋友身上。」

樹下站着的那人雖然穿着男裝，分明是「鳳姑娘」喬裝改扮。郭盛富似乎看不出來，他看了鳳姑娘一眼，轉對許仲國道：「許先生，這位……怎樣稱呼？」

許仲國道：「郭二爺，我這個朋友姓林。」

鳳姑娘不等郭盛富開口說話，馬上搶着說道：「郭二爺，閒話少說，我馬上讓你看看侯家那些田地房契。」說着話，從身後拿出一包東西，遞給郭盛富。

郭盛富接過，打開那包東西，是一疊文契，心情頓時不由自主緊張起來，微吸一口氣，逐張細看，花了好一會工夫，才將那疊文契驗看完畢，許仲國馬上伸手取回，交給鳳姑娘。

「郭二爺，都看過了，不是假的吧？」鳳姑娘看着郭盛富。

郭盛富舒口氣。「眞確無訛。林先生，我回去後，會對家兄據實回報。」

鳳姑娘對許仲國道：「帶郭二爺返回三禾鄉。」一頓，轉對郭盛富道：「郭二爺，請轉告令兄一聲，明天交易時千萬別再耍花樣，絕對不會得逞的。不怕對你說，一直暗中跟着你的那六個人，跟到你上船的那條河溪前，眼見無法追下去，已經折返往回走了。」

郭盛富聽鳳姑娘那樣說，暗自驚出一身冷汗，口裏却道：「林先生，對於後面有人暗中跟着一事，我敢發誓一無所知。」

「你是否一無所知，心知肚明。」鳳姑娘打斷郭盛富的話，語氣變得沉狠起來。「回去告訴令兄，明天交易時若再耍花樣，只會自討沒趣，我絕不會像今天這樣輕易罷休！」

郭盛富不由自主連連點頭。許仲國含笑對他說道：「郭二爺，走吧。以後別再幹鬼祟之事，否則，會後悔莫及！」帶着郭盛富向着東南方走去，並不是循原路乘船溯河而上，而是棄船登岸，沿來路返回三禾鄉。

鳳姑娘待許仲國帶着郭盛富走後，才向河溪那面走去。

* * *

「大哥，若不是姓許的和他的同伙鬼精靈，令到何通六人無法追下去，否則，那疊契據可說手到拿來。」郭盛富一副心有不甘的神態。「姓許的只有兩個人，六人對付兩人，綽綽有餘。」

郭盛豐搖頭道：「老二，不是猛龍不過江。那個飛賊豈是易與之輩！千萬不可輕敵。從你剛才所說，他們早有萬全之策，何通六人的舉動亦已落在他們眼中，否則，他們也不用利用水路來中斷何通六人的追踪。明天的交易，恐怕要循規蹈距，免得偷鷄不成蝕把米，那時飛賊調轉槍口對付我家，那時便弄巧反拙了。」

郭盛富連連點頭。「大哥所言有理，那個飛賊確實不好應付，還是不惹爲妙。」一頓，又道：「大哥可有發覺這兩日村外出現了不少行動鬼祟的生面人？」

「早已留意了。」郭盛豐道：「若沒有猜錯的話，那些人八九成是在九盤鎮保安隊的黃狗子，大概聽到甚麼風聲，在村外盯着我家的動靜。老二，早上出村時，可有發覺被人暗中跟着？」

郭盛富搖搖頭。「沒有，我和何通六人從村北面那片蔗地潛離村外的。大哥，明天你到桂花崗，要不要依樣葫蘆，從村北那片蔗地潛出村外？」

郭盛豐搖搖頭。「我要大搖大擺出村，那些守在村外的黃狗子必定會像蒼蠅逐臭般跟着我，那時候……」下面說的話只有郭盛富聽到。

郭盛富邊聽邊點頭。「好計！大哥果然足智多謀！明天依計而行。」

奇謀妙計　各施各法

蕭原這天正要出鎮，那麼巧在街上遇上侯家昌，少不免打個招呼。

「蕭先生，到哪裏去啊？可是呆在鎮上悶得發慌，打算返回省城吧？」侯家昌居然有心情跟蕭原說話。看他含笑看着蕭原的神態，似乎心情不錯。

蕭原笑道：「看戲看全套，好戲還未上演，怎會離去，說甚麼也要留下來看看結果如何。」

一頓，又接道：「看侯隊長你神態輕鬆的樣子，是不是案情大有進展？破案在即？」

侯家昌馬上收斂起臉上那絲笑容，「蕭先生，我再奉勸你一句：別多管閒事，否則你會後悔！」

蕭原依然笑着。「侯隊長，我不過一時好奇，忍不住向你詢問。你請放心，我絕不會多管閒事。」

「最好不過。」侯家昌深深看了蕭原一眼，「請便。」與兩個士兵匆匆而去。

蕭原看着侯家昌遠去的背影，自語道：「看來好戲快要上場了，要看好戲，必須盯着侯家昌。」

侯家昌是去見堂叔侯沐恩。

來到堂叔家裏，侯家昌發現鎮長溫瑞祥正與侯沐恩在談話，心裏有點那個——不知溫瑞祥跟堂叔說些甚麼，强抑着沒有流露出來，向堂叔道：「四叔叫我來，有何事幹？」

侯沐恩看了堂侄一眼，語帶不滿，道：「家昌，這幾天查到甚麼？」

侯家昌道：「四叔，這幾日我都派人暗中盯着三禾鄉郭家的動靜……」

「郭盛豐那老狐狸有甚麼不尋常的動靜？」侯沐恩打斷侯家昌的說話。

侯家昌道：「郭盛豐沒有甚麼動靜，他的兄弟暗中離村不知到甚麼地方去。若我沒有猜錯，是郭盛豐要他兄弟出頭與那女飛賊交易。」

「家昌，你說的瑞祥早已查到，特來告訴我。你這個保安隊長是怎麼幹的？案發這麼多天了，仍然查不到甚麼，令我好失望。」侯沐恩臉有慍色。

溫瑞祥接口道：「家昌，若你自覺無力破案，大可對我實說，我會上報到縣裏，請縣裏偵緝隊的人下來幫忙偵辦此案。」

侯家昌在心裏暗哼一聲：你這樣說分明是說我無能！未免太小看我了！口裏忙道：「鎮長，此案若是驚動到縣裏，恐怕你也有痲煩！我對於此案，我自問有能力偵破，我敢擔保，三天之內，必能偵破此案！」

侯沐恩道：「家昌，這種話不要亂誇啊。萬一三天後你偵破不了……」

侯家昌道：「四叔，我會退位讓賢！」

「好！我姑且相信你。」侯沐恩讚賞地道：「不愧是侯氏的好子孫。」

侯家昌有點激動，橫了溫瑞祥一眼，語帶雙關地道：「四叔，侯氏子孫都是脚踏實地，言出必諾的！不像有些人，袖手旁觀，却說風涼話，叫人齒冷！」

溫瑞祥再笨，也聽出侯家昌那番話是衝着他說的，頓時臉色驟變，挺直腰身，怒道：「侯隊長，你眼裏還有我……」

侯沐恩眼見溫瑞祥勃然變色，忙道：「瑞祥，家昌年輕氣盛，不知輕重……你別跟他一般見識。家昌！還站着幹嗎？你不是誇下海口三天內破案的嗎？站在這裏能夠破案嗎？快去辦案吧！」

侯家昌話出口才省覺不該那樣說，說到底，溫瑞祥是自己的上司，有權撤去他的保安隊長之職。若是跟溫瑞祥鬥氣，吃虧的只是他，心裏雖則不憤，唯有忍下這口氣，應聲道：「四叔，我馬上去辦案。」跟着向溫瑞祥敬個禮，急急往外走。

待侯家昌走出客廳，溫瑞祥面帶慍色道：「姨丈，家昌越來越放肆了，似乎不將我放在眼內，說甚麼我也是一鎮之長。」

侯沐恩忙道：「瑞祥，你大人大量，別跟家昌計較。他年輕氣盛，不知輕重上下，我會好好教訓他，別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侯沐恩幫着堂侄家昌說話，乃出於一片私心，不想保安隊長一職落在別人手上。事實上，自從堂侄侯家昌幹上保安隊長之後，他辦起事來特別方便。鎮上的人都對他另眼相看。正如俗語所云：朝中有人好辦事，故此，他無論如何也要保住侯家昌。

溫瑞祥聽侯沐恩那樣說，不好再計較，坐了一會，亦告辭返回鎮公所辦他的公事。

＊　＊　＊

這一日，郭盛豐兄弟於吃過早飯後，便帶了四個護院打從村口出村，直往桂花崗走去。

在三禾鄉外暗中盯着的保安隊，馬上暗地通傳開去，並暗中跟着。

侯家昌接到急趕回來的士兵（喬扮成平民）飛報後，馬上對一個隊目道：「樹茂，毒蛇終於出洞了，快召集一小隊人跟我追趕郭氏兄弟！」

林樹茂火速召集了一小隊士兵，跟侯家昌往鎮外跑去。

暗中守候在保安隊部外的蕭原看到侯家昌帶着一小隊士兵急匆匆離開隊部，暗地遠遠跟下去。

郭氏兄弟一路上這裏停停，那裏坐坐，有一次甚至從一座小廟的後門溜走，企圖擺脫暗中跟着他們的保安隊士兵（全都喬扮成各式人等）。

看來，郭氏兄弟早已發現有人跟踪。

在桂花崗下那個小墟集上，在一家小小的茶水店內歇脚的郭氏兄弟正在喝着茶，突然間郭盛豐眉頭緊皺，腰身微彎，用手捂着肚子，郭盛富起先察覺不到乃兄有異，驀

地聽到乃兄哼了一聲，急忙轉眼往乃兄臉上瞧去，登時發覺乃兄緊咬牙關，臉色發白，身子彎起來，看上去有點不對勁，忙問：「大哥，你……」

郭盛豐咬着牙呻吟道：「老二，肚子痛得很，哎唷，腸子像擰扭……痛死我……」似乎支撐不住，趴在枱子上。

郭盛富登時慌了手脚，一邊扶着乃兄，邊向店家叫道：「老闆，有治肚子痛的藥油嗎？我大哥肚子痛得很厲害。何通，快來幫忙扶着大爺。」

坐在店外的四個護院早已起身急急搶入店內看視郭盛豐。

店家是個中年人，聞聲急急走過去瞧看郭盛豐的情形，口裏說道：「先生，小店沒有藥油。啊！這個先生痛得不得了啊，快到大街裏頭那家陳義記生草藥舖去請跛義來看看吧，他最拿手醫治痛症急病。」

何通不等郭盛富吩咐，急急跑出店外，往大街裏頭走去。

附近的人聽聞有人得了急痛之症，紛紛走到茶水店前看個究竟，七嘴八舌提供急救止痛之法，不一會，茶水店前擠滿了人，一直在附近不遠處盯着的那些保安隊士兵，都無法看到店內的郭氏兄弟，因爲擠在店前的人羣將那些保安隊士兵的目光遮蔽了。

很快，那個護院何通帶着一個跛了左脚的中年人匆匆走回來，幾經辛苦才從人羣中擠入店內，那個跛子馬上着手救治郭盛豐。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跛子和郭盛豐的身上，沒有人發覺不見了郭盛富和兩個護院。

待到那個跛子救治癒郭盛豐的肚子急痛症，已經過了一頓飯的工夫。

臉色仍然青白，恍似大病初癒的郭盛豐喝了兩口白開水，有氣無力地吩咐何通拿出一個大洋酬謝跛子。

圍觀的人看到郭盛豐沒事，沒有熱鬧可看，紛紛散去，郭盛豐有意無意往店外掃了一眼，瞥到店外不遠處有幾個人神色舉動有異，有兩個人還急急咬耳朵說了幾句話，跟着急匆匆往店後跑去，他禁不住暗暗得意地笑了。

確定外面沒人盯着，郭盛豐才與何通和另一個護院施施然離開那家茶水店，往回走。

＊　＊　＊

從那家茶水店溜出來的郭盛富與兩個護院一溜烟般往桂花崗上走去。

桂花崗上有一座破舊的木亭子，亭外三面長着幾棵形態各異的桂樹，可惜並不是桂花飄香的季節，否則，必定滿崗花香。

郭盛富與兩個護院一逕走入亭子內，在仍可坐人的爛欖上坐下來，噓了幾口氣，往亭外瀏覽了一遍，之後六道目光不約而同一齊往剛才走進來的亭口外面張望，似有所待。

大約過了盞茶時分，一個漢子從崗下走上來，不時回頭往身後張望，匆匆向亭子走去。

郭盛富一眼看到那個漢子，馬上站起來，舉手向那個漢子連連揮動。本來張口欲叫，大概醒覺到不便呼叫，免得驚動了甚麼人，才張開的嘴巴一下子合上。

其實，那個匆匆向亭子走去的漢子早已看到郭盛富三人在亭子內，看到郭盛富向他揮手，很自然地舉手揮動一下，來個回應。

看清楚，那漢子原來是許仲國。

許仲國一脚走入亭子內，郭盛富急不及待道：「許先生，你終於來了。」

許仲國呼口氣：「說好了合力上演這齣好戲，我怎會不來。你們都知道該怎樣做吧？」

郭盛富點點頭。「我大哥早已告訴我怎樣做，只等你來一起上演。」

接着壓底聲音道：「許先生上崗來的時候，可有發現？」

許仲國亦壓底聲音道：「附近似乎有人匿伏着。」

郭盛富興奮地道：「嘿嘿，那些黃狗子中計了！」

跟着他吩咐兩個護院到亭外守着，然後與許仲國分別在亭中那張破爛的木桌前坐下來，各自從身上拿出一包東西，放在對方面前。

兩人在動手解開面前那包東西前，先飛快地扭頭往亭外掃了一眼——亭外毫無異樣，才動手打開那包東西。

就在這時，亭外守着的兩個護院之一——羅銳驀地發出一聲呼喝：「甚麼人？站住！」

郭、許兩人聞聲吃一驚，急忙往亭外張望，只見十數個漢子分從三面湧上崗來——來勢洶洶，並沒有因爲羅銳的呼喝停下來，相反來勢更兇。

羅銳與另一個護院急急拔出身上的短槍，喝道：「再不停下來，開槍啦！」

那衝來的十數人中，有人喝道：「我們是九盤鎮保安隊的人！放下槍，否則一律格殺勿論！」喝聲中，那十數個漢子紛紛亮出槍來。

兩個護院羅銳與苗火眼見對方亮出傢伙（短槍），登時臉色大變，被對方的洶洶氣勢所懾，不自禁垂下握槍的手。

郭、許兩人急忙拿回自己那包

東西，各自收藏在身後。「你們是九盤鎮的保安隊？」郭盛富懷疑地反問。「保安隊又怎樣？我們沒有犯法，你們想怎樣？」

那伙保安隊的人中剛才發話的那一個又呼喝道：「別裝蒜了！你們在此偷偷買賣賊贜！難道不算犯法？嘿嘿！如今給我們逮個正着，還想狡賴！」

呼喝聲中，那伙保安隊已衝入亭內，其中有四個喬裝成普通人的士兵分別將羅、苗兩人手上的駁壳槍繳去，並看着着兩人，那個發話的漢子與其餘的保安隊員則團團將郭、許兩人圍住。

保安隊中兩次發話的人原來是隊目林樹茂。

「舉起雙手！」林樹茂向郭、許兩人叱喝一聲。

郭盛富不服地道：「我們沒有犯法，你們這是幹甚麼？你們不要假借保安隊的名字幹出犯法的勾當！」

林樹茂拿槍咀狠狠地戳在郭盛富的腰眼上，喝道：「你他媽的還口硬，再不舉起雙手，有你好看的！」

郭盛富給戳得全身抽搐一下，痛得叫出聲來，不敢再逞强，急忙舉起雙手！

許仲國亦慌不迭舉起雙手。

林樹茂看一眼許、郭兩人手上拿着的東西，冷笑一聲，陰陰地道：「你兩手上拿着的是甚麼東西？嘿嘿，拿掉他兩人手上的東西！待我看過後，看你兩還有甚麼話說！」

許、郭兩人相視一笑，沒有說話。

林樹茂向兩個從許、郭兩人手上拿過兩包東西的士兵道：「打開來看看是甚麼東西。」

兩個士兵立刻打開手上那包東西細看。

其他士兵不由自主轉移目光，看着那兩個士兵打開的那包東西。

兩個士兵各自將手上的那包東西打開來，登時呆了一呆，急急翻動露出來的那件東西，郭、許兩人看着，都咧嘴笑起來。

兩人笑得好「可惡」。

「林隊目，是一本佛經！」兩個急急翻着手上那件東西的士兵㬥口同聲叫出來。

所有的人都看到，兩個士兵手上捧着的兩件東西，確是一本書。

林樹茂不是瞎子，焉會看不出來，但他不相信，兩步搶到一個士兵的身前，一把奪過那士兵手上的書，只見書面上赫然寫着三個宋體字：楞嚴經，他仍不相信，逐頁翻動，書中別無其他，確是一本佛經，氣得他哼了一聲，再從另一個士兵手上搶過另一本書，却是一本大藏經，急急翻閱一遍，每一頁寫的都是經文，哪裏是甚麼侯沐恩失去的田地房契與銀票，氣得他狠狠將手上兩本經書摔在地上。

許、郭兩人緊張地齊聲道：「那是數百年前的珍藏佛經，無價之寶，摔爛了，你怎麼賠！」

林樹茂氣怒交加，向手下士兵喝道：「給我搜！全身上下仔細搜！」一頓，朝亭外四個看着羅、苗兩人的士兵道：「那兩個傢伙也要搜！」

許、郭兩人憤言抗議，那些士兵毫不理會，七手八脚，在兩人身上搜查。

結果，除了一條布巾及幾個大洋外，甚麼也搜不到。

兩個護院的身上亦沒有他們要找的東西。

許、郭兩人掙開被士兵抓住的手，馬上撲到地上，各自撿起一本經書，看看沒有摔破，都鬆口氣，緊緊拿在手上，一副生恐被人搶去的模樣，「林隊目，你們這算甚麼？我和許先生交換經書誦讀難道也犯了法？」郭盛富理直氣壯地叫起來。「我郭家可不是好欺負的，若不還我一個道理，我到縣裏告你！」

原來郭家有一個親戚在縣府做總務長，乃是縣長的親信下屬。

林樹茂心知給郭、許兩人戲弄了，心有不甘，向手下喝道：「給我裏裏外外搜一遍！」

那些士兵答應一聲，分頭在亭裏亭外仔細搜查起來，有兩個士兵甚至爬上亭頂上搜查。

結果又是一無所獲。

郭盛富看着林樹茂，冷冷道：「怎麼樣，如今該死心了吧？你若不向我賠禮道歉，我要你連一個小小的隊目也幹不成！」

林樹茂氣炸了肺，加上三禾鄉並不在九盤鎮的轄區之內，換言之，他們保安隊的權力根本管不到三禾鄉的人事，這次到桂花崗來抓人，已經是越權之擧，若有所獲，還能夠向上頭交代過去，如今一無所獲，鬧起來，理虧的是保安隊，雖則明知被戲弄了，但理虧的是自己，唯有吞下這口氣。「郭先生，對不起，我們弄錯了，剛才那樣對你們，萬分對不起。」林樹茂忍氣吞聲向郭盛富道歉。

郭盛富笑得好可惡。「林隊目，我不會跟你們一般見識，記着啊！以後辦事不要仗勢胡來，別的人恐怕不會有我這麼大氣量！」

一頓，加重語氣道：「還賴着不走？快將我家兩個護院被繳去的槍交還他們！」

林樹茂忍着一肚子氣，向亭外四個士兵道：「將槍交還他倆！走！」當先向亭外走去。

郭盛富口舌不饒人。「林隊目，別走得那樣急，小心摔倒啊。」

林樹茂沒有理會郭盛富那句語帶揶揄的話，帶着一衆手下士兵急急往崗下走去，聽到身後傳來郭盛富的哈哈笑聲，幾乎忍不住要轉身衝回亭內，狠狠揍郭盛富一頓，强忍着那口氣，在心裏暗自道：「姓郭的，你他媽的要是落在我手上，我要你像我一樣趴在我脚下求饒！」

「哼哼，來時多神氣，走時却像喪家狗那樣挾着尾巴而去，嘿嘿嘿……眞痛快！」郭盛富看着急急下崗的林樹茂那伙人，好不得意。

許仲國並不因爲林樹茂與他的手下來搜查他們而憎恨他們。他明白到，他是職責所在，奉命而行，怎可怪他們，說到底，自己幹的雖是劫富濟貧之擧，畢竟於法不容，說眞的，他心裏確實有點惶恐不安。

舒口氣，許仲國對郭盛富道：「郭二爺，令兄與吾友大概已交易完畢了。」

郭盛富咧嘴笑道：「幸虧你們想出這招暗渡陳倉之計，可笑那些黃狗子找錯了主兒，想想，也笑死人了。」

許仲國道：「郭二爺，咱們也該走了。」

郭盛富點點頭，招呼兩個護院，與許仲國一起下崗，然後分道揚鑣。

* * *

鳳姑娘確實與郭盛豐平安交易完畢。

兩人是在一座不知供奉了甚麼神祇的小廟內進行交易的。

地點是郭盛豐於那家茶水店內鬧肚痛時，那個店老闆乘給他端上一碗開水時，悄悄告訴郭盛豐的。

郭盛豐與兩個護送他返回三禾鄉的護院一路上小心翼翼，確定沒人跟踪後，才逕奔那座一處偏僻山脚後的小廟，在廟內見到「鳳姑娘」。

兩個護院給一個守在廟外的漢子留在外面，只讓郭盛豐一人進入廟內。

「鳳姑娘」仍是男裝打扮，改變了容貌，約三十出頭，膚色微黑，看上去毫不起眼，因此引起郭盛豐的思疑——並不認爲他就是跟他直接交易的人。鳳姑娘也沒有多說廢話，馬上從身上拿出那叠田地房產契據交給郭盛豐驗看。

郭盛豐看過那叠田地房產契據後，再拿出許仲國交給他的那份清單，逐一核對無遺後，也很爽快地拿出一叠數目一萬的大洋票子交給鳳姑娘點算，並且對他另眼相看，暗道一聲：果然人不可貌相。這麼不起眼的一個人，竟然就是地方上令到有錢人家聞名色變的飛賊。

鳳姑娘點算過那叠大洋票子，不多不少正好是一萬大洋，當下收起那叠銀票，對郭盛豐道：「你我銀貨兩訖，從此各行各路，兩不相干。」

郭盛豐點頭笑道：「希望正如你所說，兩不相干，從今以後，你我再不相見，更無瓜葛，我便心安了。」

鳳姑娘抿嘴一笑，「你放心，暫時我對你仍沒興趣。」

郭盛豐道：「但願永遠沒興趣。」

鳳姑娘移步往外走。「交易既完，你我也該離開此地了。」

郭盛豐與鳳姑娘併肩往廟外走去。「兄台……日後若有這麼便宜的買賣，別忘了來找我。」

鳳姑娘橫了郭盛豐一眼。「你不怕落個收買賊贜之罪？」

郭盛豐打個哈哈。「我要是怕，還會和你作這趟買賣？嘿嘿，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

說着話，兩人已出廟外。郭盛豐兩個護院看到主人安然出來，頓時放下心頭大石，急急迎上前去。「郭爺，成了？」姓余的護院問。

郭盛豐點點頭，轉身對鳳姑娘道：「兄台，告辭了。」

鳳姑娘抱拳還禮。「好走。」

郭盛豐向兩個護院招招手，往來路走去。兩個護院緊隨其後。

鳳姑娘亦向一直留意四下動靜的那個漢子道：「金秋，我們也該走了。」

那個漢子金秋點點頭，走向鳳姑娘。

「站住！我們是保安隊！」一聲斷喝驀地從郭盛豐主僕三人走去的方向傳來，跟着是「辟辟啪啪」四五響槍聲，走出約十丈遠的郭盛豐主僕三人倉皇往回竄奔。那兩個護院邊跑邊開槍掩護郭盛豐。

鳳姑娘與金秋乍聞吆喝聲與槍聲響起，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往郭盛豐走去的方向瞥望一眼，只見郭盛豐三人倉皇竄回來，前路深處人影閃動，槍聲有如爆竹般連續爆響，鳳姑娘臉色驟變，疾聲道：「不好，那些黃狗子踩到來了！快跑！」

金秋悶聲不響，跟在鳳姑娘身後往小廟的左面跑去，跑了兩步，不忘向追撲前來的保安隊放了兩槍，希望能夠阻截保安隊的追捕。

郭盛豐與兩個護院沒命向鳳姑娘與金秋急奔的方向跑去，口裏叫道：「喂，等等我呀。」

追擊的保安隊則兵分兩路，邊放槍邊緊追不捨。

金秋回頭看到郭盛豐跟着他們

跑，着急地道：「喂，別跟着我們！分頭跑引開他們，快呀！」

鳳姑娘在一棵樹下停下來，蹲下身，回身向追擊的保安隊連開數槍。

追擊的保安隊被鳳姑娘及郭家兩個護院的槍火射得停下來暫避，一個飛快地貼在一棵樹下的保安隊發出響亮的叱喝聲：「嗨！棄槍投降吧，你們跑不了，我們已將你們包圍了，若再頑抗逃跑，死路一條！」

看清楚，那個貼身在樹下發出叱喝的人原來是九盤鎮的保安隊長侯家昌。

鳳姑娘與郭盛豐三人放了數槍後，眼見那些保安隊士兵給阻截停下，馬上又往前急竄，沒有理會侯家昌的叱喝。

侯家昌握槍的手急揮一下，口裏呼喝一聲：「追！一個也不要被他們跑掉，捉到一個賞大洋兩個！」

那些保安隊士兵呼應一聲，聲勢大盛，紛紛向急竄的鳳姑娘和郭盛豐五人開槍射擊，並往前疾追。

郭盛豐狂奔到鳳姑娘身旁，急促地道：「兄台，保安隊怎會在這裏……出現？要是……跑不掉……害死我……」

鳳姑娘回身放了兩槍，沒好氣地道：「我怎麼知道？這個時候……說這種話……是甚麼意思？」又回身放了兩槍，一個勁往前跑。

金秋與兩個護院邊跑邊回身放槍，阻截保安隊追擊。

保安隊在侯家昌的不停吆喝下，冒着槍火死命往前追擊，毫不放鬆。

驀地另一撥全速自右面包抄的保安隊出現，一輪槍火激射之下，壓得鳳姑娘五人急忙各自撲落地上，往那面急急還擊，總算將包抄上來的那撥保安隊截停下來。可是自後追來的那撥保安隊却乘機掩進，鳳姑娘忙喝叫那兩個護院抵擋那一撥保安隊。

五人之中，只有郭盛豐沒有槍，鳳姑娘與金秋阻擋右面包抄上來的保安隊，兩個護院則拚命阻截後身那撥保安隊的進逼，暫時穩住陣脚。

可是，保安隊人數少說也四倍於他們。換言之，約以二敵十，縱使他們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一直應付下去，何況侯家昌眼見鳳姑娘五人死命抵抗，馬上吩咐手下士兵散開來，躍進掩抄上去。在敵衆我寡之下，鳳姑娘五人根本無法加以阻止，只要保安隊包抄之勢完成，五人便成甕中之鱉，別想跑脫。

鳳姑娘眼見形勢不妙，當機立斷，疾道：「往左面跑，趁他們還未成形合圍之勢！」與金秋及兩個護院狂射了一輪槍火，隨即急竄起來，往左面那個「缺口」衝去。

郭盛豐竄起來狂奔了十多步，突然脚下一絆，摔倒在地，口裏呼叫：「等等我！別扔下我呀！」掙扎着爬起來。幸好那個余姓的護院剛好跑到他身旁，冒着橫飛掠射的槍火一手將他拉起來，護着他往前跑。

「呃」一聲，金秋身形一蹌，幾乎跌倒，猛咬牙，反臂連放三槍，忍痛繼續拚命往前跑。

他的左肩膀給槍火擦傷了，鮮血淌流。

五人終於脫出了保安隊的包圍之勢，沒命往前跑。

侯家昌眼見「甕中走鱉」，好不惱恨，吆喝手下士兵窮追下去。

他在心裏發誓：追到天脚底，也要將鳳姑娘五人追捕緝拿到手。要是捉到那個女賊，那可是大功一件，說不定給調升到縣裏當差，從此平步青雲，不用再受氣當傀儡。

從小他便有一個抱負：將來出人頭地，幹一番事業。

鳳姑娘五人拚命跑了一會，終於被緊追不捨的保安隊那沒有間斷過的槍火壓逼得停下來，分據守在三棵樹後開槍還擊，阻截保安隊的窮追猛打。

窮追的保安隊給鳳姑娘五人的一輪槍火阻停下來，一邊開火還擊，一邊散開來慢慢掩進。

郭盛豐一輪狂奔之下，累得他上氣不接下氣，幾乎虛脫，臉青唇白不停在喘氣。

對於一向養尊處優的他來說，這一次的遭遇簡直要了他的命，若不是想到給保安隊逮住會坐牢，他根本支持不住——跑不了這麼長的一段路。

他與鳳姑娘同匿在一棵樹後，喘息稍定，眼見保安隊士兵逐漸掩逼前來，想到不知自己能否跑得脫，要是給捉住，豈不是人贓併獲，那時候縱使舌粲蓮花，也脫不了干系。即使縣裏有親戚當差，也保不了他，心裏禁不住一陣恐慌，暗自在心裏道：「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有把柄落在保安隊的手上，只要沒有罪證，怎麼說也成。當下靈機一觸，急急對鳳姑娘道：「喂，情勢危急，我擔心萬一跑不掉……我跟你的交易暫時拉倒。我將老猴子的田地房產契據還給你，你將大洋票子還給我。要是能夠脫身，你我再作交易，這對你和我都好。」

鳳姑娘咬着嘴唇看了郭盛豐一眼，冷冷道：「這個時候還開玩笑？」

郭盛豐着急地道：「我是認眞的。兄台，你不要拒絕！」

鳳姑娘深深看了郭盛豐一

眼。「這趟交易作罷也成，但你要留下一千大洋作訂金，將來再交易，你要付我一萬大洋，連同一千訂金，一共一萬一千大洋，答不答應？」

郭盛豐氣急心痛地道：「你這……不是敲竹槓，坐地起價？世上那有這麼……」

鳳姑娘瞄準一個掩進的士兵開了一槍，眼見那個士兵跌在地，口裏說道：「郭先生，別說得那樣難聽，你若不情願，大可收回剛才的提議，我也當沒有說過那番話。」話落，急急開了兩槍——原來她瞥到兩個士兵從左面藉着地勢樹木快速向他們匿着的地方掩進，那兩槍頓時將兩個士兵阻停下來。

郭盛豐打量一下眼前的形勢——甚爲不利，估計逃脫的機會不大，當下咬咬牙，忍痛對鳳姑娘道：「好吧，照妳的話辦吧！」急急從貼身的衣袋內掏出那包田地房產契據遞給鳳姑娘。

鳳姑娘一手接過，放入懷中，跟着拿出包着大洋票子的小布包，抽出一千大洋的票子，才將那叠大洋票子交給郭盛豐。

郭盛豐一手接過，急急揣入貼身的衣袋內，對鳳姑娘道：「兄台，我要兩個護院留下來跟你們抵擋着那些黃狗子的進逼，我先跑一步。你也知道我這種人跑不快，加上氣力不夠，若我跟你們一起跑，恐怕沒你們快，萬一給那些黃狗子追上捉住，那……」

鳳姑娘溜了郭盛豐一眼，沉聲道：「要跑快跑，別囉嗦！」對於郭盛豐這種只顧自己的自私之人，她瞧不起。

郭盛豐頓時舒口氣，急急對匿在附近一棵樹後的兩個護院道：「余光、朱保，你倆留下來抵擋那些黃狗子，我先跑一步！」話落，已從地上竄起來，如喪家狗般彎着身往樹後那個方向急跑。

侯家昌看到有人竄奔，他看不清楚那人就是郭盛豐，立刻吆喝：「放槍！向那個竄逃的人放槍。衝呀！不要被那幾個賊人逃脫！」

那些士兵發一聲喊，紛紛向前躍進急追，同時向鳳姑娘那面發射一輪槍火，當然不會忘了向竄奔的郭盛豐射擊。

鳳姑娘與金秋四人咬着牙拚命還擊，陡地聽到沒命竄奔的郭盛豐呼叫一聲，余光和朱保急忙扭頭張望，只見郭盛豐趴在地上，却負痛掙扎着爬起來，繼續向前狼狽急奔。

此時，鳳姑娘與金秋及兩個護院雖然拚命還擊，却無法阻止保安隊的進逼。事實上那些保安隊士兵在侯家昌不斷吆喝催促之下，不像以前那樣怕死畏縮，硬着頭皮向前掩進。鳳姑娘眼見無法再頑抗下去，唯有示意金秋與兩個護院跟她跑。

可是，他們跑不了。四人才往後急奔，便給一陣急激密集的槍火壓得無法再跑，唯有趴在地上回身還擊，但已陷於保安隊形成的口袋之中，「口袋」在逐漸收攏，看情形鳳姑娘四人很難逃脫。

侯家昌這一次是志在必得，眼見手下士兵已將四個賊人壓逼在口袋內，心裏一陣痛快，却不忘吆喝手下士兵繼續向前掩進，收攏袋口。

金秋眼見形勢不妙，對鳳姑娘道：「鳳姑娘，妳快跑，我拚了命掩護妳！」

兩個護院余光和朱保聽金秋稱呼跟郭盛豐交易的人爲鳳姑娘，才恍然那位鳳姑娘是女扮男裝。要不是金秋「一言」道破，他倆實在看不出鳳姑娘是個女子。

鳳姑娘正要出言阻止，金秋已霍然從地上「標」起來，一邊開槍射擊，一邊往「袋口」衝去。

「金秋……」鳳姑娘急呼一聲，同時從地上躍起來，掩護金秋，可惜已慢了一步。「砰砰啪啪」急驟如豆點的槍聲中，狂衝前兩三丈的金秋呃地叫了一聲，重重撲倒下去。

「金秋！」鳳姑娘尖叫一聲，接急不迭撲下去，一顆流彈已擦傷了她的額角，她似乎全無所覺，一邊還擊，一邊急急伏爬向金秋。

金秋毫無動靜。

余光與朱保本來亦想跳起身跟着往外衝，驟見金秋中槍倒下，知不可行，唯有趴在地上繼續抗擊，不敢冒險犯難。

幹護院的雖說是賣命的活兒，余、朱兩人却不想於此送掉一命。

兩人眼見跑不掉，金秋又中彈倒下，禁不住生出投降的念頭。

投降還有一綫生機，若據實招供，兩人還可能無罪釋放，余、朱兩人怎不心動。

鳳姑娘爬到金秋身前，一眼看到他背上有一個血孔，便知不妙，但仍抱着一絲希望，伸手推推金秋的身子，口裏輕喚道：「金秋，金秋！」

金秋雙眼圓睜，一動不動，死不瞑目。

鳳姑娘知道金秋已中彈身亡，心裏好不難過，用力咬着嘴唇，伸手將金秋的雙眼撫合起來。

「別開槍！我們棄槍投降。」驀地余、朱兩人大聲呼叫。

鳳姑娘聞聲往余、朱兩人那面望去，只見余、朱兩人舉起槍，不停揮動。心裏又急又怒，只剩自己一人，縱有翻天本領，孤掌難鳴之下，要想脫身，比登天還難。這次恐怕要落在保安隊的手上，她不敢

想下去了。

「將手上的槍扔掉！舉高雙手走過來！」侯家昌在一棵樹後大聲呼喝。

鳳姑娘不甘心被擒——肯定沒有好下場，咬咬牙，打算乘余、朱兩人棄槍舉手走向保安隊那面時，乘機冒死突圍。

余、朱兩人將手上的槍扔掉，站起身來。

「砰砰……」一陣急驟的槍聲驀地響起，侯家昌所在的那面的保安隊士兵登時慌亂地驚叫躲匿，轉身還擊，其餘兩面的保安隊士兵驚愕了一下，急急向槍聲的方向張望射擊。

好明顯，有人突然襲擊保安隊。

鳳姑娘在槍聲乍響的刹那，亦愕了愕！怎麼突然來了救兵？機不可失，馬上從地上竄起來，口裏疾呼一聲：「還不撿起槍衝殺出去？」一口氣將槍膛內的子彈射光，乘亂衝向「袋口」那面。

余、朱兩人聽聞鳳姑娘的呼叫，如夢初醒，急不迭撲前去撿起扔掉的槍，各自向另兩面的士兵急掃出一串槍火，發足狂衝向「袋口」那面。

襲擊的人不停向手忙脚亂的侯家昌那面放槍射擊，令到那一面的士兵自顧不暇，而另外兩面的士兵亦遭受到鳳姑娘和余、朱兩人的掃射。加上驟變突生，心神大受影響，慌亂之中來不及開槍阻止鳳姑娘三人，待到他們回過神來，避過射來的槍火，急急開槍射擊時，鳳姑娘三人已衝到「袋口」前。

「炸死你們這些黃狗子！」鳳姑娘將手上的空槍擲向左面匿着的士兵。

那些士兵驟聞「炸死」兩字，嚇得大驚失色，慌不迭走避，根本無人有膽看清楚擲來的是否手榴彈。逃命要緊，手榴彈爆炸可不是玩的。

余、朱兩人在鳳姑娘將空槍擲出後，亦向右面的士兵射光槍膛內的子彈，將那面的士兵壓得只顧低頭躲避，顧不了開槍射擊。

鳳姑娘三人一口氣衝出「口袋」外，藉着地形及草樹土石的掩護，閃避射擊的槍火，拚命往前奔跑。

襲擊保安隊的人一直牽制着侯家昌那面的士兵，令到那些士兵無暇開槍阻截鳳姑娘三人。

侯家昌在槍聲乍響的刹那，立刻轉到樹的另一面匿着，手上的槍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亂射，驚魂稍定之後，瞥到鳳姑娘三人已突圍而出，氣怒交加，吼喝道：「追呀！不要讓他們跑掉！集中槍火射死他們！捉不到活的，拿死人回去一樣可以邀功。」

吼聲剛落，他正要喝令跟他在一起的士兵向襲擊的人反撲，驀地順風吹來一陣陣濃烟。細看之下，原來襲擊的人接連從匿着的地方——一塊突起約尺高的泥石後接連扔出五六個冒着烟的草把。恰好他們處於下風頭，而風亦比剛才急勁了些，那些草把冒出的股股濃烟隨風吹來，「舖天蓋地」，不但遮蔽了他們的目光，亦嗆得有幾個士兵咳起來。

侯家昌用手捂着嘴巴鼻子，悶喝道：「開槍，合力阻止那些惡賊偷偷衝殺過來。」

那些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屏息閉口，有些甚至閉上雙眼，向掩過來的烟團開槍狂射。

襲擊之人却停止了開槍射擊，只有保安隊發射的槍聲如炒豆般響個不停。

「停火！」侯家昌陡地暴喝一聲，「他媽的，你們聽不到，襲擊我們的惡賊根本沒有開槍了嗎？」

那些士兵應聲停火，除了追擊鳳姑娘三人的槍聲外，只有繼續吹來的黑烟，驟然間，變得如死水般沉寂。

侯家昌瞪大雙眼，望着一團團飄飛來的黑烟，那模樣似要看透黑烟後的玄虛。

「他媽的，給我捉到你這可惡的賊匪，不將你射成馬蜂窩，怎消我心頭之憤恨！」侯家昌咬牙切齒，恨死了那個突如其來施襲之人。

從對方所發射的槍聲，侯家昌已確定襲擊他們的人只有一個！

「衝呀！衝過去捉住那人！」侯家昌厲聲呼喝！

那些士兵望着看不透的團團黑烟，猶豫不決。

侯家昌怒不可遏：「誰不聽命令，軍法懲辦！」

那些士兵不敢違抗，硬着頭皮閃閃縮縮地往烟霧中衝去。

結果，那些士兵並沒有遭遇到襲擊之人的冷槍狙擊，亦找不到那個襲擊的人。

侯家昌氣得大罵手下士兵蠢蛋，下令手下在附近仔細搜查，務必要將那個偷襲之人搜尋出來。

剛剛消了點氣，一個士兵跑來向他報告：「侯隊長，那條被咱們擊斃的屍體怎樣處置？」

侯家昌雙眉舒揚，頓然喜道：「將他抬回去示衆！以儆效尤！」他心裏想的却是回去後，不但可拿金秋的屍體向堂叔和溫瑞祥交代，還可以領功，可謂一舉兩得。

正自稍覺寬慰的時候，又有一個士兵跑來向他報告：「報告侯隊長，那三個賊匪被咱們追至走投無路，跳落十多丈深的崖溪下不見再浮起來，梁隊目已帶人走下去沿溪

搜尋，派我回來向侯隊長你報告。」

侯家昌對那些士兵道：「知道了，下去歇一歇。」

待那個士兵走開，侯家昌對身旁一個士兵道：「去對蘇隊目說，要他召集所有留在這裏的士兵，點算一下是否有死傷，然後向我回報。」

那個士兵應一聲，急急去找蘇隊目。

侯家昌在一棵樹下坐下來，想到網中的「鳥」給飛走了，頓時惱怒起來，恨不得狠狠向那些士兵大罵一頓。幸好他極力將心中那股惱怒之氣壓下去，總算沒有變成一條瘋狗。

點算之下，有七人受傷，無人身亡。侯家昌等了約半個時辰，仍未見帶了一小隊士兵去搜查鳳姑娘三人的梁隊目返回，決定不再等下去，命令兩個士兵去找尋梁隊目等人，然後抬起已死的金秋，扶傷趕返九盤鎮。

* * *

鳳姑娘醒過來，睜開眼睛看到自己置身於一座破草棚內，衣衫仍濕，怔了一會，想不起怎會置身於破草棚內，極力思想一下，只記起與余、朱兩人給保安隊追到一處坡崖上，下面十數丈深的地方是一條水流湍急的溪流，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下，唯有跳下去，之後的事，她無法記起來。因她跳下溪中便失去了知覺。

甚麼人將我救到這裏？會不會是那些窮追不捨的黃狗子？

鳳姑娘一念及此，心跳加劇，霍地挺身坐起來，隨手在地上抓住一顆拳頭大小的石頭，跳起來，躡足往草棚外走去。

對於余、朱兩人跳下溪後的遭遇，她一無所知。

剛走到草棚門口，便瞥到一條人影從一棵樹下走出來，向草棚走來，鳳姑娘來不及看清楚那人的模樣，立刻閃身到左面牆邊，屏息靜候那人走入草棚，手上抓着的石頭作勢隨時出擊。

那人的脚步聲雖然很輕，仍然清晰地傳入鳳姑娘的耳中，隨着一步步接近的脚步聲，鳳姑娘整個人有如一根繃緊了的弦。

一隻脚踏入草棚內，鳳姑娘緊咬着牙，舉起的右手準備隨時砸下去——只要走入草棚的人身形在她眼前出現。

隨着踏入草棚內的那條腿，那人的頭臉身體隨即出現在鳳姑娘眼前。「是你！」鳳姑娘舉起的右手不但沒有猛砸下去，反而一下子垂下右手，口裏失聲呼叫。

走入草棚的人聞聲停下來，驚詫地扭頭往鳳姑娘匿着的牆邊瞧了一眼，脫口失聲道：「咦！妳醒了？眞想不到！」

你道走入草棚的人是誰？令到鳳姑娘沒有向他下手襲擊，而且似乎認識那人。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蕭原！

怪不得鳳姑娘沒有下手襲擊，原來她一眼便認出蕭原，就是那個曾經在九盤鎮兩次相遇的那個人。

「噗」一聲，鳳姑娘鬆丟掉下那顆石頭，不好意思地道：「我以爲兄台是黃狗子，所以……」羞赧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微舒口氣，含笑道：「在不知處境如何之下，姑娘爲求自保，無可厚非，我不會見怪。姑娘這麼快醒過來，倒出乎我意料之外。」

鳳姑娘聽蕭原稱呼她姑娘，下意識地縮縮身子，雙手護在身前，敏感地道：「你……怎……識破我的身份？」

蕭原仍然含笑道：「姑娘……本來就是一個女子，在水中臉上的化裝給褪去，現出本來面目。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出妳是個女子。」

一頓，又道：「姑娘應該還記得在九盤鎮上那條街巷中與我相遇，促狹要三個士兵捉拿我那回事吧，那時候，我便覺得妳有點與別不同，好奇之下，才會生出跟踪你的念頭。其實，我與姑娘在九盤鎮上見過兩次，頭一次是在那家小飯店內。」

鳳姑娘有點難爲情地道：「記得。兄台是個引人注目的人，那一次……的事，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搖搖頭，「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是你救了我？」鳳姑娘閃了蕭原一眼，她是明知故問。

蕭原點點頭，「那麼巧，我路經這裏，在溪邊發現你暈死過去，救起妳。」說來輕描淡寫。

以鳳姑娘的聰穎，當然不會相信蕭原那麼巧路經這裏，沿溪那一帶地方都是荒野之地，甚少人到，蕭原又怎會無緣無故到那個地方去，驀地想起助他們突圍之人，頓時心頭一動：莫非是他？口裏說道：「襲擊那些黃狗子，在我們最危急的時候助我們突圍的人，可是你？」

蕭原又點點頭，沒有說甚麼。

「你爲甚麼要救我們脫險？」鳳姑娘一雙眼閃爍着慧詰的目光，看着蕭原。

蕭原道：「我不忍心眼見你們落在保安隊的手上……」

鳳姑娘似笑非笑地道：「我是個賊啊！你救我脫險，豈不犯了法？」

蕭原正色道：「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做賊的也有好壞之

分。像姑娘妳，稱得上俠盜。妳的所為乃是劫富濟貧，我最敬重鋤强扶弱，救苦濟貧的人。這是我出手救你們脫險的原因。」

鳳姑娘聽蕭原那樣說，不由對他頓生好感。「你怎會知道我……在那小廟附近，遭遇到保安隊的追捕？」對於蕭原，她仍然心有所疑。

蕭原道：「實不相瞞，我是暗中跟蹤保安隊，跟到那裏去，眼見你們身陷險境，於是冒險出手相救，僥倖成功。」頓一下，接着道：「打從我進入九盤鎮，無辜被拘禁起來。因為保安隊寧可濫捕也不錯過。再在拘禁室內聽聞關於你作案之種種傳言，加上你在侯家作案之經過，我對妳這個妙賊大感好奇，很想看看妳是個怎樣的人，因而對你大感興趣。那天在那條街巷內與你相遇，我便思疑你是那個喬裝成鎮長夫人大模大樣進入侯家作案的妙賊，果然是妳！」

鳳姑娘微微一笑。「我兩次與你相遇，便隱隱感覺到你不是一個尋常的人，我的感覺果然沒有錯！」陡地想起一事，急急道：「差點忘了，請問可有看到那兩個與我一起突圍，一起跳下溪中的人？」

蕭原哼了一聲，不屑地道：「看見！我看到那兩個傢伙泗過對岸，便兩條落水狗般急遁而去。他們既與妳一道，怎能撇下妳不顧而去，太沒道義了！」

鳳姑娘忙道：「那兩個人並不是我的同伙，死了那個才是。他們是郭家的兩個護院，別責怪他們，他們為了生活才做護院，難怪他們貪生怕死的。」

蕭原想不到一個女子竟然有此度量胸襟，巾幗不讓鬚眉，對她更添了一份敬意。「姑娘不愧女中豪傑，無論氣度、所為皆令人敬佩。」

鳳姑娘抿嘴一笑，突然道：「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蕭原道：「姓蕭，單名一個原字。」跟着道：「姑娘怎樣稱呼？」

鳳姑娘答：「林飛鳳。」陡地雙眼一睜，閃靈靈的雙眼直瞪着蕭原，神態變得有點緊張：「蕭先生，聽說你是賊匪的尅星！一個追捕手。」

蕭原坦然道：「不錯。」馬上補充一句：「可是……」

林飛鳳不等蕭原說完那句話，截道：「我明白了！你與我可說是水火不相容。你救我，是要捉我回去領賞銀！」剎那間變得對蕭原充滿敵意，身子退縮了一下，擺出一個動手拚搏之勢。

蕭原料不到林飛鳳會那樣看他，不由愕了愕，隨即急急辯白：「林姑娘誤會了。我對林姑娘你絕無半點惡意，只有敬佩。我雖然是個追捕手，但却是個是非分明的人，敬重那些鋤强扶弱，俠行高義的人。不怕對你說，我曾經放過幾個被官府懸賞通緝的俠盜妙賊。我只會對那些窮兇極惡，十惡不赦的匪賊絕不留情，務必將之捉拿歸案法辦！」

林飛鳳仍然沒有稍減敵意。「口裏說的是好聽，我怎知你是眞是假？你若要捉我回去領賞，我跟你拚命。」

蕭原聽着，不由失笑起來。「林姑娘，你憑甚麼跟我拚命？不要說你是個姑娘家，即使你是個彪形大漢，在手無寸鐵之下，怎敵得過我身上的匣子槍！」一頓，看到林飛鳳仍然臉帶敵意，於是嘆口氣道：「既然林姑娘妳仍然不相信我對你絕無惡意，我馬上走！」說完，馬上轉身往外走。才往外走了兩步，倏地停下來，彎腰提起右脚褲管，從腿側(內側)抽出一把只有巴掌大的勃朗寧手槍，轉身走回草棚，將那支俗稱「掌心雷」的手槍遞給林飛鳳。「這把槍暫借與你使用，等你安然脫險後，請派人將這把槍送到鎮上那家平安小客棧交還給我。」不等林飛鳳接受與否，將槍塞在她手上，轉身便走。

林飛鳳拿着那支小巧的「掌心雷」，感到一陣溫暖——槍上仍留着蕭原的體溫，心裏一陣激動，禁不住衝口而出叫道：「蕭先生，我不該懷疑你！我太多心了，對不起。」急急衝出草棚。「請不要走！」

蕭原聞聲停下來，轉身的剎那，幾乎與追出來的林飛鳳撞個滿懷，幸好他動作敏捷，反應夠快，急忙閃讓開去，而林飛鳳亦及時刹住脚步，總算沒有撞在一起。可是，林飛鳳却羞赧地微低下頭，心頭噗噗亂跳。

蕭原忽然驚叫一聲：「林姑娘，妳手臂受了傷！」伸手指着林飛鳳右手臂肘內側部位。

林飛鳳忙抬頭往右臂瞧看，只見臂肘內側部位衣袖沁血，頓覺隱隱發痛，咬咬牙忍痛道：「不怎麼痛，大概擦傷了皮肉，不要緊的。」那知話未說完，右臂傷處疼痛加劇，忍不住微哼一聲。

蕭原看在眼內，關切地道：「傷處還在流血，林姑娘不要掉以輕心，待我替妳看看傷口是輕是重，替妳敷上療治刀槍所傷的藥。」一心只顧着林姑娘的傷口，他可沒有想到男女有別。

林飛鳳却想到男女授受不親，頓時臉頰一陣發熱，口裏婉却道：「一點點傷，不用勞煩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

蕭原並沒有留意到林飛鳳的神

態，着急地道：「林姑娘，妳看看衣袖也淌血了，我看一定傷得不輕，快讓我看看，替妳敷藥。受了傷可不是玩的，若不及時治療，可能會令到傷勢加重。」

林飛鳳看看那處染血衣袖，知道傷勢不輕，先前並無感覺，可能是傷口結了痂，所以沒有血流出來，剛才舉動手臂，因而令到傷口痂裂流血，如今傷痛加劇，若不料理，只會加劇傷痛，蕭原所言不無道理，於是咬咬牙，點頭道：「蕭先生，麻煩你了。」壓抑下女兒家的羞赧之心，抬起手臂。

蕭原小心翼翼地用隨身帶着的短匕割開林飛鳳的衣袖，只見臂肘內側血肉模糊，眼下別無衣布抹去血漬，唯有割下那截已割開的衣袖用來抹去血漬，然後取出身上帶着的金創藥敷在林飛鳳臂肘內側的傷口上——雖然只傷了皮肉，但頗深，然後就用那截割下來的衣袖包紮好傷口。

在蕭原替她料理傷口時，林飛鳳一顆心比平時跳得快，看到蕭原那小心包紮的神態，並無半點邪褻之意，心裏一陣感動，眼中泛起一片柔情，禁不住怦然心動：這是一個令人敬愛的男子。

「成了。」蕭原吁口氣，抬起頭，與林飛鳳那柔柔的目光相觸，禁不住目光一直——這剎那他才發覺林飛鳳容貌秀麗，心頭怦然跳動一下，忙移開目光。「暫時不要用力和揮動手臂，免得波及傷口。」他以說話來掩飾有點不大自然的神態。

林飛鳳與蕭原精亮的目光相觸，只覺心頭一陣異樣，熱血上衝，臊得她急忙垂下雙眼，口裏輕輕道：「謝謝你。」很自然地別轉身，不讓蕭原看到她的羞態。

蕭原不敢再看林飛鳳一眼，扭頭往草棚外張望一眼，說道：「林姑娘，該走了。若妳信得過我，我送妳回去。」

林飛鳳不由自主點點頭。忽然想起一事，急道：「我要去找回金秋的屍體。」

蕭原道：「林姑娘，若我沒有猜錯，他們必定將妳那個伙伴的屍體抬回鎮上。一則邀功，二則示衆。我敢斷言妳肯定找不到他了。」

林飛鳳堅持道：「無論如何，我也要去找找看。」

蕭原沒有再說甚麼，陪林飛鳳走回脫險的地方，果然找不到金秋的屍體，只好黯然離去。

＊　＊　＊

侯沐恩聽聞保安隊殺了一個賊人，以為已尋回被竊去的那批田地房產契據，心裏好不歡喜，及至聽堂侄說完追捕賊人的經過，得悉殺死的只是女賊的同黨，主犯走脫，並未尋回那批田地房產契據，有如兜頭給澆到一勺水，大失所望。「家昌，你們是怎麼辦事的，十拿九穩的事，居然還被那女賊及其他人跑了，眞叫人失望！」

侯家昌辨解道：「四叔，若不是那女賊的同黨突然向我們施襲，解救那伙賊人，他們絕對跑不了！打死了一個賊人，總算有收穫，並不算徒勞無功啊！」

溫瑞祥接口道：「勞師動衆，還傷了幾個人，只不過擊斃了一個賊人，主犯仍然在逃，可說得不償失。剛才聽你所說，與女賊在一起逃脫了的三個人之中，肯定有一個是三禾鄉的郭盛豐。要是你們能夠將他們一網成擒，不但起回被竊之物，還一併將郭盛豐這顆眼中釘拔去！一舉兩得，一勞永逸！如今讓他們逃脫了，再想捉到他們，恐怕不容易。」

侯家昌對於溫瑞祥那番話極之反感，認為他在落井下石，心裏暗道：哼，只會說風涼話，眞不是人！

侯沐恩却將溫瑞祥那番話聽進耳裏，生氣地對堂侄道：「家昌，你太令我失望了。放過了一個拔去郭盛豐這顆眼中釘的大好機會，要是郭盛豐與那女賊已經交易，如何是好？我家部份的田地房產豈不落在他的手上？我家遲早會毁了！」

侯家昌忍氣吞聲道：「四叔，你大可放心，無論如何，我也不會讓郭盛豐稱心如意。這一次雖然徒勞無功，但我仍有辦法將那女賊引出來，將她捕殺！起回四叔失去的田地房產契據。」

溫瑞祥潑冷水道：「經過這一次，那個女賊還會輕易露面嗎？」

侯沐恩一心只想得回那批契據，既然侯家昌說還有辦法，他怎肯放過，忙問道：「說來聽聽。」

侯家昌橫了溫瑞祥一眼，說道：「四叔，我打算利用那個死人作餌，讓那個女賊露面。」

侯沐恩心急地道：「快將你的好主意說出來吧。」

侯家昌壓低聲音，如此這般說出他的引蛇出洞辦法。

侯沐恩聽完後，點點頭道：「姑且試試看靈不靈吧。」

溫瑞祥又潑冷水：「一個死了的人，那個女賊還會冒險偷取回去？作賊的都不是好人，心裏只有錢，那有良心道義。姨丈，不是我潑冷水，家昌這個主意絕不會成功。」

侯家昌憤然道：「鎮長，難道你不想破案嗎？凡事都要盡力而為啊！不去做，怎知道行不通？只要有一綫希望，也要去做！」

侯沐恩是個聰明人，對於堂侄

的見解深以爲然。「瑞祥，家昌說得對，只說不做，甚麼事也幹不成！家昌，依計而行。」

侯家昌得到堂叔的支持，大爲振奮，橫了溫瑞祥一眼，冷冷道：「鎮長，你不會反對吧？」

溫瑞祥在侯沐恩面前，不好發作，沉着臉道：「你喜歡怎樣便怎樣，捉賊擒盜之事，是你的職責！」

侯家昌不再理會溫瑞祥，對堂叔道：「四叔，我馬上回隊上去照計行事。」說完，馬上往外走。

待侯家昌走後，侯沐恩對溫瑞祥道：「瑞祥，你今天怎麼了？盡說些跟家昌過不去的話，你不是跟他賭氣吧？又或是對他有甚麼不滿，盡管說出來。」

溫瑞祥不是三歲小孩，心裏裝不下事情，勉强笑笑道：「姨丈，我怎會與家昌過不去。我和他不過見解不同罷了，我是實話實說，絕無他意。」

侯沐恩深深看了溫瑞祥一眼，似笑非笑道：「瑞祥，都是自己人，若對家昌有甚麼不滿，認爲他犯了錯，只管說出來，我會跟家昌說。」

溫瑞祥站起來。「姨丈，我還有事要辦，不坐了。」跟着離開侯家，返回鎮公所。

* * *

金秋的屍體懸掛在鎮口前那塊空地左面一棵大樹上，引來不少人圍觀和議論。

金秋的屍體上貼着一張大書「賊匪」兩個黑字的紙牌。

永順聞訊趕到鎮口觀看金秋被懸掛起來示衆的屍體，感覺慘不忍睹，心裏很難過，幾乎控制不了自己，幾乎不顧一切上前去解下金秋的屍體。而圍觀的鎮民中，俱在指點私議，永順聽到大部份的鎮民都不滿保安隊之所爲——人死了還懸掛起來示衆。認爲人已死了，好應該入土爲安，大都對死者金秋暗表同情。

那些鎮民是基於金秋並不是十惡不赦的賊匪，而是劫富濟貧的俠盜，因而對他的下場表示同情。

永順不忍心看下去，逗留了一會便返回家中，跟着出門離鎮，去找鳳姑娘。

鳳姑娘聽完永順那激動的描述後，心裏一陣難過，咬着嘴唇，用力緊揑雙拳，憤然道：「太過份了！即使是十惡不赦之人，死了便一了百了。那些黃狗子太可惡了，毫無惻隱之心！人死後當以入土爲安才是。他們將金秋的屍體懸掛起來示衆，比刺我一刀還悲痛難受！」

永順難過地道：「鳳姑娘，簡直慘不忍睹，我幾乎忍不住要撲上去解下金秋！」

林飛鳳一拳擊在桌面上，激憤地道：「絕不能讓金秋曝屍示衆！無論如何也要取回金秋屍體，好好安葬。」

一直沒有作聲的蕭原這時才開口道：「林姑娘，對於金秋被曝屍示衆一事，我很難過，不滿保安隊之所爲，但我不贊成妳冒險去取回金秋屍體。我怕那是保安隊引蛇出洞的詭計。」

林飛鳳似乎心意已決，「無論如何，我也要取回金秋屍體，我絕不會讓金秋死後仍然曝屍示衆，死不瞑目！」

蕭原從林飛鳳決然的神態看出她心意已決，勸說不了，腦筋一轉，說道：「林姑娘既決意冒險要取回金秋屍體，我願意幫忙。這樣吧，待我返回九盤鎮，查察清楚保安隊是否暗藏詭計，然後再請永順兄向妳報訊，才決定是否要取回金秋屍體如何？」

林飛鳳猶豫道：「蕭先生高義俠行，令人感佩。蕭先生本是局外人，我不想拉你下水。」

蕭原慨然道：「我生性好管閒事，喜歡拔刀相助。林姑娘，古語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弄清楚保安隊的虛實，才方便行事。妳不要說了，這個忙我是幫定了。」

林飛鳳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婦人女子，不再拒絕蕭原的幫忙。「蕭先生，小心行事啊。」

蕭原道：「放心吧，我馬上趕回九盤鎮。」

林飛鳳看了蕭原一眼，輕輕道：「謝謝你。」不知怎地，心裏有點依依不捨。

蕭原並沒有留意到林飛鳳的神情，說走便走，馬上趕回九盤鎮。

永順在蕭原走後，問林飛鳳：「鳳姑娘，姓蕭的說得上是官府的爪牙，妳怎麼跟他在一起？還讓他參與其事？難道妳不怕……」

林飛鳳急急道：「永順，蕭先生雖然是一個替官府追捕匪賊的捕手，但却是一個俠義心腸的人，他斷不會替官府緝拿我們。你知道嗎，我和金秋以及郭盛豐三人給黃狗子圍捕，最危急的時候，是蕭先生單槍匹馬襲擊黃狗子，救我們脫險，後來我跳崖溪中昏迷，又是他救了我……」將在小廟附近發生的遭遇仔細對永順說出來。「永順，你說吧，蕭先生值不值得信賴？」

永順連連點頭，歉然道：「鳳姑娘，我不該懷疑……」

林飛鳳打斷永順的話。「永順，你是一番好意，我要多謝你提醒我，你以後若看到有甚麼不對，只管說出來，我不是聖人，總會有犯錯或想不到的地方。」

永順又連連點頭。

* * *

蕭原返回九盤鎮，在鎮上看到懸掛在樹上示衆的金秋屍體，也覺不忍卒睹。

在大樹下逗留了一會，暗中查察之下，發覺附近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在留連，他估計是保安隊的人，若然事實，那便證明自己猜得沒有錯，保安隊拿金秋示衆，其實另有目的，志在引林飛鳳露面，誘而捕之。

離開鎮口那棵大樹下，才走入鎮上，蕭原便遇上侯家昌。

侯家昌看到蕭原，顯得有點意外。「咦，蕭先生原來還未離開敝鎮，我還以爲你早已離鎮返回省城。」

蕭原含笑道：「侯隊長，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了，很想看看那個女賊是個怎樣的人，是否眞的與傳說中的女飛賊一樣有通天的本領？在你們未抓到那女賊之前，我不會離開貴鎮。」

侯家昌似笑非笑道：「想不到蕭先生對那女賊這麼有興趣。蕭先生從鎮口走回來，一定看到懸掛在樹上示衆的賊黨屍體吧？」

蕭原點點頭，「侯隊長，死了的人也不放過，似乎有點那個吧？」

侯家昌冷冷道：「這叫殺鷄儆猴！對於賊匪壞人，絕不應有惻隱之心！」

一頓，溜了蕭原一眼，意有所指道：「蕭先生在鎮上逗留，不會只爲要看到那女賊落網吧？希望你不會多管閒事，否則，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蕭原正色道：「侯隊長請放心，我絕不會多管閒事，我不是一個沒有分寸的人。」

侯家昌盯着蕭原，深深地看了一眼。「蕭先生，希望你言行如一！」一頓，擺擺手道：「你可以走了。」

蕭原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笑對侯家昌道：「侯隊長甚麼時候有空，賞面跟我喝兩杯酒，吃頓飯。」跟着向侯家昌揚揚手，大步而去。

侯家昌看着蕭原的背影，自語道：「笨蛋才會相信你爲了看到那個女賊落網而留在鎮上！嘿嘿，你是幹甚麼的！還不是爲了那個女賊——向我堂叔敲一筆錢。」看着蕭原的身形在大街上消失了，才向鎮口走去。

* * *

夜深人靜時分，蕭原溜出客棧，偸偸到鎮口外轉了一會，發覺在懸掛屍體的地方附近，起碼有四個人匿伏在不同的地方，看情形，侯家昌確是拿金秋屍體作餌，讓林飛鳳露面奪屍，來個擒而捕之，分明是一個陷阱。

不過，他却想出一個「火中取栗」之法。

他決定親自去找林飛鳳，將想出來的辦法告訴她。

翌日吃過早飯，他便離開客棧，走到大街上的時候，他察覺到後面有人暗中跟着他，心裏冷笑一聲，泰然自若地繼續往前走，思想着如何甩掉那隻「吊靴鬼」，終於給他想到一個主意，加快脚步往保安隊走去，進入隊部後，對站崗的士兵說有事找侯家昌，站崗的士兵認得他，要他到裏面去找，他直入隊部裏面，並沒有去找侯家昌，而是從偏門躍出隊部，立刻發足急奔，一口氣跑入一條街巷內，確定已甩掉那「吊靴鬼」，才穿街過巷，從西面走出鎮外，急急趕去找林飛鳳。

林飛鳳的住處，在九盤鎮東西面約十一二里外的一條村子背後一個大果園，那是她父親遺下來給她的。果園內僱了三個長工打理，還僱了一個寡婦料理家務，林飛鳳可說不愁生活。

一個家境富裕，在外地讀過洋書的女孩子，誰會思疑她就是那個令有錢人家聞名色變的女飛賊。

蕭原趕到果園，要是他來遲一點的話，幾乎與林飛鳳錯過。

原來林飛鳳按捺不住，以本來面目到九盤鎮去走一趟，親眼看到金秋被懸掛起來示衆的情形，回來後實在按捺不住，正要離開果園，蕭原恰好來到，唯有打消原意，招呼蕭原到屋裏坐下來，親自捧了一杯茶給蕭原，眉梢眼角不自覺流露出絲絲喜悅。

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何看到蕭原到來，心裏便不期然地生出一種歡欣雀躍之意。

其實，她已愛上蕭原而不自知。

蕭原看到她笑意盈盈，穿着整齊，猜到她可能要外出，不由問道：「林姑娘要外出嗎？」

林飛鳳抿抿嘴，含笑道：「嗯，我在家裏呆不住，打算到九盤鎮去走一趟。幸好你早來一步，要不便錯過了。」

一頓，詫訝地道：「不是說好了有甚麼事要永順來轉告的麼？莫非有急事，要你親自趕來？」

蕭原喝口茶，「說不上是急事，我想到一個奪回屍體的辦法，由永順轉述恐怕會說得不夠清楚詳細，倒不如走一趟親口對妳說。」

林飛鳳看着蕭原，急切地道：「想到甚麼辦法，快說出來聽。」

蕭原先不將辦法說出來，將看到死後的金秋被懸掛在樹上示衆的情形，以及發覺有保安隊士兵喬裝成普通人在附近窺視的情形說出

來。「林姑娘，顯然是個陷阱！毫無疑問，保安隊以死了的金秋做餌，引妳上釣！」

林飛鳳咬咬嘴唇，憤然道：「那些黃狗子眞不是人，死了的人也作賤！不管他們設下陷阱誘我踩下去，我也要取回金秋的屍體！我不會任由金秋曝屍！無論如何也要取回他的屍體，好好安葬。」

蕭原道：「只要依計而行，一定能夠將金秋的屍體取回！」接着將他的辦法詳細說出來。「林姑娘，我這個辦法行得通嗎？」

林飛鳳微微咬着嘴唇想了一會，欣然道：「妙啊！依計而行！蕭先生，謝謝你想出這麼妙的辦法。金秋若是死後有知，必定對你感激不盡。」

蕭原歎道：「林姑娘過獎了，我不忍心金秋死後不得安息，出一份力而已，比起林姑娘妳，我更慚愧。」跟着轉過話題道：「要找幾套狗皮軍裝、幾支長槍，恐怕一時間很難辦到。」

林飛鳳笑道：「蕭先生毋需擔心，包在我身上，明天準會辦妥。至於人手方面，沒問題，明晚動手。」

「有甚麼要我幫忙嗎？」蕭原問。

林飛鳳搖搖頭。

蕭原站起來。「不阻你辦事，我走了。」

林飛鳳略爲猶豫一下，說道：「靠晌了，留下來吃過午飯才走吧。」兩眼殷切地看着蕭原。

蕭原也不客氣(其實是不想林飛鳳失望)。「好啊，在外面吃多了，很想吃吃家常飯菜。」

林飛鳳頓時綻開歡快的笑容。「蕭先生請坐着，我馬上去吩咐蔡姨燒多兩個菜。」不等蕭原說話，急急往外走。

那一頓午飯兩人吃得很愜意，林飛鳳胃口大開，多吃了半碗飯。

飯後，林飛鳳又留蕭原喝了一會茶，才送蕭原出果園，看着蕭原遠去的背影，油然生出一份失落的感覺。

蕭原雖然未曾成親，但却結識過幾個多情的女子，對於男女間的情愛，他已嚐過幾次滋味。對於林飛鳳眉梢眼角流露出的情意，他焉會察覺感受不到。說眞話，他不但對林飛鳳懷有一份敬意，也有一份喜歡。可是他也知道，他不能愛上她，因他已有一個心上人——未婚妻張鳳琴。在路上他一再對自己說，他已心有所屬，切不可心猿意馬，作出對不起張鳳琴的事。

翌日黃昏時分，蕭原離開客棧要到大街上那家小飯店去吃晚飯，路上遠遠便看到永順扛着木箱急急走來，身子失去平衡，扛在肩上的木箱一晃，連着木箱的木棍從肩上滑下掉落地上，箱蓋給砸開來，裏面的鋸把斧鑿等工具掉了一地，蕭原手急眼快，疾搶前一步出手扶住他，永順才沒有跌落地上。

永順在蕭原扶住他的刹那，壓着聲急促地對他說了一句話：「依計而行。」跟着感激地道：「先生，謝謝你扶住我一把。」

蕭原道：「兄台，有沒有扭傷脚，要不要我替你看看？」

永順彎下腰揉揉脚踝，哼了一聲，跟着挺起身，吁口氣道：「沒事，剛才走得太急，脚跟扭了一下，沒有扭傷！」

蕭原熱心地道：「待我幫你拾起工具。」

永順急忙阻止蕭原。「謝謝你，怎好煩勞你。讓我自己撿好了，先生，謝謝你。」說完，急急蹲下去撿起灑落在地上的工具。

蕭原撿起掉在地上的一把木鋸，交給永順，才繼續往前走。

雖然有途人停下來瞧看，但却沒有人察覺到剛才那一幕戲是二人存心上演的，看看沒熱鬧可瞧，陸續走了。

永順收拾好工具後，重新將木箱扛在肩上，微微拐着脚，慢慢往前走。

蕭原在小飯店內吃過晚飯後，在大街上溜躂了一會，便返回客棧，洗了個澡，便上床睡覺。

天意弄人　空餘遺恨

夜沉沉，萬籟俱寂。

驀地保安隊內響起一聲驚呼：「失火哪！快起來救火呀！」

驚呼聲震破了夜之沉寂。

保安隊上果然失火，起火的地點在隊部後院的伙房。

發覺失火的是保安隊兩個當值巡哨的士兵。

保安隊內的人全都給驚醒過來了，紛紛起床察看，忙着救火。

幸好火勢不大，很快便給隊上的士兵撲滅，各人才鬆過一口氣，驀地隊部外響起兩下槍聲，跟着是密如鞭炮的槍聲，隊部內的士兵大吃一驚，慌不迭四散急竄，各自衝去取槍還擊，霎時間槍聲大作，辨別出槍聲在牆外那一面響起的士兵急掠向偏門，首當其衝者被射個正着，刹那間焰火在身前四散爆竄，令人眼花撩亂。那些士兵不知是甚麼槍火，嚇得驚惶失措，哄一聲各自倉皇返身走避。

首當其衝返身走避的士兵驚魂稍定，看看身上並無損傷，都大惑不解，突地一人失聲叫道：「那不是槍火，是焰火！剛才射入的是焰火！」

一言驚醒其他士兵，頓時響起

一陣粗俗的喝罵聲，那些被作弄了的士兵氣忿地一窩蜂般往外衝。

他們要捉到那個拿火焰來嚇唬作弄他們的傢伙，出一口氣。

他們才衝出門外，驀地黑暗中一物擲來，在他們當中脚下辟歷啪啦響起來，嚇得那些士兵跳着脚你走我避，亂成一團。

「他媽的，是鞭炮！」一個士兵在連串密集的爆響聲中，高聲大叫。

那爆響的物事果然是一串鞭炮！

那些士兵發覺又被戲弄，怒不可遏，向着扔來鞭炮的地方放槍追下去。

奇怪的是，作弄士兵的人偶爾會放一槍，引那些士兵追下去。可是，無論那些士兵追得多急，就是無法追上戲弄他們的人，這令到他們更加急怒攻心，咬牙切齒，誓要追上那作弄之人才罷休。

侯家昌在伙房失火時，亦給驚醒過來，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慌張，顯得頗鎮定，火救熄之後，乍聞槍響，起先也有點不知所措，及至聽聞往偏門衝去的士兵驚叫「火焰」，馬上意識到是怎麼回事，立刻召來兩個隊目，命令兩個隊目各自帶一小隊士兵分別趕去鎮口懸掛金秋屍體的地方，以及火速抄小路趕出鎮口外，守在鎮口外那個三岔路口，發現形跡可疑的人，立刻將之堵截住，統統抓起來。

兩個隊目——林樹茂及梁隊目馬上各自召集手下士兵分別趕往鎮口及鎮口外的岔路口。

待兩個隊目各自去召集士兵後，侯家昌冷笑一聲，自己對自己道：「哼，跟我耍聲東擊西的把戲！瞞得過別人，瞞不過我！」

懸掛金秋屍體的樹下並沒有士兵看守，但鎮口——却有兩個士兵把守當值，聽聞保安隊部所在的地方人聲鼎沸，槍聲乍響，兩個士兵立刻打醒十二分精神，匿在鎮口內的柵門旁，兩支槍却往槍洞外伸，指向鎮口外懸掛金秋屍體的大樹。

原來鎮上爲了防盜匪闖入鎮內打劫，在鎮口築起一道大柵門。兩邊有兩個石砌的掩體，日夜有保安隊士兵當值。天亮後柵門大開，天黑後柵門關上一半，夜深後，柵門完全關上。

守在鎮口內的兩個士兵全神貫注鎮口外大樹上那條屍體，對於身後——鎮內的情形，毫不在意。

——他們曾經得到侯家昌的訓令，無論發生甚麼情形，都要加倍留意鎮口外大樹下的情形，嚴防有人盜取屍體。

身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兩個士兵忙扭頭回望，只見四個提槍士兵匆匆跑來，領先的一人未到，聲已到：「快打開閘門！侯隊長命令我們將大樹上的屍體解下來抬回隊部！免得被賊人的同黨乘亂偷走。」

兩個士兵聽聞之下，不及細想，馬上打開柵門，讓那四個士兵走出閘口，其中一個士兵在四個同袍奔出閘口時，急急道：「隊部發生了甚麼事情？」

跑在後那個士兵匆匆道：「隊部被人放火，跟着遭到襲擊，侯隊長恐怕是聲東擊西之計，所以派我們來抬走屍體。」

由於夜色黑暗，加上兩個士兵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喬裝他們，所以，兩個士兵沒有想到要問那四個士兵究竟是誰，匆匆一瞥之下，根本看不清楚那四個士兵的樣貌，任由那四個士兵跑出閘口外。

四個士兵急急跑到大樹下，閘口距那棵大樹不到十丈遠，一人用刺刀割斷懸掛着屍體的繩索，兩個接住屍體放在帶來的木板上，馬上將之抬起，匆匆往閘口走來，守着閘口的兩個士兵看着，更加不虞有詐。

四個士兵抬着屍體急急跑入閘口內，往鎮上走去。兩個士兵隨即將木柵門關上，回頭望去，只見那四個士兵抬着屍體往大街走去，跟着轉入一條通向隊部的橫街。兩個士兵才回過頭來，互相看了一眼，突然間心頭一動，幾乎是同時開口道：「喂，他們是誰？怎麼忘了問他們？」

左邊那個士兵接着道：「大榮，匆忙間我看不出他們是誰。」

右邊那個士兵猶豫了一下，說道：「跑在前頭那一個好像是梁隊目……我不敢肯定。」

左邊那個打呵欠道：「管他是哪一個，都是隊上的兄弟便成了。大榮，不要去想它，留意閘口外的情形吧，千萬不要在我們的眼底下出了事。」

右邊的那個點點頭，嘀咕道：「他們抬走了那條屍體，我們眼不見爲淨。夜深人靜，怪聲隱隱，已經叫人心寒了，再看到那條屍體掛在樹上晃晃盪盪的，我便心寒，全身寒毛直豎。如今看不到，好多了。」

「咦，怎麼匿藏在大樹附近的弟兄，仍然匿着不現身？不隨那四個抬走屍體的弟兄返回隊部，屍體已抬走了，他們還匿着幹嗎？」大榮突然醒覺地失聲對左邊那個士兵說。

左邊的士兵被大榮一言提醒：「是啊！你不說，我還想不起來，怎麼他們還匿着幹嗎？莫非侯隊長曾吩咐他們，無論如何，也要匿伏着，等候賊黨出現？」

左邊那個士兵却不以爲然，正

想說話，突聞身後又傳來急促的脚步聲，忙回頭張望，只見一隊士兵匆匆走來，兩人都給弄糊塗了，互相看一眼。

大榮道：「怎麼又有一隊弟兄趕來，莫非發生了甚麼事情？」

左邊那個士兵懷疑地向匆匆走來的那隊人呼叫：「嗨！是隊上的弟兄嗎？」

那隊匆匆趕來的人中發出回應：「新春嗎？我是梁隊目，奉了侯隊長的命令，我們趕來看着鎭口外那條屍體！」

大榮與新春聽聞之下，禁不住怔愕了一下——剛剛才派人來抬走了屍體，怎麼又派人來看守？而且都是梁隊目帶人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梁隊目，先一會已有弟兄來抬走那條屍體……」大榮提高聲音呼喊。

「你說已有弟兄來抬走屍體？是誰？」趕來的那隊人中，發出着急的回應。

大榮與新春禁不住互相覷看了一眼，不知怎樣回答，猶豫了一下，新春硬着頭皮道：「梁隊目，帶人來抬走屍體的人不是你嗎？」

「你說甚麼？」梁隊目詫然叫道：「我剛才那有帶人來抬走屍體？你倆沒有看錯了吧！」

大榮與新春聽着，心裏一陣發慌，知道不妙：「夜色太黑，我們看不清楚帶頭的那個……有點像梁隊目你。」大榮硬着頭皮答。

那隊人已匆匆奔到面前，大榮與新春這一次不敢馬虎，定眼細看，看清楚走在最後的一個就是梁隊目，亦認出那隊士兵正是隊上的弟兄。

「大榮、新春，侯隊長根本沒派弟兄來抬走屍體。之前，我根本沒帶人來……」梁隊目從後面急急走前來，在大榮新春面前停下來說道。

大榮與新春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吶吶道：「梁隊目……剛才確實有四個弟兄來抬走那條屍體，說是抬回隊部……」

「梁隊目，懸掛在大樹上的屍體確實不見了。」一個士兵從木柵欄的間隙轉回頭高聲說。

梁隊目已感到事有蹊蹺：「那四個人若是將屍體抬回隊部，爲何我們一路上趕來都沒有遇上啊！」

大榮情急地道：「梁隊目，我和新春看着他們抬着屍體轉入走向隊部那條橫街的，怎會沒有遇上？」

新春連連點頭，附和大榮的說話。

站在梁隊目身旁的王喜來突然失聲道：「大榮，你和新春給人騙了，侯隊長根本沒有派弟兄來抬走那屍體，我們一路趕來又沒有遇上那四個人，分明其中有詐！那四個人抬走屍體，在轉入橫街後，十九轉入另一條街巷跑了！」

新春急急道：「可是，那四個……穿着軍服，與隊上的弟兄一般無異。」

梁隊目此時已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疾聲道：「蠢材！那四個人是喬裝假扮的！你倆怎麼不看清楚他們是否隊上的弟兄，便讓他們抬走屍體？笨蛋！」

大榮與新春給罵得垂下頭，不敢作聲。

梁隊目當機立斷：「喜來，馬上帶你那班弟兄追下去搜尋那四個傢伙！」

王喜來應一聲，帶了他所管轄的那班士兵循大榮與新春所說的街道追下去。

新春忽然抬起頭道：「梁隊目，一直匿在大樹附近的四個弟兄，在那四個抬走屍體後，至今並沒有現身，也沒跟着返回隊部，我和大榮擔心他們……」

梁隊目不等新春說完，立刻吩咐另一個士兵：「錦田，快帶幾個弟兄去看看！」

那個名叫錦田的答應一聲，帶了幾個士兵走出閘口(新春已將一邊柵門打開)，奔向那棵大樹，口裏呼喊：「田吉、尹生……」

沒有回應。錦田命令那幾個士兵散開來，在附近找尋。

結果，他們在不同的地方找到給砸暈過去的士兵(全都改穿平民服裝)。

錦田放聲大叫，告訴在閘口內的梁隊目，已找到田吉尹生四個暈厥不醒的士兵。梁隊目忙跑出閘口，看看那四個士兵的情形。

四個士兵逐一給救醒，都異口同聲說，突然間遭到襲擊，給砸暈過去。

梁隊目頓脚道：「一定是那女賊的同黨所爲！看來女賊有不少同黨。侯隊長這一着又輸了！」頓一下，急急對錦田道：「快發訊號通知隊部，封鎖全鎭！」

錦田從身上取出兩個長條狀的東西，劃着洋火將兩個長條形東西的一頭點燃，舉起向天，只聽嗤嗤兩聲，噴射出一道閃爍的火焰，直射上天空，然後在夜空中爆現出兩條龍形光焰，閃爍了一會，才逐漸隕滅。

驀地，鎭上四處響起一陣急促、響亮的鑼聲，將靜夜震破，全鎭的人都給驚醒過來，刹時間人聲、狗吠聲、鑼聲、槍聲響成一片。

* * *

抬走金秋屍體的四個「士兵」，確是由鳳姑娘和永順，還有兩個漢

子喬裝改扮，假冒保安隊，成功奪回金秋的屍體。

而王喜來也猜對了，鳳姑娘四人成功奪回屍體後，爲免惹起新春、大榮的懷疑，不敢抬着屍體往鎭外走，反而假裝走回鎭上，在轉入通往保安隊那條街巷後，轉入另一條街巷，抄路急急從鎭東那面溜出鎭外。

由於永順是九盤鎭人，便由他帶路潛離九盤鎭。

至於蕭原，他之所以沒跟鳳姑娘四人在一起，乃是另有任務——那四個匿藏在大樹附近的士兵，就是被他逐一潛進砸暈過去的。

就在夜空中爆射起兩道璀璨火焰、鑼聲大作、全鎭都給吵醒過來的時候，鳳姑娘四人已安然潛出九盤鎭(帶着金秋屍體)，在里許外的一處地方與早已等在那裏的蕭原會合。

永順一眼看到蕭原，立刻興奮地道：「蕭先生，成功了！」

林飛鳳跟着道：「蕭先生，謝謝你。你不但想出如此妙絕的辦法，還冒險替我們解決了那幾個匿藏在大樹附近的黃狗子，我們才能夠那樣順利奪回金秋的屍體。金秋若泉下有知，也會對你感激不盡。」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熱切地看着蕭原。

蕭原並沒有廻避林飛鳳那熱切的目光：「林姑娘，我不過略盡綿力，別客氣！咱們快走吧，離開九盤鎭越遠越安全。」

林飛鳳點了頭，向抬着屍體的兩個漢子(都是她家那座果園的長工)招呼一聲，兩個漢子馬上抬起放下的屍體，跟着林飛鳳等人急急往西南方向走去。

天亮了。

林飛鳳與蕭原等人在一座向陽面水的松崗上，安葬了金秋，並且立了碑。

至於棺木碑石香燭冥鏹等物，林飛鳳已在昨天吩咐那兩個漢子預備好，放置在松崗上一處隱蔽的地方。

五人上過香，燒過冥鏹後，在墳旁一塊岩石上坐下來歇一會。

冒險奪屍，勞頓奔跑了一夜，五人都感到疲睏。

擾攘了一晚，眼看天色放亮，派出去追尋搜查堵截「奪屍者」的保安隊員陸續回報：毫無發現，找尋不到「奪屍者」的踪跡。

侯家昌坐鎭在隊部內，對於那些回報顯得毫不在乎。

終於，所有的保安隊士兵都回到隊部——空手而回，侯家昌還和顏悅色地對手下士兵說話，說他們累了，除了當值的，統統去睡一覺。

那些士兵，特別是大榮與新春兩人，以爲免不了挨一頓責罵，哪知道「風平浪靜」，不由大感意外，都鬆口氣了，各自走到鋪蓋前，倒頭便睡。

侯家昌雖然一夜沒睡，但却一點也不睏，洗了把臉便離開隊部往堂叔家走去。哪知道才走出隊部，便看到堂叔侯沐恩氣衝衝走來。他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却氣定神閒地向走來的堂叔迎上去，含笑向堂叔招呼：「四叔，早啊，來找我麼？」

侯沐恩哼了一聲，走到侯家昌面前，沉着臉道：「家昌，聽說昨晚那個飛賊的同黨來奪屍！你們鬧了一晚，結果徒勞無功，是嗎？」

侯家昌依然含笑道：「四叔的消息很靈通啊！我還以爲四叔有甚麼事來找我，原來爲了昨晚的事。」

「你答我呀！」侯沐恩沒好氣地道。

侯沐恩點了點頭：「四叔剛才不是說了嗎？」

侯沐恩幾乎沒有跳起來，指手劃脚道：「你說得好輕鬆啊！你當初是怎麼對我說的？你說這一次萬無一失！一定捉到那個女賊，如今怎樣？你太令我失望了！」噴出的唾沫幾乎射在侯家昌的臉上。

侯家昌待堂叔發作完畢，稍爲讓開一些，毫不在意地道：「四叔稍安毋躁。來，到隊部裏面平心靜氣聽我說，包你聽了後，不再生氣。」說畢，便拉着侯沐恩往隊部走去。

侯沐恩似乎意猶未盡，嚷道：「家昌，我不會再聽你說廢話。每次你都說十拿九穩，但都事與願違……」但却跟着堂姪往隊部走去。

侯家昌邊走邊道：「四叔，這一次若再捉不到那個女賊和她的同黨，我再無顏面幹下去，一定退位讓賢。」

大約一盞茶時分，侯沐恩從隊部內走出來了，臉上含着笑，對送他出去的堂姪道：「家昌，我等你的好消息。」

侯家昌滿有信心地道：「四叔，你放心安坐家中，不出今日，便有好消息！」

侯沐恩連連點頭，咧嘴直笑：「早知道你還有一着，我剛才便不會那樣氣急敗壞。家昌，你不愧是侯家子孫。」

侯家昌臉上堆笑道：「四叔，不送你了，我還要等消息。慢走啊！」

侯沐恩這時的模樣與來找侯家昌時的模樣可說判若兩人，「不用送了，我又不是不曉得走回去。你有正經事要辦，只管去辦吧！」擺擺手，離開隊部，走回家。

侯家昌看着堂叔走遠的身影，臉上那絲笑容慢慢收斂，在心裏暗哼一聲：自家人？嘿嘿，來找我時的模樣和說話，有那一點像自己人？要不是還要仰你鼻息，我絕不會忍氣吞聲。人在矮簷下，無法不低頭。他日我飛黃騰達，哼哼，我要你倒轉來看我臉色！

用力吐出心裏那口鬱悶之氣，轉身返回隊部內。

在隊部內等了半個時辰左右，他終於等到好消息。

聽完那個叫長寬的士兵的回報後，侯家昌眼中閃閃發光，興奮得直搓手，幾乎沒有雀躍歡呼，馬上下令召集兩個小隊，隨他出發。

* * *

蕭原與林飛鳳仍然在那座山崗上坐着。

永順與菓園兩個長工已各自走了。

是林飛鳳要永順和兩個長工先回去歇息的。她自己雖然疲睏，却不想回去，要在山崗上坐一會。她請蕭原留下來陪她，蕭原不好拒絕，便留下來陪她。

林飛鳳的興緻很好，歪着頭，含笑看着蕭原，俏皮地道：「蕭先生，我記得你曾說對我這個女賊很感興趣，如今你可有興趣聽我說出我的身世？」

朝陽正好射在林飛鳳那偏歪着的臉孔上，令到那張本已俏麗的臉孔容光煥發，顯得份外皓潔，蕭原兩眼才落在她的臉上，便不由自主像着了魔般，無法移開目光，更忘了答話。

林飛鳳兩眼靈動地溜轉一下，發覺蕭原像中了邪般直看着她，禁不住芳心劇跳，臉上發熱，一陣羞意襲上心頭，窘得她不知所措，唯有微微垂下頭，却沒有半點責怪蕭原放肆之意，反之，有一種異樣的羞喜。「蕭先生……你怎麼……不說話啊。」聲音居然有點發顫。

蕭原被林飛鳳那句話從「着迷」中猛醒過來，登時醒覺到自己剛才失態，有點那個，只覺熱血上湧，尷尬得無地自容，慌忙移開眼睛，吶吶道：「林姑娘……剛才妳微微仰起，歪着臉的……模樣……美極了……」話出口，他才驚覺自己怎會說出那種話來，羞臊得更加不知所措。

林飛鳳想不到蕭原當面讚她「美極」，又羞又喜，猶如喝了蜜糖水般，心裏甜蜜蜜的，忽然問不知那來的一股勇氣，抬眼看着蕭原：「你……說的是眞心話？」

蕭原眼梢瞥到林飛鳳含情脈脈看着他，不禁意亂情迷，一張臉熱得發燙，不由自主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

林飛鳳眼波更柔，情意綿綿地道：「你……喜歡……我嗎？」

蕭原像給催眠，夢囈般道：「喜歡，怎會不喜歡。」

林飛鳳腰肢一軟，斜偎在蕭原身上，呢喃道：「你知道嗎？打從第一次遇到你，我便喜歡你……第一眼瞧到你，便知道你不是一個普通人。你知道嗎？那一次在街巷內相遇後，我時常想起你，你是我要……找的男人……」

蕭原情不自禁伸手摟住林飛鳳，那模樣好不沉醉。

此刻，他已忘了未婚妻張鳳琴。

一個精壯的男人，雖則已有心上人，但在久曠之下，加上遇上一個令人心動的女子，恐怕十個有九個很難不動情。特別是女方首先表露愛意。

蕭原也是人——一個精壯的男人，不是聖人，難免會控制不了自己，特別是在男女感情這方面。

「蕭大哥，我家雖然不是大富之家，也算富裕。家裏除了祖上傳下來的大片菓園外，我爹也做生意……」林飛鳳像夢囈般，絮絮說出她的身世。

原來林飛鳳的父親生意做得頗大，由於幹的是行商生意，經常要將大批貨物從這地販運到那地，一年有大半年到處跑。不但到過省城，也到過兩廣之一廣——粵省的省會廣州，湖南省會長沙，甚至到過當時被稱爲十里洋場的上海，可謂見多識廣。也因此，並不是一個守舊的人，由於膝下只有飛鳳一個女兒，自然對她百般呵護疼愛，不但自小讓她念書識字，還讓她學功夫。

飛鳳的母親是個賢妻良母，對於丈夫的話從不說一個「不」字。自小念書練武的林飛鳳養成一種近似男孩子的性格，不像別的女孩子那樣害羞怕事。在她十一歲的時候，她母親染病不治身亡。

她父親眼見自己時常要外出跑碼頭，家中留下飛鳳一人，雖然有傭婦照顧，始終放心不下，又狠不下心將生意結束，左右爲難之際，想起一個親戚在長沙教書，靈機一觸，將飛鳳送到長沙，托那個親戚照料，那個親戚送她到一家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讀書，因那親戚就在那家洋學堂內教書。而飛鳳的父親每年總要到長沙三四次，正好順道探望女兒。對於這個安排，她父親很放心。

到了她十八歲的時候，她父親忽然得了一個怪病，纏綿病榻近兩年，而飛鳳亦從長沙返回故鄉照料父親，直至父親病逝。之後，她便留在家中，打理家裏那片大菓園，沒有再到長沙讀書。

在長沙讀書的時候，她認識了

一個要好同學的親戚，跟隨那個中年人義叔習武。那個義叔年輕時跑遍了大江南北，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將他跑江湖時的經歷見聞娓娓說給飛鳳聽，飛鳳就是受了義叔所說的江湖俠義之說的感染，漸漸潛移默化。而義叔不但武功了得，還精於改裝易容之術，除了傳授飛鳳武功之外，亦將喬裝易容之術傳授給飛鳳。對於那種千變萬化，巧奪天工的喬裝易容術，飛鳳起先感到神奇詫異，繼之着了迷，全心全意跟義叔學習，其興趣之濃，超過了習武。而義叔亦讚她有天份，將來必定青出於藍。

至於她怎會幹上「飛賊」行徑，乃因她目睹一件以富壓貧之事，激發起她的俠義之心，想起義叔以前對她說的俠義故事，決定一展所學，懲戒那個爲富不仁的土豪。那一次——也是頭一趟，她喬裝易容成那個土豪的兒子，大模大樣進入土豪的大宅，盜取了幾百大洋及一些古玩，合起來價值約數十大洋。她將那些古玩脫手之後，送了一筆錢給那戶窮人家，這家因無法償還欠下那個土豪的一筆債，結果被那個土豪强行搶走家裏唯一的一袋谷種、一頭牛、兩隻猪。剩下的亦拿來接濟那條鄉村的其他貧苦人家。那一次成功得手，令到她大感興趣，好不痛快，增强了她的信心，由那一次開始，她才幹上了女賊這種「勾當」。

事實上，她很喜歡過做女賊這種生涯。

每一次幹完之後，她都有一份痛快和滿足的感覺。

絮絮說完她的「身世」後，林飛鳳闔上眼，滿足而又陶醉地道：「蕭大哥，你介意我的過去嗎？」

蕭原不自覺用力摟緊林飛鳳，親切地道：「妳所幹的表面上是犯法的勾當，實則是濟貧扶弱的好事，我佩服還來不及，怎會介意呢？」

林飛鳳張開眼，柔情蜜意地溜了蕭原一眼，輕聲道：「你呢？蕭大哥，你是個怎樣的人，我很想知道，你介意對我說嗎？」

蕭原看到林飛鳳那嬌媚的笑臉，不由心頭一熱，差點忍不住親吻她一下，幸好他心裏還有一絲清醒，「臨崖勒馬」，急忙吸一口氣，將心裏那股衝動壓下去，並且醒覺到自己過份了，慌忙拿開摟着飛鳳的手臂，正想說話，驀地聽到左面崗下響起石頭滾動的聲音，他立刻警覺地扭頭往那面瞧看，同時低聲對林飛鳳道：「小心！妳聽到嗎？」

林飛鳳似乎沒有聽到，她仍然陶醉在柔情蜜意中，妮聲道：「蕭大哥，聽到了甚麼啊？」

蕭原心頭陡地生出一絲不安的感覺，忙一拉林飛鳳，將她從石上拉下來，他自己亦跳了下去，疾聲對林飛鳳道：「別聲張，有點不對勁！」

林飛鳳被蕭原從石上拉下來，才自陶醉中清醒過來，吃驚地道：「甚麼事不對勁呀？」

蕭原伸手指指剛才發出石頭滾動聲響的地方，壓着聲道：「那面，似乎有人爬上來！」

話聲未落，兩人陡地看到黑影一閃，有兩個人從那面崗下冒起來：「黃狗子！」林飛鳳脫口驚呼，幸好及時被蕭原掩住嘴巴，才不至傳出去。

蕭原與林飛鳳心頭一緊，飛快地拔出槍，注視着冒起人影的那面山崗。

林飛鳳咬咬嘴唇，悄聲道：「蕭大哥，那些黃狗子怎會摸到這裏來？」

蕭原緊緊注視着一個接一個爬上山崗的人影，說道：「我也摸不着頭腦……」倏地心頭一動，疾聲道：「我們中計了！」

林飛鳳沒有心情追問蕭原「中計」之意，着急地道：「咱們現在怎辦？」

蕭原道：「乘他們還未發現咱們，悄悄從另一面溜下去。」跟着扭頭往身後那面張望。

不望還好，那一望，令到他心頭往下一沉，急忙反手往身後掃射一串槍火。

原來身後那面亦有保安隊士兵悄然掩上來！

蕭原掃射的那一串槍火立刻引來數下還擊，同時響起一兩聲驚呼。自那面掩上來的士兵急不迭各自趴下去或往下退縮，並忙亂地開槍還擊。

自左面掩上來的士兵乍聞槍聲驟響，馬上發出一陣呼喝，邊放槍邊往蕭、林兩人所坐的那塊大石掩前去。

蕭原掃出一串槍火後，一把拉着林飛鳳往右面數尺外的幾棵松樹下竄去，與林飛鳳各自匿在一棵松樹下。

那幾棵松樹長得參差緊密。蕭原與林飛鳳匿着的兩棵松樹正好各自向着山崗左面和「身後」那面的保安隊士兵，可阻擊那兩個士兵的撲攻。

林飛鳳的槍法出乎蕭原意外——很準，雖然只放了幾槍却暫時阻擋了左面那些士兵的撲攻。

蕭原亦成功阻止了剛才在他身後掩上來的士兵向他們撲攻。可是，當第三面驟然響起槍聲，兩人在三面夾攻之下，便顯得左支右絀，情勢危急，無法完全阻擋從三面撲攻的士兵。

兩人拚命放槍阻擊，不甘心束

手就擒。

可是，兩人要突圍脫身，恐怕比登天還難。

林飛鳳緊咬着嘴唇，一邊放槍竭力阻止，邊急促地對蕭原道：「蕭大哥，我寧死也不要落在他們手上！」

蕭原邊拚命抵擋，邊打量眼前的形勢，發覺處境極之不利。若是抗擊到底，只有死路一條，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林飛鳳那句話，唯有不作聲。

算一算，三面的士兵合起來少說也有二十人，憑他倆之力，要抗擊十倍於他們的保安隊，簡直有如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三面的士兵已掩至距蕭、林兩人匿藏的松樹不到五丈遠，若非那幾棵松樹形成桶形屏障，兩人肯定堅持不了那麼久，恐怕已死在三面射來的猛烈槍火之下。

兩人事實亦給三面射來的槍火壓得喘不過氣來。

「停火！」一聲呼喝突然響起，佔了上風的保安隊士兵應聲停止射擊。

蕭、林兩人都對保安隊這一舉動摸不着頭腦。

可是，兩人很快便明白。

「兩個賊匪聽着，你倆已經被四面包圍起來，插翅也飛不了，若想活命，將槍交出來，然後舉手站起來，慢慢走出來，否則死路一條……」一把響亮的聲音傳入蕭、林兩人的耳中。

林飛鳳咬牙罵道：「要我倆投降，做夢！咱們寧死不屈！」

蕭原聽出發出呼喊的人是侯家昌。心裏迅速地權衡了一遍，低聲對林飛鳳道：「林姑娘，寧死不屈雖很有骨氣，可是……就這樣死了，我覺得不值得。有一句古老的說話你不會沒聽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又有一句說：好死不如惡活。妳忘了世上還有很多窮苦人家需妳幫忙救濟麼？只要活着，便有脫離魔掌的機會。咱們絕不能放過任何一絲逃脫的機會。妳不覺得年紀輕輕便死了，可惜嗎？」

林飛鳳眼有淚光，痴痴地瞧着蕭原：「這個時候……蕭大哥，你還稱呼我林姑娘？可不可以叫我飛鳳？」

蕭原不忍心令她傷心失望，張口輕喚一聲：「飛鳳，咱倆要活下去，妳有勇氣死，怎會沒有勇氣忍受一時的屈辱活下去！」

林飛鳳這時似乎渾忘了一切，兩眼浮現起化不開的濃情蜜意，喃喃道：「蕭大哥，你說甚麼我都會聽你的……只要你在我身邊。」

蕭原心裏一陣激動，忍不住爬到林飛鳳身前，緊緊將她摟抱：「妳放心，不論生死，我也會跟妳在一起！」

林飛鳳閉上雙眼，享受那片刻的甜蜜情意。

「我數三下，再不棄槍舉手走出來，格殺勿論！」陡地又響起侯家昌的呼喝聲。

蕭原不等侯家昌數數，將手上的匣子槍扔出去，口裏高聲喊道：「別放槍，咱們出來了！」跟着拿過林飛鳳手上的槍扔出去。然後放開林飛鳳，扶她站起來，示意她舉高雙手，一起走出去。

林飛鳳像一頭羔羊般溫馴。此刻她眼裏只有蕭原，蕭原要她做甚麼她都願意。

看着蕭、林兩人從那幾棵松樹中走出來，那些士兵紛紛從掩蔽的地方現身出來，手上的槍指着他倆，慢慢逼攏前去。

蕭原看着那些逼攏前來的士兵，生怕林飛鳳忍不住做出不顧後果的事，低聲對她道：「飛鳳，沉住氣，無論怎樣，也要忍。」

林飛鳳點點頭，沒有作聲。

「嘿嘿嘿，我還以爲花了眼，認錯人。原來沒有看錯！千眞萬確是省城來的蕭原先生！」隨着那冷冷的嘲諷聲，侯家昌從幾個士兵身後走出來，一臉得意之色：「眞想不到，原來聲聲以緝捕匪賊爲業的追捕手竟然與女賊沆瀣一氣，結爲一伙，怪不得一直賴在鎮上不走，說穿了，還不是留在鎮上做內應！幸好我一直不大相信你的說法，一直暗中留意你的舉動，發覺你行動有異，終於給我猜中，你果然不是好人！」

蕭原神態自若，對於侯家昌的那番話毫不理會。

林飛鳳却忍不住怒聲道：「黃狗子，別胡說八道，蕭大哥是好人，你們才是壞人！我不許你誣衊蕭大哥，往他臉上抹黑！」

蕭原忙低聲勸林飛鳳：「飛鳳，記着我那句話：『忍』！」

林飛鳳欲言又止，閉上嘴巴沒有再說話。

「上去將他倆綁起來！」侯家昌向手下士兵呼喝。

馬上有四個士兵應聲衝上前去，惡狠狠地動手將蕭、林兩人的雙手反拗到背後，緊緊綑綁起來。

侯家昌趾高氣揚地走到蕭、林兩人面前，兩眼往林飛鳳身上溜了兩轉，嘿嘿笑道：「好標緻的女賊！眞想不到啊，年紀輕輕的，應了一句老話：人不可貌相。若不是親眼看到，有誰會相信這麼年輕標緻的姑娘是個女賊。」

蕭原終於忍不住開口道：「侯隊長，說夠了沒有？你已捉到我們，別再口舌不饒人！」

侯家昌似乎樂不可支，控制不了自己，哈哈笑道：「蕭原，你倆

一定很奇怪我怎會知道你倆的行踪吧？待我解開你倆心裏的悶葫蘆吧。」頓一下，咳了兩聲，清清喉嚨道：「你們自以爲聲東擊西，喬裝改扮之計騙倒了我和所有的人。嘿嘿，我不得不讚一聲你們那個主意妙絕，若不是我暗中安排了人手日夜留在鎮口內一戶人家的樓上，監視鎮口內外，並要他們無論發生甚麼事也要不動聲色，只許暗中跟着，此刻我絕對捉不到你們！」

「卑鄙！」林飛鳳脫口罵了一句。

「只要捉到你倆，我會不擇手段！」侯家昌嘻笑道：「終於捉到你倆，我很高興。」

林飛鳳別轉頭，露出不屑的神色。

侯家昌臉色一沉，冷冷道：「瞧不起我麼？等着瞧吧！往後的日子有你受的，我倒要瞧瞧你的骨頭有多硬！」跟着用力一揮手，喝道：「將他們押回去！」

那些士兵吆喝一聲，你推我擁，押着蕭、林兩人往山崗下走去。

＊　＊　＊

侯家昌下命將押解回來的蕭、林兩人綁在隊部前兩根木柱上示衆。

鎮上的人都聞風趕來圍觀，那些鎮民看到「女賊」如此年輕貌美，莫不嘖嘖稱奇。但却沒有人向蕭、林兩人投以鄙視的目光，發出咒罵、嘲笑。反之，大部份鎮民都對兩人投以同情的目光，氣氛異常沉寂。

原來林飛鳳已將盜自侯家的近萬大洋及得自郭盛豐的一千大洋，在這幾天之內，交給永順和她家菓園的兩個長工，偷偷分派給鎮上最貧困的人家以及急需錢濟急的人家。那些得到救濟的人家雖然不知道錢是那個人偷偷放入他們家的，但都猜到必是那個女賊所爲，錢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正所謂得人恩惠千年記，那些人都很感激林飛鳳的贈錢濟急。對於她，當然只有感激，對於她被捕，都替她感到可惜。

有幾個年青力壯的青年人甚至打算豁出去，不顧一切救走蕭、林兩人。

看到圍觀的鎮民並不像以往對捉到的盜賊那樣鄙視咒罵，擲石吐口水，顯得那樣沉寂，看守着蕭、林兩人的士兵都感到氣氛有異，暗暗擔憂——恐怕會發生甚麼事。

侯家昌自從捉到蕭、林兩人後，可神氣了，想到或許能夠憑藉這一次捉賊有功，青雲直上，興奮得他忘了往返奔走的疲勞，顧不了喝口水，馬上趕去堂叔家裏報喜。

侯沐恩早已聽聞消息，自恃身份，按捺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侯家昌來報訊。

正自等得不耐煩，坐立不安之際，侯家昌來了。侯沐恩再也不能自持，劈面便道：「家昌，捉到那個女賊了？」

侯家昌喜洋洋地道：「四叔，你的消息眞靈通啊！不錯，我已捉到那個女賊，還有一個賊黨！四叔，你怎也想不到，那個賊黨就是自稱是住在省城，名叫蕭原的那個追捕手！」

「赫！那個省城人原來是賊黨？」侯沐恩大感意外。「知人知面不知心，若不是你親口對我說，我不會相信。」

「家昌，起回被那女賊盜去的洋票子和田地房產契據了嗎？」侯沐恩一心記掛着他失去的財物，說不了三句話，已按捺不住詢問堂姪。

侯家昌冷不防堂叔有此一問，愕了愕，才答道：「四叔，我還未審問那個女賊。你放心吧，女賊已落在我手上，一定能夠爲你起回失竊被盜之物。」

侯沐恩仍然不大放心，叮囑一句：「家昌，無論如何，一定要替我起回那批失物。」

一頓，咬牙切齒道：「走，我要去看看那個女賊是個甚麼模樣的人，是否有三頭六臂，兇神惡煞！」

侯家昌笑道：「四叔，你怎也想不到，要是你不知道她是女賊，若是在路上遇上，面碰面，你也不會相信她就是那個可惡的女賊！四叔，你看到她後，一定會說一句：好一個年輕貌美的女賊！」

侯沐恩瞪起雙眼：「家昌，當眞？」

侯家昌道：「四叔不是要去看看她嗎？看到她，不就知道我所言非虛。」

侯沐恩馬上與堂姪往外走，邊走邊不忘誇讚堂姪幾句：「家昌，不愧是姓侯的子孫，我時常說你是個能幹有爲的人，在姓侯的後生晚輩中，你是最長進的一個，要不，我也不會極力推薦你當保安隊長。我沒有看錯人，你果然不負我的栽培，這一次捉到女賊，立了大功，我會要瑞祥盡快上報到縣裏。我再派人帶點禮物到縣裏疏通疏通，說不定你會調升到縣裏當差。哈哈前途無量啊。」

侯家昌知機地道：「四叔對我的栽培，我今生今世也不會忘記。」他心知還要借助堂叔的財力及關係才能達到立下的大志，因此不敢不奉承堂叔。

侯沐恩看到林飛鳳後，嘖嘖稱奇，詫異一個如此年輕貌美的姑娘竟然就是遠近聞名的女飛賊。大嘆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可是，他却毫無惜玉憐香之心，想到被林飛鳳盜去價值近三萬大洋的財物，恨得他牙癢癢的，破口大罵林飛鳳可惡。要不是他看到圍觀的鎮民大都對他投以鄙視憤怒的目光，他會向林飛鳳身上吐口水。

「女賊，若不交還從我家盜去的財物，我絕不放過妳！」侯沐恩惡狠狠地拋下一句話，才與堂姪走入隊部歇口氣，喝杯茶，消消心中的怒氣。

蕭原看着侯沐恩破口大罵林飛鳳，心裏很氣憤，對侯沐恩更增厭惡，若不是被綑綁着，他會毫不猶豫賞侯沐恩兩個大嘴巴。

林飛鳳對於侯沐恩的惡言怒駡，居然能夠泰然處之，這一點，蕭原大感佩服。

林飛鳳確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女子。對於侯家昌的連番審問，只說出自己的姓名，其他的充耳不聞，硬是不招供。

不過，當侯家昌提到蕭原時，她却說話了，一再爲蕭原開脫，斷然否認蕭原跟她是一伙的。還謊說蕭原是去捉她，誤會之下，才跟她一起抗擊保安隊的圍捕，懇請侯家昌不要冤枉好人，放掉蕭原。

侯家昌打蛇隨棍上，陰陰笑道：「嘿嘿，看妳情急意切地說了大番話替蕭原開脫，嘿嘿，妳一定喜歡上他了，是不是？」

林飛鳳被侯家昌一言說中，臉上頓時發熱，閉口不言。

侯家昌看到林飛鳳雙頰發紅，知道他猜中了，當下笑得更陰險：「只要妳交出盜去的財物，我馬上放掉蕭原。」

林飛鳳盯了侯家昌一眼，沒有作聲。

侯家昌兩眼直直看着林飛鳳，好一會，才道：「我暫時不逼妳馬上應承，給妳一晚好好想清楚！妳既然口口聲聲說蕭原冤枉，妳又喜歡他，難道妳忍心看着他被冤枉，拉去坐牢？即使妳不替蕭原着想，也該替自己着想啊！明天妳若是拒不交還自我四叔家盜去的財物，我只好命令手下逼供！那時候，我可不敢擔保他們對妳這個標緻的女賊會幹出甚麼事來！」下面話以一半不懷好意的笑聲替代。

林飛鳳臉色驟變，脫口罵道：「下流！無恥！」吸口氣，狠狠道：「你敢！我絕不會放過你，無論生死！」

侯家昌陰險地道：「若妳不交還財物，我會不擇手段！」話落，跟着喝令兩個士兵將林飛鳳押出去。

* * *

夜闌人靜。

林飛鳳躺在拘押室的地上（地上一角鋪了禾稻草）。思前想後，她決定交還那批田地房產，交換釋放蕭原。

至於那筆爲數萬多大洋的錢，因已分派給鎮上最需接濟的貧苦人家，無法再取回。

她倒不是害怕自己受到污辱，而是爲了蕭原。她不想自己喜愛的人受到牽連。爲了蕭原，她願意死。

蕭原給拘禁在隔鄰的拘押室內，他很想跟林飛鳳說話，碍於門外站着守衛的士兵，不方便說話，唯有强忍着。

兩人都無法入睡，躺在草堆上輾轉反側。

外面傳來四下更鼓聲。

已經是四更天了。

躺在草堆上的林飛鳳忽發奇想：要是能夠脫出籠牢。我要跟蕭大哥遠走高飛，到長沙或是上海去，永遠在一起。想到這裏，嘴角綻開一絲歡笑。「說不定永順、洪生、安平會來救我和蕭大哥。」

想到可以與蕭原雙宿雙棲，她沉醉在幻想之中。

隔壁的蕭原却在動腦筋，思量着怎樣才能逃出去。他知道若不能脫身，這一趟逃不過坐牢的厄運，因爲他自己也無法替自己開脫罪名。

驀地外面傳來脚步聲，跟着是說話聲，蕭原細聽之下，聽出是兩個士兵在替換當值，也就不再多費心思去留意，繼續動腦筋琢磨脫身的辦法。

他想出好幾個辦法，但都認爲行不通，唯有繼續想。

不知過了多久，驀地，蕭原聽到室外響起輕微的開鎖聲，禁不住心頭一動，繼之霍然坐起來，轉眼往室門望去，那扇本來緊閉的室門竟然緩緩拉開來，他起初以爲是幻覺又或是花了眼，急忙眨眨眼，千眞萬確，一顆腦袋已從拉開尺許闊的門縫外探頭進來，口裏發出急促的聲音：「喂！快出來，我救你出去！」

蕭原毫不猶豫，立刻竄起來，撲到門前，閃身從門縫中搶出門外，看清楚，那個打開室門放他出來的人是個士兵。

那個肩上背着槍的士兵豎起一根食指示意蕭原別作聲，跟着轉身走到隔鄰關着林飛鳳的囚室前，將反扣着的鐵門拉開，探頭入室內向躺着的林飛鳳輕喚：「林姑娘，起來，快出來！」

蕭原亦探頭入門內：「飛鳳，飛鳳！」連喚兩聲。

林飛鳳從沉醉的遐想中驚醒過來，坐起身，一眼看到室門打開，有兩顆腦袋探入，其中一人不就是

她的蕭大哥嗎，那剎那以爲是作夢，用力咬咬嘴唇，很痛，千眞萬確！頓時又驚又喜，跳起身，張口要叫，探頭入門內的蕭原立刻發出「噓」一聲。「飛鳳，別作聲，小心驚動別的人，快出來。」

林飛鳳急忙將到口的叫聲吞回去，驚喜無限，急急走向室門，撲在蕭原身上，抱着他，難以置信地道：「蕭大哥，我不是做夢吧？當眞有人來救我們？」

蕭原被林飛鳳一把抱住，好不尷尬，忙道：「嗯，這位兄台救我們出去，眞的。」輕輕推開林飛鳳。

林飛鳳扭頭看到那個士兵看着她和蕭原，頓時羞臊得臉上發燒，慌忙放開蕭原，向那士兵道：「謝謝你冒險救我倆，我會永遠記住你！」

那士兵張望了兩眼，急急道：「你倆仔細聽我說，從這裏走出去，往右轉，然後往後走，便走到後院伙房，伙房邊有一道後門，你倆從那裏跑出去。務須在天光之前跑出鎮外。」一頓，跟着又道：「你倆可以將我的槍拿去，然後將我擊暈，關入其中一間牢房內。事後，我才有話交代。來，馬上將我擊暈。」說着話，那士兵急急走入關押飛鳳的囚室。

蕭、林兩人急忙跟着走入囚室，林飛鳳忍不住問：「這位大哥，爲何要冒險救我倆？」

那士兵欽敬地看着林飛鳳。「因爲妳是個好人，我母親若不是得到妳派人贈送的三十個大洋來治病，恐怕活不了，如今我母親的病已好了，妳救了我母親一命，我應該感恩報答。我不忍心你倆這麼好的人被判坐牢，因爲還有更多的窮苦人要你倆救助。別再躭擱了，快下手吧。往我頭上砸，狠一點，最好弄出血來。」

林飛鳳不忍下手：「請問貴姓名？」

那士兵道：「我姓彭。快下手吧！」

蕭原咬咬牙，擧起槍托砸落那士兵的頭上，那士兵哼也沒哼一聲便跌倒下去，頭皮砸破，流出血來。

林飛鳳別轉頭，不忍心看蕭原向那士兵「下手」。

蕭原對暈倒在地的士兵低低說一聲：「對不起！」跟着轉身拉了林飛鳳往外急走，將室門關上，依照那士兵所言往外走。

林飛鳳於走出囚室外，忍不住低聲問：「他傷得不重吧？」

蕭原答：「放心吧！我下手很有分寸。」

依照那個士兵的說法，蕭、林兩人成功逃出保安隊，却沒有逃出鎮外，蕭原聽從林飛鳳的話，急急去找永順。

保安隊發現蕭、林兩人逃掉的時候，已經是天亮時分。

保安隊內頓時「沸騰」起來。侯家昌聽聞蕭、林兩人逃掉的報告後，暴跳如雷，匆匆視察了一遍後，吩咐手下盡快將被擊暈的士兵救醒，同時命人在隊部內外仔細搜查，再派出幾隊士兵到鎮內外四處兜截追尋，心裏不住禱告，菩薩保佑，神仙打救，捉回蕭、林兩人。不然，他不知該怎麼向侯沐恩交代。而他的美好前程亦給毀了。

那個救走蕭、林兩人，要蕭原將他擊暈的士兵，原來名叫彭祖慈。他被救醒後，侯家昌立刻親自詢問他事發的經過。

彭祖慈事先早已編好一套說詞，將之說出來。

他那套說詞編得合情合理，天衣無縫。

他說，他接班當值後，大約半個更次左右，囚室內的林飛鳳哼哼唧唧，起先他並沒有理會，後來聽到林飛鳳越哼越大聲——其實是變成呻吟聲，他忍不住喝問發生了甚麼事？囚室內的林飛鳳痛苦地回答肚子痛得像是絞成一團，央求他拿點水給她喝，他不知是眞是假，隔着門上那個小洞往裏頭望，只見林飛鳳在地上亂滾，身子縮成一團。口裏發出痛苦的呻吟聲，不像是假的，於是他開門進去看看，豈料當他拉開門走入囚室內的時候，突然遭林飛鳳一拳擊在他頭上，頓時暈了一暈，手上的步槍隨即被搶去，接着頭上挨了重重的一砸，兩眼一黑，便失去知覺，以後的事，都不知道了。

彭祖慈的頭上不但被砸得腫起一大塊，還砸破了一塊頭皮，流了不少血，那可不是假的，何況他說的毫無破綻，令到侯家昌不能不相信他的話。

侯家昌唯有大罵他笨蛋，出一口氣。

彭祖慈雖然被林飛鳳「騙」了，但那不完全是他的錯，所以，侯家昌不能拿他怎樣，又不能揍他一頓，唯有怒罵他一頓。

其實，他恨不得一槍斃了彭祖慈。

因爲他砸破了他的美夢。

擾攘了好一會，隊部內總算平靜下來，侯家昌打算喝口水，那知道麻煩又來了。

找他麻煩的不是別人，是他的堂叔侯沐恩。

侯沐恩劈面便對堂姪道：「家昌，那個女賊和姓蕭的賊當眞逃掉了，可是眞的？」兩眼瞪着侯家昌。

侯家昌在心裏嘆口氣，硬着頭

皮道：「眞的，四叔，那個女賊和蕭原眞的逃了。」

侯沐恩氣急惱怒地叫道：「怎會被他倆跑掉的？你們是幹甚麼的？」

侯家昌忍氣吞聲道：「四叔，我也不想的啊。那個女賊裝肚痛……」將彭祖慈對他說的那番話，原原本本對堂叔說了一遍：「四叔，我做夢也料不到那女賊如此狡詐多計。我已派出五隊人在鎭內外四出堵截追尋那女賊和蕭原，他們跑不掉的。」

侯沐恩仍然氣衝衝地道：「煮熟了的鴨子也會給飛走！豈有此理！萬一捉不到他們，豈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眼看將要起回的財物又失掉了，家昌，你叫我很失望！」

侯家昌忙道：「四叔不用痛心，不管那女賊和蕭原跑到那裏，即使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會替你將他倆抓回來，起回被竊的財物！」

「唉，如今唯有這麼巴望了。」侯沐恩嘆口氣。

剛剛送走堂叔侯沐恩，又有一個他不大願意的見到的人來找他：「溫鎭長這麼早來找我，不用說，一定是爲了那個女賊和蕭原逃掉那回事吧？」侯家昌不等溫瑞祥說話，搶先說出來。

溫瑞祥的臉色不怎麼好看，哼了一聲，道：「家昌，好不容易才捉到那女賊和蕭原，怎會給他倆逃掉的？昨晚你沒派人好好看着他倆麼？」

侯家昌只好又將彭祖慈說的故事向溫瑞祥再說一次。

溫瑞祥似乎不大滿意侯家昌的故事。「家昌，你是保安隊長，隊上發生的事你都要負上失責之過，要是緝拿不到那兩個逃賊歸案，我很難向上頭交代……」

侯家昌忍無可忍，冷冷道：「溫鎭長，若不能將兩個逃賊捉回來，我曉得怎樣做，你滿意了吧？」

溫瑞祥似笑非笑地道：「家昌，我與你算得上是親戚，能夠幫忙的，我都會盡力幫忙。只是這一次……縣裏已知道……恐怕我無能爲力。」

侯家昌在心裏哼一聲，罵道：「假仁假義，貓哭老鼠。還以爲我不知道，你一直想將我踢走，好讓你的親戚替代我，碍於四叔的情面，不敢無緣無故撤我的職，如今機會來了，你還不乘機爲難我，好讓我幹不下去。哼！我偏不讓你如願，」心裏暗罵，口裏却道：「溫鎭長，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還有事要辦，先走一步。」話落，不等溫瑞祥有甚麼反應，大步走出隊部。

在鎭內外四處搜索追尋的士兵，於午後陸續返回隊部回報：一無所獲。

侯家昌急得坐立不安，脾氣也變得暴燥起來，動不動便罵人，嚇得手下士兵沒事都不敢去惹他，避得遠遠的，免得給侯家昌拿來作「出氣袋」。

*　*　*

蕭原與林飛鳳就躲在永順家中，在鎭上搜索的士兵曾在永順屋前走過，幸好沒有闖入永順家裏搜索，否則，兩人肯定藏不住。

永順一直暗自擔心不已，每當有保安隊的士兵從他家門前走過，他便暗暗捏一把汗。

林飛鳳之所以要躲在永順家裏，一來她認爲躲藏在鎭內比逃出鎭外安全；二來要永順幫她出找兩支短槍；三來她想永順到她的菓園去告訴那兩個長工，她已逃了出來，免得那兩個長工不知她已逃脫，冒險去救她。

她知道那兩個長工爲了她，死也不怕。

永順很快便替林、蕭兩人弄到兩把短槍。

原來他家裏一直藏着三支槍，但不是他的，是林飛鳳交給他保管，以作不時之需。

林飛鳳急着要辦的事，就是去取回自侯沐恩家裏盜出來的那批田地房產契據。

原來她於那天突圍後，恐怕被保安隊追上抓住，於奔逃中將那批田地房產契據匆匆藏在一棵樹下的「地洞」中，逃脫之後，她本想去取回，因爲金秋那回事，令到她無暇去取回，如今這麼急要去取回，她是擔心如忽然下雨，那些契據浸了雨，變得一塌糊塗，又或是被甚麼人無意中發現拿去。

除此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想盡快離開這裏，既然身份已暴露，便不能再留在家鄉。因此，她要在離開這裏遠走高飛之前，將那些契據脫手，將換來的錢接濟九盤鎭上其他的窮人，她不想言而無信，壞了自己的名聲，那樣，她才能安心地跟蕭原遠走他方——那是她一廂情願的想法。

她打算與蕭原於翌日破曉前離開永順家，趕去取回那些契。

她打算仍與郭盛豐交易。

日頭高掛東面一座高高的山頭上，樹上的雀鳥在吱吱喳喳地鳴叫，除此，沒有其他的聲響。

好一片寧靜的地方。

「就是這棵樹。」林飛鳳站在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下，對身旁的蕭原說。

蕭原扭頭往左右後三面張望了一會，才道：「快取出來。」

那棵大樹上遺留着被鎗火射中，擦過的痕跡。

林飛鳳走到大樹的左面，蹲下身在露出地面的盤錯的根節之間細細搜視，突然歡聲道：「找到了。」蹲下去，伸手往一個樹根盤結成的根洞探入。

在那個「根洞」內探抓了一會，林飛鳳說一聲：「拿到了。」隨即抽回手，蕭原看到她手上拿着一個用油紙包着的小紙包，一角已破。

林飛鳳看一眼手上那個油紙包，呼口氣道：「蕭大哥，你看！大概是地鼠之類的野獸咬破的。」舉起手上油紙包，讓蕭原看清楚破了的那一角，「幸好只是咬破了一點點，要是遲些來取回，恐怕被咬爛，變成一堆破爛紙屑。」

蕭原看到那破了的一角明顯有齒咬的痕跡。「飛鳳，就是這包契據，價值一萬大洋？」

林飛鳳點點頭。「眞正的價值不止一萬大洋，若沒有便宜可撿，郭盛豐也不會冒險跟我交易。」

蕭原伸手拉林飛鳳站起來。「走吧，去找郭盛豐交易。」

林飛鳳乘勢偎靠在蕭原身上，嫣然笑道：「郭盛豐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直接到他家裏跟他交易。」

蕭原心頭一蕩，手臂一圈，將林飛鳳摟住。

——他無法抵受林飛鳳對他的眞情愛意。

他不是聖人，他是一個精壯的男子。

「嘿嘿！好親熱啊！你兩不用到我家去找我，咱們就在這裏交易吧！」一臉陰險的聲音驀地响起，林、蕭兩人大吃一驚，慌忙分開，循聲望去，只見身側二丈外的地方，站着一個人，赫然是郭盛豐。

郭盛豐怎會在此出現？

蕭原立刻猜到，絕無疑問，郭盛豐一直暗中跟着他們，只怪自己大意，事實上，他想不到郭盛豐有此一着。

在郭盛豐左右，有三個持槍漢子，槍口對準林、蕭兩人。

林飛鳳認出其中兩人是郭護院余光和朱保，第三個漢子並未見過。

郭盛豐咧嘴笑道：「林飛鳳，想不到吧？」

林飛鳳咬咬嘴唇，鎭定地道：「你想怎樣？」其實她已猜到八九分。

郭盛豐嘻嘻笑道：「妳剛才不是說要找我交易嗎？我如今就是來跟你交易！」

在林飛鳳與郭盛豐說話時，蕭原兩眼微轉，暗暗打量眼前的形勢，可惜先機已失，在對方三支槍口的指嚇下，他和林飛鳳無可能扭轉劣勢。雖然他和林飛鳳身上都帶着槍。

林飛鳳裝傻扮懵。「啊！省得我冒險到你家找你！仍是舊價，先前你已給我一千大洋，如今再給我九千，這包契據便是你的。」

林飛鳳的話還未說完，郭盛豐已哈哈笑起來：「林飛鳳，別將我當作傻瓜！天下間那有如此滑稽荒唐之事，你倆已落在我手上，正是肉在砧上，任由我宰割！我不將你倆押到九盤鎭保安隊，已算仁慈。妳還敢開口跟我要錢？不要笑死我了！快將那包契據拋過來，妳先前敲了我一千大洋，我不跟你計較。」

頓一下，接着又說道：「妳可知道，我是你倆的大恩人，若不是我暗中派人找上保安隊那個姓彭的士兵給了他二百大洋，說動他偷偷放走你倆，你倆逃得掉嗎？說起來，我有恩於你倆，該報恩啊，如今妳將那包契據給我，就算是報恩吧！」

「哼！我小瞧了你！如今截在你手上，活該！」林飛鳳將手上的油紙包揚了揚。「郭盛豐，我將這包契據給你，當眞放我倆走？」

郭盛豐眼中閃過一抹詭色，笑道：「這個當然，我與妳無怨無仇，不想惹上殺人的罪名，你倆不會不識時務，逼我幹出不願幹的事吧？」

不等林飛鳳說話，他又說道：「我一心只想得到那批契據，得到了，我已心滿意足。」

林飛鳳偏首看了蕭原一眼——那剎那他倆已交換了一瞥眼色。「蕭大哥，你相信他的話嗎？」

蕭原舔舔嘴唇：「正如他所言，肉在砧上，不信也要相信，飛鳳，拋給他，睹睹我們的運氣。」

林飛鳳用力點點頭，伸出拿着那包契據的手，揚了揚，對一直盯着她手上那包契據的郭盛豐道：「喂，接住啊！」將手上的油紙拋向郭盛豐。

那一拋，拋得頗高，郭盛豐與那三個漢子的目光很自然地被拋起來的油紙包吸引了。

蕭原就在林飛鳳拋出油紙包的剎那，口裏疾呼一聲：「保安隊！」身子猛撲落地上，連續幾個翻滾，槍聲乍响中，閃射的槍火追着他翻滾的身形，在他滾過的地上射出幾個洞孔來。

槍火是從郭盛豐那三個漢子的槍嘴噴射出來的。

那三個漢子於蕭原疾呼「保安隊」三個字的剎那，大吃一驚，立刻急扣板機，向蕭、林兩人放槍射擊。

郭盛豐口裏說無殺蕭、林倆人之心，實則騙他倆的。他又怎會笨到留下禍患，只要不是蠢人，都會想到，若是想到，若是放了蕭、林

兩人，他兩人絕不會罷休！

林飛鳳早已從與蕭原交換的一瞥眼色及最後那句話中，猜到他的心意，因此，她於拋出油紙包後，立刻撲落地上，滾到一條凸露在地上的粗大樹根後，可是，她被一道槍火擦傷了腰側的皮肉，痛得她微哼了一聲。

郭盛豐一心一意要得到那包契據，沒有理會林、蕭兩人的舉動，撲向拋來的油紙包。

哪知道林飛鳳雖然用力拋出去，却拋不遠，只是往上拋，因此，那油紙包並不是落在郭盛豐的身前，而是落向距他約六七尺外的地方，他要撲出數尺才能接住或拾到那油紙包。

那油紙包快要落到地上的時候，郭盛豐剛好撲到，剛要一個虎躍飛撲接下那個油紙包，但一顆槍彈就在那刹那嘯一聲從他的耳側射過，嚇得他顧不了接住那油紙包，身子一個歪側，翻跌開去，趴在地上不敢動。

——一個人只能活一次，保住一命比得到那包契據緊要多了。

「啪」一聲，緊接着又有一道槍火射來，奇準無比地射在落在地上那油紙包上，將油紙包射得彈飛開去。

眼巴巴看着到手的東西「飛」出手外，郭盛豐當然不甘心，扯開喉嚨向三個漢子吆喝：「余光、朱保，給我狠狠掃射！射殺那雙狗男女！」

其實，余光、朱保還有第三個漢子正在連續不停向林、蕭兩人放槍射擊，但被槍法奇準的林飛鳳一發接一發射出的槍彈壓迫得無法從藏匿的地方探出腦袋，唯有不甘示弱回擊放槍。

連發兩槍將郭盛豐嚇退及射飛油紙包的人，是蕭原。

蕭原的槍法很準確。

雖然郭盛豐方面人數比他倆多，但蕭原一點也不將那三個護院放在眼內。

那三個護院根本就不是玩槍的老手，更不會玩命，怎比得上那些悍匪惡賊兇悍亡命。蕭原不知對付了多少亡命匪徒，比起那些亡命匪徒，那三個混飯吃的郭家護院有如窩囊廢，不堪一擊。

眼下的情形，他知道只要制住郭盛豐，那三個護院便不敢再亂動。於是他向林飛鳳疾喝一聲：「掩護我！」隨即飛快地向分散躲匿在三個地方的三個郭家護院來回射了六槍，跟着從地上躍起來，衝向趴在地上的郭盛豐！

林飛鳳在蕭原躍起後，快速地向那三個護院急射，不讓他們有機會瞄準蕭原放槍狙擊。

趴在地上的郭盛豐看到蕭原向他衝來，嚇得嗚哇驚叫，急不迭爬起身，連跌帶爬往回逃跑。

蕭原若想射殺郭盛豐，易如反掌，他不想殺人——郭盛豐雖然可惡還不至於該死，所以他沒有向郭盛豐開槍。

蕭原一念之仁，幾乎喪命在郭盛豐手上。

連竄帶爬的蕭原陡地撲在地上，身子斜滾一匝，左手猛地一抬一伸，「啪」一聲，一道槍火從他手上閃吐出來。

郭盛豐手上赫然握着一把左輪手槍。

蕭原萬料不到那郭盛豐身上有槍，曉得放槍，登時應「槍」身子一個歪側，跌倒下去。快要跌落地上的刹那，他還擊了一槍。

郭盛豐嚎叫一聲，挺起的身子重重跌回下去。

他的右胸肋部位中了蕭原還擊的槍彈。

蕭原的左腰脅側中了郭盛豐的陰險的一槍，傷得不算重，但也不輕。

林飛鳳瞥到蕭原中槍摔倒，大吃一驚，魂飛魄散，一連向三個郭家護院掃了半匣子彈，一躍跳起，撲向蕭原。

爲了救護蕭原，她不顧生死。「蕭大哥……」她驚惶地呼叫一聲。

摔倒下去的蕭原突然從地上竄起來，兩三個箭步撲到趴在地上不動的郭盛豐身前，手上的槍飛快地抵在郭盛豐的頭上，跟着身子一弓，跪倒下去，口裏發出吭一聲痛叫。

林飛鳳看到蕭原又「動」了，頓時魂魄歸竅，那顆跳到嗓口的心一下落回原位，身子一扭，向三個護院躲匿的地方連放四槍，繼續向蕭原那裏疾奔過去。

——她要護着蕭原。

蕭原受傷的左腰脅側流出血來，他咬牙抵受着傷痛，一脚踏在郭盛豐握槍的手上，接着移開抵在郭盛豐頭上的槍嘴，一把抓住他的後衣領提起來，放聲大喝：「郭家三個狗腿快放下槍，要不我一槍斃他！」

三個護院眼見主人被擒，加上他們根本沒有拚命之心，余光第一個將手上的槍拋掉，站起舉起雙手走出來。「請別傷害郭爺，我們認輸了。」

朱保與另一個護院跟着也丟掉手上的槍，起身舉手走出來。

郭盛豐大概因爲傷重的關係，暈死過去。

「飛鳳，快去撿起那包契據。」

蕭原對林飛鳳說。

林飛鳳跑過去撿起那個油紙包，急急跑到蕭原身前，驚憂地道

：「蕭大哥，你受了傷！」

蕭原忍痛道：「妳也受了傷，我替妳包紮。」

林飛鳳道：「不！你受傷比我重，待我先替你包紮！」

「不好！保安隊來了！」朱保突然失聲驚呼。

蕭原與林飛鳳聽聞之下，吃一驚，慌忙扭頭往來路那面張望，果見一伙保安士兵持槍奔前來。

蕭原一把拉起她，疾聲道：「快跑！」

林飛鳳將手拿着的那包契據扔在郭盛豐的身旁，忍着傷痛與蕭原拔脚飛奔。

她之所以將那包契據扔落郭盛豐身旁，一來再不可能與郭盛豐交易，她拿在手上等於廢紙；二來她惱恨郭盛豐存心不良，使用卑鄙手段欲搶奪那包契據，好他讓他受到懲罰！

郭盛豐若跑不了，給保安隊的人捉住，發現侯沐恩失竊的房產地契據在他身旁，他這個痲煩可大了，恐怕會吃不了兜着走。

砰砰啪啪槍聲亂响，槍火横飛，那些保安隊發覺已被發現，立刻放槍追擊飛奔的蕭、林兩人及朱保等三個護院。

原來三個護院眼見蕭、林兩人拔足飛奔，略爲猶豫一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馬上各自撲前去撿回扔掉的駁殼槍，丟下暈迷未醒的郭盛豐，發足狂奔。

蕭、林兩人跑了一會，回望保安隊仍然緊追前來，兩人回身將餘下的槍彈悉數射光，才返身咬牙忍痛繼續往前急奔。

余光、朱保等三人亦回身向追擊的保安隊放槍射擊，阻擋保安隊的窮追。

帶隊掩奔前來的人原來是侯家昌。

他下令手下士兵窮追，自己與兩個士兵停在昏迷不醒的郭盛豐身前，一個士兵將郭盛豐身旁那個油紙包撿起來交給他。他打開紙包發覺是侯沐恩被盜去的那批契據，頓時咧嘴笑了。「嘿嘿，有姓郭的和這包契據在手，大可以回去向四叔作個交代了。」頓一下，輕輕踢了郭盛豐一脚，冷笑道：「姓郭的，人贓並獲！這一次你可脫不了干係！就算跑掉了母猪，捉回你這隻猪公，總算有收穫。」

跟着他吩咐兩個士兵替郭盛豐止血包紮傷口，捉到一個活口總比抬回一個死人好多了。

* * *

蕭原與林飛鳳不知跑了多久，直至筋疲力竭，斷定已擺脫了追兵後，不得不停下來歇歇。

兩人已幾乎跑不動。

蕭原大概因爲流了很多血的關係，感到頭暈眼花，林飛鳳喘了口氣，急忙替他檢視傷口，發覺蕭原的腰側給槍彈射穿一個血孔，幸好只是傷了皮肉，從他身上取出傷藥敷在傷口上，撕下內衣，替他包紮好傷口。

敷過藥後，蕭原感到好了一點，掙扎着堅持要替林飛鳳擦傷的部位敷上藥。

林飛鳳並沒有拒絕，爽快地讓蕭原替她敷藥包紮，雖則給蕭原看到及觸摸到腰部。

她不介意給自己喜歡的人看到她的身體。

料理好傷口之後，林飛鳳去弄了點水來給蕭原喝。

之後，在蕭原的堅持下，他倆互相扶持着往前走，也不知走出多遠，終於在一處山脚下發現一戶人家，於是上前去求助。

那戶人家只有一雙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夫婦，林、蕭兩人向那雙夫婦謊稱在路上遇上土匪搶劫，隨身携帶的東西都丟掉了，亡命奔逃，雖則受了槍傷，總算逃脫，請那雙夫婦讓他兩人暫住兩日，待傷勢稍癒，便會離開。

那雙夫婦誤以爲兩人是夫妻，眼見蕭原傷得不輕，大發善心，招呼兩人留下來養傷，做丈夫的急忙去打掃隔鄰那間屋子好讓蕭、林兩人暫住。做妻子的找了兩套衣服給兩人換上，林飛鳳看到那兩套男女衣服很新淨，不似是上了年紀的人穿着的款式，好奇之下詢問那個老婦。那老婦對她說，那兩套衣服是她兒子和媳婦的，兒子與媳婦在縣城做點小生意，替她生了兩個孫子，逢年過節才會回來團聚。那老婦還告訴她，轉過左面山脚便是一條有百多戶人家的鄉村，名叫武山村。

林飛鳳從身上拿出五個大洋給那老婦，聊表謝意。那老婦起先不肯收，說兩人遭賊劫已夠悽慘可憐了。她收留兩人是出於一片好心，並不貪圖甚麼，後來林飛鳳說若不收下，他倆馬上離開，那老婦才勉强收下。

那雙老夫婦都是熱心人。做丈夫的燒了一大鍋水，替蕭原洗抹在身上的血污，重新敷上藥，換過乾淨的布條包紮傷口，然後叫那個老婦替林飛鳳重新料理腰部的傷口。

由於老夫婦以爲蕭、林兩人是夫婦，安排兩人睡在隔壁已打掃好的屋子內，床嘛，當然只有一張。

隔壁那間屋子原來是那雙老夫婦的兒子一家回來時住宿的地方。

林飛鳳居然沒有向老夫婦表白她與蕭原並不是夫婦。蕭原由於傷重的關係(主要是流了不少血)身子疲弱，重新包紮好傷口後，不知不覺沉沉睡去。並不知道老夫婦安排

他兩共宿一屋，還共睡一床。

睡覺時，蕭原本想睡在地上，讓林飛鳳睡床上，林飛鳳却說他傷重，該睡床上，她睡地上。蕭原當然不肯讓林飛鳳睡在地上，林飛鳳提議一起睡在床上，這個時候還講甚麼男女有別，事急從權，只要互相以禮相待，又何懼同睡一床。

睡到半夜時分，蕭原發起燒來，不斷發出夢囈聲，驚醒了林飛鳳。

林飛鳳看到蕭原一張臉發紅，摸摸他的額頭，熱得燙手，知他發燒，急忙起身到屋外倒了一盆水進屋，將浸濕毛巾敷在他額頭上，又喂他喝冷開水，那雙老夫婦給吵醒，亦起床走過去幫忙。

昨晚發了半夜燒後，第二天蕭原的精神好了很多，元氣大為復原。

可是，他却發覺林飛鳳一整天很少說話，顯得悶悶不樂。待到睡覺的時候，他忍不住問林飛鳳可是身體不適，林飛鳳搖搖頭，定定的看着他，半晌，沒頭沒腦地問：「蕭大哥，鳳琴是甚麼人？」

蕭原料不到她一開口便說出鳳琴這個名字，怔愕了一下，摸不着頭腦地道：「鳳琴？妳怎知道這個名字？」

林飛鳳咬咬嘴唇，幽幽地道：「昨晚你發燒的時候，不斷發出夢囈，一直在喚鳳琴這個名字……」

蕭原心裏一陣內疚，愧疚對林飛鳳道：「飛鳳，很對不起，我沒有對妳說出來，鳳琴是我的未婚妻……」

林飛鳳身子震顫了一下，澀聲道：「你很愛她？」

蕭原點點頭。

林飛鳳默然看着蕭原，一會，忽然道：「雖然你已有了未婚妻，我仍然喜歡你！」說完，倒身躺在床裏，背向外面。

蕭原看着背對着他側躺着的林飛鳳，心裏暗嘆一口氣，欲言又止，發了一會神，搖搖頭，躺下去。

——他不知該說甚麼話才能慰解林飛鳳。

這一晚，他睡不安寧。

朦朧入睡間，他感到有人抱着他，不由自主抬起一隻手往身上摸，觸手柔軟，潛意識中感覺那是一具赤裸的軀體，頓時悚然醒過來，張眼看到林飛鳳靠在他身旁，這一驚非同小可，張口失聲欲說，兩片熱烘烘的嘴唇已堵住的嘴巴，一點丁香掠入他口裏，同時感那具柔軟的軀體壓在他身上，腦袋嗡一聲響，心裏大叫不可，雙手却不聽支配，摟住那壓在他身上的柔滑軀體，嘴裏亦吐出舌頭探入對方的口裏，熱吻起來。

那一夜，兩人好不激情熱烈。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林飛鳳已不在床上，但昨晚顛鸞倒鳳的情景，歷歷在目，他深感對不起林飛鳳，他不該那樣做，既然明知不能愛她，為何還要和她……要知道一個女子的清白是何等重要！可是，他情難自禁啊。

坐起來正要下床，蕭原看到枕邊壓着一張紙，好奇地拿出瞧着，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是林飛鳳寫給他的。

蕭大哥：我走了。既然不能夠愛你，相見不如不見。你不用為昨晚的事自責，我是心甘情願的，我要與你熱烈愛一次，雖然不能與你在一起，但我却想懷有你的骨肉，若有幸懷了你的骨肉，我會像愛你一樣愛惜他。我走了，你不用找我，你不會找到我。飛鳳留字。

蕭原呆呆看着手上那張紙，也不知過了多久，驀地如夢驚醒，跳下床，大聲呼叫：「飛鳳……」鞋也不穿，衝出屋外，像瘋了一樣，邊聲聲呼喚飛鳳，邊往外四處亂跑，找尋飛鳳。

飛鳳果然走了。

野地上，只有蕭原呼喚飛鳳的叫聲在空中迴響。

(全文完)

鐵膽英豪

湖海恩仇錄／金　戈・文　可　飛・圖

知遇深恩　永世難忘

英雄館三個金漆招牌大字，在陽光下閃閃生光，天鷹王呂月越看越愛，他實在捨不得走開，雖然已經看了很久，但那三個字實在太好了！

名與利，富與貴，從此要好好的享受，而且不須勞神傷氣，坐享其成就行了。

試想這樣多的好處，叫天鷹王呂月如何不喜歡呢？

這塊金漆招牌是袁守田老爺子親手題的字，雖然不能說與皇帝御筆相提並論，在很多人眼中看來，那也差不多了。

「袁老爺子，你天高地厚的恩情，呂某一定會報答的。」天鷹王呂月感激得忍不住說了出來。

「感恩圖報，是眞英雄！」這聲音突如其來，將天鷹王呂月駭了一跳。」

尤其是像他這樣的高手，別說是欺近身來，即使是方圓五丈遠近的飛花落葉也瞞不了他。

來人既能毫無徵兆的欺近，必然負有上乘武功，天鷹王呂月暗驚，身形微矮，雙掌擋在胸前，護住全身要穴，定眼向前望去。

「殺！」這聲不亞於晴天霹靂，直震得附近幾株大樹的葉沙沙作響。

以天鷹王呂月的武功，猶自感到胸腹間血氣翻騰，可想而知，來人內家氣勁，已有非同小可的成就。

電光石火中，一股強勁已極的掌力襲到，天鷹王呂月心內大駭，發出震天價的暴響。

天鷹王呂月心中大駭，來人掌力之雄渾，為十年來之僅見，倉促之間，雖不至於輸，但也給震退五步有餘，才勉強站住了腳。

可是對方却退了七步，天鷹王呂月趁這時候，才看清對方頭戴斗笠，一身勁服，中等身材，看不清楚臉目，約莫三十來歲左右，那也只是從對方下半截臉形判斷。

「閣下是何方高人，呂某在此，別得罪了好朋友，那時不太好了。」

「放心，待會我一定與呂老大有交代。」來人笑道，語氣倒還顯得客氣。

「是友是敵，最好說個明白。」天鷹王呂月急道。

「看掌！」來人根本不回答，身形驟進，右掌輕拍，如封如閉，變幻不定。

天鷹王呂月紋風不動，雙眼緊

盯對方手指上，待對方招式將老未老之勢，左掌疾劈，當胸疾打，那等快法是最好的攻勢，而且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對方如何變化都招架不了。

突然，似乎有點不對勁，天鷹王呂月本能後退，放棄追殺，果然不錯，一條細得不能再細的金綫，前端繫着三寸長的金針，事先毫無徵兆，往天鷹王耳中射去，雖然僥倖得以避開，也駭了一身冷汗。

「颼！」一條人影由濃密樹葉中穿出，落在平地上，纖塵不揚，那身輕功，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好！」那人笑得很和氣，大約四十來歲左右，就像個一團和氣的好好先生。

天鷹王呂月又驚又怒的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下這毒手？」

「哈！」二人聽了，笑得前伏後仰，似乎聽到了什麼滑稽之事，笑得闔不攏嘴來。

突然靈光一閃，天鷹王呂月衝口而出的叫道：「一綫牽魂柳邊城！」

「正是柳某人。」

天鷹王呂月深深的吸了口氣，今天想不到碰到這魔頭，一綫牽魂柳邊城在武林之中，可說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爲人亦正亦邪，做事爲人，全憑自己的好惡，如果翻臉成仇，那是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

在江湖上的傳聞，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極要好的，那麼旁邊這位就是錦毛獅毛建了。

「哈哈哈，呂老大好聰明，看來已知道我這位兄弟了。」一綫牽魂柳邊城笑笑的道。

「毛兄，好雄厚的掌力。」天鷹王呂月抱拳道。

「再說下去，毛某人就無地自容了。」錦毛獅毛建說時，已脫下了斗笠。

天鷹王呂月微微一笑，他苦練鷹爪功成名，在掌力上來說，素來自負得很，錦毛獅毛建的掌力在江湖上固然是霸字號人物，在鷹爪功下，仍然是稍遜一籌，因此之故，也懶得與他客套多話，一笑了之。

「呂老大，可知我們兄弟的來意？」一綫牽魂柳邊城笑問道。

天鷹王呂月搖了搖頭，心中已暗暗提高警惕，道：「說不定受人委托，前來謀害自己也不定。」

「哈哈，呂老大恐怕想不到了，今後我們是一家人了。」一綫牽魂柳邊城笑道。

「一家人？」天鷹王呂月實在聽不懂。

「哈哈，呂老大可覺得袁守田袁老爺子夠義氣，對你來說，是否太好了？」一綫牽魂柳邊城笑問道。

「噫，他老人家義薄雲天，我姓呂的心服口服，沒其它的說，永遠會感激。」天鷹王呂月激昂的道。

「袁老爺子果然沒有看錯了人，我們兄弟今日也試過，呂老大是一位英雄，我們以後跟着你。」一綫牽魂柳邊城這次沒有笑，神色莊重的說道。

「這是什麼話，呂某人怎敢當此？」天鷹王呂月急得忙道。

「嘿嘿，袁老爺子命我們兄弟跟隨呂老大，他老人家一言九鼎，我們本不必懷疑，但此事關係一生榮辱，敝兄弟才不揣冒昧，出手試試，剛才我們已出盡全力，猶自不敵，因此我們心悅誠服，跟隨呂老大！」一綫牽魂柳邊城說得慷慨激昂。

天鷹王呂月本不願意，因爲這一綫牽魂柳邊城兄弟二人，在江湖上仇家太多，而且都不是好惹脚色，與他們混在一起，以後必然痲煩多多，是非也是多多，可是，袁老爺子的推荐，還有什麼話可說。

「呂兄，袁老爺子還有很多話，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談談如何？」錦毛獅毛建低聲的說道。

「哦！對，待兄弟替二位接風，請到武館內喝酒談心。」天鷹王呂月引二人到後院。

酒過三巡，大家益發熟悉，一綫牽魂柳邊城道：「袁老爺子二子一孫，全在北京做大官，做人來說，也算是有福有壽之人，可惜……」

天鷹王呂月聽對方言下之意，袁老爺子似乎還有什麼隱痛，不由驚問道：「以他老人家的聲譽地位，莫非還有什麼不足之處？」

「嘿嘿，不足之處？」一綫牽魂柳邊城說到此處，神情頗爲激憤，叫道：「就是太富足了，所以才引起江湖朋友的眼紅，開頭數字小，還可以勉强湊合，到後來簡直是敲詐，許多江湖道上的正義之士看不過眼，出面干涉，却因此種下禍根。」

「此話怎講？」天鷹王呂月簡直驚奇了。

「唉，還是別說了，說來徒令人傷心難過。」柳邊城廢然長嘆，似有無限心事。

「柳兄，你也太見外了。」天鷹王呂月不高興的道：「兄弟受過袁老爺子天高地厚之恩，不說別的，拚着這條性命，也要和他那些仇家週旋到底。」

「老大，今日與呂兄初次會面，別煩他了，目前我們兄弟尚能應付，以後倘力有不逮之處，再請他相助一臂之力好啦。」毛建朝柳邊城說道。

「不錯。」柳邊城點點頭的說道。

「這是什麼話？」天鷹王呂月跳了起來道：「別說呂某人身受袁老爺子大恩，即使站在江湖同道身份說話，也不容有此事發生。」

「我們知道呂老大爲人，所以說明眞相，但有些芝痲綠豆的小事，又何必勞煩呂老大的大駕，當我們兄弟應付不了時，一定請老大幫忙！」毛建答道。

「好吧，自家兄弟，不須客套多說，乾！」天鷹王呂月心情愉快，頻頻擧杯。

三人越說越投機，一直飲到深夜時分，柳邊城與毛建兩人才告辭而去。

* * *

英雄舘在洞庭湖附近的軍山舖來說，可算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袁守田老爺子推荐到舘學藝的人越來越多，天鷹王呂月見了，心內高興之餘，對於袁老爺子益發感激不盡。

忙了半個月，事情總算有了頭緒，天鷹王呂月每日生活也頗有規律。

初更時分，天鷹王呂月喝過兩杯，然後準備泡壺上好的清茶。

突然，他聽到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音，心內驟震，來人輕功甚佳，前後左右，共有四人，天鷹王呂月右手輕輕往前微揮，微風拂過，燈火立時熄滅。

「好！」夜行人輕喝，似乎是讚揚主人反應敏捷。

天鷹王呂月暗自怪異，這四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看他們言行，似乎並未把自己放在眼中，嘿嘿，今晚倒要好好與他們週旋週旋一下。

「主人請出來吧！好朋友到了，別玩什麼花樣！」一名高瘦子大刺刺的道。

「颼！」天鷹王呂月心內豪氣頓長，穿窗而出，屹立在四人包圍中間，毫無懼色。

「不愧爲天鷹王。」當中一人說着，立即鼓掌，其餘三人也熱烈鼓掌。

「四位何方高人？今晚光臨寒舍，又蒙着面，請示明來意，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天鷹王呂月抱拳說道。

「哈哈，呂兄別放在心上，我們四人在江湖上算不了什麼，只是久慕天鷹王大名，不揣冒昧，前來討教討教，並無其它意思！」高瘦子哈哈的笑道。

天鷹王呂月當然不會相信對方所說，他們此來必然另有用意，當下淡淡的說道：「呂月薄有虛名，也是江湖上朋友抬愛，並無什麼特別本事，四位又何必來試？」

「呂兄別客氣，小可請教幾招絕學。」高瘦子說罷，緩緩走入場中，另三個往後退，並未採合圍戰術。

「請！」天鷹王呂月心內暗怒，當下决心給對方一個厲害，所以也不多說，只是盡到了禮數就算了。

「看掌！」高瘦漢子眞不客氣，肩頭微微一晃，直欺進中宮進掌，身法步法確非凡俗之流可比，但對付天鷹王呂月，似乎仍算過於大膽些！

「好！」呂月雖說沉得住氣，但對方目中無人，令他實在怒火中燒，大喝一聲，右掌猛擊，一股强勁的掌力破空而出。

高瘦漢子似乎知道厲害，怪叫一聲，閃身往右避開。

天鷹王呂月得勢不饒人，攻勢有如狂風驟雨一般，掌風已將對方罩住，高瘦漢子拚命閃避，僥倖避過七招，第八招也避不了，「砰！」擊中其肩頭，整個人被擊得飛了起來，往牆上撞去。

其餘三人見了，不由大吃一驚，騰身而起，仍然吃不住勁，蹬蹬蹬，碰到牆上。

天鷹王呂月也不追趕，心中暗道：「這三人武功並無甚出奇，今晚大膽來此，到底是爲了什麼？」

突然，一股强勁已極的氣流由後腰襲到，天鷹王不由大吃一驚，剛才掌創三人，心中一時大喜，忘了另一敵人，此時無暇多想，運勁往後擊去。

「彭！」的一聲，雙方掌力接實，竟然是個不分高下的局面。

「好傢伙！」天鷹王呂月怪叫一聲，急忙翻過身來，揮掌猛擊過去。

「彭彭彭……」一連七掌，二人仍然不分勝負，在呂月來說，這是從未有過的事，鷹爪功無堅不摧，對方又是何人，竟然有此强勁內力。

「再試這招！」對方又是怪叫一聲，矮胖漢子展開奇招，頓時虛實莫測，變幻不定。

「來得好！」天鷹王呂月奮身迎上，全力週旋。

「我們去搜！」另三人乘此時，往後面急掠而去。

「小心！」矮胖漢子百忙中叫了一聲。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天鷹王呂月心內更加奇怪，忍不住的問道。

「哼！」矮胖漢子只冷哼了一聲。

那三人却急急往後院掠去，天鷹王呂月沒有做什麼壞事，心內坦然，但四人來得奇怪，尤其是這矮胖漢子，更加透出奇怪，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此時，矮胖漢子只是靜靜的站立在一旁，似乎是監視天鷹王呂月行動，讓那三人行動。

心內微一沉吟，天鷹王呂月已有了決定，今晚必須與這四個人，其實只有這矮胖漢子老者最厲害，只要放倒了他，其餘三個根本微不足道。

矮胖漢子似乎看出天鷹王呂月眉間的殺氣，立即全神戒備。

「看掌！」天鷹王呂月大喝一聲，鷹爪功提到十足，明刀明槍的撲攻。

「颼！」矮胖漢子這回不硬拚了，只是遊鬥，身形騰挪閃避，繞住呂月不斷的兜圈子，這傢伙輕功的確不同凡响，一時三刻，還無法奈何得了他。

天鷹王呂月突然一踏脚，騰身掠起往後面翻去，那三個總可以放倒。

「殺！」矮胖漢子大喝聲中，右掌全力擊出，他是想將天鷹王呂月留下來。

天鷹王呂月又豈不知對方心意，他既以鷹爲外號，這輕功更有不凡造詣，雙臂疾振，人已凌霄衝起，橫掠開去，已在五丈遠了。

「站住！」矮胖漢子不由大驚，拚命趕去。

天鷹王呂月如何會聽他的，身形一躬，有如脫弦之箭，往前疾馳，這英雄館地方只不過二十丈方圓大小，兩個起落，已到內院，那三個人此起彼落，逐屋搜查。

一股無名火升起，天鷹王的家內，竟然任由人家搜查，姑無論他們是爲了什麼，但對方太輕視自己了，呂月長嘯一聲，人已到，雙掌已運足了全力向前擊去。

試想，那三個人如何消受得了，紛紛逃竄閃避，呂月這次含憤出擊，豈容他們逃出手去，劈空掌力打出，已有兩個跌倒。

後面追來的矮胖漢子吼叫如雷，天鷹王呂月胸中怒火如焚，兩眼紅赤，身形疾轉，正面對矮胖老者，彈身縱起，往前撞了過去。

那三位既然有二個受了傷，此時似乎看出危機一瞬，不敢怠慢，紛紛趕來救援！

「彭！」矮胖老者硬接一掌，往後就倒，看來鷹爪功仍然是不能輕侮，矮胖老者身形微凝，天鷹王呂月大叫一聲，右掌猛拍，存心將對方收拾下來。

矮胖老者這次根本無法逃得了，雙眼已露出死灰色，仍然拚命迎上。

「你敢殺公差！」後面那三個人叫道。

「什麼？」天鷹王呂月不由大驚，撤掌後退，矮胖老者死裡逃生，怔怔的似乎駭得呆了！

「嘿嘿，你看！」那三人掏出腰牌，果然是益陽公差。

天鷹王呂月雖然稱雄武林，這拒捕殺公差之事，他還不敢做，微怔之下立即道：「各位既是公差，應當堂堂正正說明來意，像這樣蒙着臉闖進來，我還以爲是强盜或仇家呢！」

「有人報說英雄館暗藏匪徒，明查行麼？」高瘦漢子這回神氣得很，官腔十足。

「什麼話？」天鷹王呂月大叫起來：「姓呂的行走江湖，雖不敢標榜俠義，倒也從未與匪徒結交過，四位今晚已經查過了，可有窩藏來歷不明的人物？」

「這點，我們回去據實回覆大人，告辭了！」高瘦漢子說罷，當先縱身，越過圍牆，其餘三人也相繼掠出去。

天鷹王呂月站在院中，望着他們離去的地方，心內思潮起伏，這是怎麼回事，竟然出動公差？

那高瘦漢子三人是公差，但這矮胖老者却是江湖高手，像他使的掌力，決非尋常的江湖道，究竟是什麼人呢？

「看來袁老爺子的對頭暗中作怪，他們好靈敏的消息，一綫牽魂柳邊城及錦毛獅毛建的出現，已令對方警覺，嘿嘿，不怕你們厲害，俺天鷹王不是可以駭倒的，你們想動袁家一草一木，放着呂某人不死。」

天鷹王呂月思前想後，決定沉注氣不理。

十日後，不見動靜，呂月暗中留下了心，決定四下走走，看看附近地方有什麼江湖人物。

兩天後，他來到了夫子廟。

正是黃昏時分，廣場上頓時熱鬧了起來，說書的，賣藥的，看相算命的，賣解，以及茶水等小販，人頭湧湧，氣氛頗熱鬧。

「小虎子，打一套猴拳給各位大爺看看！」場中一名花鬍子的老者叫道。

「是！」一個十來歲的小童，大模大樣走到場中，向四下來個羅圈揖，然後一招一式的演了出來。

天鷹王呂月很喜歡這孩子，雖說火候不足，一套猴拳倒耍得似模似樣。

「好！」觀衆齊聲喝采。

小孩子似乎得到了鼓舞，使得更加起勁。

正在這時，一顆小石頭疾滾過來，小孩猝不及防，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觀衆見了，轟然大笑。

小孩子急得滿臉通紅，老頭也似乎大感意外。

「要猴拳的，你是怎麼搞的。」一個三十來歲的人，看上去斯文秀氣，不像一個粗人。

天鷹王呂月却看得清楚，那石頭正是此人搞的鬼，對一個走江湖混一口飯吃的小孩子，也出手搗亂，總不會是個像樣的人物。

老頭子此時趕緊抱拳道：「大爺，多多原諒，小孩子見不得大場面，請大爺多多包涵。」

「嗯，你們又何必幹這一行？」斯文秀氣的年輕人道。

「大爺，我們不幹這一行，又幹那一行？」老頭子苦着臉的露出感然的神色。

「這樣吧，你們一老一小，可到我家去吃碗閑飯。」青年人笑道。

「多謝大爺，無功不受祿，我們內心感謝大爺好意，却不敢到府上騷擾！」老頭子抱拳謝道。

「你們二人住在何處？」這年輕人堆着滿臉笑容問道。

「老君廟。」老頭答道。

「嗯，那地方不錯！」那年輕人說罷，施施然的走開。

天鷹王呂月看在眼內，知道有古怪，只是並不清楚他們玩的是什麼把戲，反正老君廟還在，不怕他們跑了，大白天不會行動，最少也會在初更之後，才能搞鬼。

一老一小又繼續玩，當他們收錢時，天鷹王呂月抛了塊碎銀子，然後又往其他地方走動走動，那年輕人不見了，只怕已經離開了。

初更後，天鷹王呂月趕到老君廟，很清靜，除了廟內透着微弱的燈光，四周是一片漆黑。

他找到一株大樹，躲在濃密的樹葉當中，安安穩穩睡在樹枝上，倒還舒服。

三更過後，才看到一條黑影閃閃縮縮走來，正是那斯文秀氣的年輕人。

「好傢伙，看你玩什麼把戲。」天鷹王呂月精神一振，準備行動。

那年輕人來到廟前端詳了好半天，立刻轉到後面去，微一提氣，越過丈多高的圍牆，輕功倒還過得去。

天鷹王呂月微一提氣，身形掠過三丈，落在大殿頂，貼着瓦面滑過，落在後院亭子上，靜立不動。

「師伯，你今天才到。」正是那年輕人的聲音。

「你到底有什麼事，叫我們來，又玩這莫名其妙的把戲，十幾年來，撼山槍高君保在江湖上，也算有點名堂，怎麼做事竟會鬼鬼祟祟，不像個人物。」老者不悅的道。

「師伯別見怪，實因我的仇家太厲害，所以才以此動作說明關係，我自出江湖，又未見過師伯一面，而且小師弟年紀小，他不會怪我。」年輕人說道。

「你的仇家是什麼個來歷？」老者問道。

「鐵拳洪烈，他就住在十里外。」年輕人道。

「嘿嘿，鐵拳洪烈好大的膽子，待俺去試試他，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老者怒道。

「師伯今天才到，休息兩天再去吧！」年輕人笑道。

「胡說，對付個鐵拳洪烈，還用得着休息，事不宜遲，帶路！」老者說完，立刻站起身來。

天鷹王呂月聽得很明白，原來這年輕人是近年崛起的好手撼山槍高君保，在兩湖的名頭極响，他這位師伯，更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煞星——土龍王于謙，他們今晚去找鐵拳洪烈，倒是有趣得很。

「小虎子，待會兒動手時，你別上前瞎混，站在一旁看着就是了。」土龍王于謙說道。

「知道了大師伯。」小虎子恭敬回道。

天鷹王呂月心中暗嘆，撼山槍高君保的師父，也是江湖上的好漢，十年前爲仇家所害，到現在還不知道仇家是誰。小虎子正是高君保師父的孤子，今晚相見，師兄弟二人相顧黯然。

三人施展輕功，因爲小虎子年紀小，輕功火候較差，土龍王于謙及高君保反正不急，所以放緩了脚步，好不容易趕到了目的地。

「你去找他來，我們在此等候。」土龍王于謙站在一塊平地上，對高君保道。

高君保應聲是，立刻動身前去。

天鷹王呂月很高興，他今晚適逢其會，倒也要去看看兩湖强者到底武功有多好。

不一會，遠遠傳來呼喝。

「哼！鐵拳洪烈，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土龍王于謙門戶之見甚深，尤其是撼山槍高君保，是師弟唯一的愛徒，受人欺負，做師伯的自然有責任討回面子。

颼颼颼，七人如飛的趕到。

當先一人，五十來歲，雙目炯炯有神，尤其是那雙拳頭，比平常人大一倍，不言而知，此人便是鐵拳洪烈。

其餘五人，全是清一色紅衫黑褲，胸前綉着黑字「血」，字的左下角有數目字，由一至五，順序而來。

天鷹王呂月心頭大震，血旗五雄怎麼也來了，鐵拳洪烈與他們混在一起，當然不會是好人，今晚土龍王于謙贏了就罷，否則，倒要伸手管管閒事。

「咦！這老小子是什麼人？」血字五號見有人，忍不住奇怪問道。

「姓洪的，待俺來會會你的鐵拳！」土龍王于謙不願多費時光，緩步上前，準備拚戰。

「原來是土龍王于謙，好極

了，洪某等了好幾年，今晚總算如願以償。」鐵拳洪烈朗笑聲中，大踏步走上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的確令人不敢小視。

「請！」土龍王于謙微一抱拳，立刻亮開門戶。

「看拳！」鐵拳洪烈揮動鐵拳，又勁又急，旁人只見他肩頭微一晃，快如閃電，已快打中了土龍王于謙的鼻子。

「嘿！」土龍王于謙右手輕撥，疾點對方寸關大穴。

「呼！」鐵拳一轉方向，猛擊于謙太陽穴。

「好傢伙！」土龍王于謙情不自禁叫道，一對拳頭果然有其獨到的功夫，平常人根本無法接受得下三招。

這兩位江湖上的大豪，此時施展開絕學，在荒郊野嶺中各顯奇能，拚命血戰。

三十招過去，土龍王于謙已摸熟了對方的拳路，突然身形一凝，已展開他的苦研多年的絕學——天龍十八式。

這是土龍王于謙自創的武功，在江湖上還未用過，今晚對鐵拳洪烈，這還是首次使用。

「彭！」五招過去，洪烈已中了一掌。

「再試一招！」土龍王于謙身形滴溜溜的轉動，雙掌變幻不定；當眞是令人捉摸不定其來路。

「彭彭！」這兩下相當之重，尤其是土龍王于謙這種內家高手，連中兩拳，如何受得了，鐵拳洪烈連連的後退，希望能摸清對方路數，事實上，那變化太奇；簡直不合常規，偏偏又是威力奇大，令人防不勝防。

「砰！」這一下响聲奇大，鐵拳洪烈身形飛起，口中鮮血狂噴，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

「洪老大！」血旗五雄急叫道。

鐵拳洪烈步法踉蹌，搖搖晃晃的走了幾步，勉强站住身形，但那搖搖欲墜之神情，說明受傷極重。

土龍王于謙內力深厚，兼之晚年自創的天龍十八式，所以硬拚之下，重創鐵拳洪烈。

由於這一突然變化，令到在場衆人僵了半晌，將土龍王于謙圍在中間，竟成羣毆之局，土龍王于謙屹立如山，連眉毛也未跳一下，似乎並未把這五人放在眼內。

撼山槍高君保仍然站在一旁觀看，並無上前相助的跡象，看來他對大師伯極有信心。

「老賊，你好辣的手段。」血旗一號恨聲道。

「你們五人，要就快點出招，別嚕嚕囌囌說空話，今天是施展武功拚命的時候，不是說理吵架的時候，到現在爲止，江湖道上，不知有多少俠義道上的人物，想鏟除你們這五人，只是找不到而已。」土龍王于謙語氣平靜，毫無火氣，顯然已動了殺機。

「殺！」血旗二號大怒之下，首先忍不住，猛衝上去，雙手已握住兩把匕首，橫砍直搠。

土龍王于謙紋風不動，右掌疾拍，一股大力破空而出，血旗二號去勢受阻，攻勢微微一窒，土龍王于謙左脚突發，當眞快如閃電，血旗二號右腰中了一下，整個人凌空飛起，還好給血旗一號接住。

這一來，血旗五雄凜然而懼，土龍王于謙的武功比他們想像中高得多了，單憑他們一人，只怕無法與之匹敵，只有合力進擊或可取勝。

突然，血旗二號怪叫一聲，打出動手的訊號，當中由一號、二號在前面攻到，而三號却凌空躍起，往于謙頭上撲去，四號着地就滾，施用地趟拳，直取土龍王于謙下陰，五號却在後面游走，手中兩把飛刀，窺隙進攻。

血旗五雄這等的攻勢，的確配合得天衣無縫，將他們五人的戰鬥力組合起來，比原有的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

天鷹王呂月躲在暗處，也不禁暗自替這位土龍王于謙擔了老大的心來。

只是那位撼山槍高君保袖手旁觀，實在太不近人情了。

「大師兄，你去幫幫大師伯。」小虎子焦急的說道。

「別怕，師伯應付得了。」撼山槍高君保心安理得的說道。

戰場上五人，已經展開極殘酷的殺着，土龍王于謙在最後時刻動了，沒有人能形容那種快法，「颼」的一聲，從血旗一號及二號中間衝出，五人合擊之勢頓時瓦解，不管是天上、地下以及血旗四號及五號，一下子失去了焦點，反而血旗一號及二號擋在前面。

怪叫一聲，血旗五雄想再合圍，將土龍王于謙圍住狙殺。

試想，土龍王于謙容他們得手嗎？「彭彭」兩聲响，血旗一號及二號已飛起來，而且是往血旗四號及五號身上撞去。

在這情況之下，根本不知血旗一號及二號到底受了多重傷，自家兄弟，仍然放心不下，伸手去接。

土龍王于謙早已算定，身形微矮，如風捲到，此時血旗四號及五號雙目已經給擋住視綫，無法看清，土龍王于謙來勢又快，快得令其餘三人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眼睜睜的望着于謙出手，四號及五號同時倒下，甚至一號及二號也倒下，血旗五雄已四人受傷。

根本不須看，土龍王于謙已知

是怎樣的結果，身形微展，已神定氣閒站在一旁，望着血旗三號，一言不發。

「好功夫，好功夫！」血旗三號雙目呆怔，喃喃自語，似乎神智已有點不清。

「血旗五雄在江湖上所作所爲，死有餘辜，他們四人武功，已破去十之七八，已不能繼續爲惡，留下你一人，已算是寬大爲懷，有生之年，好好反省一下，若再爲惡，那時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土龍王于謙淡淡的向血旗三號道。

「好！」天鷹王呂月暗中喝一聲采，這土龍王于謙無論是武功心智，都不愧爲大俠風範，他留下血旗五雄中一人沒毀，也是留下一位自衛能力，像五人平時作風，不知有多少仇家，人家追殺起來，他們根本是毫無還手之力，任憑宰割。

留下血旗三號一人武功，只要埋名隱姓，找一處荒山野嶺處隱居，相信還可以活下去。

土龍王于謙宅心仁厚，天鷹王呂月心服，待事情過去了，他決心與這位老俠交一交朋友。

「呀！」小虎子突然驚叫起來。

天鷹王呂月急睜眼望去，幾乎驚得跳了起來。

原來鐵拳洪烈此時已捉住了小虎子，右手扣住天窗、天容兩穴，一言不發。

撼山槍高君保呆在一旁，似是手足無措，土龍王于謙睜眼望着，一時也是無法可想。

「嘿嘿嘿，老鬼，你說怎麼辦好？」鐵拳洪烈得意的道，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情，眞叫人看不過眼。

「姓洪的，你要怎樣？」土龍王于謙一下子像洩了氣的皮球，有氣無力的問道。

「嘿嘿，老鬼何不自己想想，你應該怎麼辦？」鐵拳洪烈笑道。

「爽快的說吧！」土龍王于謙雙目望天，顯然已下了決心。

天鷹王呂月暗暗移動身子，準備出手救人，他知道只要洪烈說一句話，那怕是要命，土龍王于謙也不會皺眉，他對這位小虎子，似乎已準備一命換一命。

「很簡單，廢去你這身武功。」鐵拳洪烈說道。

「不行！」血旗三號道。

鐵拳洪烈想不到，血旗老三此時會說這種話，望着他看看有什麼下文。

「我要這老鬼的命。」血旗三號恨聲的道。

「老弟。」鐵拳洪烈輕聲道：「這老鬼剛才既不下手殺害令兄弟，我們可否饒他死命。」

「不行，血旗五雄今日毀在他手內，那怕是殺了我們，也要報此大仇。」血旗三號切齒咬牙的道。

「兄弟，這件事聽我的。」鐵拳洪烈說時不斷打眼色，顯然還有其他詭計。

「我好恨！」血旗三號怒聲道。

「于老頭，你怎麼說？」鐵拳洪烈轉頭問道。

「只要你放了孩子，我答應！」土龍王于謙冷靜的回答。

「師伯，不要！」小虎子高叫道。

土龍王于謙嘴唇緊閉，不予回答，顯然已立下了主意，不會再改變。

撼山槍高君保此時走過來，靠近土龍王于謙，似乎有了什麼主意。

二人越說越小聲，似乎是爭辯什麼。

突然，撼山槍高君保一掌拍下，打中土龍王于謙的三焦俞、腎俞及氣海俞三穴道。

「彭！」土龍王于謙猝不及防，受了致命傷，知道不能生還，拚着一死，拚着最後一股先天眞氣，運於右掌，拍在撼山槍高君保胸口。

「彭！」撼山槍高君保受了這掌，口中鮮血狂噴，往後倒去。

天鷹王呂月驚駭欲絕，他無暇多想，騰身急掠，趁洪烈疏忽之際，劈空掌疾拍，頓時如千斤鐵錘擊中洪烈，蹬蹬蹬，往後連退七步，天鷹王呂月如箭的身形「颼！」一聲，將小虎子帶出險地。

「好！很好！」土龍王于謙大喜。

「老前輩，傷勢怎麼樣？」天鷹王呂月急忙扶起于謙，察看傷勢。

土龍王于謙搖了搖頭，轉頭對高君保道：「畜牲，你這是爲什麼？」

「老賊，少爺爲了報仇雪恨，已吃了不少苦，今日總算如願以償。」撼山槍高君保含笑道。

「你是什麼人？」土龍王于謙喝問道。

「好吧，讓我告訴你。」撼山槍高君保臉上一片紅光，這是迴光返照跡象，看來去死不遠，此時侃侃而言，「二十年前，我父親笑面煞高行，死在雲門派手中。」

「你原來是笑面煞高行的孽子。」土龍王于謙恍然大悟，明白其中原委。

「……」撼山槍高君保續道：「我投入雲門派，十多年來等機會，直到幾年前，才找到機會，殺了雲門派掌門符青塵，今天又殺了你這老賊，哈哈，我這殺父之仇總算報了。」

「畜生！畜生！」土龍王于謙說罷，立即閉目而逝。

「大師伯，大師伯！」小虎子撲在土龍王于謙身上，放聲痛哭起來。

天鷹王呂月廢然長嘆，江湖上的仇殺，當眞是令人心寒，地上躺着的人，全是武林中的高手，刹那間，互相殘殺而死，他是一個局外人，也不禁暗暗難過。

血旗五雄見了土龍王于謙已逝，也算是報了仇，但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救去小虎子，這才是恨事。

「朋友，你插上一手，可否報上萬兒？」血旗三號恨聲的道。

「天鷹王呂月，朋友有興趣，可以來找我。」

「好，血旗五雄記下了，山高水長，相見有期。」血旗五雄在三號扶持之下，離開了現場。

「哇！」小虎子遭此大變，忍不住的放聲大哭。

「好孩子，別哭。」天鷹王呂月止住小虎子的哭聲，然後費了好半天的勁，草草葬了在場死人，然後領着小虎子返回武館。

說起英雄館，天鷹王呂月心中永遠感激袁老爺子，他以當地鄉紳之身份，設下了六家武館，讓呂月主持，其實教練另有其人。

坐享其成，而且當地官府，因爲袁老爺子關係，對於天鷹王呂月恭敬有加，這樣的榮華富貴，全是袁守田老爺子一手造成。

天鷹王思潮起伏，他知道袁老爺子受人威脅，再加上小虎子的身世，的確是煩惱重重。

暫時無事，天鷹王呂月就收小虎子爲徒，專心一意傳授其武功。

十日後，一綫牽魂柳邊城及錦毛獅毛建突然來了。

他們是在深夜的三更時分翻牆而入。

「二位，近日可有什麼發現？」天鷹王呂月急問道，他實在是替袁老爺子擔憂。

「呂老大，我們實在不想連累你……」柳邊城遲疑的道。

「說什麼話，呂某人知識淺薄，倒也不是忘恩負義之徒，任由江湖宵小凌辱，我們還走什麼江湖？」天鷹王呂月憤道。

「本來呢，我們不想煩你，但今日遇逢敵手，確是非同小可的强敵，以我們兄弟武功，只有送死的份兒，但袁老爺子却因此受害，不得已我們才求助來了。」柳邊城作無可奈何狀道。

「很好，對方是什麼人？」天鷹王呂月問道。

「破天星陸宗奇！」

「皓首無常焦文遠！」

「他們兩個！」天鷹王呂月叫道。

二人沒有回答，因爲他們知道天鷹王呂月已經聽得很明白，他這樣激動大叫，因爲這兩人在江湖上，的確是非同小可的强敵。

呆了好半晌，天鷹王呂月平靜了下來，問道：「他們現在在何處？」

「明日到黃土店。」錦毛獅毛建道。

「可曾相約？」天鷹王呂月又問。

「沒有。」柳邊城照實相告。

「可分別約戰，後日中午約在黃土店東邊十里的有餘亭決戰。」天鷹王呂月正容道。

「先約誰？」錦毛獅毛建問。

「破天星陸宗奇。」天鷹王呂月平靜道，他心內實在沒有把握，這二人任何一個，都是江湖上的大豪，一身絕學，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與他決戰，那是一成的勝算也沒有。

「我們兄弟先去準備。」柳邊城說道。

「辛苦了！」天鷹王呂月也不客氣，因爲大家都是道義之交，那些虛套已沒有用了。

黃土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市集，由於近洞庭湖，所以來往客旅頗多。

有餘亭風景優美，山水美，花草美，更美的是山上的泉水。

三人欣賞片刻，突然有名壯漢匆匆跑來，對一綫牽魂柳邊城低聲說了幾句話，立即返身走開。

「呂大哥，破天星陸宗奇來了，我們暫時避一避，免得對方說我們以多勝少！」柳邊城對呂月說道。

「嗯，你們避一避也好。」天鷹王呂月覺得他們所顧慮的也是對的，所以也贊成。

「破天星陸宗奇功力深厚，呂老大千萬小心！」錦毛獅毛建說時，二人已走出老遠，迅速消失在濃密的樹林中。

天鷹王呂月獨自站在有餘亭前等候破天星陸宗奇。

他當然知道破天星陸宗奇的生平事跡，在江湖上，破天星三個字，數十年來，享譽武林，可說是從未遇過超級高手。

雖然天鷹王呂月暗暗躭心，但袁守田老爺子的事，那怕是丟了性命，也要與他週旋到底。

一陣緩慢的腳步聲傳來，沉穩而堅定，別說其它，僅此定力已非常人可及。

一名六十上下的老者在前面出現，冷峻的神色，雙目烱烱有神，國字口臉，鷹鈎鼻，中等身材，就那麼隨隨便便一站，頓時有股無形的殺氣湧出。

天鷹王呂月全神戒備，沉聲道：「破天星陸大俠？」

「正是陸某，閣下是鷹爪門的呂先生？」

「不敢，不敢！」天鷹王呂月倒

也不敢托大。

「今日我們在此處決戰，兵刃、拳脚或暗器，不受任何限制，是麼？」破天星陸宗奇大聲問道。

「好吧！」天鷹王呂月暗自奇怪，對方說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以破天星陸宗奇在武林中的身份，與人比試，還會用到邪門外道的暗器的，人家既然說了出來，也祇好接下，所以天鷹王呂月只好勉强應下。

「請！」破天星陸宗奇臉上突然泛上怒意，頗不屑輕視的神色。

「有僭！」天鷹王呂月無暇多想，斂氣凝神，微一抱拳立刻亮開門戶，準備接戰。

兩人都知道對方不是好相與的角色，所以步步爲營，絲毫不敢大意。

彼此盤旋了三匝，天鷹王呂月一個小跳步，右掌疾劈，直擣對方靈台穴。

破天星陸宗奇神色不變，右拳直擣，無絲毫花梢，快而勁，果然不同凡响，「彭！」的一聲，雙掌相交，雖然未分勝負，但對方勁力雄渾，彼此都感到對方是非同小可的敵手。

說起來，鷹爪功掌力稱雄武林，其它各家各派在掌法上不容易取勝，五招一過，天鷹王呂月就感到不是那麼一回事，陸老頭拳式古怪，一切花招在它面前失去效用，天鷹王呂月用盡全力，仍然無法取勝。

如果是尋常比武，固然可以在不分勝負場面之下收場，現在呢？爲了袁守田老爺子的安危而戰，必須與對方分生死。

咚咚咚，天鷹王呂月不得已之下，已施出向未經使用過的重手法——雷搥，每一掌擊出，發出咚咚聲响，其內勁之雄渾强勁可想而知。

破天星陸宗奇見招破招，見式破式，全未露怯意，與天鷹王打得難分難解。

二人纏戰將近三百五十多招，仍然不分勝負，彼此內心都現出不耐煩的態度。

突然，破天星陸宗奇身形一凝，臉上露出奇怪的神色，對於呂月的「雷搥」根本不理，右掌運足十二成功力，當胸擊出，竟是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

天鷹王呂月心內也火了，暗道：「老鬼不怕死，難道呂某人就怕了不成？」

「彭！」的一聲大响，二人心意，速戰速決，掌心一翻，竟然黏在一起，分不開來。

這種拚鬥內力的場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全無絲毫轉圜餘地，只不過片刻光景，二人額頭見汗，已快分出勝負，那也是決生死，或者是同歸於盡的愁慘局面。

突然，「嗤！」的一聲輕响，破天星陸宗奇全身疾震，翻身就倒，口中鮮血狂噴，看來去死不遠。

「你！」天鷹王呂月大感詫異，對方內力尚能支持，何以突然力竭受傷。

「哈哈哈！」一綫牽魂柳邊城由林中走了出來，俯身拾起那條金絲綫。

天鷹王呂月這才恍然而悟，拚鬥內力時，柳邊城發出奪命金針，破天星陸宗奇如何受得了，因此受了致命的重傷，狂吐鮮血昏了過去。

「柳兄，用這手段暗算，呂某人不敢恭維。」天鷹王呂月實在不高興，所以出言責罵。

「呂老大責罵得有理，今次比試，可不是尋常比試，你如萬一有個閃失，我們兄弟即使丟了性命，也無法擋得住皓首無常焦文遠的進攻，那時袁老爺子怎辦？爲了他老人家，兄弟才出此下策。」一綫牽魂柳邊城苦着臉的說道。

「算啦！」天鷹王呂月經已脫力，說話已經是有氣無力，而且破天星陸宗奇也不是好人，既然助紂爲虐，今日不殺他，明天又害人，只怕到時不容易阻擋。

三人沒有說什麼，各有各的心事，尤其是天鷹王呂月心內不舒服，與人比武，勝負固然重要，但用卑鄙手段取勝，無論如何，總是勝之不武。

「呂老大，明天一樣的時間，皓首無常焦文遠在有餘亭候戰！」一綫牽魂柳邊城道。

「怎麼，你已約了他？」天鷹王呂月大叫問道。

「剛才打發人走了，因爲破天星陸宗奇敗了，我們才能繼續挑戰，如果今日你敗了，明天只怕不能行動，躺在家內等死！」錦毛獅毛建說道。

這傢伙說話雖然不甚好聽，事實確是這樣，天鷹王呂月皺了皺眉頭，沒有回答。

回到家中，天鷹王呂月立即洗一個澡，飽食一頓，即獨自關在房中調息，今天所消耗的精氣實在太巨，必須盡快恢復。否則，又如何與皓首無常焦文遠拚搏，這老魔頭的內力修爲，比陸宗奇强得多！

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二人，當晚還在英雄館休息。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天鷹王呂月突然聽到一陣嘈聲，心內暗道：「難道對方忍不住，立即找上門來？」

「呂大爺，呂大爺！」門外有人叫。

「誰？」天鷹王呂月站起身來，伸手打開門，門外站着一位老人，正是袁守田老爺子的管家。

「呂大爺，我家老爺子請你有空去一趟。」老管家恭聲道。

「他可有什麼重要事？」天鷹王呂月急問道。

「不知道，老爺子只是這麼說，你有空就去一趟。」老管家說道。

「好吧！我明日去。」天鷹王呂月聽袁家無事，決定明天晚間去，因爲與皓首無常焦文遠的血戰，至爲重要，今日精神消耗過巨，必須儘快恢復，否則，明天與皓首無常焦文遠之戰，毫無把握。

老管家說罷，立刻辭出。

當晚無事，第二日一早起來，天鷹王呂月只覺得精神特別好，匆匆吃過早餐，即與錦毛獅毛建二人趕去有餘亭。

三人這次騎馬，免得體力消耗過巨，距有餘亭約二百餘丈，即下馬步行。

哈哈哈……一陣雄渾響亮的笑聲在前面响起，三人都是武林高手，自然聽得出，這是一位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恐怕就是皓首無常焦文遠了。

天鷹王呂月聽了，立刻眉頭深皺，對方這笑聲所顯示的功力，比他强得多了。今日之戰，這內功方面，已經比人家差遠了。

遲疑了半晌，天鷹王呂月暗自一咬牙，心內道：「如今是勢成騎虎，上了虎背，欲罷不能，即使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臨陣脫逃，那成什麼話？」

「呂老大，你看行麼？」一綫牽魂柳邊城憂形於色道。

「如今是走一步，是一步，怕也怕不來。」天鷹王呂月一咬牙，大踏步往前走去。

颼颼颼，林中埋伏了很多人，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天鷹王呂月此時就好像慷慨赴難的義士，抱定死拚之心，所以對於任何威脅，已不再計較了。

首先，那滿頭白髮映入眼中，雙目如電，紅潤的臉色有如初生嬰兒，這位武林中聞名喪膽的老魔頭，此時已端坐亭中，雙眼緊盯着天鷹王呂月三人，露出憤慨莫名之神色來。

「閣下早到片刻。」天鷹王呂月淡淡的說道。

皓首無常焦文遠也不答話，緩緩站起身來，眼中怒恨之色似乎越來越盛。

錦毛獅毛建及一綫牽魂柳邊城退後五尺，人雖不準備出手，但所站的位置，却可以隨時援助，因爲皓首無常焦文遠心狠手辣，萬一呂月遇險，救援稍遲，只怕就會追悔莫及。

天鷹王呂月暗自奇怪，這皓首無常焦文遠何以如此的憎恨自己？直到此時爲止，皓首無常焦文遠還沒有說過一句話，態度也無禮已極，他怎麼會如此？

心中雖然思潮起伏，表面上却戒備森嚴，緩緩的走上前去。

「殺！」皓首無常焦文遠突然大叫一聲，身形飛起，直往天鷹王呂月撲去。

「來得好！」天鷹王呂月身形微錯，「迴鷹九轉」騰身飛高七尺，手脚並用，猛攻對方。

「嘿！」皓首無常焦文遠右手已打出，「彭！」的一聲响，天鷹王呂月震退三步，相形之下，皓首無常焦文遠武功勝多了。

「殺！」一綫牽魂柳邊城怒吼一聲，奪命金針已飛出，錦毛獅毛建由旁攻到。

皓骨無常焦文遠悶聲不响，鐵掌一翻，錦毛獅毛建已被打退，金針貼着對方衣襟飛過，無功而還。

這時候，天鷹王呂月無形中置身事外，展開鷹爪功，全力攻上。

三人圍攻之下，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面。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僵持不下，雙方全力施爲，都想將對方制服，一時之間，戰況十分激烈。

四人此起彼落，招式奇特，身形更妙，像這樣的好手比搏，在武林中不容易見得到的。

突然，一綫牽魂柳邊城像受了傷，脚步踉蹌，錦毛獅毛建急叫道：「老大，你怎麼了？」

「我沒有什麼。」一綫牽魂柳邊城有氣無力的說道。

天鷹王呂月及錦毛獅毛建二人，尚不知柳邊城受了什麼傷，一時無暇察看，只好全力攻擊。

「嗨！」一綫牽魂柳邊城右手微揚，不知是什麼東西，突然在空中爆開，剛剛籠罩皓首無常焦文遠全身。

「惡賊！」皓首無常焦文遠大驚，破口大罵，這樣一來，已吸入了不少毒氣。

「嘿！」一綫牽魂柳邊城身形急掠，其矯捷的身法，像天鷹王呂月這樣絕頂輕功好手，反有自嘆不如之感。

「嗨！」金綫金針已在濃烟中透入，雖然不知擊中何處，皓首無常焦文遠的怒吼聲，却說明了經已受傷。

「拿命來！」一綫牽魂柳邊城雙手疾揚，七柄飛刀閃電的飛射，焦文遠的吼叫聲，幾乎震破了半邊天！

三人疾退了幾步，睜着眼睛望着漸漸淡去的烟霧，皓首無常焦文遠渾身上下中了四五柄飛刀，雖未

致於喪命，却也是受傷不輕了。

尤其是那枝金針，尚插在對方腰畔，一綫牽魂柳邊城手中隨意牽動，皓首無常焦文遠叫聲更慘。

「你們好大的膽！」林中突然衝出來五個人。

天鷹王呂月一見，心頭疾跳，因爲這五人全是公差的裝束，這是怎麼回事？

「殺！」一綫牽魂柳邊城不害怕，吼叫聲中，七柄飛刀迎面打去。

「你！」天鷹王呂月驚叫，他眞不明白一綫牽魂柳邊城會動手狙殺公差，這可是犯法之事。

「他們是假的。」一綫牽魂柳邊城叫道。

「哦！」天鷹王呂月大叫一聲，騰身掠過三丈。

他身尚在半空，雙手已挾雷霆萬鈞之勢，猛擊下去。

「好大膽！」五名公差模樣的人全然不懼，全力應戰。

「嗨！」一名公差給打得飛起，另四名大驚退開，鷹爪功無堅不摧，他們如何受得了。

「姓呂的，你越來越大膽，胡作非爲，殺害公差，看你如何善後。」其中一名矮胖老者，大約五十上下年紀，冷峻的道。

這聲音好熟，天鷹王呂月心頭猛跳，這人正是當日英雄館出現過的，他們曾經出示過的腰牌，正式是公差，如果眞的話，那可大大的不妙了。

「你們……」天鷹王呂月想問清楚，但說到這兒，又不知如何問下去。

「嘿嘿，你還認得我的聲音，今日該怎麼辦？」矮胖老者冷峻的道。

天鷹王呂月感到不對勁，立即轉頭向錦毛獅毛建道：「柳兄、毛兄，這是怎麼回事？」

「給我殺！」一綫牽魂柳邊城大吼一聲，也不回答，手中飛刀放出。

錦毛獅毛建猛撲了過去，出手更加毒辣，存心殺人滅口。

這五人自那矮胖老者以下，全是武功極高的好手，二人一時之間無法得逞。

天鷹王呂月呆立在那兒，不知是出手好，還是袖手旁觀好。

雙方纏戰中，全是拚命的局面。

突然，樹林中傳出颼颼的聲响，十二人湧出，爲首那人，花白鬍子，怕沒有七十歲，但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給人一種窒息般的壓力，這老者决非常人。

「老賊，你無法無天，什麼壞事都做盡。」矮胖老者似乎認識來人，大聲怒罵。

「殺！」老者暴喝聲中，人已凌空躍起，那種快法，簡直令人目不暇給。

「袁老賊，你……」矮胖老者大驚，拚命閃避。

但老者雙掌疾拍，一股白茫茫的烟霧往前疾射，矮胖老公差剛沾着點邊，全身像中了邪一般，抖個不停，行動不便，一綫牽魂柳邊城鐵掌擊出，五人像稻草般全部倒地。

「老前輩神威，令人敬佩！」一綫牽魂柳邊城抱拳道。

「哈哈，你們辛苦了。」老者說時，一雙神光滿溢的眼睛往天鷹王呂月望來。

一綫牽魂柳邊城忙走了過來，笑容可掬拉住了呂月的手說道：「呂老大，這位老前輩神功蓋世，我給你引見引見。」

「修羅手袁吉！」天鷹王呂月木然說道。

「正是，他老人家今次出山，已練成蓋世神功，我們跟隨他老人家走，保證有福享！」錦毛獅毛建說道。

天鷹王呂月心內思潮起伏，他如今已陷身萬劫不復之境，非僅如此，還間接害了袁守田老爺子。

殺公差，替黑道强寇作殺手，一綫牽魂柳邊城與錦毛獅毛建二人花言巧語，只說袁守田老爺子將遭受黑道强梁陷害與追殺，同時又在很多地方聽到消息，許多武林高手要殺害袁老爺子，誰知道却是這位修羅手袁吉。

這時候，天鷹王呂月眞恨不得殺了柳邊城及毛建，然後自殺，以報袁守田老爺子，天鷹王呂月暗自一咬牙根，心內已有了決定，要報仇雪恨，還得要替袁守田老爺子洗清寃枉，此時只怕他老爺子要受牽連了。

「呂老大，你怎麼啦！」一綫牽魂柳邊城低頭思索，只怕他怠慢了修羅手袁吉，所以急忙拉住他的手搖動，低聲說道。

「哈哈哈！」修羅手袁吉大笑道：「呂老弟，老柳他們當初騙你，的確不應該，如今已是木已成舟，以後在中原武林道上，大夥兒齊心合力，轟轟烈烈的幹它一番大事，才不負我們一身本事。」

天鷹王呂月此時此刻恨不得殺了這老魔頭，事實上，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別說修羅手天下無敵，即使柳邊城及錦毛獅毛建等人，已經不能以武力制勝，心念疾轉，立刻恭聲道：「多謝老前輩栽培！」

「哈哈哈，呂老弟，很好，你確是一位人物，以後還有很多借重你的地方，如今事了，大夥兒去痛痛快快喝一杯吧！」修羅手袁吉對大夥兒說道。

「遵命!」自柳邊城以下，十幾人齊聲答應道。

說來慚愧，修羅手袁吉等人住處，也是在英雄館附近，怪不得柳邊城來去自如，原來他們就在附近，還利用了袁守田老爺子的名字，令得許多江湖朋友，誤將彼袁說成此袁，以致害得天鷹王呂月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了。

當晚回家，呂月剛踏進門口，那位老管家已等在門口，見了老呂，立即哭道：「大爺，我們老爺……」

「袁老爺子怎麼樣?」天鷹王呂月急急的問道。

「他已給官府扣留，如今只怕押在大牢內。」老管家滿面流淚道。

天鷹王呂月深深吸了口氣：「老人家，事已至此，呂某人那怕拚了性命，也要救他老人家，你先回去候着吧，我這兒只怕也靠不住了。」

「呂大爺，你要想法子呀，我先去啦!」老管家老淚縱橫，腳步蹣跚，往外奔去。

天鷹王呂月望着老管家的背影，眼內熱淚滿眶。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天鷹王呂月突然轉身往後院走去，小虎子見了，趕緊上前叫道：「大叔，你現在才回，我想死了你!」

「好孩子，我也想你!」天鷹王呂月對這小虎子有說不出的喜歡，而且他的遭遇悲慘，心中對他有份憐憫。

「大叔，你幾時開始教我武功?」小虎子問道。

「孩子，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走吧!」天鷹王呂月說時，帶領小虎子走出英雄館。

花了三天時間，將小虎子送往淮陽派一位長老家裡去，托這位長老收小虎子爲徒，天鷹王呂月才放開了一件心事，再來軍山舖，準備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英雄館及六處分館仍然照常開辦，雖然天鷹王呂月犯了重罪，但袁守田老爺子一力承擔，並且陷身牢獄，官府除了通緝外，也是無法可想。

天鷹王呂月如今已是四海無容身之處，表面看，他只有投靠修羅手袁吉，一綫牽魂柳邊城等人自然歡迎。

「呂老弟，暫時委屈你在此閒住，不久之後，江南一帶地區，就要請你去主持。」修羅手袁吉對呂月說道。

「多謝袁老栽培。」天鷹王呂月表面上很高興的答道。

五天，呂月都在此呆住，這地方是一位富豪之家，佔地頗大，亭台樓閣，居住其間，倒也十分寫意。

這天晚上，天鷹王呂月探出柳邊城有事入川，明日中午就要啓程。

當晚，呂月邀上這位好朋友，弄上四五樣小菜，一壺好酒，密室談心。

「呂老大，江南地方，是人間天堂，袁老派你去主持，那眞是好差事。」一綫牽魂柳邊城這樣的對他說道。

「目前武林中，還有九大門派，雖然袁老武功蓋世，要想稱雄宇內，只怕還要辛苦一段時期，兄弟到江南，困難重重，別說什麼享福，只要不出大錯，我經已高興也來不及了。」天鷹王呂月憂心忡忡的道。

「嘿嘿……」一綫牽魂柳邊城冷笑道：「呂老大太老實了，有什麼大事會煩到你，衝鋒陷陣，打架拚命，有的是武功高強的殺手，放心好啦!」

天鷹王呂月此時尚不知其中底細，故意淡淡的道：「柳兄，別安慰我啦，如有武功好的人，還用我幹什麼?」

「呂兄不知道。」柳邊城說到此處，稍微遲疑半晌，似乎不想洩漏秘密，轉念一想，呂月如今根本無第二條路可走，而且修羅手既然要委派他，自然不會瞞住他了，當下又接着道：「殺手的任務只管拚命打架，處理各方面的事務，決非普通人可以應付的。」

「原來如此!」天鷹王呂月知道還有秘密，此時不便多問，到時自會水落石出，於是頻頻勸酒。

「呂月兄，你居住此處可覺得悶?」柳邊城幾杯到肚，臉上露出鮮艷的紅色，帶着別有意味的笑容對呂月說道。

「性命交關，悶又有什麼法子?」呂月嘆了一聲道。

「來，我們哥兒倆去散散心，包你安全可靠。」柳邊城道，說時站了起來。

「給他們知道了不太好吧!」呂月遲疑的說道。

「來，保證沒有人知道。」柳邊城看來興緻極濃，拉着呂月的手向一座假山走去。

「莫非這兒有機關不成?」呂月心內暗暗的道。

果然有條秘道，不是內行人，根本不會發覺，呂月與柳邊城出來後，心中微動，輕聲問道：「柳兄，今日既然出來了，我先帶你去看看一樣寶物，另外還有兩樣東西，不敢說是什麼好東西，想送與柳兄作個紀念。」

柳邊城聽說有寶，立刻提起極大的興趣，口中仍然說：「看看倒可以，呂老大的寶物，小弟是不敢領取!」

「自家兄弟，說這客氣話則甚，再說，今日一切，全是柳兄一手造成，飲水思源，送些小玩意，還是應該的。」天鷹王呂月說得像眞的，柳邊城也就不再推辭了。

轉了幾個彎，呂月引柳邊城走入一間屋子，四四方方的，倒還結實，一走進屋「匡噹」一聲，大門自動關上，眼角瓢處，窗門全是粗鐵枝柵住。

一綫牽魂柳邊城衝到大門口，伸手一摸，原來是張鐵門，再在四邊牆壁敲打，全是鐵的。

天鷹王呂月冷冷的站在一邊，神色冷峻，不發一言。

「你想怎麼樣?」柳邊城大驚失色，頓時酒意全消，通身冷汗淋漓。

「不怎樣，討債罷了!」呂月淡淡的笑道。

「你敢騙我!」一綫牽魂柳邊城色厲內荏的說道。

「嘿嘿!你先騙我，今日我騙你，這有什麼稀奇，現在我們兩個一對一，公平得很，你說是麼?」天鷹王呂月冷冷的笑道。

到了這時候，柳邊城也知道多說無益，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想到此處，反而定下心來，全神戒備，步步爲營，暗中將六柄飛刀分握在手中。

天鷹王呂月似乎未看到，木然站在對面，望着柳邊城，屹立不動!

柳邊城心內愈來愈害怕，突然大叫一聲，衝到了門口，拚命敲打，試想，一張整寸厚的鐵門，他又那裡能打得開呢?最後他知道無望，又到窗前，抓住鐵枝，拚命的搖撼，鐵板簡直動也不動。

「救命呀!」最後絕望時，他突然放聲叫救命起來，看來柳邊城此時精神上經已崩潰了。

天鷹王右掌虛揮了一下，劈空掌經已打出，柳邊城全身一震，然後無力萎頓下來，緩緩的往地面上倒了下去。

「惡賊，你害我身敗名裂，還連累恩人陷身獄中，今日雖然殺了你，仍然難消我心頭之恨。」天鷹王呂月恨恨的道，然後將他放在一個木箱之內，又寫了幾個字，在牆上按了幾下，大門立開，他像沒事人的一般，迅速的回到原處。

第二天，沒有任何人發現，由於柳邊城奉有使命，大夥兒以爲他悄悄的走了，所以沒有人追問。

時間逼近，天鷹王呂月決定採取速戰速決辦法，當晚又悄悄喚來錦毛獅毛建。

「呂老大，是否悶壞了，想到外邊逛逛去?」錦毛獅毛建別有用心似的問道。

「他媽的，整天悶在家中，幾乎丟了半條命!」天鷹王呂月順着對方的語氣道。

「嘿，兄弟已出去了四五次，我還怕呂老大不愛這個調調兒呢?」錦毛獅毛建笑笑道。

「好傢伙，以後我們是難兄難弟，共同進退，哈……」天鷹王呂月笑道。

「來，我帶你上天堂去!」錦毛獅毛建低聲的笑道。

當他們想從後門走，天鷹王呂月今天着搖搖手，向前面指去，打開假山秘道，很快到了外面。

「你怎麼知道有秘道?」錦毛獅毛建大爲驚異，忍不住的低聲問道。

「嘿嘿，這秘密地方……這男子漢，酒色財氣，誰也免不了，你似乎還嫩得很。」天鷹王呂月一副老氣橫秋語氣，似老前輩的身份說話。

「還是呂老大有辦法，無論是那一方面，兄弟以後永遠跟着你走就是了。」

「哈哈哈!」呂月心內實在暢快極了，一路的笑着。

當錦毛獅毛建被關在鐵屋之內，怔了好半天，才醒悟到這是陷阱，他立即暴跳如雷，怒道：「怎麼，你想謀害我麼?」

「大個子倒還聰明。」呂月笑笑道。

「我與你拚了!」錦毛獅毛建大吼一聲，猛衝過來，揮拳猛擊。

「哼!」天鷹王呂月冷笑一聲，鷹爪功運足十成功力，向前硬迎了上去。

「彭!」的一聲響，爪拳相迎，錦毛獅毛建連退七步，手腕疼痛難當，心內一股寒氣直冒上心頭。

天鷹王呂月只怕夜長夢多，不敢多事延遲，身形急竄上前，出掌如風，一連十八掌打出，錦毛獅毛建已軟綿綿的躺在地上，看來也是凶多吉少。

「袁守田老爺子，我不會忘記你。」天鷹王呂月仰首望天，莊重的道。

回到那間秘府別院，仍然沒有人發覺。

天鷹王呂月獨坐房中，反覆思量，修羅手袁吉這老魔頭，三十年前，已是黑道上獨一無二的頑兇巨寇，後來遭俠義道八位高手圍剿，受傷過後，雖未死去，那身傷，令他埋名隱姓三十年，躲在深山野嶺中，苦練修羅手，如今藝成下山，決心報仇雪恨。

像老魔頭如今組織，屬下雖然高手甚多，似不足以武林中構成威脅，所以最主要的，能除去老魔頭，就可大功告成。

如今以武功硬拚，鷹爪功無法

克敵制勝，除此之外，用什麼法子可以除去老魔？

時間迫近，必須在一日之內想出辦法，否則，當他們發現錦毛獅毛建失踪，提高警惕時，那時再想辦法下手，只怕已經很難了。

這時候，天鷹王呂月焦急萬分，獨自在房中打圈子，踱方步，想辦法。

東方已露出魚肚白，已是清晨時分，天鷹王呂月仍未想出好辦法。

突然，他臉上露出湛然神色，心中已有了決定，那正是仁人志士慷慨赴義時的決定，他再度從頭到尾思索一遍，這事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個人的生死無關重要，袁老爺子陷身牢獄，天下武林中俠義之士，這許多多的人，全決定在天鷹王呂月今日之決定。

「沒有漏洞。」天鷹王呂月認爲已有把握，他立刻行動，首先到外邊忙了兩個時辰，然後匆匆回府來。

休息片刻，他立刻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又以眷戀的眼光看了房中各種東西一眼，然後才毅然走出房去。

修羅手袁老每日清晨，天未亮時，他就在花園中草坪上漫步，吸收新鮮空氣，然後在水榭中進早餐，他並不像其它人，吃那些鮮肉五穀之類的食物，他的早餐全是水菓，各式各樣的水菓。

天鷹王呂月算準時候，在水榭外站着等候，果然老魔頭剛好吃完早餐，發聲道：「呂老弟，可有什麼事？」

天鷹王呂月立即恭身道：「有一件重要事稟告袁老。」

「很好，我們到房中去。」老魔頭見呂月說得鄭重，知道他必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在此處雖說安全，却非絕對，所以不待說什麼，首先要回秘室去。

「這老傢伙非常人能及。」天鷹王呂月心內暗嘆，像對方今日之武功成就，仍然小心謹慎，毫無普通武人目空一切的習性，抛開老魔頭想法與作風不談，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與讚揚。

那的確是間名符其實的秘室，安全可靠，關好房門後，天鷹王呂月不待老魔頭開聲，立刻獻上兩件寶物。

老魔頭當然是識貨之人，僅此光色，也知道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第一件是火龍珠，晶紅透亮，血紅中光色流動，入手處暖溫光滑。

第二件是枝尺來長的小劍，老遠就令人感到寒森森的劍光逼人。

「這是那裡來的。」老魔頭袁吉深深吸了口氣，才將心內的激動壓下去，雖然表面上若無其事，但仍掩不住驚喜的抖音。

「就在附近不遠。」天鷹王呂月冷靜的答道。

「什麼來路？」

「不知道。」

「什麼？」袁吉有點不懂。

「是這樣的，昨晚我出去散散心，見到一人鬼鬼祟祟打荒僻小路走，我怕他是公門中人，暗中跟踪，誰知此人原來趕去賭場，我剛想走，此人即取出火龍珠，要兌換銀子，我即走上前去先付出五十兩銀子，此人起先有點遲疑，後來終於答應了。」天鷹王呂月胡扯八道。

「後來怎麼樣？」修羅手袁吉又問。

「片刻後，此人已輸得清光，急急忙忙走出賭場，我一路跟着，他走入一間絕不起眼的石屋，轉眼又取出這柄小劍，我隨即將他打昏，放在陰處，一天一夜，見他不會醒來。」天鷹王呂月冷靜的道。

「嗯，此處有寶藏。」袁吉說時，望着兩件寶物，那確是不易多見的東西。

最好的辦法，立刻到目的地親自去察看，他當然會想到，呂月會不會是設下陷阱，進一步想，又沒有可能，親手殺害公差，而且爲俠義道追殺，官府通緝，也即是說他自己是無路可走。

沉思半晌，覺得沒有可疑之處，本來呢，另派屬下跟去視察，那是最安全，但人心難測，見財起意，是人之常情，何必節外生枝，而自己一身絕學，天下無敵，又怕什麼？

天鷹王呂月自然明白這老魔頭心事，他冷靜的坐在一旁，不發一言，等待下文！

「呂老弟，你很好，做大事情，錢是很重要的，有了這批寶物，我們就方便多了，這是你的功勞，成功之後，我會重賞你。」袁吉說時，伸手在呂月肩上連連拍了幾下，表示親熱。

「袁老說那裡話，良禽擇木而棲，志士擇主而事，跟隨武功第一，聲望輩份最尊的前輩，也算是很幸運了。」天鷹王呂月激昂的說道。

「我沒有看錯人，很好，我們這就去看看！」修羅手袁吉沒有通知任何人，竟自與呂月走秘道，離開府第。

這地方不遠，呂月已重新佈置一次，裝模作樣搞些花樣，才走進屋內。

屋內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老魔頭袁吉眉頭微皺，朝四下細細的打量。

天鷹王呂月漫不經心，先將大

門關好，多點幾盞燈，輕輕的在四處敲打。

「看來這眞像藏寶的地方。」老魔頭袁吉看了半天，心內認定此處有寶，所以愈加有勁。

「克察！」突然地面裂開一處方形入口，一道樓梯呈現在眼前。

老魔頭袁吉大喜，搶先走入甬道，天鷹王呂月跟在後面，手內拿着把火炬。

「在這裡！」一隻大鐵箱，上面生滿了鐵銹，一把鎖，似乎有開過的跡象。

「沒有鎖匙怎麼辦？」天鷹王呂月道。

「嘿嘿，我來開。」老魔頭袁吉說時，伸手拉着鐵鎖，用力微微一扭，應聲而斷。

這時候，老魔頭神情愈加緊張，手一抖，「克察」鐵箱打開，耀目的黃金，珠玉寶物裝滿整個箱子。

「呀！」老魔頭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正在這時，呂月手一抖，大碗水向前洒去，老魔頭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時，眼中一陣刺痛，才聞到鏹水味道。

一晃，一張大網自天而降，剛好罩住袁吉。

「啊呀！」撕心裂肺呼痛聲，老魔頭袁吉困在網中，不斷翻動呼痛。

天鷹王呂月不敢大意，運足十成功力，朝向老魔頭背心全力擊出。

「彭！」一聲，老魔頭袁吉身形飛起，因爲有網罩住，所以只滾動兩個轉，又回到原地。

經過半天，袁吉似乎恢復了神智，摸索着大網，想伸手解開，正在找尋頭緒。

天鷹王呂月這一驚非同小可，鷹爪功又全力擊出，咚咚咚，袁吉又挨了十幾下，似乎已動彈不得，突然，天鷹王呂月剛鬆口氣時，修羅手袁吉右掌突發，天鷹王呂月大驚時，全身已機伶伶打了個冷戰，知道已經中了毒掌，當下不由大怒，奮起全身之力，一掌擊中袁吉太陽穴。

一代巨寇，就在鷹爪功下喪生。

天鷹王呂月搖搖晃晃，負起老魔頭袁吉屍首，筆直的回縣衙自首。

由於呂月引導，匪徒非死即傷，一場彌天大禍，就此消弭於無形。

袁守田老爺子因此放出牢獄，相反的天鷹王呂月却自願走進牢獄。

「呂老師，我沒有看錯你。」袁守田老爺子流淚的說道。

「老爺子對呂某的大恩，唯有來生報答。」天鷹王呂月說完，即走進牢獄中去。

一月後，這位鐵膽英豪終於死去，修羅手袁吉亦無法可治，但呂月死得心安理得，在世上他沒有欠負，袁老爺子與小虎子，還有許多人，站在墓前，淚流滿面，很久很久，不捨離去。

蕭蕭西風，似乎這位鐵膽英豪也引起草木悲憤，山水也嗚咽！

（完）

武林奇詭故事／凌　霄‧文
可　飛‧圖

佛道魔踪

傳功解穴　細說根由

蘆絮像雪花般在洞庭湖中廣興洲的上空飛舞，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氣候是乍冷未寒，在中午時分，小陽春還散發着和煦的溫暖，但是孤自佇立在洲盡頭的嚴子敬，却似乎寒透了心，一股股冷流，正自他的心房走遍全身。

他正凝視着一具半陳沙灘上的屍體，悲感不已，無盡的感慨與唏噓，一陣緊似一陣飄散在洞庭湖的向晚長空。

一聲孤雁的悲鳴，劃破了洞庭湖晚空的靜夜，也把嚴子敬陷於沉思的心緒拉回了現實世界，他意識到自己在此地沉思，竟然由朝到晚，已是六個時辰了，他也意識到應該將少幫主洪振乾的屍體運回船幫中總舵後，再商量如何善後復仇的大事，他撮口發出了一聲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哀痛長嘯，這時四方八面的蘆葦深處如箭般飛來了數不清的牛皮筏子，每一筏子上都乘坐着身穿勁裝水靠的青年。他們的筏子，都向嚴子敬的存身處激射而來。

「飛龍堂堂主任志超帶領屬下，叩見副幫主，聽候差遣！」

「任堂主請你和屬下强打精神，我要告訴你們一個壞消息。」

「屬下和弟子都飽受驚濤駭浪，早已不憂不懼，承受得起最壞的消息！」

「少幫主遇害了，陳屍此處沙灘。」

「我不相信。」

「不信也得信，任堂主請上沙灘，其餘弟子一概在木筏上擔任戒備。」

「遵命！」話聲未落，以一式鶴鳴九霄，從筏子衝上長空，又立施千斤墜一瀉而下，淵停岳峙在嚴子敬的前面，剛要屈膝行禮，却被嚴子敬伸手一托，罡氣像一座牆阻住了他屈膝與彎腰。

「不必多禮，先看看少幫主的遺體後，有事請教。」

任志超把洪振乾一半浸在水中的屍體全部移上了沙灘，他從頭到脚，全身任何一處要穴都看過了，就是看不出致死的原因。

「任堂主別找了，有事相商，如果我沒有記錯，此地應該是潛龍堂的管轄範圍，何以來的是你？」

「這是不老神仙洪老幫主的手諭。」

嚴子敬看了手諭，知道潛龍堂堂主胡滌生已他調九槐坡擔任內總管，但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雖然如此，他仍阻止任志超的說明。

「雖然我不懂這樣調動的原因，你可不必告訴我，因爲你也並不知道，同時也不許你向任何人說起，我看過不老神仙的手諭。」

「我知道。」

「現在，請你立即用飛鴿傳書，把少幫主遇害的情形分別告訴扁山排幫老幫主和九槐坡不老神仙，同時將少幫主的遺體運送君山總舵，我現在要先趕赴總舵去了。」

嚴子敬順手折了四五枝蘆葦桿向湖中一丟，縱身而去，就像駕了一葉扁舟，逆水而去，直奔君山總舵，嚴子敬此種登萍渡水輕功，看得飛龍堂弟子人人都目瞪口呆，因爲沒有人能像他一樣，站在數枝蘆葦桿上，就像乘船一樣，一去數十里，而且其快如飛。

嚴子敬飄然而去，任志超立即叫了四個屬下，把少幫主的屍體抬上他的木筏後，運往總舵，其餘的人仍潛伏蘆葦中，擔任戒備工作。

嚴子敬行經五孔大橋時，但見旌旗密佈，戒備森嚴，再進五箭之地，便是總舵前面的竹寨，小頭目見是副幫主回舵，立即落鎖抬栓，寨門衝出一隻小船，迎接他返總舵，只見兩岸險要之地，均伏有暗卡，他覺得很奇怪，難道總舵早已知道那些事，不然爲何有如此周全的部署？由誰來負責，難道不老神仙早已移駕總舵了？

嚴子敬一路上有幫中弟子前導，行走如飛，到得總舵聚義廳前，剛要傳諭執勤堂堂主火速通知老護法以及內外六堂堂主來聚義廳議事，一踏入聚義廳，只見黑壓壓的一片，人頭攢動，該到的似乎都已到齊了，而且不老神仙洪德隆以及排幫幫主易念仁均已在座。

嚴子敬心中驚疑陡升，何以不老神仙竟比他還要先知道？他稍一遲疑，便知道他應如何做，有老幫主出面主持大局，他雙肩的重任至少減輕了一半。

「嚴子敬叩見老幫主，弟子無能，還請恕罪。」嚴子敬行至廳中，便跪倒地上。

話聲一落，便淚下如雨了！

「子敬，大敵當前，你要節哀順變，船幫基業靠你支撐，數萬子弟也靠你帶領，你不可以只顧兄弟的情誼，而忽略了重責大任！」

「老幫主教訓得是，弟子當强振精神，料理幫中事務，還望老幫主坐鎮總舵，時加督促！」

「子敬，起身說話，先來見過易老幫主！」

「船幫第十六代副幫主嚴子敬，參見排幫易幫主，還望易幫主可憐敝幫遭此凶禍，全力支助敝幫報仇雪恨。」

「子敬起來，振乾這孩子遇害，我和你們的老幫主在早幾天前，就有風聞，只沒料到那老魔頭來得如此之快，而且這是上一代結下的樑子，也沒有理由找你們孩子們下手，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太卑鄙陰險了，我們老一輩的誓殺此魔，而保衞船排兩幫的安全，却要你們年輕的一代負起責任。」

「子敬，從易幫主的談話中，你應對此次劫難有了一個概略了解，現在，我當着全幫兄弟們的面，要你暫代幫主職務，不可推辭，各位長老護法，如無異議，便需全力輔助，使本幫不要再遭禍害，各位長老護法，若有不同意見，可以坦白提出，我自會考慮。」

「老幫主，我……德薄能鮮，難當此重任……」

「不許推辭，你聽到了沒有？各位長老護法，我要聽你們的意見。」

「老幫主，子敬和振乾，都是我們帶大的，誰當幫主，我們都會竭盡所能愛護照顧，這是不用問的，只是振乾這孩子死得太冤枉，我們嚥不下這口氣，該如何報仇，請老幫主算我們一份，我們要爲振乾這孩子討回公道！」護法李如剛率先發話，說到最後已是語不成聲了！

「各位長老護法，有無其他意見？」

「老幫主，振乾也是我們的晚輩啊，我們要復仇，照顧幫中的事務，自然該由子敬來擔任了。」

「子敬，你帶領各堂堂主及其他弟子去商量加强防敵的方法，各位長老護法請暫時留下，同易老幫主研究如何同殲魔頭的良策。」

「這個惡魔就是當年南北俠義羣雄聯手制服的岷山商不敗，點蒼一役，本可將其梟首示衆，也是船排兩幫主一念之仁，向各派幫掌門進言，將他以寒冰鐵鍊鎖住，幽禁於點蒼後山的不解冰洞穴中，誰知數十年轉眼已過，此魔不僅沒絕天年，反而借寒冰之助，在洞穴中練成一身無與匹敵的武功，震斷鐵鍊逃走，再度爲害武林，而本幫却首當其衝，少幫主竟被其害死。」

洪老幫主說完，衆長老護法都爲之驚懼不已，他們中有些人，且是商不敗掌下僥倖逃生的人，難免有敗兵之將不足言勇的心緒，正當他們發言盈庭各獻良策，以謀於殺商不敗之際，突自天井上空掉下一人，挺立聚義廳中，此人不威而猛，頗具鎮攝功力。

「我是蓋世魔王商不敗首座弟子樂知祥，奉魔王之命，前來下書，誰是洞庭船幫老幫主洪德隆？」

「我是。」

「接書。」樂知祥的中指吱吱有聲，發出一條慘綠色的光帶，將商不敗的書信送到了洪德隆的手中。

洪德隆剛想與樂知祥交談數語，而樂知祥陡地一旋身，像一股

噴泉激穿天井而去。洪老幫主於是便拆信而閱：

「洪振乾並未死，我只是傳他的神功，封閉他穴道十天，千萬不要強替他解穴，一個不小心，可能殺了他，可將他放置君山頂峯胭脂井裏浸泡，十日之後，穴道自解，而武功大進，不要防我，要防即時崛起天山的另一魔頭寒冰洞主，到時他將眞正毀滅中原武林。」

老幫主將來信傳閱衆長老護法，人人都驚喜參半，等候老幫主的示下。

「速傳代幫主議事。」洪德隆稍加考慮後，立即採取了行動，不一會兒，嚴子敬進入了議事廳。

「嚴子敬叩見老幫主！有何遺派，請速示下。」

「你對這封信有甚麼意見？」同時將蓋世魔王商不敗的來信順手交給嚴子敬。

「寧可信其有，依他的話去做，縱使沒有益處，也不會再有大害。」嚴子敬稍一涉獵來信，立即提出了他的看法，同時建議由他坐於井旁，以察動靜。

「啟稟老幫主，將少幫主身體妥置胭脂井口後，必須有人坐於井旁護法，我看由我自己去，比較放心，不知老幫主意下如何？」

「就這麼決定，立即去辦，消息不宜洩漏，以免出事。」洪德隆最後特別叮囑了一句。

嚴子敬立即駕了一艘牛皮小筏，從後寨水路去迎接被人封死穴道的少幫主，快近五孔大橋時，迎面遇上了運送少幫主遺體返總舵的飛龍堂堂主任志超，他接過洪振乾遺體後，即將筏子駛往後寨，並背負洪振乾，運用草上飛功夫，抄走捷徑，藉着樹枝草幹的支助，大約二個時辰，總算攀到了君山頂峯的胭脂井旁，未加考慮，即將洪振乾的身體放在井中，這時，他才趺坐井旁的麻石塊上，稍事運功調息。

當他快要進入物我兩忘的上乘息行功境界時，半空突然傳來一聲像飛鳥行空的振翅聲，却帶有人類呼吸的重濁氣息，他立即功行全身，睜目一看，來人却已佇立當場，耳邊廂正響起了一聲熟悉的佛號，這一聲阿彌陀佛，使他的敵意盡消，一面起立，一面發問：「尊駕是天音寺前院掌院了凡法師？」

「正是老衲！」

「洪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為了你們少幫主的安危，老衲奉了掌門師姊的法諭，從悟岡禪院水陸兼程趕來。」

「敝幫少幫主的情形，大師已然洞悉了？」

「敝派記名弟子商不敗，曾與我詳細商量他的計劃，且經我掌門師姊的允准。」

「商不敗這老魔頭，不，應該是稱老怪物比較妥當，居然放下屠刀，皈依三寶了，眞是阿彌陀佛，大師可否細說根由，以便讓我多一些瞭解。」

「這，叫我很為難。」

「大師有不便之處，不敢勉強。」

「不是不便，而是我已經累得不想多說一句話了，讓我調息一陣再說如何？」

「晚輩一時心急，忽略了這點，不情之請，請見諒！」

「那我稍稍坐息一下。」

「晚輩代為護法。」

由於了凡法師之趕來峯頂，證實了商不敗所言不虛，嚴子敬想不透的是，蓋世魔王商不敗，是為了甚麼居然棄惡從善，變成了佛門子弟？當他正陷於沉思的俄頃，背後却傳來了極其輕微的步履聲，且是兩人以上，他正想返身發問，這時趺坐地上的了凡法師突然發出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洪德隆與易念仁陡地一驚，他們雖然聽出這是了凡法師的聲音，但他如何上得了君山峯頂，而且比他們來得快，其中大有蹊蹺，他們不得不疾行兩步，立身了凡大師兩旁，準備情形不對，即聯手對付了凡法師。

「兩位施主不必對老衲存有敵意，為了洪振乾，老衲已經累得只剩下半條命了。」

「大師，可否告知詳情，乾兒遇害，我幫上下至今仍被蒙在鼓中，全是聽人擺佈。」

「商不敗的用心良苦，只是做得好像故弄玄虛，其中也有他的道理，但可告訴你們，洪振乾十日之後，便已具有商不敗的蓋世神功，稱雄黑白兩道，將來消滅即將崛起天山的魔頭寒冰洞主呼延海，將非洪振乾莫屬了。」

「商不敗是魔非是道，何以要幫助我們去對付另一個魔頭，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商不敗已經是天音寺的記名弟子，皈依我佛了，一俟呼延海為害武林的大事了了，敝師姊將為他剃渡，撥去悟岡禪院與老衲同負除魔衞道，宣揚佛法的神權重任。」

「商不敗居然有此愛心，我兩人實不知情，還望大師見諒，並細說經過。」

「一個人改過從善，存於一念之間，商不敗數日前三步一跪，九步一拜，以最虔誠的朝山大禮，來至悟岡禪院朝山，經老衲問明詳細後，知道他善心已觸發，係看過了一場蛙蛇搏鬥，蛇死蛙傷後所發念的。此蛙已是十年以上的神蛙，現在飼養於本禪院的一座山洞中，此洞奇寒，任何物件投入立時冰凍。

此蛙進入後，却能生活自如，諒能克服至寒至毒。」

「大師，我要知道的是商不敗何以改過從善？」

「現在，我就要說了，當他跪在禪院之門外時，不住的連聲要見老衲，守山弟子一再稟報，我只得前去會見，一看見他竟是商不敗，我只嚇得怔在當場，因為盡我畢生功力，實在不是他的對手，更不要說制住他了，然而我已退不得了，便只好壯着膽兒去問他，意欲何為。

「『弟子商不敗，叩見老法師，希望大發慈悲，收錄我為座前弟子，為我佛護法，拯救衆生。』

「『施主請起，有話待入院之後再詳談。』

「『老法師未允我要求之前，我是長跪不起的。』商不敗自知滿手血腥，難進佛門一步，不過，我佛慈悲，本是許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對於商不敗自應一般看待。

「『商不敗施主，請隨老衲入院，朝見我佛，在我佛前我們再作商量如何？你若立心為善，我佛定能讓你如願的。』

「老實說，商不敗皈依我佛，我雖然高興，但我不敢作主，並飛鴿傳書天音寺上院，大約一個時辰左右，上院首座妙法師妹即啣命前來，允其所請，並帶往上院拜見掌門師姊法住，回來時，他已領有天音寺記名弟子准牒，且與我以師兄弟相稱，傍晚過後，他與我詳細商討過傳功洪振乾之事的計劃，他自認功力不夠，便自後山水洞中請出神蛙，在他遇上洪振乾，告訴他要傳功禦敵的概略時，洪振乾不表贊同。

「於是他們倆在廣興洲上起了爭執。

「『哈哈，不同意是嗎，這可由不得你！』

「『你想如何？縱然非你對手，也不能束手就縛。』

「『年輕人好志氣，我讓你三招，第四招我要制服你，不僅要傳我功夫，而且還要傳這隻神蛙的蛤蟆神功與你。』

「洪振乾搶盡先機，第一招即為船幫的鎮幫殺着『氣函雲夢』，只見他雙掌當胸豎立，一股陽剛之氣立自指間嗤嗤有聲向商不敗激射而出，這股剛氣射上了商不敗的前胸、前額，最後還是雙眼都如撞上了銅牆鐵壁，叮噹有聲，但未損及商不敗半根毫髮。

「『這是第一招，娃兒還有二招，不過，即使你使上八招，十招，對我這百鍊成鋼的軀體，應該是一無用處，如果你能認清這一點，何妨省點氣力。』

「洪振乾連話也懶得回答，縱身一飛，躍退三丈，再一次舉掌當胸，反掌中指再度嗤嗤有聲，氣波一浪緊似一浪向前推進，陽剛之氣灼熱逼人，十丈週圍的蘆葦都在冒烟，然而商不敗立身之處却涼氣習習，所有的熱風到此立即如強弩之末，冰消瓦解了。

「『好一招絕招，只可惜遇上了我這個老不死，仍然傷不了我半根毫髮，我看你還是省省氣力吧！』

「『三招還有一招，此招再奈何不了你，我就剮殺悉隨尊便，人各有志，切勿相強。』

「『我接下了，娃兒再發招吧。』

「這次的洪振乾一個翻身，倒立地上，運功行氣，頓時霧罩全身，大氣中的逼人奇熱，居然點燃了附近的蘆葦，商不敗面對此一情況，深恐洪振乾功盡身焚，立即一掌冰解天山，撲滅了洪振乾所施出的勁力，並再五指連揮，封住了洪振乾的口鼻，連度三口眞氣，使陽剛與陰柔之氣，在洪振乾體內追逐溶和，大概要十天才能產生一種剛柔並濟，水火兼溶的神功，以備將來去刺殺天山寒冰洞魔頭。

「前因後果，老衲已概括的說明了。」

「多謝先師的詳細說明，商不敗老前輩皈依我佛，的確是出於我等意料之外！」洪德隆向了凡法師致謝後，又提出了個不算問題的問題。

「起初老衲也是半信半疑，經掌門師姊說明經過之後，我始疑慮盡消，深信商不敗的皈依我佛，全是一片眞誠。」

「大師可否告訴我一些商不敗前輩放下屠刀的經過嗎？」排幫幫主易念仁好像是忍不住了。

「說自無妨，說了或可增強施主對他的相信程度。」

「大師言重了，大師不說，我們也十分相信，因為我們相信天音寺。」

「那我就把商不敗的向佛經過，長話短說吧！

「商不敗在上次受挫之後，即遠走天山冰窟，再練他那已十分霸道的寒冰掌，大約練了十年，他到天山暖谷試掌，一掌發出，居然冰凍了整座暖谷，這一片天地，本來是長年煦和如春的，突然間寒冰皚皚，冷冽的寒氣到處飄蕩，草木飛禽，無一倖存，商不敗正慶幸他的功力大進時，突然看見一堆枯草叢中，有人蠢動，救活之後才知道他叫呼延海，且經再三懇求，收他為徒，授以寒冰掌武功，誰知呼延海在天山找到了另一處冰洞，萬年寒冰，較之商不敗的冰窟更為奇寒無比，有利寒冰掌的速成，十五年後

的一次師徒拆招時，商不敗居然敗在呼延海的北嶺飛花一招上，全身冰凍，動彈不得，呼延海便乘機逼他反過來拜自己爲師，聽憑指使，商不敗既然技不如人，只好認了，畢竟心中不是味道，在一次由天山北路追趕一羣西藏黃衣喇嘛的途中，他乘機逃出了呼延海的掌握，且在天山南路的另一冰窟中又苦練了五年，始行東下，沿途聽到了呼延海正在嘯聚魔衆，準備東來，爭霸中原武林的計劃，商不敗沿長江西行，日夜看到了那東流的悠悠江水，大徹大悟了名利的虛幻，發心皈於我佛，並且造就了一位武林奇葩，以消滅呼延海，誰知他選中的人，却是船幫的少幫主洪振乾，來不及說明原因，就引起了衝突，他强行封穴傳功，應屬不得已，兩位施主當能原諒！」

「既是出於善意，且有天音寺掌門在內的一段因緣，有話也不便說了。」

「多謝二位施主對敝寺的推誠相信，老衲再謝過，並代商不敗謹致歉意。」

「洪振乾放置胭脂井中十天的守衞，實在是一個痲煩的問題，要如何才能確保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兩位施主不必爲此煩心，老衲奉有敝寺掌門師姊之命，來此護法，此間有我和嚴代幫主坐鎭，應是萬無一失，兩位幫主可回山下，料理各自幫中事務要緊。」

「有大師駐於此間，我們兩人自是安心了。」

「那麼，二位施主請便吧。」

第一天的午時一過，井中突然冒起了一聲水聲激盪，一根水柱衝天而起，高達五十餘丈的半空中，然後散成一蓬細雨灑落在胭脂井的四週，所有承受水珠的草木，頓時枯萎，用手觸摸，奇冷無比。

「已有了眉目，我們過去看看。」了凡法師招呼過嚴子敬：「小心戒備，不要讓他在神智尚未清醒的時候，來了一招，不論是誰，都將承受不了！」

「子敬，你可守在這兒，讓老衲一人前去好了。」

了凡法師以十分戒備的神色，走近胭脂井邊，只見洪振乾翻了一個身，又俯臥水上，沉沉入睡了，了凡法師對此一情況感到十分滿意，他認爲洪振乾再甦醒過來時，神智當已清楚，不致誤傷他人。

「子敬，情況很好，咱們暫時到湘女廟略坐，等他清醒以後再說。」

再過一個時辰之後，洪振乾躍出胭脂井，他認清了他所站的地方，但對如今存身此處，却是莫名其妙。

「咦，我不是在廣興洲的嗎？怎麼到了胭脂井呢？而且身浸胭脂井中？這是甚麼緣故？」洪振乾面對目前情況，不禁傻呼呼的發出了一連串問題。

「了凡法師呢？商不敗與我比鬥時，了凡大師不是藏身在廣興洲的蘆葦叢中嗎？現在不知在那裏，他或可詳細告訴我一切。」

「阿彌陀佛，老衲見過少幫主，恭喜少幫主練成了寒冰掌的內功眞力，定可以抗拒將危害武林的天山冰魔呼延海了！此中詳細情形，等一會兒老衲詳細告訴你知。」

「晚輩對一切均不明緣故，還望大師教我。」

「那你來亭中坐下，我詳細告訴你前因後果。」

洪振乾進入胭脂亭中，遵命坐在了凡法師的對面，同時也叫來了嚴子敬，要他以信鴿傳書，向老幫主告知一切，並囑帶來換洗衣服。了凡法師於是一五一十把經過告訴了他後，他才試探洪振乾對商不敗所持的態度。

「少幫主，你浸身井中十日，練就了寒冰掌內功眞力，但是尚有許多招數要找一個隱身之處勤練，否則，僅有內功眞力而不懂招數，到時恐怕難以抵抗呼延海那個魔頭。」

「要是商不敗前輩現在此間，一切就可能事半功倍了，那天因不知此中曲折，而與商前輩發生了誤會，看來也是晚輩的福緣太薄了。」

「少幫主宅心仁厚，只要聽了剛才這幾句話，便知已是原諒了商不敗了，可喜可賀！」

「大師，商不敗前輩對我傳功，誼同師父，我感激他還來不及，那敢不原諒他。」

「子敬，你對少幫主的談話，有何感想？」

「人之常情理應如此，我想如果此時商老前輩突然現身，親自教少幫主練功，豈不是可省却不少痲煩，更可加速少幫主寒冰掌的成就。」

「謝謝兩位年輕人，也謝謝師兄爲劣弟照顧了少幫主十天。」這說話的聲音居然來自胭脂井中，把他們三人都不禁嚇了一跳。

「大德，你何時藏在井中，還不快出來見過船幫少幫主和副幫主。」

「回稟師兄，算來是十天半了，我比少幫主早半日便潛入水中，以本身眞力維持胭脂井水的寒冰，不然少幫主不會如此之快速練就寒冰功力的。」

「師父請速現身，也好讓弟子大禮參拜。」

「少幫主，我與師弟有約在先，他可傳你武功，却不可收你爲徒，你們有比一般師徒更眞摯的情意，但不可有師徒的名份，少幫主必先同意，敝師弟方可出井相見，還望少幫主早作決定。」

「看來爭也徒然，晚輩遵命就是。」

這時，井中傳出「嘩啦」一聲，商不敗像一隻落湯鷄似的陡然飛身到了半空，再一翻身，慢慢自雲端降下，將及地面三丈時，再一個鯉魚打挺，一翻成了頭上脚下，直立當場。

「參見師兄，參見少幫主副幫主！」

洪振乾與嚴子敬雙雙跪下：「大德大師折殺晚輩了，我聽你的吩咐不行拜師大禮，但我活着一日，便要一日以師禮對待大德大師，萬望成全。」

「嗯，這樣倒無不可，師弟，你這就答應了吧。」

「小弟謹遵師兄法諭。」

「謝謝大德大師成全。」

「振乾，我們再下井去練功吧。」

商不敗來至胭脂井中另一片天地。入井下降百丈深處，不僅奇寒勝過天山萬年冰窟，而且有一勝似世間帝王家的宮殿，有亭台樓閣，更有寬廣的練武較技場，只是欠缺了食的東西，他希望嚴子敬能送食物入井，免得他們枵腹練功，而事倍功半。

「謹遵老前輩的吩咐，不過，我希望老前輩也讓我入井參觀。」

商不敗未料到嚴子敬有下井參觀的要求，因而未及回答，便已擕洪振乾躍入了井中，在他深潛井中之際，再浮出水面，向嚴子敬有所交代。

「井乃君山神物，任何人自可去的，不過如何才能下得去，等想出了方法之後，再告訴你。」說罷，他們兩人又雙雙跳入井中，一會兒井中人杳，代之而起的是陣陣氣泡。

「這個自然，」嚴子敬走近井旁，只見井面僅有少數氣泡，却未見到任何東西了。

他下山返幫，將洪振乾復活再深入井中練功的情形，詳詳細細向老幫主稟報了，同時也請求去了代幫主的稱呼。

洪德隆十分高興，也允其所請，更吩咐將少幫主此番神奇遭遇傳諭全幫上下，好叫大家安心。

當他們總舵正爲此事忙得不可開交時，飛龍堂接獲宜昌、沙市兩處子舵飛鴿傳書的告警消息，大意說，寒冰洞主呼延海所組成的寒冰派，部份魔頭已循江而下，在宜昌、沙市兩地連挑了數處堂口，寒冰派的徒衆個個都具上乘武功，帶隊的魔頭能化氣成冰，甚至可運功使江流封冰，船隻無法行動，商旅大受威脅。

沙市分舵虛與委蛇，已在其威脅之下，指派部份弟子投效寒冰派，供其驅使，以保江流暢通。

老幫主在接到這些飛鴿傳書之後，悲憤莫名，寢食不安，一時難以想出對應之計，於是找來了嚴子敬，共商對策。

「跟他們談談也好，不能存甚麼希望，振乾的功夫到底練到甚麼程度，我們也不知道。」

「我想他們的功夫，應該是大有進展才對。」

「但願如此，該是前去送食物的時候，那你就走吧。」

嚴子敬在送食物的時候，把宜昌、沙市的敵情詳細告訴了商不敗，問他有何對策。

「再虛與委蛇一兩天，到時你們少幫主的地天交泰純眞純陰的神功練成，當可以混元一體的神招十八式，破解呼延海的指地成冰，兼可消滅魔頭，立威武林造福蒼生！」

「當眞有如此大的功力？」

「我騙你有甚麼用？」

「不必多言，趕快回去告訴老幫主去吧！」

嚴子敬返回總舵，向洪德隆一五一十稟報後，洪德隆半信半疑半喜歡，恨不得洪振乾早日返回總舵，但是面對現實，他只得再一次吩咐嚴子敬，火速曉諭內外三堂，各處分舵堂口，遇敵不必硬碰，虛與委蛇，以保全幫衆和水上安全。

商不敗帶着食物入泰和殿後，並不立即將呼延海已向武林進擊的消息告訴洪振乾，只是招呼他進食，並且跟他商討三花聚頂，一氣投元這最後一招的訣竅，在進食之後，突然來了一聲蛙鳴，同時看見一隻長約丈餘，寬約三尺，全身長滿了綠色茸毛的奇大蛤蟆，在較技場中一躍三丈高，三丈遠，使他覺得這隻蛤蟆較以前所見的那隻還要大一倍有餘，他也想到這隻蛤蟆的壽命，怕不有三四千年，其功力亦會遠超以前所見那隻蛤蟆神蛙。

商不敗突然想到了泰和經中那句「靈物相助，力就功成。」難道這蛙的出現，是助振乾之成最後神功的。

這時只聽到神蛙又唱又叫了兩聲，似乎對他的想法表示贊同，於是他向洪振乾出口招呼：「振乾，又來了一隻神蛙，是助我們練就神功的。」

「現在已休息了一段時間，那我們就開始練功吧！」

商不敗與洪振乾面對面席地而坐，四掌緊貼，大約一盞茶了，兩

人指間首先颼颼有聲，冒出陣陣寒氣，繼之頸項頭頂已是冷氣蒸騰，正要反寒爲熱的時候，便覺得眞氣不繼，又要功敗垂成了。突然，這隻神蛙竄前，以一雙前腿壓在他們二人的手上，一股至寒之氣，循着他的蹼膜度入二人的體內，這時整個泰和殿都充滿了寒氣，他們兩人一物存身何處，也是無法看得清楚，不過又約莫盞茶工夫，較技場中之寒氣突然轉冷爲熱，首先是他們存身之處，有三股五色繽紛的火光，撞開寒氣直衝而上，不多時整個較技場又爲熱氣所充滿，分別上衝的三股火光，這時也漸漸凝聚在一起。

這時只聽到泰和殿傳來了一聲巨響，五股眞氣橫衝直撞而至，兩人一物頓時昏厥當場，醒來時只覺五體舒暢，精神百倍，洪振乾揮臂伸了一個懶腰，他的身體居然直升十丈有餘，商不敗已知大功告成，不勝喜極，再回泰和殿中，只見神龕中的神像也是清晰可見，當中那位垂拱而坐的神像居然是大舜，而侍立兩旁的女像，却是娥皇女英姊妹，兩人一物行至殿前叩謝，只見香爐前兩行大字，「汝等神功練成，速行出井降魔。」

商不敗與洪振乾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後，立即雙雙跪倒殿前膜拜謝恩，而那隻神蛙居然也點首爲禮。

「神蛙，我們兩人要出井了，你是否一齊出井？如果出井，點首示意，不出井就不必有所表示。」

只見那神蛙不僅連連點首，而且大叫了兩聲，兩人一物便各自認準了井口，提氣一縱身，即出井外。

二人一物在返總舵途中，商不敗便告訴了呼延海危害武林和船幫的一切動態，洪振乾認爲適時練就地天交泰，水火相濟的神功，實乃順天者昌，而呼延海必滅的好說明。

當他們正走往總舵時，只見幫中兄弟紛紛奔竄而出，料知呼延海已率衆侵犯總舵了，兩人一物便立時潛入水中，一縱十丈，向總舵急游而去，當他們到達聚義廳前，聚義廳中傳出：「你等降服於我，仍不失爲個洞庭大幫，有甚麼條件可先開出來！」

「敗中求敗，忍辱圖存，談不上降與不降。」

「那是要與我寒冰派永遠爲敵，永遠不降。」

「頭可斷，血可流，決不投降。」

「那你就看看我的厲害，我可呵氣成冰，冰凍三尺，讓他看看你的厲害。」

只見一個矮冬瓜滾入大廳中，人。

「原來是你？老魔頭，玩冰的人居然現在又玩火了，你知道引火焚身嗎？」

「孽徒，不必逞口舌之利，引火焚身，剛好可用到你身上！快來受死吧。」

「老前輩，殺鷄何用牛刀，由晚輩略施小技，即可代師門清理門戶。」

呼延海這時已縱身入廳中，盤膝而坐，運掌當胸，頓時全身罩在冰霧中，而附近已一寸一寸冰厚三尺了。

「呼延海，你雖然搶盡先機，仍然難敵我地天交泰的一擊。」只見他話聲一落，翻身倒立，一股純陽之氣，從各竅勁射而出，立時引

剛要運功呵氣時，一隻綠茸茸的蛤蟆也在這時躍了入來，張嘴欲噴，當呼延海呵出一口眞氣時，那隻蛤蟆也噴出一口烈火，冷熱激盪，砰砰連聲，寒冰派的弟子多數都無法支持，曲蜷成一堆在廳中蠕動，而不久則膚裂皮開，慘死當場，呼延海面對此種情況，心膽俱寒，不由大叫一聲：「何方高人？敢請出來一見。」

這時商不敗和洪振乾聯袂而入。

「孽徒，你欺師滅祖，今日正是伏首受誅的時候了，還不快下來領死！」

發了天地間一股三昧眞火，寒冰立燃，呼延海已陷身火海之中，全身顫抖不已，不多時發出一聲强烈的爆炸聲，呼延海不知去向了，聚義廳立時現出喜氣洋洋的景象，與先前的佈滿愁雲慘霧成强烈的對比。

這時廳外傳來了一縷縷梵音，天音寺掌門人一身白衣飄然而入：「我爲商不敗剃度，請做個見證。」天音寺掌門人手起刀落，商不敗的白髮散落一地。

「我賜你法號了孽，隨了凡上悟岡禪院去吧！」

（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奪劍奇兵

上文提要：司徒英武之「奪劍」是奪取江湖敗類生命的劍，他擁有此把寶劍已三年。正四手中的「無情刀」乃奪自作惡多端的黃魁之手。某日，正四坐在潮城樓外一塊大石上試刀，此時出現了靑衣人楊萍、紫袍人司徒英武，三人約鬥郊外，楊萍早有預謀，手下七人用火啖蛇圍攻司徒英武，楊萍則與正四動手，司徒英武替正四解危，詎料反中正四毒鏢……

大難不死被救起　妙手回春得保命

掌風呼嘯，楊萍的功力異常駭人。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颯」一聲響，司徒英武居然還能飛竄而起，直向湖心那邊急射而出！

楊萍雙掌一翻，掌力立時改變了方向。

但司徒英武不動則已，一動竟然如脫兔，其矯捷的程度當眞令人無法想像。

正四急喝道：「別讓這小子借水而遁！」

他也同時搶出一步，無情刀又已落在他的手中。

刀鋒彷如烈火之勢，直迫向司徒英武身上捲去。

司徒英武去勢異常刁鑽，身形一起一伏之間，人已直向湖心掠去！

颼！颼！

正四伸手一揚，又是兩枚毒鏢向司徒英武頭上射去。

司徒英武一側身，閃避了一枚，而另一枚却向他的臉上射至！

司徒英武知道這次不能再避，竟張開大口，在千鈞一髮之際，把毒鏢一口咬着。

正四呆住了，他實在被嚇呆了，心想：好一個司徒英武！

但司徒英武的臉已灰白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已身受重傷，就算能跳進湖裏，又能逃得多久多遠？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是這樣。

也就在此一刻間，「噗通」一聲，水花四處飛濺，司徒英武的身子已沉入湖水中。

正四果然狠毒。

刀無情。

人更無情。

他誓殺司徒英武。

他做事要徹徹底底。

他殺人也要殺個片甲不留，乾乾淨淨。

司徒英武雖已身中毒鏢，受了重傷，但他仍然不讓司徒英武負重傷而逃。

正四的武功極高，否則又怎能憑一柄菜刀，就把武林大豪黃魁幹掉？

但他似乎忘記了一件事。

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武功再高的人，當他身在水中的時候，就會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如果他不識水性，縱使是身懷絕頂武功的高手，在水底中的戰鬥能力，也許還及不上一個武功平庸，但却精通水性之輩。

每一個人都會有錯誤的時候。

正四對於這形勢，顯然沒有作出準確的估計。

他沒料到，司徒英武在四歲的時候，便已在水中像條魚般游來鑽去。

雖然他已身受重傷，但清涼的湖水，却使他爲之頓然清醒。

楊萍略懂水性，但若要他追殺司徒英武，他是不敢貿然冒這個險。

湖水本無波浪。

但司徒英武和正四相繼撲進湖中後，湖面上就突然翻起一陣激烈的波浪。

無情刀在揮動，但浪影却遠遠蓋過了刀光。

水花四起。

司徒英武在水中竟與正四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

倏地，浪花忽止。

正四突然拚命的衝回岸上！

幸虧湖水並不太深，否則他可能已在湖中被司徒英武擒下，活活淹斃。

現在，他還能夠勉强支持，但無情刀竟然不見了。

楊萍走近看着正四，只見湖水呈現一片血紅色。

楊萍得意地叫道：「正兄，你已把司徒英武幹掉了吧！」

但當正四轉過身子的時候，楊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正四驚怒地在嘶叫：「那個雜種……他卸掉了我的左臂！」

楊萍完全呆住！

顯然，司徒英武精於水性，但正四却是隻旱鴨子。

要是在岸上，司徒英武經已身受重傷，必然難逃一死的命運。

但現在，他沒有死在無情刀之下，反而被他把無情刀搶在手中，更把正四的一條左臂砍斷。

司徒英武果然厲害！

但是，楊萍還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已捱了三枚紫煙鏢，又能逃得多久？逃到多遠？

他唯一感到忐忑不安的，就是無情刀已落在司徒英武手裏，而奪劍更被拋進湖水之中。

然而，他有信心，能把這兩把利器一併找回來。

世間上精通水性的人很多，這兩把刀遲早都會被撈回。

楊萍想到這裏，嘴角泛出詭異而愉快的笑容。

* * *

雖然已是暮春的時候，湖水仍然冰涼徹骨。

但冰涼的湖水，對於司徒英武目前的情況來說，是相當有利的。

最少，他還能保持着一段時間的清醒。

無情刀雖然一度被他奪得，但這把刀他又已失去。

然而，司徒英武並不感到可惜。

奪劍的價值，遠在無情刀之上，既然連奪劍都已被拋入湖中，區區一把無情刀，又算得上甚麼呢？

* * *

滿地春花，綠草如茵。

在湖岸的一邊，兩個身材魁梧的漢子正在苦練刀法。

這兩個漢子，一個白臉，一個黑臉。

白臉漢子穿的衣服很多。

他既穿棉襖，外面還套穿一襲皮袍，一層又一層的，好像怕冷死自己似的。

天氣並不太冷，而他的身材又這樣健碩，實在不必穿上這許多衣服。

但黑臉漢子却剛好相反。

他赤裸着上身，下面只穿一條短短的褲子。

他用的是一把又厚又沉重的鋼刀。

這兩個漢子的年紀都不相上下，大概三十來歲左右。

他們雖然是在練刀，但却很認眞，刀來刀往，看來絕不兒戲。

白臉漢子雖然衣服穿得極多，但居然沒有冒汗，而且身子也絕不遲鈍。

然而黑臉漢子雖然穿得極少，但他全身却冒出有如大豆般的汗珠！

白臉漢子一個翻身，施展一招回頭刀，黑漢子亦不甘示弱，頭向後一仰，先避這一刀，再以無比的氣勁，將白臉漢子的刀震開。

忽然間，黑臉漢子大聲道：「停！」

他說停就停，把刀插在地上。

白臉漢子怒道：「停什麼？還沒有練夠五百招。」

黑臉漢子道：「沒有五百招？」

白臉漢子怒道：「當然啦，咱們只練了四百九十八招，還有兩招才夠五百招！」

「你的腦袋大有問題，」黑臉漢子哼一聲，道：「現在已經五百零三招啦，俺說過只練五百招就五百招，現在已多練了三招，媽的……累死啦！」

白臉漢子怒道：「你這個死懶鬼，還有兩招，若不練完我就把你拋入湖裏！」

黑臉漢子嘆道：「明天再練行嗎？」

白臉漢子道：「明天再練可以，但要計算利息。」

黑臉漢子瞪目道：「計算利息？怎樣計算法？」

白臉漢子屈指一算，半晌才道：「今天你少練兩招，明天就要補練二十招，合共五百二十招！」

黑臉漢子差點沒跳了起來。

「練你媽個狗屁！」

白臉漢子大怒：「狗屁也好，貓屁也好，現在還有兩招，你若不

練就得明天補練二十招！」

黑臉漢子搖頭道：「不練！不練！你再强逼，俺就索性一招也不練，看你能把俺怎樣？」

白臉漢子的臉更白了，他突然把刀插在地上，向黑臉漢子衝去。

黑臉漢子怒道：「你要怎樣？」

白臉漢子道：「抛你進大湖裏，好讓你清醒清醒。」

黑臉漢子不甘就範，兩人於是扭作一團，打得甚爲燦爛。

兩人不停地廝打，居然雙雙跌進湖中去。

湖水冰冷。

但他們兩人仍然打得很熱烈。

就好像他們身邊的水都被蒸發一樣。

倏地，兩人的打鬥動作停止，四隻眼睛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黑臉漢子首先道：「師兄，這傢伙是個活人，還是死人？」

只見那人臉色蒼白，俯伏在湖邊，一動也不動了。

黑臉漢子搖搖頭。

白臉漢子生氣道：「你偏又來與俺作對，你搖頭擺腦是什麼意思？」

黑臉漢子道：「據俺的看法，他還未嚥氣。」

白臉漢子道：「他已經是死人，又怎會未嚥氣？」

黑臉漢子哼一聲，道：「你說他是死人，但俺却認爲他是個活人。」

白臉漢子道：「他分明是個死人，又怎會是個活人。」

黑臉漢子「呸」一聲：「你才是個死人。」

這兩人是一對師兄弟，但却經常互相抬槓，凡事都要執拗一番。

白臉漢子若說是黑的，黑臉漢子就說是白的，事無大小，往往夾纏不清，倒也算是一對古怪的人物。

兩師兄弟爭執了好一會，還是白臉漢子說出一句比較清醒的話：「他是個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嚥了氣也好，還沒嚥氣也好，咱們上前看一看便知分曉，何必絮絮不休？」

黑臉漢子道：「絮絮不休的是你，俺一向少說話，多做事，絕不是個絮絮不休的人，如果你還是不相信，不妨去問一問小師妹，她一定會說俺不是個絮絮不休的人，照俺的看法……」

還未說完，白臉漢子已如雷吼般喝道：「別再絮絮不休好不好，否則那廝不嚥氣也得嚥氣啦，老是絮絮不休，語無倫次！」

白臉漢子走近那人的時候，輕輕打了他三拳。

黑臉漢子抓抓腮子，道：「你爲甚麼要打他三拳，難道是仇人嗎？」

白臉漢子啐了一口，搖頭嘆息道：「我若是你的娘親，現在就立即沉在湖中，永不上岸！」

黑臉漢子道：「爲什麼？」

白臉漢子道：「你媽怎麼生出一個像你這般笨蛋的兒子？他若是個活人，當然會閃避，就算他不會閃避，也會雪雪呼痛，明白了沒有？」

黑臉漢子又道：「若果那人已經是個不能動彈的廢人，同時又是一個啞巴，他當然避不了三拳，也不能雪雪呼痛，不如此那怎知他是個活人？」

白臉漢子：「若果他是個不能動彈同時又是個啞巴，那麼救他又有何用？」

白臉漢子又自作聰明道：「可能他是自殺呢！」

黑臉漢子想了一想，居然道：「有理，有理，那麼你不妨在他的臉上便再打三拳試試看。」

白臉漢子咧嘴一笑，果然掄起砵兒般的拳頭，就向那人的臉再打去！

* * *

俯臥在湖邊的人，當然就是司徒英武。

他中了毒鏢，身受重傷，浮沉了一段時間，終於支持不住暈倒，漂浮到湖邊。

這兩個漢子是不折不扣的渾人，頭腦簡單無知，有時候比起小孩童還不如。

司徒英武已身受重傷，暈迷不醒。

白臉漢子若果再打三拳下去，別說是已經身受重傷的司徒英武，就算是一頭大象，恐怕也給打至腦袋開花，不立時嚥氣也不行了。

白臉漢子說打就打。

但他的拳頭剛打到一半，背後突然響起了一聲冰冷的叱喝聲：「小小你在幹甚麼？」

白臉漢子登時一呆，硬生生的把拳頭縮回。

兩個漢子同時把舌頭一伸，就像頑皮的小孩子，忽然見了娘親嚴厲的叱喝聲一樣。

* * *

如果沒有這一下冰冷的叱喝聲，司徒英武早已死在這兩個渾人的拳頭之下。

制止白臉大漢的人，並不是白臉大漢的娘親。

也不是黑臉大漢的娘親。

那是一個美麗的杏衣少女。

她的眼睛又圓又大，頭髮細長而漆黑。

她本是一個很洒脫，很自然的女孩子。

但她現在臉上的表情，却是冰冷的，而且還帶着幾分怒意。

白臉漢子和黑臉漢子甚麼都不怕，唯一最怕的就是師父和這個杏衣少女。

她叫冰冰。

白冰冰。

就是他們的小師妹。

＊　＊　＊

司徒英武暈迷了多久？

他不知道。

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窗外的陽光甫從東山透射過來。

他睜開眼睛之後，第一眼看見的是陽光。

但接着，他看見兩個人。

兩個愁眉苦臉的大漢。

他們一個白臉，另一個却臉如墨汁。

當司徒英武醒後，黑臉漢子總算露出了一陣喜悅的笑容。

黑臉漢子桀桀一笑，道：「俺早就說你是個活人，並不是個死人，到底還是我比較有眼光。」

白臉漢子哼一聲，道：「若不是小師妹把他救活，他早就是個如假包換的死人。」

黑臉漢子豎眉突目，似乎想打架的樣子。

司徒英武倒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想問幾句話，無奈說出來的聲音太細小，連他自己都幾乎聽不到自在說些甚麼。

他的傷勢實在太嚴重。

他也許不知道，自己能夠活到現在，已該算是一個奇蹟。

這兩個白臉和黑臉的漢子，已在他躺着的床前，苦候了三日三夜了！

＊　＊　＊

直至司徒英武有氣力問第一句話的時候，又已過了三天。

他問的第一句話，是：「妳就是他們的小師妹？」

這時候，白臉漢子和黑臉漢子都在外面練刀法，屋子裏只剩下了司徒英武和白冰冰。

白冰冰點點頭。

司徒英武又問：「妳叫甚麼名字？」

「白冰冰。」

「白冰冰？」

「不錯，你叫司徒英武？」

司徒英武一楞。

他不能否認，只好問：「妳怎會知道在下的姓名？」

白冰冰淡淡一笑，道：「黃綠教的高手到處找尋你的屍體。」

「黃綠教？」司徒英武一怔，又道：「我的屍體？」

白冰冰道：「黃綠教是一個很可怕的組織，相信你不會對它感到陌生罷？」

司徒英武道：「當然不會感到陌生，這樣說來，別忘記我幾乎就是死在黃綠教手下的。」

白冰冰笑了笑，道：「他們認定你必已葬身在湖中，所以懸賞八千兩黃金，要把你的屍體找回來。」

司徒英武一陣苦笑。

他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我的屍體仍然值得這麼多錢！」

白冰冰淡淡的道：「但可惜你仍然活着。」

司徒英武道：「難道我若死了，妳便會把在下的屍體送去換取賞金？」

白冰冰嫣然一笑，道：「八千兩金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司徒英武嘆了口氣，道：「既然白冰冰小姐把八千兩金子看得如此重要，何不乾脆把我掐死？」

白冰冰的臉忽然變得一陣紅一陣白。

她甚麼也沒有說，掉頭就走。

但她臨走的時候，却重重的一個耳光，摑在司徒英武的臉頰上。

這一記耳光，打得火辣辣的，很不是滋味。

司徒英武的臉紅了。

被摑耳光的一邊臉當然更紅。

連沒有被摑耳光的一邊臉，也紅得就像紅紅的太陽一樣，又熱又辣。

＊　＊　＊

他是不是說錯了甚麼話呢？

門外的風沙很猛，今天刮起大風。

不但風大，而且還下起大雨來。

大雨。

好一場滂沱大雨。

窗外的草地也變成小水塘了。

司徒英武在這間屋子裏，不經不覺住了超過十天的時間了。

自從那一次被摑之後，司徒英武就一直沒見過白冰冰。

陪伴着他的，又是那兩個黑白臉的漢子。

無論司徒英武說些甚麼，他們都一律不肯回答，連一個字都不與他交談。

就算做手勢，做動作也不可以。

司徒英武費盡了心思，到最後才總算問出了他們的名字。

那個白臉漢子，叫白小小。

而那個黑臉漢子，卻叫克大大。

這兩個人的性情古古怪怪，想不到連名字也是古怪之極。

白小小和克大大是師兄弟。

白小小和克大大對冰冰這一個小師妹，頗存敬畏之心。

這時候，雨大風更狂。

但白小小和克大大居然還在屋外練習刀法。

刀聲鏗鏘不停地響。

忽然間，克大大的聲音響起，道：「師父和師弟來了。」

刀聲未停，仍然打得熱烈非常。

只聽得白小小怒聲道：「別在俺面前亂耍花樣，師父和師弟在九玄洞中，怎會冒着這等狂風驟雨來找咱們，你分明在放狗屁。」

克大大「呸」一聲：「你才放狗屁，他們若不是師父和高高，俺給你在臉上打三百拳！」

白小小的聲音一頓，忽然道：「就算是師父來了又怎樣，你這個懶鬼又想少練些刀法，休想。」

兩人的聲音停下，刀聲又再大響。

司徒英武心中微微一凜。

他總算知道他們的師父是誰了。

原來他們的師父，就是昔年憑隻手單槍，力拚白刀門三十六刀煞的九玄洞主，也就是江湖上人稱「奇槍神手」的宋業邦。

宋業邦是老鐵匠鐵不銅的侄輩。

但如今他在江湖上的輩份，恐怕已很少人能企及。

宋業邦在江湖中成名已久。

但近二十年，他已遁跡江湖，並沒有在武林中露臉。

想不到白冰冰、白小小和克大大的師父，就是「奇槍神手」宋業邦。

＊　＊　＊

無論怎樣看上去，宋業邦絕不像一個武林高手。

他只像一個蒼老的老人，一個終生生活在貧窮中、下階層的老鄉下人。

雖然雨下得很大，但他沒有帶傘子，也沒有披上簑衣。

他被雨水淋濕了整個身子。

但他不在乎。

在宋業邦身旁還有一個長着一副猴子臉，面形尖瘦，身材也矮小的年輕漢子。

他姓侯，名高高。

＊　＊　＊

「奇槍神手」的槍並無奇快之處，他用的是一柄鐵鋼金槍。

槍不怪。

但他的槍法却很怪。

他有時候用右手握槍，有時候却用左手握槍，甚至在三幾招之內，左右手交替握槍，每次轉手，所使出的槍法便完全相反。

這種槍法，以前有不少人試練過。

但這些人結果都在正式使用的時候，死在敵人的兵器之下。

只有宋業邦，把這種槍法使用得很成功，刁鑽無比。

但在他歸隱江湖前五年，他根本就沒有用過槍。

值得他用槍對付的江湖高手並不多！

「林山四絕」是他在歸隱前最後對付的江湖敗類。

結果，宋業邦只花了十招，就把這四個人的腦袋，全部用手掌拍成稀爛。

他的手掌也和他的槍一樣，具有強大的威力。

九玄洞主宋業邦，的確是一個武林怪傑。

他的槍法怪異，司徒英武早已聽人說過。

但他這個人的性格，是否也和槍法般怪異呢？

＊　＊　＊

宋業邦和侯高高悠然進入了屋子之中。

司徒英武的傷勢已漸有起色，但仍未能活動自如。

宋業邦盯着他，道：「你還能活着，倒算是個奇蹟。」

他又道：「你仍然活着，可知道最該感謝的人是誰？」

司徒英武嘆了口氣道：「白冰冰？」

宋業邦怒喝一聲：「胡說！」

司徒英武一楞。

宋業邦又厲聲的道：「你最該感謝的人是老夫！」

司徒英武勉強一笑。

宋業邦又接着道：「若不是老夫花了整天的時間，為你研究傷毒、症狀，再費上十二個時辰泡煉藥劑，你早就變成一個死人！」

司徒英武不敢反駁。

他根本連自己已昏迷了多久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已受傷極重，若不是有高明的大夫拯救，早已一命嗚呼！

當下只好點了點頭，道：「宋洞主救命之恩，晚輩感激不盡……」

宋業邦冷冷的截口道：「常言有道：『大恩不言謝』，老夫對你的大恩大德，你別再用各種花言巧語在嘴頭上耍花樣。」司徒英武又是一怔。

看來，宋業邦不僅槍法怪，連人也是古怪怪。

只聽得他又冷冷的說道：「其實老夫挽救你的性命，是逼不得已，老夫早已立誓，不再管武林中事，也不願再救武林中任何一人，你死是你的事，老夫享老夫的清福，又何苦麻煩老夫？」

侯高高咧嘴一笑，道：「師父說得有理，該死的，該死！」

宋業邦怒盯着侯高高，道：「你說誰該死？」

侯高高伸了伸舌頭，道：「當然是司徒英武該死，他該死！他該死！」

宋業邦的目光忽然溫和下來。

但他的手腳一點也不溫和，突然正正反反的，摑了侯高高五六個耳光。

侯高高被打得熱辣辣，眼前金星直冒，再也不敢說話。

宋業邦冷冷一笑，道：「他是小師妹極力主張要挽救的人，你卻說他該死，他若死了，小師妹發起脾氣來，你擔當得起嗎？」

司徒英武一楞。

原來自己的性命，說來說去還是白冰冰救回來的。

這時候，白小小和克大大已練完刀法，回到這座屋子之中。

白小小忽然間問宋業邦：「小師妹爲甚麼一連幾天都不來探望咱們？」

宋業邦怒道：「五個月前我教你的第十七招刀法練成了沒有？」

白小小問西北，宋業邦却來一個反問東南，這一問直把白小小問得抓腮擦鼻，半晌還答不上來。

宋業邦長長嘆了口氣，道：「別再丟人現眼了，你們根本就是渾人，强求不得！强求不得！」

侯高高道：「我算不算是個渾人？」

宋業邦搖頭：「你不是渾人，是個渾蛋！」

司徒英武聞言，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他忽然想起了白冰冰給自己一個耳光。

挨耳光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他已下了一個決定。

就算再多捱一個、十個、一百個同樣的耳光，他也要再見白冰冰一面。

* * *

當司徒英武能夠活動自如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見白冰冰。

白冰冰在九玄洞中，並不是唯一的女孩子。

九玄洞其實並不是一個「洞」。

這裏雖然有一個小小的山崗，也有一個細小的山洞，但那只不過是以前一些野獸的洞穴而已。

自從九玄洞被宋業邦一手創建之後，這個原本很荒蕪的地方，漸漸就變成了一座美麗的城堡。

九玄洞亦是一個洞。

它是一個沒有人敢侵犯，也從未有人膽敢侵犯的城堡。

白冰冰就住在九玄洞西邊一幢小樓。

白小小和克大大把司徒英武帶到九玄洞之後，就匆匆回到原來練武的地方。

直到那時候，司徒英武才明白他們爲甚麼不在九玄洞中練刀，而要跑到另一個地方去。

原來他們資質愚鈍，宋業邦看着他們練刀的時候便心中有氣，於是索性把他們趕出「洞」外，要他們把刀法練成之後，才再回到九玄洞中。

* * *

當司徒英武來到九玄洞的時候，宋業邦正在不遠處的一條河流岸邊釣魚。

筆直的魚竿，連一點彎曲也沒有。

那是用精鋼鑄成的魚竿。

這不但是釣魚的工具，也是殺人的武器。

他常釣魚。

但他已有多年未曾殺人。

而且，他殺人的時候，也絕少用這一支魚竿。

絕少用，不是完全沒有用。

他曾經用過這一支魚竿，殺過一個年輕高手。

那是十八年前的一個清晨。

宋業邦用一支魚竿，殺了一個叫張亦的年輕刀客。

張亦的刀法無疑很快。

但宋業邦的魚竿更快。

魚竿的尖端在張亦的咽喉上輕輕一點，張亦的喉管就被截爆。

自此之後，宋業邦遁跡江湖。

武林中人，一直都以爲宋業邦殺了林山四絕之後就退隱江湖。

但事實上，宋業邦在退隱江湖之前最後所殺的人，並非「林山四絕」，而是張亦。

張亦是誰？

宋業邦爲甚麼要殺他？

殺了張亦之後，宋業邦爲甚麼便歸隱江湖？

這些事，江湖中人知道其中隱秘的人絕不多。

現在，宋業邦又在河邊釣魚。

但魚竿是筆直的。

他沒有釣過任何一尾的魚，他彷彿已睡着了覺。

* * *

九玄洞是一個很隱秘的地方。

若非白小小和克大大帶路，司徒英武可能一輩子也找不到這個地方來。

江湖上，知道九玄洞主的人很多，雖然他已歸隱江湖多年。

但知道九玄洞在甚麼地方的人，只怕還找不出多少個。

九玄洞雖然像一座城堡，但門禁却似乎並不森嚴。

司徒英武很容易就來到了一座小樓之下。

這就是白冰冰所居住的地方——雲霜樓。

* * *

雲霜樓。

白冰冰是不是個冷若冰霜的人？

不！

司徒英武可以肯定，她絕不是那傲然故作高貴之態的女性。

她不像冰霜。

最少，她給自己的那一記耳光，就已經是火辣辣的，熱得要命。

雲霜樓有艷婢，她們都是侍候白冰冰的。

司徒英武要求見白小姐。

艷婢說他的要求已被拒絕。

司徒英武感到有點失望，却沒離去。

他想要點酒。

他想要酒，立刻就有人在雲霜樓下，爲他擺設幾張桌椅，還奉上十罈美酒。

十罈酒若喝下去，不醉死也得脹死。

但司徒英武沒有醉死。

也沒有脹死。

他揀了其中一罈，自斟自飲。

然後，他就把其他九罈烈酒，全部扔進雲霜樓之上。

* * *

九罈酒一起爆裂，酒如泉水般湧出。

他終於見到了白冰冰，也見到了她手裏的短刀。

刀鋒薄而利，雖然短小，但要割斷一個人的咽喉，却已足足有餘。

她的臉已變成煞白。

雙刀快如雷閃，剎那間已直欺到司徒英武的胸膛。

但司徒英武動也不動，彷彿是個木頭。

白冰冰兩刀齊發，終於「噗」一聲，其中一柄刺進了司徒英武的胸膛。

這一來，白冰冰的眼睛可睜得很大了。

「你……你爲甚麼不閃避？」

司徒英武淡淡一笑：「爲什麼要閃避？我本來就是來還債的。」

「還債？」

「不錯！」司徒英武仍然笑着，但笑聲却漸漸虛弱：「當日在下一言之失，只要小姐能夠原諒，就算以死謝罪，却又何妨？」

白冰冰突然想把刀拔出。

驀地，一個人的呼喝聲制止住她。

「別拔刀，一拔刀他就沒救了。」

白冰冰的手頓時軟弱地垂下。

她忽然大聲道：「瘋子！他簡直是個瘋子！我……我不是故意要殺死他的……」

司徒英武喟然輕笑。

微弱的笑聲中，他頹然倒下。

他唯一還能感覺得到的，並不是胸膛上刀口的傷痛，而是白冰冰的哭泣聲。

* * *

呼喝制止白冰冰的人，正是「怪槍神手」宋業邦。

司徒英武擲破九個酒罈的聲浪，眞是驚人。

否則宋業邦現在仍然在河邊垂釣。

白冰冰畢竟還是孩子脾氣，錯手傷了司徒英武之後，一直在哭泣。

宋業邦嘆一口氣，道：「妳別哭了好不好，若哭得令我心煩意亂，那麼想救他也不行了。」

白冰冰頓時止住了哭聲。

宋業邦又嘆一口氣，喃喃道：「他身上的傷，尚未曾完全康復，現在又添一刀，唉……」

* * *

天色漸已昏暗，楊萍的臉色也和天上的灰雲一樣，很不好看。

他坐在湖邊。

正四仍然和以前一樣，臉上毫無表情，默默的站在楊萍左右。

唯一和以前不同的，就是他的左袖空蕩蕩，他已斷了一臂。

斷了左臂的正四，仍然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湖水邊，除了楊萍和正四之外，還有一羣黃衣劍士。

他們都是黃綠教中的劍手。

楊萍坐在湖邊，並不是在欣賞風景而是在等待撈劍的人，從湖底裏冒出頭來。

在這個湖裏，埋藏着一把名劍。

那是奪劍。

江湖中人，無論是誰，只要他對劍稍有認識，都必定會對這一把劍垂涎三尺。

楊萍不慣用劍。

但他必須要找到奪劍。

他花了五百兩銀子，從遠處聘請了兩位潛水能手。

他深信他們能在湖底把奪劍撈回來。

然而，打撈奪劍的工作，已進行了差不多半個月，仍然無法找到它。

在湖底之下，視野相當模糊，就算是陽光燦爛的時候，也不容易看見湖底的事物。

忽然間，湖水翻起一陣波浪。

那是兩個打撈奪劍的潛水高手。

可是他們的手上並未有奪劍的踪影。

楊萍怒喝道：「你們究竟搞什麼鬼？我用銀子不是叫你們兩個渾蛋來玩耍，他媽的！還不快快再潛下去找個清楚！找不到便不要上岸好了，媽的！」

兩個潛泳高手不敢反駁，只好趕快潛下湖底再找。

過了不久，楊萍嘆了口氣，對正四道：「司徒英武的腕力眞大，眞不知道把奪劍扔到甚麼地方去。」

正四點點頭。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來如聲等人出手幫三小王爺對付孫得崖等，無他，爲南方義軍籌集銀子，四小搬銀子去南方，錢如土與花牡丹則要前往約會地點，不料天上下大雨，躲雨時，錢如土講起他不結婚的原因……雨停後二人往高原下面走，因爲見七王爺的靈柩運回來，想重返太原待機再弄銀子，不料又下大雨，只好跟着一個年輕人進窰洞避雨，天作美，竟碰上老情人白鳳仙……

寒夜屠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小王設陷會佳人　神偸綢繆渡口見

兩個人……兩個情深三十多年的人累了，睡了，抱在一起睡了！

太好了！

甚麼叫太好了？當然是一切都隨了心順了意，才稱得上太好了！

這世上天天有太好的事件發生，當陽光剛露個彩頭，汾河岸邊的大石頭上已坐了兩個人。

那是一雙青年男女，只一瞧便知道是花牡丹與白爾壯二人在聊天！

「你學了武功？」

「是的，乾娘教我的，而且也學了藥理，我還會醫病吶，而且不比鎭上玄大夫的差！」

「喲，你還是個小大夫呀！」

白爾壯靦覥的一笑，道：「惹妳恥笑了！」

花牡丹道：「你乾娘很厲害吧？」

白爾牡道：「我乾娘人很好，她只是不出門，有時一個月也不出洞門！」

「她是個孤獨的人！」

「也可憐，女人變成那樣！」

「她應該很美的，是嗎？」

「只看她的皮色就知道了，唉，她遭天妒呀！」

他說着，看看天色，又道：「這時候我早已把飯端上桌了，可是……」

花牡丹道：「別急，叫他們多睡些時候，我們如果連這一點都不體諒他們，會令他們失望的！」

白爾牡道：「昨夜我裝打鼾，打得我氣也快用盡了，打到後來，我也眞的睡着了！」

「嘻……誰不是呀，爲了叫他們在一起，我都快急瘋了，甚麼心機也使出來了。」

白爾壯道：「妳說你們要到陽曲河渡口赴約，我想知道是赴甚麼約？」

哈哈一笑，花牡丹道：「自然是同人打架了！」

「打架？」

「是呀！」

「同甚麼人打架，妳對我說，換我去替妳！」

「哈……我們才認識不到一天，你就想着爲我死呀？」

「死？」

「是呀，那幾乎就是個死亡約會！」

「如果危險，我更應替妳前往，妳說，甚麼時候？」

花牡丹道：「如果你去赴約，約會就泡湯了，而損失的却是我們。」

白爾壯道：「我聽不懂了！」

花牡丹吃的一笑，道：「你最好糊塗，難得糊塗活得久，賣弄聰明死得早，哈……」

白爾壯也笑道：「妳眞的迷人

呐！」

花牡丹道：「我也以爲你不錯呀！」

她是爽朗的女子，江湖奇女子就是這樣，然而聽進白爾壯的耳裡，立刻全身熱起來，他想伸手過去，但伸了一半又停住！

白爾壯常聽他乾娘說，天下男人有許多是色狠，她是不會饒過任何一個欺負女人的男人的。

白爾壯要收回手，但花牡丹却很快的拉住他的手，笑道：「走，我們可以回去了！」

白爾壯全身自在多了。

兩個人手拉手的奔向土窰門口，只見二老已在弄吃的了，錢如土一見花牡丹拉着白爾壯，他看得一瞪眼。

花牡丹不以爲意的笑道：「老爺子，你們也起來了？」

錢如土道：「你們去哪兒了？」

「河邊呀！」

「幹甚麼？」

花牡丹吃的一笑，這光景能說是因爲給二老造機會嗎？她只是笑了。

白鳳仙却問白爾壯，道：「去河邊嗎？」

「是的，乾娘！」

「那就好，你們才認識，要有分寸！」

「是的，乾娘！」

這話聽得花牡丹不自在，這個老太婆眞頑固，不好惹，難怪她能守身三十多年。

錢如土滿面春風不想走，但白鳳仙却是不留客。

白鳳仙道：「吃過了你們就可以走了。」

錢如土道：「鳳仙，如今咱們……」

白鳳仙道：「我是你的人了，是嗎？」

錢如土道：「咱們只差個世俗婚禮呀！」

一笑，白鳳仙道：「你不嫌我，我更不嫌你，咱們人已老了，能在這世上有多久？何不趁着有用之身，多爲咱們漢人做些甚麼，對不對？」

錢如土道：「如此說來，妳已打算同我一起踏入這莽莽江湖了？太好了吔！」

白鳳仙道：「會的，只不過不在今日。」

錢如土道：「不急，我可以等呀！」

白鳳仙道：「你們陽曲有約鬥，等你們完事之後，我也許會帶着阿壯與你們會合。」

錢如土不再堅持了。

他老也覺得滿足了。

誰聽過六十歲的女人是處女的？天下少有呀！

但錢如土明白，白鳳仙就是個一甲子的老處女，而他正是「打通關節」的第一人吶！

* * *

錢如土離開窰洞之前，他與白鳳仙二人關在內室半天沒出來，二人在裡面細聲的說，小聲的講，可不是甚麼情話綿綿，而是在商量着一件大事。

錢如土一邊聽得多，也聽得直點頭。

聽到後來，忍不住抱緊了白鳳仙吻起來。

這次吻不用白鳳仙的挑逗，他那酒味濃的舌頭像個利刄似的插入白鳳仙的口中逗弄起來，直到白鳳仙快沉醉了，他才鳴金收兵。

「咱們不能太久了，他二人還在外面等着吶！」

錢如土放鬆白鳳仙，二人蹭着身子走出來。

白鳳仙道：「記住我的話，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你自己眞的行嗎？」

錢如土笑道：「小時候偷雞摸狗，長大後翻樑上房坡，以後成了精，學了一身功夫後，頓覺昨非而今是，應做些對得起良心之事，所以我是利用學的十八般武藝爲苦難的孩子們做些甚麼，當然，水中功夫也勉强可以了！」

白鳳仙伸手撫摸錢如土的面後，道：「這麼說，我也就放心了，阿土，去吧！」

錢如土一聽，心口一酸，幾乎落淚！

難怪情人分別難捨難分，想着花牡丹與來如聲分別的一幕，錢如土很想捉住白鳳仙再一次狂吻，只不過當他發覺門口的兩小回看，他免了！

帶着那股子黯然神傷，錢如土往洞口走去。

他已經到了洞口，猛回頭甚麼也沒有了，白鳳仙已回到內室中去了，眞的是令錢如土有着「死別誠可憫，生離更斷腸」之感，由不得一聲慨嘆。

* * *

走下黃土坡、奔到大道旁，白爾壯對花牡丹，道：「我……我……」

「你喜歡我，對嗎？」

「對，對，對，我喜歡你。」

花牡丹一笑，道：「你也是個可愛的男人，回去吧，白前輩是少不了你的。」

白爾壯轉頭看土坡，他無奈的點點頭。

人吶，任何無奈總是一種苦。

錢如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命花牡丹先行走去，他留下來了。

他老人家拍拍白爾壯，笑呵呵

的道：「小伙子呀，我老人家昨夜就看出你喜歡上她了。」

白爾壯雙目一亮，道：「老人家，你說對了，我是一見就知道她可愛……」

「一見鍾情是不是？」

笑笑，錢如土又道：「我便老實告訴你，這世上任何事情，千萬强求不得呀，那會令一個人痛苦得倒下去的，所以我老人家痛苦三十多年……」

白爾壯傻呼呼的一直不開口，他遙看着花牡丹那遠去的背影，好像沒聽到錢如土的話。

錢如土又道：「小子呀，回去吧，她，她已有了心上人了，你可千萬別爲她而陷下去喲！」

木然的，白爾壯未回應，錢如土可以從他的眼球上發現一個人像，那個人像正是花牡丹。

老人家搖頭了。

「千萬別陷下去呀，問世間情爲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那是傻子作風呀，回去吧！」

他拍拍白爾壯的身子，還推了一把，道：「快回去吧，也許過些日子又可以見面了。」

「又可以見面了……」白爾壯硬是嚼着這幾個字木然的走回去了。

* * *

錢如土還未追上花牡丹，他已聽得前面的花牡丹大聲笑道：「勸君莫惜金鏤衣，勸君惜取『老』年時，花開堪折『怎不』折，直待花謝『來』折枝，哈……」

「好呀，妳個丫頭，連妳也取笑我老人家呀，看我不找機會好好的整治妳！」

花牡丹笑了。

* * *

就快到陽曲了，花牡丹對錢如土道：「老爺子，我在想，那小王忽必亮眞的會在陽曲渡口與咱們約鬥？」

錢如土道：「原本是一同往南走，到南邊看一看什麼人敢起義造韃子的反，就因爲忽必亮這小子的一句話，我老人家就要先整整他。」

「如果他只是一句氣話呢？」

「他不是氣話，他必有所恃。」

「老爺子，你以爲他有陰謀？」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他約妳就是陰謀。」

花牡丹道：「我當然明白他不會輕易放過我，只不過他如果見面就動手，而且是倚多爲勝，我是應戰呢還是拔腿就逃？」

「逃？老夫以爲妳如果逃是沒有機會的。」

花牡丹道：「也罷，動手就動手，我才不怕吶。」

錢如土道：「冒得險中險才能弄到錢，丫頭，這一回只要妳看看我老人家的胃口，哪像你們，小鼻子小眼的辛苦半個月吧，才弄了白眼一萬兩，黃金五千兩，這在當年老夫同來如風那小子一起時候比較，差遠了。」

花牡丹笑道：「原來老爺子想露一手呀，好，那就跟你老學習如何弄大銀子。」

錢如土道：「一定叫妳嚇一跳。」

花牡丹笑道：「再多的銀子也嚇不倒我，倒是昨夜你老的表現令我吃驚。」

「妳吃驚什麼？」

「你老沒睡好吧？哈……」

錢如土立刻明白，不由笑罵道：「妳個丫頭片子鬼靈精，原來妳沒睡着呀！」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你放心，聽是聽了一段，絕對沒有偷窺你們，也不敢……」

錢如土道：「妳這丫頭，不但愚弄老夫，也逗得人家小伙子心中癢癢蹦蹦跳，有朝一日叫來如聲知道了，我看那小子揍妳吧！」

花牡丹嘴一撇，道：「阿聲哥呀，他是知道我的，他是個不知醋味的傢伙！」

錢如土道：「天下還有男人不吃醋的？沒見過……」

「阿聲哥就不吃醋，你老不信呀，以後便知道。」

二人快走到陽曲鎭了，忽見大道上有一騎飛馳過來，馬上的大叔是個光面突目大鼻子，有一張稍薄的嘴唇，更顯得此人凶狠了。

這人策馬越過錢如土與花牡丹的時候，一雙凸目直逼花牡丹，兩頰皮肉稍動又止。

花牡丹還吃吃笑，她幾乎要同這人打招呼了。

錢如土聳動鼻子不多瞧，等騎馬的走過去，他才冷冷的道：「這傢伙是個韃子。」

花牡丹道：「老爺子怎知他是個韃子？」

錢如土道：「他不但是個韃子，而且很會摔跤，武功必然一流。」

花牡丹道：「眞的呀？」

錢如土道：「我見過長安城韃子們摔跤比賽，一個個就是這傢伙的模樣。」

花牡丹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呀，難怪了！」

兩個人邊聊邊走，夕陽落山前便進入陽曲鎭上了。

* * *

還眞熱鬧，三條大街人不少，開店的正有伙計們在門前洒水吶。

這陽曲鎭距離太原不遠，自汾水運來的山貨、木材、藥材之類，有一大半在陽曲下船。

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走進一家「太行酒店」，這是一家兼客人住吃的酒店，規模不算太大，但也有二樓設備，裡面的伙計還有女子，算是少有的了。

花牡丹見有女子走過來，她對那女子笑笑道：「妳們這兒有雅房嗎？咱們打算住到七月十六早。」

那女侍忙笑道：「有，有雅房，咱們這兒便宜，放心，喝酒吃菜也是陽曲最好的。」

花牡丹道：「我的老爺子喜歡喝老汾，越老越好，這菜嗎，妳就先來四樣吧！」

那女侍看了錢如土，吃吃笑着走了。

錢如土道：「妳這丫頭，咱們如今要省着用，莫忘了，南邊義軍在拚命。」

一笑，花牡丹道：「沒關係，沒關係的，七王府的地窖中有的是金銀等着咱們去拿吶。」

錢如土道：「小聲些，韃子們聽到就麻煩了。」

二人在說着，那女侍已把吃的送上來了。

眞不錯，四菜是三熱一涼，那三熱分別是葱爆羊肉、醬辣雞丁、一隻削片山鷄，另外便是片醬牛肉配上豆乾與羊肚，別說是吃，只一看就知道地道。

錢如土並不注意菜的好壞，一罎十斤重的老汾酒，他一個人用碗喝。

這時候花牡丹還開老人家玩笑吶。

「老爺子，你多少得吃點菜吧，一個人累了一夜，如果不補一補怎麼得了。」

錢如土一怔，立刻笑罵道：「妳這丫頭，這時候開這玩笑，妳也不害臊！」

花牡丹故作神秘的道：「老爺子呀，我可是爲你好呀，你年邁體衰少經驗，怎能應付突發事，快吃吧，吃了早早去歇着！」

錢如土道：「再說我可生氣了！」

花牡丹舌頭一伸，扮了個鬼臉不開口。

錢如土笑了。

* * *

二人就快吃完了，忽見那女侍走過來，問道：「房間是一間還是兩間？」

錢如土道：「兩間！」

花牡丹笑笑，道：「一個大間的，只兩張床鋪就……」

女侍笑道：「咱們這兒全是黃土炕，大房間大炕，小房間小炕！」

花牡丹道：「那就兩個小房間吧，想省省也省不來了，眞是的！」

錢如土已笑道：「好個丫頭，妳在這節骨眼對老夫來一下回馬槍呀！」

花牡丹道：「才不是吶，只是我以爲咱們……」

她左右瞧瞧，放低聲音又道：「咱們也好商議大計呀，住在一間房方便嘛！」

錢如土道：「眞是鬼靈精！」

* * *

二人吃完酒菜，便由那女侍擧着一盞燈帶着二人往後院走去！

那女侍一邊走一邊問：「秋天，此地夜裡涼，年紀大的人千萬別睡冷炕呀！」

花牡丹問：「甚麼冷炕？」

那女侍道：「二位，如果是加二錢銀子，這土炕就會升火熱起來，保証一夜睡到天亮還不想起床。」

花牡丹道：「那就加把火燒炕吧！」

女侍立刻笑了。

她把二人送到兩間連接的小房間，眞現實，她伸手對花牡丹道：「客官，咱們這兒的規矩，請先付帳！」

花牡丹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是五兩，她往女侍手中一塞，道：「先收着，等過了十六再淸帳！」

那女侍笑瞇瞇的道：「夠了，足夠了，二位，我不打擾了，馬上有人爲二位燒熱炕了！」

這女侍匆匆的去了。錢如土道：「人言山西人做生意，一手錢一手貨，眞不假，客人沒走就要錢！」

花牡丹道：「老爺子，咱們並不打算吃住霸王飯，早給晚給總是給，我回房去了。」

花牡丹正欲去拉門，忽聽得二門有人聲：「馬雲飛，馬雲飛吶，媽巴子的，他住哪一間！」

「爺，他住最右面的大間，正在……」

「轟」的一聲，只聽有人開門聲，接着一聲哈哈，道：「喂，牛大壯嗎，哈哈哈，你才到呀，快進來吧！」

伙計一笑，道：「爺吃過了嗎？」

「沒有，先送十斤酒，羊腿一隻我自己啃！」

那伙計抬頭笑道：「馬上送過來！」

爲甚麼伙計要抬頭？那是因爲這人長得個頭高又大，那伙計一比便被比下去了！

伙計似乎對這人有忌憚，走得快來得更快，十斤一罎的汾酒先送上，又是碗又是筷，還有切刀兩把夠利的。

爲甚麼要切刀？只因爲整條烤羊腿要用利刄一片一片的削着吃！

大木盤上放着葱薑帶五味料，

大蒜也有半斤多，一切全送到，然後便是一隻被烤得黃又香的羊腿提上來。

兩個大漢關起門來邊吃邊粗聲的在說着話。

* * *

錢如土原以爲只是兩個食客。

花牡丹距離近，她也聽得清，聽得清還不提，最後她注意的乃是「小王爺」三字吸引了她。

於是，花牡丹貼着小窗靜下心來仔細聽。

她還聽得變了臉色。

* * *

「牛大壯，聽傳信的人說，七王爺剛過世不久，就出現幾個臭小子鬧得七王府不太平！」

「我也不太清楚，七王府只找咱們二人來，兩名力士隨七王爺死在老爺嶺，我也是小王爺的召喚才知道也找你來了，馬雲飛，你看他叫咱們幹甚麼？」

「我怎麼知道，叫幹甚麼就幹甚麼。」

這二人的話還眞的被花牡丹偷聽去，只見花牡丹閃身進錢如土房門，錢老剛躺下。

「妳發現甚麼了？」

「老爺子，剛才來的兩個大個子，原來他二人是奉忽必亮之命專程趕來這兒的！」

「妳聽他們說了甚麼話？」

「他們說七王府被人整，才把他二人找來的。」

錢如土道：「這二人必然不簡單！」

「老爺子，你怎麼知道他二人不簡單？」

錢如土坐起身子，道：「想也知道，如今七王府的人已自老爺嶺回來了，也把七老王的靈柩運回，聽說過，七王府有十二殺手，如今死了兩個，他們還有十人可用，加上大王子與二王子也是一流功夫人物，應該有用的人才，他們爲何不用，而偏偏的找來這二人？」

花牡丹道：「對呀，這二人必然有甚麼特殊功夫，如果是爲對付我們，可要多加小心了！」

錢如土道：「咱們就領教領教也無妨！」

他思索了一下，又道：「暗中多加留意，他落脚在此，必有聯絡之人！」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放心，我自會暗中觀察！」

這二人仔細商量一陣，錢如土問花牡丹道：「上一回我交給妳的倒陽藥，妳還有嗎？」

嘻嘻一笑，花牡丹笑道：「有，當然沒用完，如果那忽必亮還想再逞强，我會叫他再倒一次的，哈……」

錢如土道：「忽必亮如果碰上老夫的老情人，他小子早沒命了！」

花牡丹道：「是白前輩呀，老爺子，下一回再去土窰中，我也要向白前輩討些藥來用了，江湖上盡多登徒子，採花大盜也不少！」

錢如土道：「快回房睡吧，也許明日就會有人來找上這二人了！」

花牡丹點點頭，便一溜煙的回小房間中睡了。

這時間兩間的土炕已暖，睡在火烘過的土炕上眞舒服，一張棉被蓋身上，一睡便是大天光！

* * *

「在哪一間？兩人住一間嗎？」

「是的，爺，就住在右邊大房間！」

「他們昨天何時到的？」

「不到二更天，爺，他們喝了不少酒！」

不旋踵間，傳來拍門聲：「客爺，有人來找二位了。」

「是牛大壯、馬雲飛嗎？開門！」

這一聲吼，才把個花牡丹吵醒來，她還吃一驚。

就見她立刻豎起耳朵聽，不由更是吃驚！

「是他，嘿……是他，不用瞧我也猜得到，這個惡管事來了！」

只不過花牡丹無法開門看，因爲她與錢如土二人住的房間太過靠近，萬一被發現，情況便不一樣了。

花牡丹只能靜下心來仔細聽，隔房如果聲音大，她才會聽得清楚。

* * *

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開了房門把來人請。

「是方管事呀，快請進！」

果然七王府的方管事來了，而且匆匆的趕來了。

沒多久，就聽那馬雲飛粗聲的道：「會有這種事，眞是太大膽了。」

那牛大壯也低吼：「怎不叫咱們遇上，準叫那妞兒死去活來，呼天搶地……」

那方管事道：「嗨，你們可別小覷那女子，她的功夫不在你我之下。」

牛大壯不服氣的道：「拚着挨她幾棒子，牛大爺一把摟入懷中，我連她的骨頭也摟碎。」

方管事冷冷道：「怕你們輕敵，所以我先小王而來，我可是來告訴你二人的。」

馬雲飛笑笑，道：「方管事，你請吩咐吧，你把咱們從西京召來，有什麼分派？」

方管事道：「咱們七王府出去的人中，水下功夫的人太少了，也

只有你二人堪當此任。」

牛大壯道：「要在水中幹呀？」

方管事道：「妙計也是咱們小王爺想出來的。」

他還看看窗外，見外面無人，才又道：「小王爺恨透那個女子了，他設想了個方法，就在陽曲渡口的河面上，會一會那女子。」

馬雲飛道：「何用小王爺親來，咱二人足夠了。」

牛大壯也接道：「不錯，對方只不過一個姑娘呀！」

方管事道：「不是的，對方還有幾個年輕人，個個一身怪武功，他們的兵器一根棒，棒端暗藏尖刀，出招不奇但有用，不小心頭上就會挨棒子。」

牛大壯道：「幾個？」

方管事道：「五個年輕的，一個老傢伙。」

馬雲飛道：「還有個老傢伙呀？」

牛大壯道：「必是這些年輕人的師父。」

方管事道：「對方人雖然個個了得，個小王爺却只約鬥那個女子，爲了避開幾個年輕的，所以才選在這兒的河面上。」

牛大壯笑道：「還是小王爺想得週詳。」

馬雲飛道：「是不是叫咱們藏到附近向水底下呀？沒問題，咱們不會令小王爺失望的。」

方管事道：「並非要你二人藏在附近水中，小王爺要你二人扮船伕，你二人掌舵當船老大，小王爺就坐在船艙中，要知道小王爺對那女子不死心，一心要弄上手的，只是小王爺擔心，怕重蹈覆轍，再一次出醜，所以才想着找你們侍候，小王爺一聲叫，你二人之中便進去一人，好生的當着小王爺的面，侍候那女子。」

「哈……」

「嘿……」

牛大壯是開懷的笑。

馬雲飛乃奸笑不已，兩個人總是得意至極的樣子。

牛大壯笑着道：「方管事，咱們久未操舟了，距此月十五夜尚不到三天，是不是……」

方管事道：「我來便是要帶你們到河岸，一條小船已等在河岸邊，你二人這兩天就在小船上練習撐船，別叫那女子看出你二人也是咱們一夥的。」

牛大壯道：「已經有船在侍候了？太好了，咱們叫伙計把吃的喝的全備上，帶上船去享用。」

「不行！」方管事道：「誰見過撐船人在船上大吃大喝的？那是有錢人的享受，撐船人都是窮苦漢，你們船上去喝稀飯，等事情完了，小王爺自有賞賜。」

馬雲飛道：「喝三天稀飯呀，多難受！」

牛大壯道：「帶些酒可以吧？」

方管事道：「也不行，酒會誤事。」

兩個人怔住了，誰也不再多說了。

方管事道：「你二人上船多練習，知道嗎？汾河下游有一處急流，你們要把船往下游，越過激流到一片荒林邊，船就下錨在河中央，那地方可眞荒涼，四處不見人煙，便是剝光了那女子在船面上整，也不會有人看見！」

牛大壯道：「小王爺何時到？」

方管事道：「如今七王府上在辦喪事，附近村縣的要員全來了。」

方管事雙手一抱拳，又道：「順帝也派了朝中要員趕來了，這兩天小王爺在七王府中忙着，等過了這兩天，大約在十五日午時會抽出空閒趕到汾河岸。」

馬雲飛道：「我二人就等在河岸邊？」

方管事道：「不錯，到時候你們先備酒菜在艙中，小王爺是暗中前來，爲的是不要聲揚出去，記住，小王爺在船上的一切安全，就交由你二人了！」

牛大壯拍着胸脯，道：「萬無一失。」

馬雲飛道：「放心吧，咱們既然擔綱，一切絕無問題。」

忽聽方管事道：「你們從西京來，可有南方的消息？」

牛大壯道：「謠言滿天飛，聽人傳言有個姓郭的在濠州造反，咱們的人馬去了，不知情況如何。」

馬雲飛道：「我不擔心，咱們大元朝騎射功夫高，幾個漢人也想動搖朝廷？門都沒有……」

方管事道：「那就別多言了，你二人快快收拾，咱們前面吃個飽，我帶你二人去船上。」

牛大壯笑道：「有什麼好收拾的，雙肩扛個大嘴巴，別的什麼也沒有啦！」

這二人「轟」的一聲開了房門，有個伙計剛經過，方管事以爲這伙計在偷聽，伸手一把揪住他，先是……

「光光」就是兩巴掌，沉叱道：「好小子，你敢偷聽爺們說話呀？」

那伙計挨了巴掌吃一驚，道：「我是這兒伙計呀！」

方管事道：「你站在門外幹什麼？」

伙計撫頰，道：「我不是站着，我是經過這兒呀！」

方管事道：「你聽到什麼了？」

伙計無奈的道：「我什麼也沒聽到呀，我是給房間客人送熱水

的，呶，這就要把熱水送給你們用的呀！」

方管事手一鬆，道：「叫我知道你偷聽咱們說話，我會剔下你的耳朵下酒！」

伙計搖手道：「我怎麼敢呀，我爲什麼要偷聽你們的話？誰偷聽誰是汾河裡的王八。」

方管事道：「快弄酒菜送前面，咱們吃完還有要事去辦吶，快……」

挨打的伙計道：「是，我馬上爲爺們送酒菜。」

他看着三人往前面走，口中喃喃：「個韃子，天就快變了，還能橫行到幾時。」

另一房間中，花牡丹對伙計的起誓也火了，什麼誓不好起，偏說「誰偷聽誰是汾河的王八」，氣死我了！

花牡丹由頭至尾聽了一大半，她當然有氣。

花牡丹走入錢如土的房中，她發覺錢如土正在喝酒，不由笑道：「想也知道你老也醒來了。」

錢如土道：「韃子們嗓門粗，擾人好夢。」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的好夢被他們三個韃子驚擾了呀，眞缺德！」

她把聲音放的帶着些俏皮，笑問：「夢中是不是同白老前輩一起呀？」

「妳這丫頭，這是什麼節骨眼，還開玩笑不是……」花牡丹見錢如土一本正經，便知道事情有了嚴重性，她伸頭看看外面，又笑道：「怎麼了？」

錢如土道：「怎麼了？老夫以爲麻煩大了！」

花牡丹道：「什麼大麻煩？」

錢如土道：「聽到了嗎？他們把妳誘上船，船開河中間，妳一人在船上，他們是三個武功高手，妳必然會吃大虧，我又怎麼插手援助妳？」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是河中央，兩個韃子水性好，妳能同他們在水中搏鬥嗎？」

花牡丹也怔住了，她想了一下，冷笑道：「這件事原本就是騙那忽必亮的，不去就是了。」

錢如土道：「去！」

花牡丹道：「你老又堅持呀！」

錢如土道：「不錯，老夫堅持妳赴約，這無他，咱們江湖人的一股傲氣。」

花牡丹道：「可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乃豬也，我不想當豬。」

錢如土道：「所以老夫正在籌思呀！」

花牡丹道：「你老想到什麼良策麼？」

錢如土道：「目前尚未想到，所以我猛灌酒！」

他仰面又是幾口酒，他喝酒像喝水，看得花牡丹也瞪眼，道：「酒喝多了你老便迷糊了。」

錢如土道：「那是一般人，老夫不一樣，老夫只喝足了酒，什麼計謀也想得出來。」

花牡丹道：「老爺子，如今方管事也來了，姓方的盡爲他的主子出餿主意，我恨死他了！」

錢如土道：「丫頭，這兩天你可別出門！」

花牡丹道：「爲什麼？」

錢如土道：「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妳不可出門去。」

花牡丹道：「什麼樣的兩個主要原因呀？」

錢如土道：「第一個原因，妳是個姑娘家，走在街上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萬一有七王府的人認出妳，對咱們有害無益。」

花牡丹道：「另一原因又是什麼？」

錢如土道：「另一項原因是妳這兩天盡量在房中養精神，睡了吃，吃了睡，到此月十五圓月夜，妳充滿了精神去對付一場充滿了機智、功夫、勇氣的場面，所以妳絕對不可以再出去。」

花牡丹道：「咱們總要打探敵情呀，需知『知己知彼才會百戰不敗』呀！」

錢如土道：「一切由老夫在外走動，似老夫這模樣，走在街上是無人願意多瞧一眼的。」

吃吃一笑，花牡丹道：「本來是你老的堅持，你老就自己去辛苦吧！」

錢如土道：「老夫是看不起你們幾個青年人，小鼻子小眼的弄了那麼一點金子銀子的就洋洋得意的送往南邊，太少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好大的胃口，五千兩黃金一萬兩銀子是小數目呀，你老打算搬光七王府的存寶呀，我可不敢多想！」

錢如土淡淡的道：「老夫正有這意思！」

花牡丹吃一驚，道：「老爺子，莫忘了，七王府的人馬全部回來了呀！」

錢如土道：「又怎樣？」

花牡丹道：「他們人多呀！」

錢如土笑笑，道：「當年老夫同來如風那小子在一起，也只不過就是我二人呀，還不是把你們一百多個娃兒養大呀！」

花牡丹笑了。

「也好，只要你老爺子有雄心，我花牡丹奉陪了！」

錢如土忽的站起身來，道：「記住，妳可不許走出去，老夫此刻先探探路子！」

花牡丹道：「老爺子，小心

吶！」

錢如土回頭一笑，開門而去了。

花牡丹還眞想走出去瞧瞧，但當她聽了錢如土的話以後，果然吃了東西睡起大覺來了。

＊　＊　＊

錢如土出門不見了，爲什麼不見了？便是花牡丹也以爲他老人家不見了，因爲錢如土一去兩天未回來。

花牡丹眞的急壞了，但她又不敢隨便出去，因爲她還眞的擔心錢老突然的回來。

錢如土特別的交代她絕不可以在這時候拋頭露面，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尤其怕被七王府的人碰見。

花牡丹已吃過晚飯了，她仍然在等，她不相信錢老爺把她拋到這小房間不管她了。

花牡丹不會忘了她與小王忽必亮的約鬥——不論那是文鬥武鬥，或再一次的抱在一起「纏鬥」，她都已當面答應了，雖然這種事原是逗一逗忽必亮的，根本沒打算去赴這個「無聊」的約會，然而錢老爺却視爲賺銀子的好機會，非要她前來赴約不可。

然而此刻花牡丹心中充滿了矛盾，如果是錢如土出了事，這個約她也不打算再赴了。

天大約快黑了，花牡丹好不急躁的在小房間中走來走去，桌上的山西削羊肉麵她只吃一半。

終於，她下了個決心——不赴約了。

她一旦下了決定，便收拾一番，她想了個地方，那便是白鳳仙那裡。

一錠銀子用不完，花牡丹走的時候去算帳，還退她一兩多，花牡丹想着錢如土是不會再來了，於是帶着幾許黯然的往酒館外面就走。

她走的時候，她是決心不赴約了，明知那是個陷阱，才不會去當豬上當吶。

花牡丹是打定主意往外走，她已走到街上了，不料迎面閃出一個老人來，花牡丹還以爲是錢如土吶，但當她看清楚是個半百矮小老人時，又以爲是個花子找她，伸手付幾個小錢吶。

「幹什麼的？」

「姑奶奶，妳必定等人等心焦了吧？」

「你是什麼人？」花牡丹半帶吃驚。

那老人吃吃一笑，道：「姑奶奶別問我小老頭何人，這兩天我是日夜枯守在妳這酒店門外，還好，妳沒有亂跑，同我小老頭一樣枯坐客房中！」

花牡丹道：「你……到底是何人？」

那老人笑笑，道：「說了也好叫姑奶奶知道，小老頭與錢老當年在江湖是同行，咱們尊稱他一聲老大，十多年了吧，想不到他又把我召出來了，出來就叫我在這兒受了兩天罪，嗨，妳明白了吧！」

笑笑，花牡丹道：「樑上人物呀，難怪了，只不過你老人家能與我錢爺爺做朋友，便樑上人物也受尊重，你請接受花牡丹一禮！」

她果然衝那小老頭施了一禮。

小老頭呵呵一笑，道：「行了，我的任務也完成了，姑奶奶，妳可以去赴約了！」

他指指天空，又道：「月已擔高了。」

花牡丹道：「我不打算赴約了！」

小老頭一聽，猛一怔，道：「爲甚麼？咱們江湖中人要有骨氣，失信自己人也不能叫敵人看不起！」

花牡丹道：「可是錢老不見了呀！」

小老頭道：「放心，我們那老哥非簡單人物，他交代妳前往，妳便勇往直前的去，準沒錯，別令他老人家對妳失望！」

花牡丹一聽猶疑的道：「我是怕錢老爺子會出事呀！」

小老頭搖搖頭，笑道：「放心，如果他老人家出了事，咱們早就知道了！」

花牡丹怎知錢如土在江湖中的地位，他雖躋身黑道，却是充滿了一身的俠氣，這樣的人物是受人尊重的，就如同俠盜來如風一樣的。

小老頭還用手一指，道：「姑奶奶，由這個方向出城，往右轉入一條大路，那便是汾水渡口的路！」

花牡丹心中不自在，有着被人推上刀山推下油鍋的不舒服之感。

花牡丹並非膽子小，她比個大男人的膽子大多了，只不過她怕的是錢如土眞的出了事，就不妙了！

如果錢老出事，她最好去向白鳳仙說去，白鳳仙乃錢如土的老情人，二人三十多年後再相逢，是多麼的感動人吶，如果錢老出事，白鳳仙必對自己也會火大。

然而，此刻花牡丹却不由得往城外走去，那個小老頭一路還把她送到離河邊不遠處才停下來，就好像小老頭把她押來似的。

「去吧，小老兒只能把姑奶奶送到這兒了！」

花牡丹道：「你回去吧，我自會去的！」

小老頭笑笑，兩手往腋下一叉，不動了！

小老頭瞇起一雙小眼直視花牡丹，又像是看她出醜鬧笑話的意味。

（未完・十一）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上文提要：艾慈貼上假鬍子扮成中年人到「怡紅院」找碴，原來他已知寶山城妓院乃是「金刀」熊天剛開的，小子的目的是賺銀子，因此故意用話激劉冲，打鬥的結果依然是拿銀子買命，小子拿光了妓院的銀票，放走了所有的姑娘，其中有個瞎了隻眼的小娟是他的同鄉，知道她是被熊太少用鞭子抽瞎的，小子夜入熊家挖掉熊大少爺的一對眼珠子……



寶珠究竟落誰手　龍潭虎穴再探險

艾慈心中想，王小倩天生有一對巧手，不但會做吃的，字也寫得好。只見信上寫着：「艾小俠：如果有一天，你倦了，不再像浮萍般飄蕩在江湖，不要忘了，寶山城王家姐妹歡迎你回來。」

啊！眞是敎人感動！

艾慈比折疊銀票還要細心的把那封信寶貝般的塞入懷中，一邊自言自語：「嗯！妳姐妹等着，黑桃愛司總會長大的，到時候我他娘不請自來，當你們的小乖乖。」

* * *

有道是：怕站不怕慢，站站走走走不完。

艾慈雇的小騾車，一路上走得慢，可也沒有稍停一刻在路上，天剛黑，便到了赤陽地界。

艾慈付了銀子，打發騾車回頭。

這才對白小娟道：「朝南走，我們走太子河三道灣，我要去見見我的老伙伴，先送妳進赤陽城，找個地方妳住下。」

白小娟點點頭道：「兄弟，你爲我操心了。」

於是，二人繞過一座村莊，抄小路到了赤陽城外。

遠處，赤陽城的城門那兩扇三丈高半尺厚的大城門，業已有一扇關起來了。

找了一家客店，把白小娟安置在客房中，艾慈才又急急的走出赤陽城，直奔太子河的那片老柳樹下。

蘆葦中正有一盞豆大的燈光照過來，三道灣的蘆葦颯颯响，河水潺潺，就在老竹支起的那塊跳板頭上，一條小舟仍然緊緊的繫在那兒。

艾慈踏上跳板的時候，小舟尾的草棚下，勞克正自坐在那裡獨酌。

他故意裝作沒看見，口中在嘀咕着：「我老人家眞是失望，失望極了。」

艾慈「噗！」一聲坐了下來，喘口氣道：「勞大叔，紅心老克大叔，小子才不過躭誤那麼一天多一點，你就對小的如此失望嗎？」

酒杯往船上一放，勞克晃着腦袋道：「你小子臭美了，我老人家所以失望，原因是你小子又活着回來啦！」

艾慈拍拍大腿，道：「小子回來還不好？」

勞克哼了一聲，道：「我老人家實在不願意五五分賬，當然希望你死在外面，永遠不要再回來。」

艾慈笑嘻嘻地道：「你老一直在心裡咒我死在外頭？」

勞克道：「我不否認！」

艾慈笑道：「謝謝你老了。」

勞克一怔道：「你還謝我？」

對啊！艾慈這是什麼意思？人家咒他，他不生氣，眞是莫名其妙。

艾慈理所當然地道：「當然謝你，難道你老這點也不懂？人們不是常說，一個人若是被別人咒他早死，而且最好絕子絕孫永淪地獄，你猜結果是怎樣？」

勞克笑道：「你說怎麼着？」

艾慈哈哈地笑道：「這個被咒罵的人不但不會死，反而會活得更有勁，更快樂。」

他頓了頓，伸伸雙臂又道：「難怪我這兩天好精神，原來有人咒我死。」

「沒聽說過有這種事。」

「你現在不就聽說了？」

又是一聲哈哈笑，艾慈自己倒了一杯酒，張口喝乾，又抓了一塊兔子肉塞在嘴裡，道：「一個人如果常常被人咒罵，足以證明這個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便一定是壞蛋，如果閻王老子知道這人是壞蛋，他老閻是不會收留壞蛋的，所以小鬼也就不來找壞人麻煩，這也正是人們常說的：『好人怕鬼，鬼怕惡人』，近而也就體會到『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的道理出來。」

這是什麼歪理嘛！

他呵呵一笑，又道：「我小子被你老小子一陣咒，不但沒有被咒死，便財神也表同情，狠狠賜了我一票。」

勞克一怔，道：「你小子又整了那個龜孫子了？」

艾慈笑笑地道：「就是寶山城的那個惡霸，『金刀』熊天剛，娘的，老小子在寶山開了一家怡紅院，更縱容他的兒子欺負姑娘，正好叫我碰上，可叫我狠狠的整一頓，夠他老熊受的了。」

勞克道：「你小子過癮了，但你可知道熊天剛那個老小子在關洛道上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有名的心狠手辣，惹上他，你往後的日子可就像熱乾鍋炒黃豆，有你小子蹦的了。」

艾慈獨乾一杯，冷笑道：「丁百年他怎麼樣？艾慈怕他嗎？」

他伸手入懷，摸出個絲帕，就着油燈打開來：「哪！送你老下酒吃。」

勞克一看，竟然是血淋淋的兩顆眼珠子。

「誰的？」

「熊天剛兒子的。」

他突然問道：「小三！小三人呢？」

勞克眼不抬道：「還不是你，叫我收他做我的關門徒弟，小三那小王八蛋又對我老人家窮獻殷勤，老夫沒法子，只好認了。」

兩隻巴掌猛一拍，艾慈笑道：「大叔，越來越覺得你老可愛，我敬你一杯。」

勞克指着兩顆眼珠子，道：「快把這兩個骯髒玩意兒埋掉，免得我倒胃口。」

艾慈顧左右而言他，道：「我……唉！對了，小三人呢？我正有事對他講，因爲……」

勞克指着岸上柳樹林，道：「哪！在那兒吊着練功。」

艾慈猛回頭，樹林子裡隱隱吊着一個人。

他猛一瞪眼，沉聲地道：「嗨！你這老頭兒什麼意思，白小三是我的小同鄉，你怎麼可以這樣整他，你要收徒弟，那是你看我的人情，賣我的交情，你夠意思，也爲我們以後的合作鋪一條康莊大路，不收他爲關門徒弟，也是你的本份，你的藏私，準備把本事帶進棺材裡，合着你不該這麼整人法吧！」

勞克臉無表情地道：「古人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我老人家告訴你，他才倒吊在樹上一個時辰，比之我學藝的時候，一吊就是大半天，他輕鬆多了，所以我老人家說，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可眞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許多人學藝沒學好，罵得老師狗血淋頭，連父母看着也不順眼，就好像父母不該把他們生下來。」

他頓了一下，又嘆口氣，道：「其實，做父母的也眞他娘的夠渾蛋！」

艾慈睜着眼睛道：「天下父母都渾蛋？」

「當然都渾蛋！」

哈哈一聲笑，艾慈道：「你沒有討老婆生兒子，你心存嫉妒，你……」

「放個屁，我老人家告訴你，做父母的一高興，他們在被子裡窮折騰，他們樂極才生『兒』，然後兒女再造他們的反，他們樂極又生悲，這叫活該，渾蛋！」

艾慈翻了翻白眼，道：「要你老如是說，天下父母不養兒，絕子絕孫好了。」

勞克道：「不信你去問一問，有那對父母不後悔！」

「我去問誰？」

「問你父母呀！」

「我根本沒見過我父母的面。」

「所以我說你父母更渾蛋，他們快樂之後就不要你了，哈哈！」

艾慈臉皮一緊，道：「你怎麼拐彎罵我呢？」

勞克道：「我罵天下狠心的父母們，你小子看看，天下多少無父母的孤兒？你是，小三也是，還有……」

艾慈揮揮手道：「別閒扯了，有椿事我沒說你不知道呢！」

於是，他把在寶山城救出白小娟的事，細表一番：「勞大叔，你看白小三會不會認識白小娟？」

勞克微微點頭，道：「娘的！也眞夠令人心酸的。」

放下酒杯，勞克衝着樹林子叫：「小三呀！回來了，今天的功夫練完了。」

遠處，小三高聲道：「師父，我來了！」

艾慈聞得小三叫「師父」，不由大樂，笑道：「就這麼兩三天，你就收了個好徒弟，可喜可賀！」

勞克臉無表情地道：「等你又不回來，閒着也是閒着，就收個徒弟打發時間啦！」

就這麼幾句話，小三已跳上船來了。

他衝着艾慈笑　道：「艾兄弟，我看着你回來，可是師父有命，要我練功學閉氣，所以眼睜睜的不能向兄弟你打招呼。」

笑笑，艾慈道：「我問你，有個人不知你認不認識？」

小三怔一下，道：「誰？」

「是個姑娘，約莫比你年紀小個一兩歲。」

「可是咱們艾家集的人？」

「不錯。」

「叫什麼？人呢？」

「叫白小娟。」

「白……小……娟，會不會是她？」

艾慈眨眨眼，「你說誰？」

小三回憶着，道：「艾兄弟可還記得？艾家集東邊雙槐樹附近，有幾戶姓白的，我小叔就住在那兒，他們有個女兒叫小娟，那年我逃難去外鄉，臨走曾見過我小叔，那時候小娟不過十一二歲吧！」

艾慈心裡已明白，當即道：「今晚咱們先歇着，明日一早我帶你去見她。」

勞克沉聲叱道：「我說小子，汴梁城你去是不去了？」

艾慈咧嘴笑道：「勞大叔，表面上我在惹閒氣撥弄些芝麻小事，但嚴格地說，我可是為大叔打算吶！」

勞克紅鼻子一聳，道：「放屁，如果你眞的為我着想，何不就此上路？早早把東西脫手，也可以痛痛快快的享受多金滋味！」

艾慈無奈何地道：「唉！好人難做呀！」

他指一指勞克肩頭，又指指勞克的腿，道：「我親愛的大叔，你老人家可得想仔細，此去汴梁路途遙遠，天乾物燥熱死人，如果咱們頂着烈陽長途跋涉，你肩上的傷能熬住太陽晒多久，如果咱們騎牲口，你老的腿內側怎能騎馬呀！」

他吃了一口菜，望着勞克木然表情，又道：「所以嘛，我是思前又想後，顧左又顧右，考慮半天才下決定，決定你老的傷口痂落了，咱們再上路，到時候我買牲口送你騎，咱們來個快馬加鞭趕三關，把誤掉的日子再找回來，你看怎麼樣？」

說着，他把寶山怡紅院弄的銀票全取了出來。

他數一數銀票，差一千兩就是整十萬。

勞克一看，指着艾慈的鼻尖道：「娘的，你比你師父趙光斗還會敲詐，誰要是碰上你，奶奶的，算他倒了八輩子的楣。」

艾慈搖頭晃腦地道：「錯了，就拿大叔來說吧！咱們之間不是合作得愉快又順心嗎？」

「各為銀子，互為利用而已。」

艾慈笑笑，道：「勞大叔，我心裡雪亮，你老愛財才盜財，而我也背着個大包袱，唉！我們往後的日子還有得拚吶！」

勞克道：「小子沒出息，你這才幹了幾天，就開始害起職業病來了，我問你，你是累了？還是害怕了？如果是累了，沒關係，趕這趟買賣銀子弄到手，我老人家陪你，要清靜，咱們去天池玩，或到唐奴烏梁，那可是少有人煙的地方，天為被地為床，光着屁股也沒人管，包準沒人打擾你。」

他喝乾杯中酒，又道：「如果你眞被刀光劍影嚇破了膽，我老人家勸勸你，儘早收拾起你現有的家當，找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啃上一輩子的窩邊草吧！」

「嘖嘖嘖！我才蹦了個響屁，你老頭跟着就是一串出溜屁，一頓派頭頂過來，你有完沒完呀，我的勞克大爺。」

他把銀票收起來，就着燈光，送給小三一個金元寶。

他可眞大方，笑笑地道：「明日辦些好吃的，我把人接到這兒來，多的你留着，不過我可要告訴你，你師父想吃什麼，想喝什麼，就算是跑斷腿你也要去辦，如是表現得好，說不準我會纏着你師父，答應把那個『師』字去掉的。」

小三尙未會過意，勞克已醉眼泛紅，盈淚欲滴，紅鼻頭聳了幾下，連聲音也變得軟稀稀的，道：「我操，師父的癮我才過了兩天，又要我當他義父了，小子呀！你看我老人家可有這個小小的福氣？」

艾慈道：「有，絕對有，你若沒福氣，誰會有？不過這要等他的藝業有成的時候，才能要他認你義父！」

勞克道：「這是為什麼？」

哈哈一笑，艾慈道：「幹上你老這一行，首重變化氣質，否則天下大亂矣，但要變化氣質就如同尋

找一塊良玉，良玉到手，再加仔細雕琢，也就如同授與技業，方成大器，如今要學你老一身絕藝，必得一番苦撐，如果他現在就當你兒子，你老在看到他吃苦的時候，必然會痛心，便就會馬馬虎虎得過且過。」

他頓了頓，又道：「就如同你剛才把他吊在樹上，也許有一天你還會把他泡進冰雪裡，這些磨其心志與忍耐功夫，你老得子，會這麼忍心嗎？更何況……」

艾慈嘆了口氣，又道：「你難道沒聽人說過？當老師的有幾個能教好自己兒女的？不是老子捨不得，就是做兒子的天生不願學自己老父那一套，寧願做太保，所以嘛！哈哈，非得他藝業有成，才能叫他叩頭喊你『爹』！」

勞克哈哈笑，笑得紅鼻快要掉下來似的，道：「娘的，你小小年紀怎麼會知道這一套，難道趙老怪也教你這一套？」

艾慈聳聳肩，道：「跟着師父地方走多了，自然也看得不少，聽得更多，沒聽人常說，苦難的孩子成長得早。」

說着，還白了勞克一眼。

勞克點頭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他搔搔鬍楂子，又道：「咱們就這麼辦，不出一年，我就叫他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成為神偷『老蛋』。」

艾慈楞了一下，道：「什麼叫『老蛋』？」

哈哈一笑，勞克道：「你小子是愛司，老夫屈就老克，他小子就是老蛋。」

艾慈皺皺鼻，道：「老蛋多難聽！」

勞克道：「洋人玩的撲克牌，老蛋第三吶，小子！」

艾慈也哈哈笑道：「小三姓白，應叫白蛋，也不能跟你叫勞蛋！」

二人哈哈地笑了起來。

酒足菜飽，月已當中，太子河上水悠悠，三道灣的小船上，小三侍候二人歇下以後，就着夜色把殘餚收去洗淨，他和衣躺在船板上發着囈語。

「小娟！會是她嗎？嬌小的可人兒，天眞無邪的一條長辮子，如果是她，自己的堂叔可能有所不幸了。唉！」

小三雙手枕在後腦上，仰首天上明月光，月圓月缺，萬世不變，而人世滄桑，卻又瞬息萬變，童年的生活有如心頭甘露，便也只能在消極、失意、痛苦的時候，變成唯一值得憧憬與安慰了。

時光推動着天上的月兒，匆匆帶走了人們寶貴的時光，但也帶來了新生的一天。

當一對彼此低訴情懷的黃雀「吱吱喳喳」叫個不停的時候，船上的小三已骨碌着爬了起來，忙着把早飯弄好，這才走進艙中把勞克與艾慈喚醒。

也眞虧了他啦！

艾慈並沒吃飯，他爬出船外轉頭便走，還對勞克高聲地道：「我進城把小娟帶來，看看小三認得嗎？完了我再選兩匹快馬，咱們早日登程上東京。」

東京指的是汴梁城，他二人要去賣寶物啦！

勞克在船邊端着一碗的蓮子稀飯，順着碗沿「呼呼溜溜」的喝着，還吃着艾慈帶來王小倩做的油酥餅，應道：「小子，一對照子放亮了，可千萬別被飛龍堡的那幫龜孫子們盯上了，橫生枝節呀！」

艾慈一扭頭，人早變了樣，因為他轉眼間變了樣——他長了一嘴的繞腮大鬍子。

於是，三個人哈哈地笑起來。

*　*　*

艾慈走進赤陽城，他找到了白小娟。

白小娟正獨自坐在房間裡發着愁，一見來個大鬍子，還眞的嚇了她一跳，以為寶山城派人來抓她了。

仔細一端詳，她鬆了一口氣，轉憂為喜，道：「是你呀！」

「走吧！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也許你認識。」

「可也是艾家集的人？」

「不錯，而且他也是姓白。」

白小娟迫不及待的端整好衣裳，跟着艾慈走出客店，這時候街上才有着稀稀落落的行人。

城裡的人起得晚，街上有幾個賣菜的人。

艾慈看看附近的人，沒有一個注意他。

他領着白小娟出了城，匆忙的往河邊走。

二人剛剛走出城，突然，身後傳來了馬蹄聲。

艾慈不怠慢，拉住白小娟就往路邊閃，立見二騎快不可言喻地一衝而過，幾乎撞上了白小娟。

艾慈看到眞切，心想：「這兩個人好像是勞大叔說的八方鏢局的人，去的時候是三人，回來變成兩個人，屈指算一算，這才沒有多少天，他們不可能如此快，難道這二人……」

艾慈沒把這件事放心上，他帶着白小娟來到了三道灣，他二人上了船。

勞克放下飯碗沒多久，小三正忙着歡迎這位小同鄉，一見來了個獨眼的姑娘，先是怔了怔。

但在一怔之間，還是白小娟先

開了口：「小三弟，我是小娟，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突然，小三丟下了手中物，一下子衝到小娟面前：「小娟姐，妳是小娟姐姐了，三年多不見了，妳人長得眞高了，妳的眼……」

小娟雙目流淚了。

她那隻獨目流的淚更多，就像她臉上突然冒出泉水來似的。

「我叔叔他們呢？」

聳動着雙肩，白小娟哭得說不出話來。

有激動，也有興奮，百感交集中他鄉遇親人，叫她一時間怎麼說！

唉！眞是有口難言啊！

艾慈低聲道：「姑娘別哭了，我掏樣東西給你看。」

艾慈自懷中摸出熊大少一對眼珠子，道：「我挖了熊大少一對眼珠子，替妳連本帶利的討回來了，如何處理才會消妳心頭恨，妳自己琢磨吧！」

艾慈如此說，還眞嚇了白小娟一跳，她急急搖手道：「好兄弟，快把這髒東西給丟了吧！」

艾慈一聲笑，道：「我就是留給妳看，即然妳已過目，那就丟到河裡餵魚吧！」

併指一彈，只見兩顆核桃大的靈魂之窗，便「咕嘟」落入河水裡。

就這樣沒啦！

他又輕輕一笑，對小三道：「約莫着你二人有一籮筐的話要說，何妨岸上說個過癮，我還要同你師父商量一件事情呢！」

小三扶着白小娟，二人來到柳樹下，併肩坐着笑了笑，還笑得流眼淚。

這光景也是悽涼的。

艾慈來到棚子下，他發現勞克把破草帽蓋在臉龐上，正呼呼大睡。

他睡的是回籠覺，總得再睡上個把時辰。

幹上他這一行，睡覺也是重要課程。

有時候可以睡上三天整，有時候三天不睡覺。

勞克如果想睡覺，他騎着驢子照樣睡。

他現在就睡得着，就算剛才白小娟與小三的凄涼見面，他也不爲所動。

艾慈不去打擾勞克的睡，他又到了柳樹下，對小三道：「等你師父醒來，告訴他我去選馬了。」

小三正要回應，突聽船上的勞克道：「快給我轉回來，老夫睡覺也能撥算盤。」

打個哈哈，艾慈又跳上船，道：「吵醒你的黃粱大夢，罪過罪過呀！」

勞克拉下破草帽，道：「我老人家根本沒睡着，只是不願意看他們小輩抱頭痛哭的可憐樣。」

艾慈笑笑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那好，咱們就合計一下，何時起程，怎麼個走法呢？」

勞克的手指頭挖着鼻孔，哼着聲音道：「此去汴梁，路途遙遠，這兩天我老人家也合計了一下，不知道八方鏢局送往長安的『龍珠』，是否已被飛龍堡那魔頭弄到手，約莫着這幾天押鏢的人也該回頭了，咱們是先去汴梁城呢？還是先探飛龍堡？」

艾慈一笑，道：「大叔不提我差點忘了，八方鏢局押鏢的可是三個人？」

勞克道：「不錯！」

艾慈道：「他們的模樣如何？」

勞克精神一緊張，忙道：「他們三個長得都魁梧，副總鏢頭石魁是個虬髯大漢。」

他匆忙的把那天所見，細述了一遍。

艾慈一拍大腿，道：「八成是他們。」

勞克道：「你看見了？」

「不錯，只是回來兩個。」

「在那兒看到的？一共是三個人，怎麼又是兩人？有沒有飛龍堡的人，還有……」

艾慈忙搖手道：「稍安勿躁，你一問就是一連串，問的人清楚，我回答的一定糊塗。」

他一頓，又道：「就在今天一大早，我在赤陽城下遇到的，他們好像急驚風似的怒馬奔出赤陽城，還以爲他們遇上什麼麻煩事了呢！」

勞克道：「麻煩了，要想把一對龍珠弄到手，還眞得費上一番手脚了。」

艾慈不在意地道：「沒本生意總是要卯足了勁豁上命去幹，有什麼值得憂慮的！」

勞克搖着頭，道：「龍珠價值連城，當然，價值甚高，其危險性也愈大，任何人擁有這對龍珠，都不會明敞着擺出來，必會小心又謹愼的藏在一個神秘的地方。我眞是後悔，當初怎麼不一路跟上長安去，踩一踩路椿，以確定寶物是落在那一家。」

艾慈眨眨眼，道：「這件事應該不難，飛龍堡不就有人追上去嗎？咱們再摸上飛龍堡，暗中探一探不就知道了。」

勞克道：「飛龍堡被咱們一陣攪和，丁百年早恨我們二人入骨，必然加强防務，這時候去，必討不到好，弄個不小心，又得掛彩。」

艾慈笑了起來。

勞克叱道：「你笑個鳥！」

艾慈笑嘻嘻地道：「原來你怕了。」

「放屁！誰說我害怕了。」

他一瞪眼，又道：「這麼辦，咱們把一應事情連成串，一件一件的辦。」

艾慈挑挑眉兒，道：「你說，要怎麼連成串，又怎麼一件件的辦？」

勞克道：「第一件，你得先告訴我，你打算怎麼安排白小娟？」

艾慈抓耳撓腮的說不上來。

却又聽勞克道：「你不是常說有個大包袱壓得你透不過氣來？上百口的人要你養？何不把她送去一齊養？」

艾慈道：「我是有這麼打算過，可是，我又覺得應該送她回艾家集去，她家還有屋子在。」

勞克點點頭道：「好！你馬上送她回艾家集去，正好你也回家鄉，看一看你久別了的故鄉。」

艾慈有些兒落寞地道：「在外流浪了這些日子，想不起爹娘是什麼樣，只聽我師父說過，自己是艾家集的人，最是傷心活着的人，只好回去看一看，或許能夠問出自己是那一家的人。」

勞克搖晃着頭，道：「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實在是世上的一大悲劇，可憐吶！」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又道：「我輩可憐人，生於亂世而死於憂患，能挺起腰桿的，便也多活幾天，直不起腰桿的人早就完蛋了。」

他看看河面，河水悠悠，好像帶走了他的年月似的，又傷感地道：「我老人家這麼大年歲，却少個後代來奉養我，而你，艾慈，想養你的親人，親人偏偏又不在，唉！咱們二人眞是同病相憐啊！」

英雄也有傷感時。

勞克這回不是在開玩笑，他也是個人呀！

一個血肉之軀的人，當然也會有傷感的。

勞克不是白痴，他當然也會有一陣的唏噓。

艾慈猛吸一口氣，道：「其實我早已把侍候親人的心，決心轉移到我那上百口人的身上了，只要他們過得安逸，我心中就會快樂無比的，所以我就不發愁，一旦動上了傢伙，我心中有了那百口人在支持我，拚將起來一個抵他們十幾個。」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再說你老，如今已有個小三在侍候着，他對你又是那麼好，比個親兒子還要好，你知道，這世頭已經變了，有許許多多兒子打老子的，還有殺老子的呢！」

勞克轉憂爲喜，道：「這個我知道。」

他遙望岸上，見小三還在同小娟低訴着什麼。

艾慈點了點自己的鼻子，說道：「只等去過故鄉，我把小娟安置好，回來看你的決定，我們再進行。」

勞克笑道：「好！就這麼說定了，不過，還有一樁事情，我老人家琢磨再三，覺得應該在咱們離開此地之前，先辦好。」

艾慈道：「什麼事，說說看。」

勞克道：「探一探飛龍堡。」

艾慈一怔，道：「怎麼又要去探飛龍堡，不是說等去過了汴梁之後，再去探飛龍堡的嗎？」

勞克道：「你小子怎麼不用大腦去想，如果咱們先知道那對龍珠不在飛龍堡，何不由汴梁直往西去長安路，爲什麼再繞道來到赤陽城？」

艾慈歪着頭道：「話是不錯，萬一在飛龍堡出了紕漏，那可怎麼辦？」

勞克叱道：「紕漏，你小子就是怕出紕漏，你以爲我老頭子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煩了，是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進入飛龍堡那是我的事，我們老規矩，你管斷後，其他的你就別管了。」

艾慈想了想，道：「我看算了吧，乾脆由我來，你先陪着小娟上路，好歹我進一趟飛龍堡，比他們發現你來，在情理上也好應付。」

勞克一楞，道：「這麼說來，我老人家那些玩意兒，你小子也偷學不少了。」

艾慈一笑，道：「什麼叫偷學，我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算看也看多了，又何用學呢？」

這二位堪稱風塵怪俠，就在戲謔中便把事情也決定下來了。

艾慈所以要自己一探飛龍堡，當然是因爲勞克的傷還沒痊癒，年紀又那麼一大把，而自己前往，就算失手，飛龍堡也不一定能拿他怎麼樣。

勞克聞得艾慈如此說，立即笑道：「好，你小子能說出這番話，我老人家也認了，只要有一天你不來個反噬一口，偷學一些也無妨，不過我可要告訴你，不定什麼時候，我會對你做個測驗，考量考量你夠不夠資格成爲我輩『偷』字號人物。」

哈哈一笑，艾慈道：「勞大叔只管來考驗，小子我早已養之有素，靜等你老指點幾點竅門了。」

勞克不悅地道：「這是什麼話嘛，即然你已經養之有素，又何須我老人家指教呢？」

艾慈笑嘻嘻地道：「我親愛的勞大叔，我之所以說竅門，自然是一些你們那一行的絕藝了。比方說，有一回你老人家睡得口水直往外流，突然間我聽到老鼠在叫，以

爲老鼠去舔你的口水呢，我學燈一照，乖乖，原來你嘴唇抖動，正在學那鼠兒叫，聽起來比眞的老鼠叫還要眞，我就學不來你這絕活兒。」

勞克指頭點在艾慈的額頭上，道：「好小子，你那壺不開提那壺，偸兒鼠輩，你在罵我老頭子，看我揍你！」

艾慈笑了笑，說道：「算啦！算啦！我去辦正事，趕着先買三匹馬，你老喜歡什麼顏色的？」

勞克沒好氣地道：「什麼顏色都一樣，只要四隻蹄子動得快。」

艾慈哈哈笑，道：「那好辦，我走了。」

他躍上岸，只見小三與白小娟迎了上來。

小三道：「艾慈兄弟要走了？」

他臉上露出無限感激之色。

白小娟也欲落淚，她也有着激動。

「我上城裡去買馬，天黑我便同你師父送小娟回艾家集去。」

小三猛一怔，道：「這麼快？」

他還眞捨不得呢！

艾慈却走近小娟，道：「小娟，我送妳回家鄉，以後的事我自會爲妳安排，妳看怎麼樣？」

白小娟有點想哭。

但，她强忍住了淚水，道：「我聽你的，你說甚麼都好。」

艾慈笑得不自然地道：「這就好，你們二人好好聚一聚，今夜上路。」

小三急急又問：「爲什麼要夜裡走，何不明日再動身？」

艾慈道：「等你本事學會了，你就會明白，爲什麼有時候夜裡辦事會比白天辦事來得方便。」

其實黑夜與白天對於某種人而言，是不會有什麼分別的。

尤其是對於江湖的哥兒們，他們寧可晨昏顚倒，黑白翻身，個中因素，誰也不難想得出來。

* * *

這一天白小娟最高興。

倒楣的人也會有開顏一笑的時候。

誰也不會永久倒楣，因爲上天還是公平的。

白小娟就以爲自己否極泰來了。

因爲白小娟再也想不到自己眞會遇上親人，而且自己又將回轉家鄉。

所謂親不親故鄉人，何況她也相信艾慈一定會對她有所妥當的安排。

白小娟眞的太高興了。

她笑，而且笑起來仍是那麼的好看，就算她失去了一眼，但是，還是不失她那份嬌美的模樣。

女人——如果是個美女，加上嫵媚的笑，一定是很好看的。

艾慈就發覺白小娟笑起來很美。

白小三更是高興了。

離家三年多，當時自己同小娟差不多，相差頂多幾個月，只是他還不知道，何年何月，自己才能夠回到多災多難的故鄉。

只有勞克，這一天他實在懶得多開口。

因爲，他沒有高興的理由嘛！人家要回故鄉，干他屁事。

然而他老人家也眞會把握時間，一有機會就閉上眼。

因爲幹上他這一行，要養成休息時放鬆全身肌肉盡情休息，幹活的時候一定腦筋清醒遇事認眞做。

其實，這年頭做什麼都一樣，就是莘莘學子也是一樣。

學堂的先生有辦法，他們叫學生有享受，三月一長假，兩月一小假，這還有個名堂叫寒假暑假。

什麼叫寒假？

怕學子們凍着了，就放假吧！

什麼叫暑假？

當然是怕學生們熱死了，就放假吧！

除了兩個長假外，上學的中間又來上個春假與秋假。

這也有個名堂，學子們太辛苦，野外春暖花開，放假叫學子們去踏青。

於是，學生出錢，老師也遊玩。

你可曾見過老師也掏腰包的？他才不幹，他只管陪着玩。

艾慈又到了赤陽城。

他匆匆地找到了販馬場，選了三匹好樣的，過午不久就騎着回到三道灣的河岸邊。

勞克對艾慈選的馬很滿意，尤其艾慈配的馬鞍，全新的，第一層牛皮擦得蹭光亮閃閃的。

唔！那一雙銅蹭像金的。

「勞大叔，咱們這是兩千里地的路，南北奔波，時刻都忘不了賺銀子，自然要選上好的馬騎。」

勞克道：「小子，你辦的這件事，已至無懈可擊，老夫十分滿意。」

「我很高興聽你老這句話。」

「我更滿意，因爲銀子全是你出的，我還能挑剔什麼？」

他一面對小三道：「咱們上岸去，我得教你幾招，等爲師的回來後，可是要驗收成果的。」

艾慈見天色尙早，他心中立刻明白，勞大叔是要自己先睡一陣子。

不錯，今夜還有正事辦，飛龍堡不是鬧着玩的。

於是，艾慈把小娟叫進小艙中，也叫她睡一陣子，因爲當天夜裡三人還得上路。

艾慈一歪身，就在草棚下睡着了。

他睡得很安逸，因爲從他的臉上正綻現出滿足的笑意與得色。

當然，也就看不出來，會在幾個時辰之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發生了。

他很沉得住氣，就像個沒事的人一樣。

這世上有許多人，在事情快要發生之前，總是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也吃不下，爲的是怕事情弄砸了。

其實這才是多餘的，說明白些，這都是杞人憂天，多此一愁。

愁有什麼用，憂又管屁用，還得要自己去折騰，倒不如心情放鬆，做一個有道高僧，來一個老僧入定。

反正該來的，總是會來嘛！

看上去，他比老僧還放得輕鬆，因爲他的小臉蛋上還掛着笑。

誰見過老僧入定還會笑的。

那也太不像話了，發笑？我看是「發瘋」喔！

艾慈十分篤定，所以他是相當有信心的。

一個有信心的人，自然在事情沒發生之前是篤定的。

那也是勝利的象徵。

* * *

艾慈睡到天快黑，當勞克與小三併肩走回小船的時候，艾慈已迎上前去，他精神抖擻，就好像欲飛的模樣。

嗯！這是好現象。

他哈哈地笑道：「五里坡那個小土地廟前，你同小娟等着我，咱們不散不見。」

勞克叱道：「人還沒進飛龍堡，已經嚇得胡說八道了。」

艾慈莫名其妙地道：「我說錯了什麼？」

勞克道：「什麼不散不見？」

艾慈嘻嘻笑道：「對呀！我常聽師父這麼說。」

勞克叱道：「你師父逗你聞放屁，他趙老怪只會梆子腔越調戲。」

艾慈睜着大眼睛，道：「你說，我的話那兒錯了？」

勞克道：「應說不見不散，你想想，人還沒相見，又如何的散？」

艾慈笑道：「有道理，娘的，只怪我小時候書讀得少，往後賺了錢，花銀子買個老師來教教我。」

勞克道：「又錯了，應該請個老師教教你。」

艾慈笑了笑，道：「還不是一樣要花錢，那個老師不在動腦筋弄錢？沒錢免談。」

勞克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艾慈道：「艾家集有間小學堂，沒銀子的娃兒免去上，我就沒進過學堂。」

原來是這麼回事。

「所以你常罵教書先生渾帳。」

他頓了一下，又道：「別扯遠了，快去吧！小心些！」

艾慈道：「我闖龍潭入虎穴，別忘了多咒咒我。」

「喔呸！」

勞克叱道：「王八蛋，希望你鳥朝上。」

艾慈笑着走進了夜幕裡。

* * *

當月牙兒自右邊山頭上爬升起的時候，赤陽鎭上店門前有不少已掛起一盞油紙燈，有些店舖已吃起晚飯了。

一匹快馬便在這時候馳出艾慈北門，直往飛龍堡方向狂奔而去，那是一頭純白尾巴的良駒。

馬兒四蹄翻飛，令馬背上的艾慈有如騰雲駕霧之感。

太子河的水變了顏色。

原來是淸澈見綠而見底的，這時候却變得一片黑嘟嘟的，寂靜中充滿了恐怖，那本是潺潺悅耳的聲音，這時候聽來有如陰司樂章，「不」悅耳極了。

艾慈把馬牽入河岸附近的荒林中，望望天空，覺得時候還早得很，便席地坐在樹下面，拾起地上石子，隨手投入河邊。

但，他的心裡却不停地盤算着。

飛龍堡被自己折騰以後，如今又是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飛天蜈蚣」丁百年想剝自己的皮，那絕對是錯不了的。

丁百年那老小子是不會就此甘心罷手的。

不甘心就得想盡一切辦法，再找回他的一切損失。

當然，不罷休也一定會同自己與勞大叔二人沒完沒了。

艾慈邊想邊冷笑，手擲石頭的力量也愈强勁，便也砸得河水「叭叭」響。

約莫着晚飯已過二更還沒到，這空檔該是人們閒嗑牙擺龍門陣的時候了。

艾慈端正一下衣裳，反手摸摸插在背後的皮鞘，那二尺長的利刀可是他的吃飯傢伙，離開三官廟的時候，還是智慧禪師送他的。

一閃身出了河邊荒林子，艾慈幽靈般的轉眼便到了飛龍堡的高牆外。

打量一下青磚圍起的高城堡，艾慈猛吸一口氣便拔空而起，他只在中途稍稍借力，人便攀在堡牆上的垛子間。

艾慈伸頭往內看，遠處的堡樓內，正有燈光露出來。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死要錢」嬌嬌帶着南英四歲的女兒小彩到以前住過的地方，甫上岸便遇到上官茉莉與上官玫瑰，二女正是爲找南英之女七次來搜索，好不容易今天才碰上，但因投鼠忌器，不但傷不了嬌嬌，反倒讓她跳入青衣江，二女追到「無憂島」，嬌嬌就藏在秘洞口的石下，但二女仍舊找不到門而入，反讓嬌嬌聽到姐妹倆對話的部份秘密……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弱女練功先挨打　嬌兒殺狠起狠心

上官茉莉道：「所以你就設法想得到南大俠？然而南大俠知不知道你在暗戀他？」

上官玫瑰邊往江邊走，邊道：「所以我就……」

大石下面，嬌嬌急得跳脚，道：「說到節骨眼上，她們怎麼走了？」上官姐妹走了。

在大石下面，嬌嬌突然一把抓牢老禿子，吼道：「老禿子，我在洞外叫，你去那裏了？」

老禿子吃一驚，苦哈哈的道：「嬌嬌，你輕一點好嗎？你這一抓，抓得我透不過氣來了！」

嬌嬌憤怒的道：「你可知道外面那兩個女人是誰？」

老禿子道：「我怎會知道？嬌嬌，你走的時候不是說好了，要十天方能回來，怎麼這才一天，你就回來了？」

嬌嬌重重的鬆開手，吼道：「今天出師不利，算我倒霉，偏偏碰上對頭冤家，可是你……」

嬌嬌又想起剛才叫不開機關，不由怒火又起，奮起一脚踢過去，「咚」的一聲，直把老禿子踢滾在地，道：「你到甚麼地方去偷懶了？害得老娘差一點進不來！」

爬在地上直哎唷，老禿子道：「嬌嬌，我在替你煉丹吶，你走的時候把藥全拿走了，我是在替你煉毒藥，誰會想到你回來得這般早，他們兩人又那麼笨！」老禿子指指洞邊兩大漢。

小彩已撲到老禿子身邊，拍著老禿子的屁股，道：「老禿子，阿姨踢痛你了！」

老禿子一聲苦笑，道：「不痛，不痛，小彩眞好。」

一把拉過小彩，嬌嬌道：「我們進去，阿姨教你本事去！」

小彩邊走邊問道：「阿姨今天教我甚麼本事？」

嬌嬌低頭一笑，道：「教你挨打。」

小彩瞪著眼睛，道：「挨打也要學呀？」

嬌嬌臉色一整，道：「對你說你也不會懂，挨打可是一項重要學問，你得慢慢去體驗！」

小彩迷惑的道：「阿姨學本事的時候也是先學挨打？這是爲甚麼？」

嬌嬌道：「你知道學本事是幹甚麼的？」

小彩搖搖頭：「不知道。」

她是不知道，一個四歲大的孩子，她又能知道多少？更何況小彩一直生活在無憂島的洞窟之內，除了同嬌嬌與老禿子在一起之外，便文公度幾人也還未見到，因爲她來到無憂島的時候，她才幾個月大。

「死要錢」嬌嬌拉著小彩往洞中走，邊吃吃笑道：「有人說，學本

事是行俠仗義，强身保國，其實那都是騙人的話，學本事的目的很簡單，殺人！」

小彩怔怔的不走了，她眨動著大眼睛，道：「要殺人吶，殺誰？」

嬌嬌拉住小彩，道：「殺你想殺的人，小彩，你跟我過來看看！」

小彩道：「看甚麼？」

嬌嬌指著洞壁上幾隻螞蟻，道：「你看清楚沒有，當螞蟻掠食的時候，牠便會利嘴咬緊獵物不放，但是，如果獵物比螞蟻强大，死的便是螞蟻！」

小彩道：「可是那是螞蟻，不是人！」

嬌嬌仰天一聲尖笑，道：「小彩，你那裏會知道呢，世間最殘酷的動物，並非別的，而是人，這世上人吃人，人整人，人害人的事蹟，到處可見，你有一天就會知道，世間有許多人是踩在別人的頭上生活的！」

小彩點點頭，道：「我明白阿姨的話了，想不被人踩在頭上，就得學本事，對吧？」

拍拍小彩的頭，嬌嬌大加讚許的道：「你小小年紀，終於想通了，阿姨沒有白疼你！」

小彩道：「我還要用心學阿姨的功夫吶！」

二人走入一間寬敞的石室中，祇見嬌嬌自壁上取出一根細竹棍，笑對小彩道：「有一天你也許會冒險動手去殺人，不論你爲甚麼事情去殺人，聰明的人絕對應該知道一件事情，那便是你要殺的人是誰？如果你沒有本事殺這個人，那就離這人遠一點，所以有人常說，聰明的人最怕死。」

小彩道：「我聽不懂！」

嬌嬌道：「其實很簡單，當你要下手殺人的時候，就得提防被別人所殺，你若要給予別人痛苦的時候，也要提防被別人所整。」

小彩道：「阿姨，我不出去了，外面不好玩，不是整人就是殺人，還不如住在這兒有阿姨與老禿子在，多好！」

「不好！」嬌嬌把臉一整，道：「你既然來到這個世上，你便再也無法逃避，小彩，有一天，當你學了我們幾人的本事以後，我們就算留你不走，怕也留不住你了！」

小彩笑道：「阿姨常提的幾個叔叔，他們甚麼時候才回來教我武功？」

嬌嬌心中嘀咕，文公度他們幾個也該回來了，難道他們在外面吃香喝辣的忘了無憂島上嬌嬌同小彩了？

楞了半天，嬌嬌忽然抖動手中竹棍，道：「別提他們了，我們練功吧！」

嬌嬌突然似是換了個人。她變得面目猙獰，宛如一頭母老虎！

竹棍揚起，劈頭蓋面的打下去，口中尚且叱罵，道：「打死你這小雜種，打死你！打死你！」

竹棍又疾又重，一下下打在小彩的身上頭上！

小彩大吃一驚，立刻雙手抱頭，不旋踵間，她已被打倒在地上！

小彩的尖叫聲，猶似狠尖嗥，凄哀綿長！

嬌嬌更是揮竹狂打，就好像在打一條小狗！

「不要打了，阿姨，不要打了！」

「我打死你，非打死你不可！」

便在這時候，一個人影衝撲過來，立刻倒向小彩，竟然是老禿子！

老禿子苦苦哀求，道：「嬌嬌，她才四歲多，怎能經得起你一陣毒打，她惹你生氣，你打我吧！」

嬌嬌揚起竹棍未落下，叱道：「滾開！」

老禿子憐惜的抱住小彩，道：「不要再打了……」

嬌嬌哈哈笑道：「老禿子，你可知道，我比你還疼她十分，你別來搗亂好嗎？」

老禿子重重的道：「疼她還要如此打，若是不疼她豈不要殺了她？」

嬌嬌指著小彩，道：「老禿子，你問問她，我們是在幹甚麼的？」

老禿子低頭問小彩，道：「你怎麼惹你阿姨生氣了？」

小彩道：「我沒有惹阿姨生氣，我們是在練功夫，阿姨在教我武功。」

老禿子一楞……

天底下還有這種教人武功的，如果學武功的人都得先挨一頓狠揍，祇有瘋子才練武功。

嬌嬌已哈哈笑道：「老禿子，你聽清楚了吧！我是在教她武功吶！」

老禿子緩聲道：「沒有這麼學武的！」

嬌嬌道：「這你就不懂了，老禿子，你可曾見過獅虎育幼小獅虎？如果你沒有見過，你也可以去看看野狼是怎麼訓練小狼，牠們也是對幼小不斷的撲咬，利爪拍擊，咬得幼小尖聲叫，爲的是甚麼？不就是教牠們的幼小去獨立掠食，這種道理你也不懂，眞是可笑！」

老禿子道：「野獸也不會咬死牠的幼子吧！」

嬌嬌道：「我也沒有傷到她的筋骨呀，這才剛開始，一點皮肉之

傷罷了。」

小彩拭著淚，道：「學武眞苦！」

嬌嬌冷冷道：「如果不苦，人人都會武了。」

老禿子嘆口氣，道：「今日練到這裏吧，我去替她療傷。」

嬌嬌怒叱道：「不許療傷，如果療傷，何如不練！」

老禿子道：「今天不把傷療好，明日怎麼再練！」

嬌嬌道：「明日繼續練，當我用竹棍打在她的傷處，她不覺痛了，那才練成功第一步。」

老禿子重重的搖搖頭，道：「要打死人了！」

嬌嬌憤怒的道：「再要囉嗦拆散你一身老骨頭！」

小彩推著老禿子，道：「老禿子，你快走吧，阿姨生氣會打你的！」

老禿子匆匆的走了……

他帶著內心的痛苦走出石室，他不認識南大俠，但刀公子的名聲十分響亮，往日八邪便常提起南英的太名，而且每次提起南英，便一個個恨得牙齒發癢！

然而，想不到南英完了，便南英的女兒也被他們弄到這無憂島上來！

老禿子心中明白，他日江湖上必然出現一個大魔女，便是一代大俠南英的女兒！

其實他還不知道，遠在天山不老峯惡人洞中，還有個娃兒便是「刀公子」南英的兒子。

* * *

一棵大樹下面，有一層厚厚的樹葉子！

樹葉子都是枯黃色，就如同坐在樹下面那個人的臉孔一樣的枯黃。

枯黃的臉孔不嚇人，如果臉上有一絲笑容，枯黃也就不難看了，偏偏這人的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

沒有表情的臉加上一張嘴巴閉成一條縫，這個人就有點令人寒心了！

「小五子，你也六七歲了吧？」

「金大叔，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幾歲，白姨說，年齡不重要，祇要人活得痛快就好了！」

「那麼，你活得痛快嗎？」

「我也不知道痛快不痛快！」

「那麼，我來告訴你，你才是世界上最痛快的人！」

「我痛快嗎？」

「你當然痛快，你有這麼多叔叔陪著你，你怎麼會不痛快，簡直痛快得要命！」

「噗通」一聲從大樹上躍下地，是個皮粗肉厚的小子，他年紀不過六七歲，長得可眞結實，就像一根實心木棍一般，落在樹下坐的壯漢面前。

這人正是由「千面人屠」羅老大抱回惡人洞的南小五子……

樹下坐的人，正是七惡之一的「屠夫」金太保。

搔弄著嘴巴上的粗鬍子，「屠夫」金太保道：「小五子，你可知道金大叔當年是幹甚麼的？」

小五子站在金太保面前，道：「我比你小，知道的少，當然更不知道金叔的過去！」

仍然是臉無表情，金太保道：「我是個殺豬的，小五子，張飛也是殺豬的。」

小五子道：「張飛又是誰？」

金太保提起張飛，原是要提高自己的身份，這時候才知道，小五子根本就不知道張飛是誰！

他既然不知張飛是誰，這句話等於白說。

金太保道：「別管張飛是誰！你知道我幹過殺豬的就是了！」

小五子笑笑，雙手插腰，道：「後來呢？」

金太保道：「後來我不殺豬了，我改殺人！」

小五子一怔，道：「爲甚麼？殺人比殺豬還賺錢？」

金太保道：「我殺人是因爲有時候人不比豬好。」

小五子道：「我也沒有見過豬，是好是壞我不懂！」

金太保道：「有一天當你走出惡人洞，你便會立刻發覺，世上有許多該死的人還活著！」

小五子道：「可是我却不想殺人。」

金太保一把抓住小五子的頭髮，吼道：「小子，你給我牢牢記住，你不殺人也不行，知道嗎？」

小五子痛得跳起脚來叫，道：「爲甚麼？爲甚麼嘛？」

金太保大吼道：「因爲你要活下去，而許多人却不讓你活，除非你能殺了他們！」

小五子叫道：「好嘛，我殺就是了！」

冷冷的放開手，金太保道：「過來！」

小五子跟在金太保身後，問道：「我們不是出來練功嗎？叔叔的刀法……」

金太保道：「刀法慢慢練，首先是殺人！」

小五子道：「這兒沒有人可以殺！」

金太保忽然伸手掀起個大石頭，祇見石頭下面一窩大黃螞蟻！

高原與天山的螞蟻特別大，人被咬一口便立刻起個大水疱，又癢又痛！

「屠夫」金太保指著一窩成千上萬的螞蟻，道：「今天不練刀法，你在這兒把螞蟻全捏死！」

小五子笑道：「這個容易，放火燒了豈不乾淨？」

「屠夫」金太保一瞪眼，叱道：「不許用火燒，你要一個一個的捏死，慢慢的看著牠們一個個的死！」

小五子不解的道：「這又爲甚麼？」

金太保道：「我問你，學刀法是幹甚麼的？」

小五子道：「不就是去殺人！」

金太保道：「如今你連這窩螞蟻都不敢捏死，將來如何敢去殺人？」

小五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叔叔在教我殺生，是嗎？好，我來捏螞蟻！」

小五子蹲在螞蟻窩一邊，不停的把一隻隻螞蟻捏死，他的心中就好像自己在玩家家酒！

金太保仍然臉無表情！

臉無表情的人，心府極深，也最可怕，就好像會咬人的狗不會叫一樣！

金太保就是這種陰沉可怕的殺人者！

當小五子捏死一堆螞蟻的時候，他却踢了小五子一脚，叱道：「可惡！」

小五子在地上滾了個身站起來，道：「金大叔，你踢我也是在教我練功？」

金太保怒道：「我踢你難道你不清楚？」

小五子拍拍屁股，道：「你不說誰會知道？」

指著地上死的螞蟻，金太保怒道：「螞蟻死了許多，你可曾捏出甚麼心得？」

小五子道：「甚麼心得？」

「啪」的一掌打得小五子一個旋身，金太保吼起來，道：「殺生的時候你怎麼沒有進入情況？要知道殺生時候要有表情，你既未破口大駡，又沒咬牙切齒，你在扮家家酒，這會培養出甚麼狠心？我不揍你才怪！」

金太保又揚起手來要打……

他的枯黃臉上在泛青，他已進入要打人的情況，這種表情小五子一看便知道。

如果小五子等著挨揍，他才眞是小傻蛋！

便在金太保掌勢快要落下來，小五子一聲大叫，道：「我不跟你學刀法了，你盡打人！」

小五子拔腿便跑，他跑得眞快，而且盡往林子裏面跑，邊跑邊大聲叫：「我去告訴白阿姨，說你先打我！」

白阿姨，當然是惡人洞中的「萬人迷」白爾艷！

小五子提起白爾艷，「屠夫」金太保一哆嗦，便立刻追向小五子，道：「好，你別跑，我不打你了！」

小五子邊跑邊叫道：「你同陶叔一樣，就會騙人，你說不打，必定還有比挨打還難受的法寶，我不上當！」

小五子快奔進另一道山洞口了，但當他看到追過來的金太保手上托的一把尺半長的快刀，便立刻停下來笑了！

金太保並不走近小五子，他托著那把泛青光的短刀，道：「教你學刀法，學會了這把刀便送你！」

小五子又走向金太保，笑道：「你眞的不打我了？」

金太保道：「我怕你白阿姨囉嗦！」

小五子笑道：「祇要你不再打我，我自然不會告訴我的白阿姨！」

金太保把刀遞向小五子，道：「找個地方，我教你練刀法去！」

小五子眞高興，右手拿著短刀，邊走邊虛空掄砍，那樣子就好像他一刀在手快活無比似的。

金太保帶著小五子走過一道山峯，那地方十分荒涼！

小五子邊走邊問：「練刀怎麼來這裏？」

金太保道：「你不懂，我的刀法雖然不比『刀公子』的妙，但江湖上也算一絕，可不能被人偷窺了去！」

小五子道：「誰又是『刀公子』？」

金太保冷冷道：「刀公子姓南，那傢伙不是好東西，他專門同我們作對，不過姓南的已經完蛋了。」

小五子大樂，道：「刀公子完蛋了，他的刀法也完了，金叔的刀法便天下無敵了。」

金太保道：「所以你要好好的學，苦心的練。」

小五子道：「小五子一定不讓金叔失望！」

金太保領著小五子躍向一處斷崖，他忽然拔身而起，起來的同時，手中已握了兩顆石頭！

便在金太保剛剛躍上一棵大樹，斜刺裏忽然一聲低吼，三頭野狼，宛如小牛那麼高大，吼叫著便往小五子撲咬過來！

小五子吃一驚，他已不能往一邊躲，便也立刻拔身往樹上躍！

不料小五子剛剛身躍半空中，一陣勁風撲面，樹上的金太保已笑道：「小子，下去練刀法吧，你上來怎麼練？」

就好像黑風洞口吹出來一陣强風，小五子一個觔斗又翻下地面，荒草亂石堆中，三頭大野狼已往他撲咬過來！

三頭野狼幾乎與小五子一樣高，正面一頭狼正咧著大嘴巴，流

著長而泛白的唾沫，發出嗚嗚怪叫聲，森森狼牙，比小五子手中的短刀還可怕。

這時候小五子方才明白，眞的上了金太保的當，他是故意把自己帶到野狼窩前面來！

練甚麼刀法，全是狗屁！

小五子的心中想著，手可不能停，他這個年紀，正是野狼的好點心，吃起來連骨頭都是嫩的。

三頭狼成品字形的猛往小五子狂撲，光景是吃定小五子的人了。

小五子短刀迴旋殺，雖然沒有章法，却還是把三頭狼逼得往後閃不迭。

樹上面，金太保嘿嘿笑道：「這一刀應該叫做旋風殺，我要教你的刀法中就有這麼一下子！」

小五子聽不進金太保說的甚麼話，拚命的旋身殺！

樹上面，金太保又叫道：「小五子，你怎麼不變招？一樣的招式不同的手法，但你若一直如此，早晚會被野狼咬一口！」

小五子尖聲大叫，道：「金叔，你快下來呀！」

金太保枯黃的臉上抖了一陣子，道：「不，我不下去，你如果連狼也殺不死，刀法你也別學了！」

小五子尖聲道：「你不教我刀法，我怎麼能殺死狼？」

金太保道：「這便是我教你的，你首先得培養殺狼的決心，別忘了，你若殺不了牠們，你就會被狼吃掉，小五子，我的話難道你還不懂？」

小五子的褲子已被狼扯去了一大塊，大腿上的肉也露出來，肉是嫩的，淡紅色的，正是野狼口中佳餚！

樹上面，金太保立刻又道：「有一天你出現在江湖上，你會馬上發現，人比這些狼可怕多了，你若想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你的心就得變成比石頭還硬，比你手中握的刀還利！」

「哎唷！」

小五子的左臂被咬了一口，若非揮刀的快，那條手臂準被咬斷。

於是，小五子的心狠了，因爲他的雙目在冒火，連臉皮也繃得緊緊的。

大吼一聲，雙手握刀直往一頭野狼殺過去。

小五子力量雖然不大，但他早已學了幾個惡人的輕功，「八隻手」錢一串就教他空中飛人絕技，「瘋狗仔」陶民的一路「辰州陶家拳法」，他也學會了一大半。

此刻到了眞正玩命的時候，他把刀揮出來，便用的是陶民所教的拳法。

右前方的野狼正要張口咬過去，小五子的短刀忽然自右往左切。

狼未咬中小五子的手腕，反而被小五子的短刀把一張狼背切得鮮血飛濺！

那野狼一個溜地滾，哎哎叫著便逃向崖子下面。

樹上面，金太保大聲叫道：「這一招是陶家拳『畫龍點睛』，不錯，小子的反應還算快！」

小五子可沒閒著，錯步便往另一頭野狼殺過去！

兩頭野狼忽然一齊咬上來，兩頭狼似乎是卯上了。

小五子又是一聲清叱，忽然仰面倒在地上，他雙腿力蹬，手中短刀却自腰際中掃上去，兩頭狼就在他的身上面，刀鋒「咻」的劃過，一頭狼腿上在滴血！

樹上的金太保大叫道：「這一招用得妙，『夜貓子』丁大川的『踢腿功』中『脫褲子放屁』，你竟然學得維妙維肖，好極了。」

腰桿一挺而起，小五子揮刀殺向野狼，不料兩頭野狼早已逃向山崖下面去了。

小五子發狠的追到山崖邊，大聲怪叫道：「有種別跑，看看是你們吃掉我？還是我宰了你們？」

樹上面，金太保躍下樹來，笑道：「行了，行了，你總算是體會出我的一番話了。哈……」

小五子向崖子下面揮著刀，尖聲道：「金叔，我把三頭狼殺跑了！」

金太保道：「你應該把牠們殺跑的，小五子，狼要吃掉你，你便祇有殺牠們，狼狠，你比狼更狠，所以狼怕你，牠們就逃了。」

小五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將來如果有人想殺我，我絕不能任人宰割，對吧？」

金太保哈哈笑道：「開竅了，開竅了，來，我把刀法立刻傳你！」

小五子喘口氣，道：「可惜我沒有力氣了！」

二人正在說著話，忽然傳來一聲笑……

笑聲有些陰陽怪氣，男女不分，但金太保却明白，「千面人屠」羅老大來了。

不祇是羅老大一人，「萬人迷」白爾艷與「八隻手」錢一串也來了！

小五子手臂流著血，褲子上破個大洞，但他還是飛一般的跑過去，叫道：「白阿姨。」

「萬人迷」白爾艷拉住小五子，滿臉驚訝的道：「你這是怎麼了？弄成這副樣子？」

小五子道：「三頭野狼要吃我！」

白爾艷道：「你把野狼打跑了？」

小五子點點頭，道：「野狼要吃掉我，我當然要殺死牠，這是金叔教我的。」

白爾艷對金太保一瞪眼，叱道：「萬一他被狼咬死，我非要你的命！」

攤開雙手，金太保手中各握著一粒石頭，他嘿嘿的道：「他死不了，我怎會叫他被狼吃掉？我祇不過在教他刀法之前，先叫他知道殺人時候的心情，難道這也不對了？」

「千面人屠」羅老大道：「暫時別教這娃兒學刀法了，我要帶他去一趟西京。」

小五子拍手叫起來，道：「好，好，我去西京玩！」

「屠夫」金太保道：「我呢？我去不去？」

羅老大道：「還不到時候，你們在惡人洞等消息，因爲消息傳來，這一回是個大買賣，絕不能稍有大意！」

指著小五子，金太保道：「把這小子帶去做甚麼？」

羅老大道：「他的用處可大了！」

「八隻手」錢一串揪著高翹的八字鬍，笑向小五子道：「喂，小五子，翻個觔斗我瞧瞧！」

小五子一聲笑，道：「錢大叔，你要我翻幾個？」

錢一串道：「能翻幾個就翻幾個！」

小五子道：「一百個怎麼樣？」

「萬人迷」白爾艷道：「別翻觔斗了，小五子身上還在流血呢！」

羅老大道：「上路吧！此去西京，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金太保，如果消息確實，我會再叫你們趕去！」

「屠夫」金太保點點頭道：「惡人洞彆了這些年，江湖上應該以爲我們七個不會再露面了，這一次如果能狠狠的弄上一票，哥兒幾個衣錦榮歸回老家，哈……」

「萬人迷」白爾艷冷冷道：「金太保，你的話與包藍說的全一樣，他還沒忘了他的七里蕩，你大概也想你的八里崗吧！」

金太保道：「便『夜貓子』丁大川也常在嘴邊記掛著的黑風洞，萬人迷，難道你要老死在惡人洞？」

萬人迷吃吃笑道：「你錯了，我不是老死在天山惡人洞，而是樂死在這兒！」

她拉著小五子的手，又道：「白天逗逗這孩子，夜來祇要高了興，手一招，你們六個不擠破頭的往懷裏鑽？哈……我是樂不思蜀，嘻……」

錢一串哈哈一聲笑，道：「萬人迷，如此一來可就苦了你那偉大丈夫了！」

白爾艷冷冷一聲笑，道：「別提我那老丈夫黑玉了，他迷上了萬年和尚的『一指神功』，拋下我不管，出家當和尚，這一次我還眞想找到峨嵋金頂，看一看他變成了甚麼樣？」

羅老大道：「你忘不了黑玉，你想舊情復燃，重拾舊歡？萬人迷，惡人洞還有我幾個哪？」

白爾艷媚笑道：「覆水難收，羅老大，我是想看看黑玉是否學會一指神功，聽說峨嵋金頂後山有個藏經洞，其實也藏了不少武功秘笈在裏面，如果弄他幾套拿回來咱們大夥一齊學，那多好！」

小五子笑道：「我也學！」

白爾艷笑笑，道：「那當然。」

就在山脚下，金太保道：「羅老大，我回去了，且等你們的好消息了！」

羅老大走在最前面，如今他把自己裝扮成大鬍子，回過頭來，哈哈笑著對錢一串道：「錢一串，動個腦筋來，我們怎麼進行？」

「八隻手」錢一串道：「這個太容易了，我們先把身份弄清楚！」

白爾艷道：「甚麼身份？」

錢一串道：「我當你丈夫，羅老大當夥計，小五子是咱倆的兒子，還有……」

白爾艷叱道：「放你娘的屁，誰是你老婆！」

羅老大道：「我也不當夥計，錢一串，你瘦兮兮的倒像個夥計！」

小五子道：「大概我祇有當兒子了！」

錢一串道：「咱們這是在演戲，不過假戲也得眞做，做給對方看，事情成功之後，王八蛋才願意當你的丈夫，沒得等著戴不完的綠帽子，還要叫你祖奶奶！」

白爾艷吃吃笑道：「當年黑玉就叫過老娘祖奶奶，嘻嘻，這些年沒見面，眞想去看看他！」

小五子道：「我陪阿姨去！」

白爾艷道：「你不能去！」

小五子道：「爲甚麼我不能去？」

白爾艷道：「妳去了，黑玉把你當成我的野種，他會要你的命！」

小五子不解的道：「甚麼叫野種？」

白爾艷一楞，道：「野種……嘛……」

羅老大立刻笑道：「野種就是野種，你本來就是野種，有一天有人問你的父母是誰，你就說自己是野種，小五子，你記牢了，哈……」

小五子道：「難道我沒有爹娘，原來我是野種！」

哈哈哈…… 羅老大三人立刻

狂笑起來。

生長在天山野人洞的小五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更何況當初羅老大抱回他來的目的，就是要有一天由他來對付「刀公子」南英。

當然，如今既知南英完了，便有意思要他與他的妹妹小彩結爲連理，一惡一邪鬧江湖，合二人之力去對付百花谷的七金釵，那將是多麼令他七人高興的事！

「萬人迷」白爾艷道：「這麼辦，角色由我來分派，就算找個臨時老公，也得我喜歡！」

錢一串道：「你若是自己選擇，八成不會選上我當你的丈夫！」

羅老大道：「倒有自知之明。」

白爾艷道：「羅老大當我大哥，錢一串是小弟，咱們兄妹三人一路行。」

羅老大吼道：「不像話，小五子是你跟誰生的？」

小五子立刻笑道：「我本來是野種嘛！」

羅老大眼一瞪，叱道：「好小子，你倒學得快！」

小五子笑道：「跟著幾位叔叔學，不快成嗎？我都被你們修理慘了！」

錢一串突然抓住小五子，吼道：「聽你的口氣，小子啊，你心裏在恨我們了？」

白爾艷也是一怔，道：「你倒是說實話，你恨我們嗎？」

小五子道：「沒有哇，我一點兒也不恨你們，叔叔阿姨教我武功，我感激還來不及哪！」

羅老大道：「本性雖難移，近朱者一定會赤，我放心得很，小五子會替我們爭氣的！」

他走回頭，笑對白爾艷道：「這一趟買賣很重要，就叫孩子叫我爹吧，你就暫當孩子的娘！」

白爾艷道：「消息是你弄來的，主意也是你出的，我也祇好順著你了！」

羅老大拍著小五子笑道：「小五子，快叫爹！」

小五子道：「你要當我爹？」

羅老大道：「不錯，快叫！」

小五子道：「我是野種沒有爹！」

羅老大道：「現在我就是你爹！」

小五子道：「羅大叔，我不能叫！」

羅老大一怔，道：「爲甚麼不能叫？」

小五子無奈的道：「我若是叫了準挨揍！」

白爾艷道：「有阿姨在，誰也別想動你！」

小五子道：「平日裏你們教我不吃虧，休上人家當，誰要叫我吃虧上當，就要動腦筋整得這人死去活來，如今我叫你一聲爹，你們打我怎麼辦？」

羅老大哈哈笑道：「咱們這是出於有任務，辦正事，也是去欺騙別人的，你祇管叫我爹，不會錯！」

小五子道：「叫就叫，不過，羅大叔，我可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叫爹，你拿甚麼做見面禮？」

羅老大一楞，旋即哈哈笑道：「好小子，原來你動心眼，想在我身上佔便宜，行，你說你要甚麼吧！」

小五子道：「我要羅大叔身上藏的那個紫色小瓶子！」

羅老大猛搖頭，道：「不行，不行，那是易容藥水，怎能送你拿去玩？」

小五子嘴一嘟，道：「你不給，我不要，老爹你也別當了！」

白爾艷道：「羅老大，給他吧，西京你再去配一瓶！」

羅老大無奈，白爾艷的話他不能違抗，當然，爲了大局著想，更想到這一路上做白爾艷的臨時丈夫。

斜著一雙豹目，羅老大用肩頭頂了白爾艷一下，道：「全憑你一句話，我這就送給他吧！」

白爾艷也吃吃笑道：「你也不會吃甚麼虧的！」

一邊的錢一串苦兮兮的道：「大涼山的梟霸，今日成了人家的夥計了，可悲呀！」

白爾艷冷冷道：「休提你那大涼山，提起來我就一肚皮的氣，那年我去找你，正遇到河間府的辦案的，一根繩子拴一串，你的徒子徒孫全被人家拴到官府裏，差一點沒有把我當成賊，你到那兒了？」

錢一串嘿道：「河間府有甚麼了不起，還不是被老子一把火把大牢燒了。」

白爾艷道：「可也把你那十七八個徒兒全燒死在大牢裏，一個也沒跑出來！」

錢一串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他們跟著我沒學到甚麼驚天動地的大本事，倒不如死了的好。」

他的話就好像輕輕鬆鬆的喝涼水，當年把他列入七大惡人之內，也是因爲這件案子！

爲了這件案子，「刀公子」南英就曾追殺過他，官府是重金懸賞，但他早已逃入惡人洞了！

此刻，遠處的大路上傳來推車聲音！

聲音尖尖的有些刺耳，那是雞公車發出來的聲音！

白爾艷道：「眞是走累了，老公，弄輛車子來坐坐！」

羅老大回頭對錢一串吼道：「

聽到了嗎？夫人要坐車了，你還不動動腦筋？」

錢一串道：「這戲甚麼時候開始上演？」

羅老大道：「早就上演了，夥計！」

錢一串道：「不如叫小五子去吧，這是機會，正是教他在江湖生存的好時機！」

白爾艷冷冷道：「大懶使小懶，最後使個白瞪眼，我祇是想坐坐車，你們就推三阻四的！」

小五子笑道：「好嘛，阿娘，我去就我去！」

白爾艷大笑，笑呵呵的摟住小五子道：「你眞的叫我娘了，好兒子！」

錢一串道：「別陶醉了，事情完了你還是他的白姨！」

羅老大指著遠處，道：「兒子，你眞的有辦法把車子弄到手？」

小五子道：「你們看我的，不過……」

羅老大道：「你又在打甚麼主意？」

小五子道：「我在前面跑，你們在後邊罵，最好把刀也亮出來！」

錢一串道：「既然亮出刀子，何不乾脆去搶？」

羅老大搖頭道：「咱們要裝成老實人，不能去搶！」

小五子已往遠處跑，跑得十分慌張！

遠處，果然出現一輛雞公車，推車的漢子兩個人，一個在車後扭屁股推，另一個在車前翹屁股拉。

車兩邊放的是兩袋麥子，每袋足有一百斤。

小五子邊跑邊大叫：「殺人了，強盜來了！」

推車的停下來，果見三個握刀的在追一個小孩子！

不旋踵間，小五子已跑到車前面！

喘著氣，小五子叫道：「快逃命吧！強盜來了！」

小五子把狠咬的小臂又弄破，示意兩個漢子道：「我都受傷了，你們快逃呀！」

兩個漢子吃一驚，拋下車子就往附近林子裏躲，小五子也跟他們一起進入林子裏！

羅老大三人追到車跟前，錢一串嘿嘿笑道：「眞是孺子可教，輕易的弄到一輛車！」

羅老大雙手推翻雞公車，仰起頭來冷冷笑……

白爾艷揮刀把繩子全割掉，兩袋麥子滾在地。

錢一串扶起了雞公車，道：「夫人，請坐車！」

白爾艷笑笑道：「錢一串，你會不會推這種車？」

錢一串道：「祇要你坐上去，你要多快就有多快！」

羅老大止住笑，道：「今天委屈你先坐車，過了來福鎮，大家就有馬騎了！」

三個人推著車子走了！

小五子與兩個大漢又奔出林子來！

小五子跑得快，第一個趕到現場來，祇見兩袋麥子丟在地面上！

他回來看看兩個驚恐的漢子，二人還在十丈外！

小五子立刻暗中取出一把短刀來，狠著心在袋子各刺了兩個洞！

兩個漢子奔過來，小五子已咒罵道：「這些強盜眞可惡，搶了你們的車，還把袋子刺個洞，怎麼辦？」

兩個漢子抹去頭上冷汗，那年紀大的道：「沒把糧食搶去算是幸運的了！」

兩個漢子各取出布巾來堵破洞口，又一個漢子問道：「小弟弟，你怎麼遇上他們的？」

小五子道：「我是隨我娘上外婆家，半道上遇上這三人，我娘怕被他們欺侮，一頭撞死在山那邊，我……我便嚇得往這兒跑來了！」

那漢子嘆口氣，道：「眞可憐！」

小五子道：「二位慢慢修袋子，我去外婆家報信去！」

兩個漢子未開口，忙著把破袋子塞緊。

小五子果然說謊言不臉紅，他飛一般的又進了荒林子裏面，祇繞了個彎，便遠遠的看到羅老大三個人！

坐在路邊上，小五子等著錢一串把車子推過來！

羅老大已指著小五子，笑道：「你們看，小五子在前面等著吶！」

雞公車匆匆的推到小五子面前，白爾艷指著另一邊對小五子道：「你去坐另一邊，那是留給你坐的。」

錢一串回頭看，自言自語道：「那兩個驢蛋沒有暗中跟上來！」

小五子坐在車上面，笑道：「夠他兩人忙的了，那會有空閒跟上來！」

白爾艷道：「怎麼說？」

小五子道：「我把他們的糧袋弄破兩個大窟窿，他們正忙著堵洞，怎會跟來？」

羅老大三人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未完・九）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誤闖山洞見師祖　生死與共同對敵

上文提要： 楊威與康小峯一同回五虎嶺，楊威曉諭解散「幽冥教」，並引他見異母兄長楊明與徒弟呂盈盈，小峯與呂盈盈冰釋前嫌，舊情復燃。十多天後的某日清晨，楊威謊說要對付二鬼及諸魔，因恐功力不逮，便拿出八幅銀圖秘籙，共同研究武功，小峯亦拿出十六幅秘籙及玉符，恭讓其父當龍虎門之掌門……小峯撞破其父之醜事，才知自己上當，此時他已中了分筋錯骨散之毒……

「娘，孩兒對不起妳老人家，認楊賊為父，錯過了殺人復仇的機會！

「師父，徒兒辜負你老人家培育之恩，誤入虎穴，未能及時清理門戶！

「完了，一切都完了，寶物易手，身中劇毒，擺在眼前的只有死路一條！

「死，並不可怕，人活百歲，誰無一死，可是，母親和師父的血海奇仇誰來雪報？重振龍虎門的重責大任託付何人？尤其讓姓楊的老魔逍遙自在的活在世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却心有不甘，死而難安！」

然而，身陷絕地，毒性大作，死神正向他召喚，幽冥教內又機關密佈，高手如雲，逃離五虎嶺的機會幾乎是零。想到這裡，康少峯茫然了，一顆心不斷的下沉……

突聞樓上有人竊竊私語，從茂密的桃林花叢中往上看，隱約中發現窗口冒出五個人頭，正是楊威、二鬼等五人。

十隻賊眼轉來轉去，顯然是在找尋康少峯的生死下落，看情形，隨時都有下樓來一探究竟的可能。

「為了娘，為了師父，也為我自己，我不能死，一定要堅强的活下去，親手殺掉這一羣喪心病狂的魔鬼！」

復仇的怒火點燃了生命的燈，康少峯挺身站起，淌着血，忍着痛，拚足最後一點力氣，朝桃林深處行去。

人就是這樣，身陷絕地，生死交關，生命力會特別堅强，不畏險阻，精神百倍，小峯有劇毒攻心，却被强烈的生命力壓制住，咬緊牙關，拚命向前飛奔。

沒多久，身後便有步履雜沓之聲傳來，他知道是幽冥教主楊威率衆過來。

不過，小峯懼意全無，也不曾回頭察看，只顧一個勁的朝地勢最複雜，林木最茂密之處奔馳。

桃林綿延數里，康少峯狂奔好一陣工夫才走出桃林。

一出桃林，景色立變，滿目嶙峋怪石，地形凹凸不平，舉步維艱。

在亂石叢中疾行片刻，通路被一道插天絕壁所阻。

前無進路，後有追兵，小峯此時又感筋疲力竭，毒性已延伸至四肢百骸，一陣陣的絞痛，好似刀割一般。

但是，他不肯認輸，毫不氣餒，決心要與死神一拚，向命運宣戰，跟楊威周旋到底！

咬緊鋼牙，强忍痛楚，沿着絕壁往左邊走，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藏身之處。

行約十餘丈，耳畔響起一陣似是金鐵撞擊之聲。

接着，又傳來幾聲入耳生寒，令人心裡發毛的嘆息聲。

康少峯也分不清是人是鬼，心中好奇，脚步隨即加快一些，尋往發聲之處。

前行數丈，光滑如鏡的石壁上現出一條三尺來寬的石縫。

石縫內黑忽忽的也不知有多長多深，更不知道通往何處，但聞陰風如泣，撲臉生寒，那金鐵撞擊聲、嘆息聲，便是由此傳出。

康少峯喃喃自語道：「裡面可能有人，就算是鬼也要瞧一瞧，說不定能找到逃生之路。」

心轉意決，當即側身而入，緩行二十餘步，石縫向右拐去，不久就看到一個天然生成的石洞。

先停一停，靜一靜，待將剩餘的眞力運集雙目之上，能黑夜視物時，才走進石洞。

甫進三步，立被眼見之事嚇得心驚肉跳，全身毛孔直豎，又驚惶失措的倒退回來。

驚魂稍定，吁了一口大氣，才又壯着膽子，躡手躡足的走進去。

只見石洞深約二丈，寬八九尺，石壁兩邊繫着一條粗逾兒臂的鐵鍊，鐵鍊上面一串兒串着五個人。

五人之中，已有四人死去，空餘四副白森森的屍骸骨架仍吊在鐵鍊上，腐皮爛肉之味充塞全洞，令人撲鼻欲嘔，不得不捂住鼻子。

未死的一人，也已奄奄一息，肩骨上剜了兩個窟窿，鐵鍊穿孔而過，全身骨瘦如柴，彷若皮包骨頭，衣服早已腐朽，僅僅還剩下幾片遮羞的破布，雪白的鬚髮，長可及地，臉色比死人還要難看。看年齡，少說也在八十以上，正靠在洞壁上休息，雙目惡狠狠地瞪視着小峯。

康少峯進一步發現，白髮老人除了肩骨上的鐵鍊外，還有手鍊脚鐐，可能是由於年代久遠，鍊鐐業已生銹，老人的手腕足踝被磨得皮脫肉枯，白骨清楚可見，狀至悽慘，不忍卒睹。

老人的面前吊着一個籃子，裡面盛着一些髒兮兮的殘羹剩飯，好似豬食。

外表如此狼狽，一雙寒星似的眼睛却烱烱有神，眉宇神態更是超凡脫俗，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概，顯係一位內外兼修的前輩高人無疑。

康少峯續向前行，白髮老人乍然抖一下鐵鍊，喝道：「站住！」

小峯愕然一楞，未敢再往前行，白髮老人又道：「你是誰？來此作甚？可是楊威那逆徒派你來折磨我老人家的？」

康少峯一聞此言，已差不多猜出了此人的來歷，忙深施一禮，正經八百的回說：「晚輩康少峯，恩師是左玄。」

這話彷彿一塊巨石投入水中，激起了波濤大浪，老人情緒激動，大呼小叫道：「小娃兒說甚麼？左玄是你師父？有何憑證？」

小峯忙將殘琴斷劍雙手遞至老人面前，恭恭敬敬的道：「有殘琴斷劍為憑，殘琴是恩師心愛之物，斷劍是家師祖的成名神器，請老前輩過目。」

老人定目一看，悲喜交集，凝視許久後才熱淚盈眶道：「不錯，我老人家認得這斷劍，殘琴是你師娘的東西，果然是龍虎門下弟子。」

康少峯收起斷劍，手握殘琴，道：「還沒有請教老前輩上下如何稱呼？」

白髮老人不疾不徐道：「老夫張子漁，人稱宇內一聖，你大概聽你師父說過吧？」

餘音未落，康少峯已噗通！一聲，雙膝跪下，道：「師祖在上，請受徒孫康少峯大禮參見！」

規規矩矩的磕了三個響頭。

宇內一聖張子漁聲急語快道：「孩子，此乃險地，無須多禮，快起來！」

小峯如言起身站好，眼見被譽為武林泰斗的師祖，落得這般模樣，連帶的又想起了師父與自己母子的不幸遭遇，為之唏噓不已。

宇內一聖張子漁這時說道：「小峯，你師父現在何處？是否已將銀圖上的玄奧參悟透徹？為何至今尚未對逆徒楊威採取行動？」

小峯見問，好不傷悲，只好含淚將師父飛來峯臨危收徒，絕命谷亡魂喪命，斷然命自己接掌龍虎門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

當他說到楊威喬裝窮酸儒俠，自己認賊作父，被騙來五虎嶺，失去銀圖玉符，而且身中劇毒，差點丟掉性命的實情時，已是熱淚滾滾，泣不成聲了。

張子漁感同身受，長吁短嘆道：「師祖遭逆徒楊威率衆夜襲，你師父也是臨危授命，接掌門戶，原指望他能力挽狂瀾，代師祖清理門戶，想不到玄兒亦先我而去，實非始料所及，難不成是老天存心要絕我龍虎門？」

二人默對片刻，康少峯指着跟師祖串連在一起的四具骨骸道：「這四位是甚麼人？」

宇內一聖張子漁唉聲嘆氣道：「這四個人都是你的師叔，師祖當年閉關潛修，被楊威那逆徒勾結外奸，和幾個不肖的同門弟子，猝然出手施襲，點了我的多處要穴，並且立即展開一場瘋狂的屠殺。

「一場惡戰下來，龍虎門三百徒衆，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只有你師父一人逃離虎口，我們這五個人則成了階下囚，被楊威那逆賊囚禁在此。」

康少峯道：「後來，這四位師叔是如何死的？」

張子漁道：「楊賊將師祖等人囚禁在此後，並未立即出手加害，因爲你師父攜走銀圖玉符，令他寢食難安，欲從我們五人的身上追查玄兒的下落，好奪圖殺人，達到他獨佔寶圖，獨霸武林的野心。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你師父流落何方，就算知曉也不會告訴他，逆賊一怒之下，先殺了兩個人。」

康少峯道：「另外兩位師叔又是怎樣死的？」

「逆徒逼供不成，未再下手行兇，原因是深恐你師父練成神功絕技後，會大興問罪之師，留下幾個活人，也好脅迫玄兒就範。」

「好卑鄙的老賊，設想的倒很周全，既然如此，兩位師叔應該還健在才是呀。」

張子漁慽容滿臉道：「唉！歲月悠悠，流年似水，屈指算來，師祖在此已度過二十寒暑，他們二人熬了十來年，終因積鬱成疾，不久便相繼撒手西歸，只留下我老人家獨自一人苟延至今。沒料到你師父壯志未酬，竟也先我而去，你雖然忠心耿耿，唧恩不忘，矢志報此奇仇大恨，奈何銀圖玉符已失，逆徒如虎添翼，想再擒服此獠，恐怕比登天還難。」

康少峯心內大慟，自責頗深，撲倒在張子漁的腳前，淚下如雨道：「都是小峯不好，不該輕信楊賊的連篇鬼話，錯把仇人當親人，斷送了本門的前途與希望，惶愧萬分，請你老人家狠狠的打找，罵我，甚至把我殺死在這裡吧，徒孫兒愧對先母，愧對先師，更愧對師祖你老人家！」

張子漁並無責怪之意，徐徐道：「小峯，起來，快起來，師祖有事交代，逆徒詭計多端，外善內惡，最工心計，當初連師祖都被他騙過，一度曾有意將掌門一職傳給他，你小小年紀，怎能識得惡魔狡計，此事不能怪你，是楊逆太狠太毒太沒人性了，連自己的親生骨肉也不放過。」

康少峯聽師祖有事交代，忙起身說道：「師祖你老人家有事但請吩咐，只要小峯能力所及，萬死不辭。」

宇內一聖張子漁沉吟一下，道：「此處危機四伏，殺機重重，斷斷不可久留，銀圖玉符已失，悔亦無益，爲今之計，還是火速離開爲宜，一旦被楊賊發現，你我生死事小，把龍虎門的前途徹底斷送，卻事關重大。」

康少峯道：「師祖之言極是，只要咱們能夠活着離開此地，一切仍有可爲，憑你老人家的功力修爲，將養數月，便可復元如初，摧毀幽冥教，誅殺楊賊等人，指日可待。」

張子漁大搖其頭道：「我老人家被囚之初，逆徒便在飲食中下了毒藥，功力漸減，眞氣漸失，如今已是廢物一個，逃離虎口亦於事無補，反而會成爲你的累贅。」

「師祖快別這樣說，你老人家但能安然脫險，必可重振往日聲威，只要登高一呼，天下英雄必會爭先效命，怎會拖累小峯，至於中毒之事，可不必過慮，想來定有靈藥可解。」

「老夫所服之毒，乃逆徒精心特製之物，普天之下，除楊賊手中有一劑解藥外，即使是靈芝仙菓，也無濟於事，師祖中毒已深，全憑一口凜然之氣苦撐，想親眼目睹逆徒伏誅，否則，早已不在人世。」

康少峯聞言大驚，發覺自己的情況比師祖也好不到那裡去，血脈不暢，四肢無力，手腳冰冷，心頭不由的蒙上一層絕望的陰影。

張子漁喘了一口氣，道：「孩子，快去吧，離此之後，即刻分赴各大門派，將師祖的不幸公告天下，進而以本門第三代掌門人的身份，號召羣雄，共舉義師，興兵五虎嶺，殲滅幽冥教。」

康少峯一臉愁容，淚眼迷濛道：「師祖有所不知，孩兒也同樣服下了姓楊的『分筋錯脈』的毒藥，毒性已經開始發作，就算能逃出五虎嶺，也是絕路一條，倒不如和你老人家死在一起的好。」

宇內一聖臉色大變道：「你說甚麼？你也服下了逆徒的分筋錯脈散？」

小峯點點頭，以兩行熱淚作答。

張子漁痛心疾首道：「據老夫所知，分筋錯脈散，比師祖所服之藥更烈更毒，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必將筋斷骨折，血涸脈裂，受盡煎熬……」

說到這裡，喉頭一陣哽咽，再也說不下去了。

一縷淡淡的星光，從洞頂隙縫中灑下來，二人的臉色蒼白如紙，四副骷髏骨架，在星光下格外陰森恐怖，整個石洞被死亡與絕望所籠罩。

外面，不時有人語及腳步聲傳入，小峯心裡有數，楊威那一夥人仍在繼續搜尋。

默對片刻後，康少峯首先打破沉默，道：「我們所服之毒，眞的除了楊威手中的解藥外，再也無藥

可救？」

「事實確是如此。」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難道就此等死不成？」

「唉！」張子漁只有嘆息，無計可施。

「唉！」康少峯同樣一籌莫展，同聲一嘆！

康少峯大仇未報，不甘就此埋骨荒山石洞，尋思少頃後，道：「楊逆未誅，小峯死不瞑目，師祖你老人家更不該就此長囚此洞，與草木同朽，總得想個辦法出去才行。」

張子漁想了想，道：「老夫已年過八旬，又兼身中劇毒，有生之年能在此與你相見，已感心滿意足，不敢再企求甚麼。倒是峯兒年紀輕輕的，前程似錦，理當設法脫險才是，如能逃出五虎嶺，到達少林寺，把師祖號召羣豪，討伐幽冥教的意思告訴少林掌門人，九州羅漢等定會借箸代籌，逆徒武功雖高，聲勢又大，如在他未將二十四張銀圖全部悟透之前，及時羣起而攻，定可大獲全勝，楊賊一旦俯首就擒，自不難逼他交出解藥，爲你解毒，恢復功力。」

小峯斷然拒絕道：「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徒孫兒絕不獨自逃生，留下你老人家一個人在此受苦受難！」

「小峯，你錯啦，師祖中毒太深，已無可挽救，就算無人阻擋，也不可能走到嵩山少林寺。」

「我可以背着你老人家走。」

「別說傻話，分筋錯脈散絕毒無比，你能否到達少林寺尚在未定之天，那裡還有背負師祖的力氣。」

「不論如何，小峯一定要和師祖同進退。」

「一個行將就木之人，出去又有何用？」

「作用可大啦，昔日師祖統率羣豪，制服血女，今日振臂一呼，天下英雄同樣會風起雲湧，一致響應，共舉義師，血洗幽冥教，踏平五虎嶺。」

張子漁見小峯心堅意決，心知自己如是不答應，他也不會離開，道：「好吧，難得你有此孝心，咱們就走一步算一步吧，我們兩人只要有一人能到達少林寺，一切仍大有可爲。」

康少峯聞言大喜，忽見銀虹一閃，滿室生輝，收好殘琴，手握斷劍，振臂朝張子漁腕上的鐵鍊斬去。

這斷劍，乃宇內一聖昔日成名之物，鋒刄銳利，削鐵如泥，怎奈康少峯此刻功力喪失殆盡，並沒有發生多大作用，僅僅砍出一個刀痕，冒出一團火花而已。

康少峯見狀心情霍地一沉，自知毒勢極重，前途艱難，希望渺茫。

宇內一聖張子漁亦知事不可爲，一臉無奈，滿腹惆悵。

康少峯不服氣，用盡全力再砍三劍。

終於戰勝劇毒，將師祖右腕上的鐵鍊斬斷。

不禁精神爲之大振，轉而解決左腕上的鐵鍊。

不幸，用力過猛，加重毒勢，猛覺一陣暈眩，差點栽倒，手中斷劍也險些兒落在地上。

然而，這位意志堅强的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一點也不灰心頹喪，跟死亡與命運奮戰的決心絲毫未變，靜立片刻，神智稍復，便又振劍斬下。

糟糕，他幾乎已無力氣可言，這一次連火星都沒看到，反倒是自己的手腕又酸又痲。

張子漁心有不忍道：「孩子，別再白費力氣，快點逃生去吧，這樣下去，非但救不了師祖，你自己的命也會賠進去。」

「不！絕不！徒孫但有一口氣，就要把你老人家救出五虎嶺！」

在一股强有力的生命力的激勵下，康少峯如得神助，平添三分勁力，連斬五劍，張子漁左腕上的鐵鍊最後還是被他砍斷了。

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悶哼一聲，栽坐下去。

張子漁感動得老淚縱橫，既喜龍虎門得此忠義之人，更驚徒孫生命垂危，空有滿腹的焦急，奈何仍有鍊鐐在身，愛莫能助，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跟死神掙扎片刻，康少峯忽又晃晃悠悠的站起來。

張子漁搶先說道：「小峯，劇毒在身，千萬不能逞强，快運氣調息一下，先將血氣穩住，把斷劍給我，讓師祖自己試試看。」

康少峯至此已力不從心，情知逞强有害無益，如言將斷劍交給師祖，道：「你老人家自己試試也好，但請特別當心，別弄傷身體。」

張子漁之言不差，中毒已深，四肢無力，連斬五六劍，累得汗如雨下，氣喘如牛，雙眼發黑，却不曾動得鐵鍊分毫。

小峯毫不遲疑，立道：「你老人家先歇一歇，還是由徒孫來吧！」

方待上前取回斷劍，突聞石洞外面有人陰笑道：「小子，你功力已廢，比這個糟老頭也强不了多少，省省力氣吧！」

話落人現，當先一人正是幽冥教主楊威。

緊接着，洞外人影晃動，又並肩走進四人，乃吸血鬼王、攝魂判官與先前所見的那兩名黑衣大漢。

康少峯倒抽一口寒氣，心想：「完啦，這一下恐怕再也難逃老魔毒手。」

死念一生，懼意全無，取下背後殘琴，打算作生死一搏。

楊威惡毒的眸光從張子漁身上掃過，落在康少峯臉上，冷笑道：「小子，本教主本來就準備將你囚禁在此，沒料到你會神差鬼遣來自投羅網，好極了，這樣更省事，免得再多費手腳。」

康少峯怒沖沖地吼道：「楊賊，先別得意，小俠臨死也要拉你墊棺材！」

殘琴一掄，猛往上撲，欲與楊威同歸於盡。

忽見黑影一閃，攝魂判官橫身截擊，輕描淡寫的一揮手，便將康少峯打退，撞在石壁上，可憐的小峯空有拚命之心，已無奮戰之力。

楊威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臭小子，最好老實點，別跟自己的皮肉過不去，本教主千方百計的把你弄來五虎嶺，休想逃出我的手掌，是死是生，全在老夫一念之間，你想死不一定死得了，想活也不一定活得成。」

康少峯聽得惱火，本想揚琴再上，孰料，雙眼發黑，舉步維艱，根本無能為力。

幽冥秀士楊威沒再理他，轉對宇內一聖張子漁道：「師父，久違啦，看情形還不錯嘛，小徒這廂有禮。」

冷言冷語，吊兒郎當，微微打了一個稽首，算是行禮。

有樣學樣，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也上前行禮問候，滿口不遜之言。

宇內一聖張子漁鬚髮怒張，破口大罵道：「滾，統統給我滾，龍虎門沒有你們這種不仁不義寡廉鮮恥之人！」

楊威聞言眸中殺機暴現，給身旁的一名黑衣大漢使了一個眼色。

那黑衣大漢跨步而上，伸手抓住張子漁肩上的鐵鍊，一邊用力搖晃，一邊譏誚道：「張老頭，你被囚二十年，火氣還這麼大，虧你曾是一派掌門之尊，又是領袖武林的人物，怎麼不識時務，不知好歹，如再信口雌黃，出言不遜，楊教主念在師徒一場，留情三分，我『追魂手』傅仲可不懂得敬老尊賢，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追魂手傅仲好大的力氣，鐵鍊被他搖得鏗鏘作響，雙肩血如泉湧，人也痛得暈過去。

楊威、二鬼以及另一名黑衣大漢，看得眉飛色舞，樂不可支。

追魂手傅仲更得意，大呼小叫道：「哼，一代宗師，武林盟主，也不過如此，傅某還以為你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有通天入地之能。」

手起掌落，左右開弓，打了七八個耳光子，又把張子漁打醒過來。

幽冥秀士楊威冷嘲熱諷道：「師父年逾八旬，已是風中殘燭，應知明哲保身之道，何必跟自己的皮肉過不去。」

急怒攻心之下，張子漁渾身發抖，聲色俱厲道：「逆徒，你數典忘祖，不仁不義，像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惡魔，遲早會得到報應的！」

楊威嘻笑怒罵道：「師父這麼大的一把年紀了，不宜動肝火，須知徒兒孝敬你老人家的毒藥，每用一次功力，或發一次脾氣，就會加重一分，你已經苦苦的等了二十年，難道不想再繼續等下去，親眼目睹龍虎門的徒子徒孫為你出一口怨氣，風風光光的救你脫離苦牢？」

狂言傲語，聲聲刺耳，張子漁目眥欲裂，話都說不出來了。

康少峯忍無可忍，陡地一振殘琴，又不顧一切的撲過去。

另一名黑衣大漢離他最近，挑眉瞪眼道：「媽的，放老實點，別自討苦吃，再動手動腳當心我『鬼見愁』傅宏剝你的皮！」

隨手拍出一掌，便將康少峯震退好幾步。

楊威上前托住張子漁的下巴，道：「師父，你不礙事吧？要不要小徒再孝敬你一粒『靈丹妙藥』？」

張子漁雙目盡赤，怒焰如火，張嘴吐出一口濃痰，呸！奇準無比的吐在楊威臉上，吼道：「滾！滾得越遠越好，你狠心狗肺，人面獸心，總有一天會死在龍虎門下弟子的手中。」

楊威拭去濃痰，摑了張子漁一掌，狂笑道：「師父別異想天開，做白日夢，左師兄亡命絕命谷，康少峯落難五虎嶺，龍虎門已經絕傳，誰來替你伸冤復仇？」

宇內一聖一臉正氣道：「武林中多的是俠義之士，江湖上多的是英雄好漢！」

幽冥秀士楊威冷笑道：「本教主此來一則是追捕逃犯，二則是有事請教，並非來聽你吹牛說大話，自我陶醉。」

「老夫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沒有甚麼好談的。」

「有！當然有！事關你們上下兩位掌門人的生死大事，於情於理，都該當面講清楚。」

「有屁快放！」

「事情是這樣的，幽冥教內囚禁一個龍虎門的掌門人已足夠，兩個太多，你們之中必須有一人先走

一步，免得糟蹋糧食。」

康少峯聞言火冒三丈，欲語未語，幽冥教主楊威接着說道：「論功力，講威望，師父你老人家當然無話可說，他日天下英雄如受人蠱惑，一時衝動，膽敢聯手犯我幽冥教，只要把你張老頭往百尺高竿上一吊，定可嚇退百萬雄兵！不過，閣下年事已高，能否等到那一天，實在未可過分樂觀，同時，囚居二十年，可能會感到枯躁乏味，想去極樂世界一遊，亦未可知。故而未敢擅作主張，特來移樽就教，是殺姓康的小子？還是師父呢？」

這麼絕毒無情的話，楊威說來却從容自如，不帶絲毫火藥味。

康少峯正當血氣方剛之年，早已氣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罵不絕口。

張子漁不愧為是一代大宗師的身份，當下不動聲色，暗自盤算道：「楊賊心狠手辣，說得出就做得到，與其受逆徒凌辱而死，倒不如自己了斷，把一個活命的機會留給小峯。」

心意一決，立即付諸行動，將手中斷劍刺向自己的心口。

楊威見狀報以一聲冷笑，右手輕揚，撥開斷劍，語冷如冰道：「老頭兒想死也別太性急，你還沒有回答本教主的話呢。再說，本教殺人，素有定規，這樣一劍畢命，未免太便宜了。」

想死都死不了，情何以堪？但細一思量，張子漁覺得自己與小峯的命全在楊威掌握之中，逞強無益，實足僨事，當機立斷道：「逆徒，你把老夫殺掉，留下小峯。」

康少峯大聲嚷嚷道：「不！姓楊的，要殺殺我就是，不准你動師祖他老人家一根汗毛。」

楊威斜乜着眼，皮笑肉不笑道：「看不透你們兩位視死如歸，還眞有點狗屁義氣，可是，你們之中只能死一個，另一人必須留下來受活罪，這樣你爭我奪，令本教主左右為難，一個是授業恩師，一個是親生兒子，眞不知該殺那個才好。」

康少峯怒氣衝天道：「放屁，誰是你的兒子，你可以下手了，別再嚕七八嗦！」

楊威不慌不忙道：「老的想死，小的也不想活，本教主可沒工夫跟你們這樣耗下去，楊某倒有一條錦囊妙計，保證公平合理。」

張子漁神色一緊，康少峯搶先說道：「哼，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你有甚麼餿主意？」

楊威先不答話，走至骷髏白骨前，折下兩根細小的肋骨來，緊握手中，然後才說：「本教主的手中共有兩根肋骨，一長一短，抽中長者為生，抽中短者為死，生死之間全憑手氣運道，既無法投機取巧，也不必你謙我讓，最是公平合理不過。」

橫移數步，往張子漁面前一站，又道：「長幼有序，尊卑有別，老頭兒，先抽一支吧！」

康少峯唯恐師祖抽到短的，斷送生機，同時也明白楊威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想藉此羞辱他們二人，忙道：「師祖，別聽他擺佈，咱們不抽！」

霍地一振殘琴，「琴音貫頂」，照準楊威天靈穴猛砸。

「琴音貫頂」乃殘琴三絕之一，楊威及二鬼皆曾敗在這一招絕技之下，可惱此時身中劇毒，已今非昔比，打不到楊威尚在其次，由於三番五次用力過度，引發內傷，甫進三步，便陡地悶哼一聲，仰面栽倒下去，人也昏迷不醒。

哇！哇！哇！小峯連噴三口黑血，血中還夾雜着有血塊，也不知是心？是肺？是肝？

吐了三口血，胸中反倒覺得舒坦一些，人也悠悠甦醒。

楊威洋洋得意道：「臭小子，毒藥已經攻入五臟六腑，心、肝、肺、腎等已開始潰爛，你大概頂多還有三個月的壽命可活。」

好個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毒傷如此沉重，仍然鬥志昂揚，不肯屈服，鋼牙「喳啦啦」的一咬，又挺身站起來，聲嘶力竭的吼道：「楊老賊，你不是人，是魔鬼，是禽獸，是畜牲，是披着人皮的狼，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惡毒的言詞，激起了楊威的萬丈怒氣，怒眉雙挑道：「小子的骨頭夠硬，口齒更毒，先打掉你的牙，再剝你的皮！」

劈！劈！兩個耳光子打得康少峯雙頰暴出五條青筋，滿嘴是血，吐出來一顆牙，人也被打趴在地，再度陷入昏迷狀態。

攝魂判官這時插言道：「教主，不必跟他磨蹭，徒然浪費咱們研修銀圖秘籙的寶貴時光，乾脆先把這個小王八蛋鎖在鐵鍊上，然後想殺那個就殺那個，任由教主擺佈。」

楊威略一尋思，道：「這個主意不賴，好，咱們就這麼辦！」

說辦就辦，二鬼將康少峯架至張子漁一旁，追魂手傅仲與鬼見愁傅宏昆仲一齊動手，何消片刻工夫，便將小峯的四肢鎖在鐵鍊上。

接聞康少峯發出一陣殺豬也似的慘叫，楊威親自操刀，將小峯的肩上的肩井骨刺穿，剜出來兩個洞，穿在鐵鍊上，和宇內一聖張子漁串連在一起。

雙肩血如泉湧，康少峯變成一個血人，頭兒軟搭搭的垂下，已不省人事。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丁兆玉、丁兆堂兩兄弟差點被點天燈，李紅、李蘭堂姐妹倆爲他們向李老太太求情，才改爲用蔴繩綑綁裝入袋中沉入甜水河，幸好被徐小七、文娟、李大牙三人巧遇救起，而後李紅兩姐妹良心難安，想撈起二人入土爲安，碰上了文娟……玉眞子得到藍寶石後，帶着卜道等三人趕路，因碰上大雷雨，避雨山神廟巧遇徐小七等七人……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老道得寶心性變　殺人滅口復還俗

玉眞心中不愉快，但他也不怕這幾個人，只要口風緊，死不承認，他們又能怎樣？

玉眞子就是這樣，他打定主意了。

徐小七甚爲客氣，他還拿出乾糧，笑對玉眞子四人道：「單吃羊肉油膩，來點饅頭配着吃！」

卜道點頭道：「施主你眞好！」

不料大刀片子余大牙再也忍不住了，他指着玉眞子道長，道：「老道，有件事情要問你！」

玉眞子心裏一怔，道：「余施主有什麼話要問貧道？」

余大牙道：「很重要的話，老實說，咱們一路過來便打算上武當找你的。」

玉眞子心中冷笑，但他故作鎭靜的道：「要上武當作客嗎？歡迎歡迎！」

余大牙道：「就怕你聽了以後就不會歡迎了。」

玉眞子道：「什麼事情那麼嚴重？」

余大牙道：「有人見你一人自李存正的地窖中出來，可有這回事？」

玉眞子看看徐小七，他只有點點頭，因爲他遇上了徐小七。

余大牙道：「李存正的地窖中死了人，那幾個一心想奪取藍寶石的都死了。」

玉眞子道：「貧道就是發覺死了人後才出來的！」

余大牙道：「藍寶石呢？」

玉眞子吃的一笑，道：「貧道還以爲什麼吶，原來爲了藍寶石呀，哈……」

余大牙道：「你承認被你最後奪去了嗎？」

玉眞子臉色一變，道：「這話是余施主之言，貧道哪有奪什麼寶物呀！」

他凝重的看看幾人一眼，又道：「貧道乃出家之人，又知道那寶物乃火星眞君之天眼，怎能愚昧得據爲己有，各位千萬要相信貧道之言！」

余大牙冷冷道：「老道，你眞的沒拿？」

玉眞子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余大牙道：「那好呀，你老道如此坦然，但爲了取信大伙，你可以讓咱們搜身嗎？」

玉眞子道長一聽，雙眉一挑道：「這算什麼，難道連貧道之言也不相信嗎？」

余大牙道：「那得搜身以後才能定論！」

玉眞子道：「那是對貧道一種汚辱！」

徐小七一直盯視着玉眞子，文娟也一樣緊張，丁氏雙俠看看李紅與李蘭，見李紅在咬牙。

徐小七冷冷道：「道長，徐小七這次與我娟妹南來，不爲別的，乃是爲了尋找洛陽石窟火星眞君之天眼，那也是家父遺志，老實說，家父說，是爲了這東西多年未找獲而鬱鬱死去，那是神物呀，凡人得之不吉，必有大凶，道長如果得到此物，小七願與道長一齊去洛陽，人是人的，神是神的，大家求個天下太平，不知道長以爲如何？」

玉眞子道長嘿然一聲，道：「你們都以爲在貧道身上了，豈有此理！」

丁氏兄弟一瞪眼，余大牙道：「你爲何不叫咱們搜身？你心虛！」

玉眞子發覺余大牙傷得重，不由把心一橫，道：「何來心虛？沒有就是沒有！」

他忽的站起來了。

他對卜道三人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卜道，咱們走！」

余大牙舉刀一半，一聲哎唷，他幾乎站不起來，他實在傷得重。

丁氏兄弟併肩打橫攔，玉眞子賣弄個身法，人已到了廟門口，他舉着雨傘便進入黑暗中了。

外面的雨更大了，文娟見徐小七欲追，她一把拉過徐小七，道：「小七哥，別追！」

徐小七道：「他不叫咱們搜身！」

丁兆堂道：「他這種行爲我認爲寶在他身上了。」

徐小七道：「跑了和尙跑不了廟，咱們找上武當也要叫他把寶物交出來。」

余大牙忿忿的道：「可恨我傷得重，否則非叫他吃老子一刀不可！」

李紅道：「難道兩位少寨主是死在這老道之手？他那麼慈眉善目呀！」

李蘭道：「我就看他不順眼！」

徐小七咬牙又要追，但文娟道：「他跑不了的，小七哥，這附近沒地方好歇脚，天又下暴雨，說不定他還是會回來的！」

徐小七道：「溜得眞快，『咻』的一聲跑了。」

丁兆堂道：「我在想這老道剛才是什麼身法？我兄弟竟然沒能攔住他？」

余大牙道：「什麼風的身法？撒鴨子差不多！」

＊　＊　＊

還眞像撒鴨子，玉眞道長奔出五七里，他發覺卜道三人也跟上來了，又冷冷的道：「豈有此理，貧道何許人也，竟要搜貧道之身，傳揚江湖豈非笑話。」

卜道三人不敢多言，三人心中在激盪，因爲大伙受了傷之後在荒山石後面對死了的師弟正自悲傷不已，而師叔一人却又不見了，當時他去了那裡，最啓人疑竇的莫過於師叔回來以後，臉帶微笑好得意，爲甚麼會在那種骨節眼，快樂得哈哈笑？

卜道三人在聽了徐小七的話以後就在心中有數了。

＊　＊　＊

已經奔出幾十里遠了，卜道指着一處草棚，道：「師叔，天亮了，咱們別跑了！」

玉眞子冷冷道：「跑？你說咱們跑？師叔我是不屑同那些僞君子們在一起！」

卜道道：「去那兒躲躲雨吧！」

玉眞子點點頭，四個道士便在大雨中奔了過去，就在茅草棚下剛站定，玉眞子才發覺這兒竟是個破落的火星眞君廟，正牆已頹，屋頂漏水才覆了茅草，神案不大，只有兩尺長尺半寬，再看火星眞君那三隻法眼——兩邊是紅色，中間是藍色，但藍色已暗，宛似上面被灰塵覆蓋，火星眞君乃六隻長臂各握着不同法寶，這光景看得玉眞子老道心中不自在。

玉眞子本想就此走開，但外面大雨傾盆，雷電更加大得嚇人。

卜道走至神案前，還衝着神君稽首一拜，那玉眞子已看到兩邊的對聯。

「天火在人心，永不熄滅。

「善惡只一念，天理昭彰！」

神位之上有橫批：「靈，靈，靈，靈」。

那玉眞子老道看得心頭吃一驚，把頭低下來。

「轟隆」一聲，天空又是一個炸雷打來，玉眞子正自全身一緊，他的左手忽的往口袋上觸摸那顆滿天星藍寶石，他便立刻厲芒一現。

藍寶石的魔力叫他忘却人性的善，他咬咬牙冷笑一聲便跌坐在地上。

卜道三人守在一邊，原是想找些柴薪生個火，可嘆這兒甚麼也沒有，總不能把神案當柴燒吧！

四個人看着外面下大雨，也抬頭看看廟頂漏雨水，半晌，卜道乾咳一聲道：「師叔，那寶物眞的在師叔身上嗎？」

他這問話，另兩人也吃一驚。

玉眞子反而不發火了，他淡淡的道：「卜道，你以爲在師叔身上？」

卜道不直接回答，他却對玉眞子道：「師叔，我聽那徐少俠提過，藍寶石乃是神物，他們找了十多年了，幾經打聽才知此寶下落！」

玉眞子不開口，只哼了一聲！

卜道又道：「師叔，聽徐少俠說，自從此寶出世以後，相繼死了

不少人，而且死得都十分慘的！」

玉眞子道：「卜道，你對師叔說這些話幹甚麼，難道以爲藍寶石在師叔身上？」

卜道道：「師叔呀，爲了淸白，可以叫他們搜搜身又有甚麼關係？」

玉眞子突然出手，一個巴掌打得卜道口吐鮮血，他沉叱道：「大膽，你也同意他們侮辱你師叔呀？」

卜道噗通跪在地上，道：「師叔，他們不會放棄的，他們必會追來，甚至他們還會找上武當山呀！」

玉眞子雙目一厲，他抽動鼻子，把嘴巴閉得緊，人們可以發現他的一手緊緊的按在口袋上。

卜道也發覺了，他忽然一聲嘆息，道：「那不是寶，不是寶，是魔障，是妖物呀！」

另兩個道士擔心卜道再挨打，立刻把卜道拉到一邊，其中一人低聲道：「師兄，就是師叔眞的得到寶石，那也是咱們武當門的福氣，是不是？」

卜道一瞪眼，道：「不是福是禍！」

那道士又道：「師叔回去以後，寶物交由掌門師父處理，必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吧！」

這句話聽入玉眞子的耳朵裡，那比外面炸響雷還令他一震，他冷笑了。

他才不會把到手的寶物交給師兄，也不打算交給甚麼人，他要獨享。

玉眞子的目光猛一掃間，他對卜道三人道：「天冷雨勢大，又沒升火，你們三人必已寒冷難耐，何不每人把功夫練一番，讓師叔瞧瞧。」

卜道三人聽了玉眞子的話不敢違抗，三人拔劍就在這小廟中舞弄起來。

那玉眞子老道見三人出招，立刻叱道：「要認眞，內力加强，難怪與人交手的時候，畏首畏尾劍勢軟弱無力。」

三人一聽，立刻把全部精力施展出來，就在這破落的火神廟內殺得天昏地暗，好不熱鬧。

要知他三人吃未吃飽，睡也未睡的奔了一夜，如今誰不想倒地大睡，却還要苦練功夫，這與平時玉眞子關愛他們的情形變成兩樣。

玉眞子果然變了，他變得十分殘酷無情了。

此刻，卜道等三人有氣無力的剛自收招，玉眞子老道忽然拔身而起，只見他抖出長劍疾掃，一道寒光展現中，大量鮮血在奔流。

三個道士幾乎是同聲厲叫：「呀！」

卜道三人各自拋劍雙手捂着肚子拚命的不讓肚腸往外流，可也無法用力堵。

卜道雙目迸血，道：「師……叔……你……好狠！」

另兩人也自張口吸大氣的往外撞去，「忽通」一聲便倒在地上死了。

玉眞子逼近卜道：「你太多心了，話也太多了，你不懂言多必失的道理嗎？」

卜道想再說甚麼，但他張口只出了一口人生中的最後一口氣也死在地上。

「轟！」

好大的一個焦雷就在這時破廟上空响起來，但玉眞子却發出一聲殘忍的梟笑，忿怒的看向火星眞君的紅面三目神像，冷冷道：「天怒吧，人怨吧，寶物你們休想要！」

他自袋中取出那顆寶石，太高興了，這灰暗的神廟中一片天藍色四射，美極了，彷彿玉眞子人在天空一樣，他有些飄飄然的雙手捧着藍寶石用嘴去吻。

只不過他吻了幾下忽的吃一驚，立刻聳動鼻子用力的在藍寶石身上聞了再聞。

「怪，怎麼這種怪味道呀！」

玉眞子至此才把藍寶石取出來欣賞一番，不料發覺石上有一股腥臭酸澀的怪味道，聞多了令人作嘔。

他忙在道袍上擦拭着，半晌再聞，仍然那種怪味道，他怔住了。

「瑕疵，這是美中不足的瑕疵呀！」

然而這滿天星藍寶石太可愛了，那何止是令人貪念倍生，簡直就是令人忘了甚麼叫人性，因爲這世上看來也只有他一人的存在了。

一但擁有此寶，這個人是聖人也會變得凶殘得無與倫比，何況玉眞子只不過是卜道等三人的師叔。

玉眞子爲了藍寶石，他必須封住卜道三人之口，那麼封口的最佳方法便是叫卜道三人永遠的開不了口。

就在玉眞子冷視着地上的卜道三人時候，忽聽一聲大叫：「好大的雨呀！」

隨之，有個漢子抱頭衝進廟中來了。

這漢子擧目一瞪眼道：「天爺，這兒死了人呀！」

玉眞子的雙目一亮，冷笑了。

「你來得正是時候呀，嘿……」

那人吃驚道：「喂，你殺了他們？」

玉眞子道：「這裡只有我一個人活着。」

那人急問：「你爲甚麼殺他……們……他們也是……道士呀！」

他一頓，又道：「莫非同行是寃家？」

玉眞子道：「江湖上天天死人，有誰說出個道理來？朋友，你不該此時闖來的！」

那人指着自己鼻尖道：「怎麼，你也要殺我呀！」

玉眞子道：「借你的身子一用！」

那人冷冷道：「是甚麼意思？」

玉眞子道：「你不必知道！」

那人急搖手道：「喂，我同你無怨無仇呀，我只是遇上這場莫名其妙的大雨……」

玉眞子道：「仇是人結的，當我殺了你以後，我們就結仇了，是不是？」

那人怔了一下，道：「你是瘋道士呀，你說的甚麼話呀？」

玉眞子嘿然一聲，道：「瘋子，瘋子，哈……」

那人一見這光景，急忙拾起地上長劍道：「你要殺我，我只有拚了。」

玉眞子道：「這樣最好不過，這樣我就殺得心安理得，而毫無愧疚了。」

那人大叫：「出門遇上烏鴉叫，我又在地裡踩在牛糞上，他奶奶的，就知今天不吉利！」

玉眞子道：「你還不出劍？」

他揮劍便刺，那人急忙一邊閃，不料玉眞子這一劍是虛招，眞正的用意是在他的左手。

只見他左手忽的疾拍，「叭」聲响處，那人應聲倒在地上不能動了。

玉眞子一掌擊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實在太簡單了，就聽他嘿嘿連聲笑道：「太好了，貧道怎能把衣褲刺破呀？太有用了！」

玉眞子再看了外面，外面的雨下得大！像要鬧水災了，附近傳來流水聲。

他拋下手中劍，急忙把這人的一身衣褲脫下來，再把自己的道袍靴襪褲子爲這人換上。

玉眞子也眞想得妙，他把頭髮也削短不少，更把那人的頭髮挽成道髻。

他左看看，右瞧瞧，忽然冷酷的又笑。

「這最後一招，最要緊不過了。」

隨着他的話聲，忽的劍光疾閃又削，天爺，那人的一張臉皮給划破了。

玉眞子老道仍不以爲意的一劍扎在那人的心口正中央，扎得那人猛一彈，死了。

玉眞子急急忙忙的穿上那人的衣裳，整了幾下道：「倒也蠻合身的。」他收拾了袋中銀兩寶物，再回來瞧了一陣子，這才對火星神位稽首道：「火星眞君呀，我已還俗了，從此不再侍候神了，抱歉！再見再見！」

玉眞子拔身便衝出去了，在傘下發出哈哈笑聲，他已往西北方走去。

玉眞子爲甚麼要走西北方？是因爲他故佈疑陣，叫人摸不淸他去了何方。

玉眞子不當道士了，一個擁有天下至寶的人，他又何必靑燈古佛，暮鼓晨鐘的過那淸苦日子呢？

玉眞子把殺人當成理應該殺的思想，只要誰提到他身懷至寶，他就會對這人出劍。

就好像江上雲一樣，手段是殘忍的，又像那原本純樸的獵戶段杜子一般，變得六親不認，還有那李家寨之主李存正，便黃山劍客的淸譽也不顧了，如今……

如今玉眞子也拋棄了幾十年道家的修爲而不管，他竟然爲那滿天星藍寶石而還俗了。

玉眞子當然不再回武當山去了，他遠走高飛，誰也不知道他會去了那裡。

* * *

過午大雨才停下來，大雨彷彿在爲人間遮醜似的，當玉眞子辦完了他那一幕殘忍的醜事以後，天晴了。

於是，大道上有一批人匆匆的趕來了。

這批人走得快，仔細看是三女四男。

是的，徐小七七人追來了。

因爲只有這麼一條路通往南京，徐小七也相信玉眞子四人必會由南京再往西行，所以，他們便急急的又追上來了……

余大牙就邊走邊罵街。

「操他娘的，這老道絕非好心腸，當初上了他的當，還拿他當呂洞賓吶，操！」

丁氏兄弟老大道：「若非與卜道有過交情，咱兄弟是不會南來的。」

那丁兆玉笑道：「哥，有甚麼好後悔的，咱們應該高興呀，是不是？」

他說着，還用手摟了一下身邊的李蘭。

李蘭吃吃笑了！

丁兆堂立刻明白過來，便拉着李紅的手道：「對，對，我們不後悔，太走運氣了……」

忽的，徐小七指着前面道：「去，咱們前面打個尖，吃飽了歇歇脚，余大俠有傷未好吶！」

文娟笑笑，道：「幾個老道跑得眞快，追了百里也不追上。」

余大牙沉聲道：「我若是沒有傷，昨夜裡我就逼着老雜毛把寶物交出來了。」

徐小七也有些後悔了。

一行七人走到近處瞧瞧，徐小七道：「遠看是瓜棚，近看是座廟，這廟快塌了！」

他最先奔進破廟看，不由一聲大叫：「天吶，怎麼搞的全死了？」

隨後的文娟只一看，雙手捂面又退後了。

余大牙與丁氏兄弟走過去，丁兆玉道：「怎麼了？」

徐小七道：「玉眞子老道四人全死了！」

於是，大伙擠到這座破廟內，大伙也吃驚了。

徐小七關心的是寶石，寶石在老道玉眞子身上，他立刻往玉眞子袋中掏，掏了半天，他嘆口氣。

「完了，全完了！」

文娟道：「小七哥，怎麼辦？便是線索也斷了？」

他們誰也不會相信這是玉眞子的狠毒手段，當然，他們也想不到躺在地上的是個假玉眞子。

李家姐妹直搖頭、李紅道：「眞是不祥之物，誰拿了誰就死於非命。」

「滿天星藍寶石」附了奪魂血咒，誰能不相信？

徐小七嘆口氣道：「自從寶物自馬知縣那兒現世以來，已經死了太多的人，這些人無他，只爲了一個『貪』字，果然萬惡起源於一個貪字，太可怕了！」

丁兆堂道：「這世上有幾個懂得滿足？貪心的人是不會理解知足常樂這句話的，他們恨不得把人間所有的全歸他一人所有。」

余大牙道：「喂，講這麼多廢話幹什麼？如今咱們要追踪的人全死了，下一步怎麼辦？」

徐小七道：「是的，人死了，只不過，我想先搜搜他們身子，你們不反對吧？」

丁兆堂道：「徐兄弟，你以爲寶物還會在他身上？」

徐小七道：「十之八九不會在。」

丁兆堂道：「那麼，何必再搜？」

徐小七道：「我只說十之八九，尚有一成希望。」

他果然搜起來了，而且每一個死的他都搜，當然，他什麼也沒搜出來。

文娟道：「小七哥，咱們怎麼辦？」

徐小七道：「我也不知道，看來只好回去面對尤大叔的責駡了！」

文娟道：「咱們已盡力了！」

徐小七道：「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爲我死去的老爹把心願了結！」

他忽然向丁氏兄弟道：「你們有何打算？」

看了一眼李家姐妹，徐小七又道：「你們沒白來，討了稱心的美眷歸！」

丁氏兄弟愉快的各自望着心愛的人，那丁兆玉道：「老實說，咱們南下的時候並非爲了什麼滿天星藍寶石，咱們是應了卜道之請助拳來的，如今雖然寶石失去踪影，咱們也覺無遺憾，倒是希望徐兄弟小兩口去洛陽喝一杯兄弟倆的喜酒，大家熱鬧一番。」

徐小七道：「我們無心熱鬧，只是這……死的人，你們原是一起來的，如今又怎麼處理？」

丁氏兄弟聽得一怔，「不錯，原是一齊南來，如今道士們全死掉，萬一武當山有人找來，我們就不好交代了。」

那丁兆玉道：「咱們繞道武當山，把事情作個交代再回洛陽。」

一邊的余大牙粗聲的道：「你們都有身邊美人陪着，我余大牙看不慣，不如這件事交給我去辦，你們各自回去辦喜事吧！」

丁氏兄弟連忙致謝，徐小七道：「這屍體還是僱船運回武當山，需知武當門也是名門大派，他們死了人，這件事好像不會那麼輕易的了結吧！」

文娟道：「僱車呀，這處不見人烟，那裡有騾車？」

徐小七道：「這點忙是要幫的，不如我往西北方走去，總會找到騾車的，你們在此等候。」

文娟道：「早去早回，別在路上多生事呀！」

徐小七道：「我不是惹是生非的人。」

余大牙却又對丁氏兄弟二人道：「二位，你們回洛陽吧，我把幾個道士的屍體送回武當以後就去喝你們四人的喜酒。」

他深深的嘆口氣又道：「他娘的，眞是不走運，差一點死在荒山裡，討的什麼公道呀，變質了，變成了追寶了，這算什麼？」

丁兆堂道：「余兄，咱們江湖中人全憑一股傻勁幹，有時候傻得挺可愛，是不是？」

余大牙道：「你們傻了個老婆，我可慘了，操！」

「哈……」

丁兆堂笑着對李紅道：「是的，我是傻了個可愛的老婆，哈……」

她們也微微笑，她與李蘭二人是拋家遠去，再也不想回李家寨了。

那文娟倚在廟牆邊，忽然她撫掌笑道：「來了，來了，眞快呀！」

李氏姐妹也去瞧，果然見遠處一輛牛車朝這邊駛過來，文娟已奔過去，她高聲道：「小七哥，這麼快就找來一輛牛車呀，太好了！」

徐小七道：「眞巧，山道上遇上這牛車，人家不幹，可是我出銀子呀！」

於是，牛車到了面前，文娟見那人是個中年漢子，她衝着那人點個頭道：「只是送到江邊，我們會僱船的，不會太久吧！」

中年大漢指着遠處道：「不是啦，我兄弟早就走遠了，今天咱們有事要辦，可是……」

趕牛車的指指徐小七，又道：「這位小哥定要我幫忙，而且又出很多銀子，我能拒絕嗎？」

文娟道：「大哥呀，你做好事，只要把幾個死了的道士送到江邊，這也是行善嘛！」

於是，牛車到了破廟前，丁氏兄弟出來了，丁兆堂對徐小七道：「徐兄弟果然會辦事！」

徐小七道：「人家原是有事的，天冷了，人家這是去鎮上運炭的，被我求情幫這個忙。」

趕牛車的跳下車，道：「快吧，我兄弟等急了，他是早一個時辰多先去鎮上的，有些新貨趕着去集上的，久了我兄弟會等急的。」

徐小七指着廟內道：「車老大，你幫幫忙，咱們把屍體抬上車，只要到江邊就可以了！」

他果然摸出一錠銀子往壯漢的手上一塞，又道：「先付一半，另一半到了江邊再付你。」

趕大車的用手掂掂銀子，苦笑道：「銀子這玩意兒眞坑人，每個人都得聽它擺弄，咱們是庸俗人，見了它就愛上它了。」

徐小七道：「看不出你老兄還如此幽默，哈……」

壯漢走入破廟，不由一聲驚呼：「天爺，清一色的道士呀，誰幹的？太狠了！」

丁氏兄弟便幫着把屍體往牛車上抬，地上的血幾乎難以下脚，踩着地上的血，實在叫人不愉快。

一具一具的屍體搬動好，他才對徐小七道：「各位，這就往江邊去了？」

徐小七道：「我們後面跟你走！」

趕大車的「得」一聲，老牛車移動了。

怪的是這老牛走了沒幾步便一聲悲鳴，牠不走了。

趕車的奇怪，爲什麼老牛不走了？

趕車的可急了，老牛耍性子比驢還討厭，不由得舉起手中小鞭子往牛背上抽了幾下，豈知這一抽打不要緊，老牛仰天一聲悲鳴，兩條後腿用力蹬，直把大車彈得「咚」的一聲響，車上的屍體也彈起一尺高又摔下。

趕牛車的左手拉繩右手持鞭低頭看，死人的一條手臂垂下來了，趕牛車的漢子低頭看，不由一瞪眼，他抛下了左手的繩，又抛下了右手的鞭，雙手托住了死人的那支垂下來的長手臂。

徐小七幾人在後面齊瞪眼，不知發生什麼事了。

文娟道：「這牛在造反。」

丁兆堂道：「牛性子難伺候。」

忽見趕牛車的中年漢子大叫：「兄弟……」

徐小七幾人忙上前，徐小七吃驚的道：「嗨，嗨，你怎麼了？」

余大牙也叱道：「拉了死人中了邪不是？」

李紅姐妹也吃驚的閃過一邊，不敢走近前看。

大伙只見這趕牛車的漢子忙把那隻手看了又看，他大叫道：「不錯，這是我兄弟，兩根手指是我同兄弟二人割草餵牛時不小心割斷兩根，你們看這是割印呀！」

徐小七幾人一聽之下怔住了。

丁兆堂驚道：「難道他不是玉眞子老道嗎？」

丁兆玉道：「面目全非削得慘，誰知他是不是玉眞子老道呀！」

徐小七忙把死者屍體的下巴托起來看，不由驚怒交加，道：「這不是玉眞子老道，你們看這下面遮住的鬍子多黑亮，玉眞子老道是灰白長鬚呀！」

突聽趕牛車的漢子一聲撕破喉管的大叫：「兄弟，兄弟呀，你死得好慘呀！」

徐小七幾人楞住了，誰有辦法來解決這當前的難題呢？文娟也黯然了。

就聽趕車漢子哭叫道：「一大早叫你同我一齊走，你却要去東村看花姑，花姑沒看到，你就被人害死了，你叫做哥哥的怎麼向老娘交代唷……兄弟……」

徐小七心中悲憤，他重重的道：「玉眞子啊，你也太歹毒了，人家與你有甚麼仇恨，殺人替你當替身，你他娘的如此黑心吶！」

丁兆堂道：「玉眞子這老雜毛，他必是出手殺了卜道三人之後，事情被這位兄弟撞見，才出手把人家也殺了的，這人吶，也正巧遇上這慘事……他……」

余大牙吼駡道：「操他娘的，玉眞子見這人撞來，必也觸動他的心計，他娘的，這也算是金蟬脫殼之計，他改扮易裝之後不幹道士了，他還俗了！」

忽見趕大車的吼道：「你們認識那老道？」

徐小七道：「武當山來的玉眞子。」

趕車的吼道：「他娘的，武當山爲甚麼來咱們這裡亂殺人呀，出

家人不是慈悲爲懷嗎？」

丁兆堂道：「甚麼樣的人也是有好有壞！」

趕車的吼道：「娘的皮，我不去趕集了，我同你們去武當山，我要找他們掌門的還我公道來！」

徐小七道：「我們原是要把屍體運去武當的，如今出了這事情，以我看來，你老兄還是留下來把你兄弟後事辦一辦，我們自會向武當門討公道！」

余大牙道：「你還是多安慰你的老娘要緊！」

趕車漢子咬牙道：「我非去不可，你們別多言了，老實說，我兄弟自小就沒了爹，全是老娘一手拉扯大，我們三人日子是苦了些，可是不招誰惹誰過着太平日子，如今我……」

徐小七摸出一把銀子道：「收着，日子還是要過的！」

他指着車上屍體，又道：「武當門都是武功極高的人物，你不會武功，去了也是白跑，我們自會去替你討個公道！」

趕車的一聲無奈道：「都是我老娘，她一直禁止我兄弟習武，你們知道我娘也有一身不錯的功夫，可是她就是不叫咱們練功夫。」

徐小七問道：「你們老娘會武功？」

趕大車的道：「當年江湖上的大脚娘子便是我娘呀！」

不料在場之人並未聽過大脚娘子的，徐小七以爲大脚娘子年紀老邁，就是知道兒子遭害，也無法找上武當山去討公道，便對趕車的道：「回去多勸你老娘節哀，咱們必定爲你兄弟討回公道。」

趕大車的道：「也罷，我就先送各位去江邊，我兄弟的屍體……」

徐小七道：「且由咱們先去武當山，找他們掌門的，事完之後，咱們厚葬你兄弟。」

趕大車的也只好點頭答應了。

於是牛車趕到大江邊，只不過船家一見要運死人，沒有人願意賺這種銀子，一時間大伙在江邊沒了主意。

趕大車的道：「既然無船，我回去向我娘說一聲，趕着牛車上武當！」

徐小七道：「牛車太慢了，這屍體……」

余大牙道：「已經是嚴冬了，屍體用錦緞裹着是不會腐臭的。」

只見趕大車的漢子匆匆的往回奔去了。

徐小七道：「咱們幾乎被玉眞子蒙騙過去了，這老道自從得到了藍寶石以後，他失去人性了。」

丁氏兄弟道：「看來我們被捲入這場是非中了，非把事情弄個明白不可！」

丁兆堂道：「不錯，咱們與卜道也有交情，卜家這一對堂兄弟死得眞慘。」

江邊有一條小街，李家姐妹與文娟三人已到街上去買了幾匹錦緞，把四具屍體裹起來，那徐小七又辦了許多吃的用的，準備趕牛車上武當了。

衆人正在焦急的等待中，忽見那趕牛車的與一個大脚老婦人走來了。

衆人一看，便知是趕牛車的把他老娘帶來了。

那大脚老婦人臉色猙獰的奔到大車邊，只見她拉出一手臂仔細瞧，又把那屍體的褲子脫一半，於是，她一聲厲號道：「我的根兒呀，是誰害了你呀！」

這老婦大哭，拍着車板叭叭響！

趕車的也抹淚，瞧得大伙心酸酸不知如何是好！

老婦人哭了一陣，忽然抬頭道：「長生兒！」

趕車的忙應道：「娘！」

老婦人道：「爲你兄弟長根報仇！」

趕車的長生道：「娘，告官去！」

老婦人道：「不告官，找上武當山！」

趕牛車的驚道：「武當離此兩千里，娘，妳……」

老婦人道：「僱船，咱們立刻上武當！」

徐小七走上前，道：「老太太，這兒有兩條船，只是人家不運屍！」

老婦人冷冷道：「你是誰？」

徐小七道：「在下徐小七，當年家父也是江湖好漢！」

老婦人道：「你爹是誰？」

徐小七道：「白眉毛徐艮便是家父！」

老婦人一瞪眼道：「中原大俠徐艮是你爹？」

「不錯！」

老婦人突然臉色一緊道：「我問你，有個同徐大俠交情甚好的人他叫……尤……」

徐小七道：「尤大川！」

「對，尤大川，飛花掌尤大川，你認識？」

徐小七道：「在下隨尤大叔練武十年有餘！」

老婦人道：「他人呢？」

「在……在南京……」

老婦人忽的咬牙，道：「算了，不提當年事了，我去找船，立刻上武當。」

徐小七與文娟怔住了，不知這大脚女人同尤大叔二人之間甚麼關係！

大伙見那老婦人拄着手杖走到岸邊，不知她說了甚麼話，只見船上的人一個個衝着老婦人抱拳施禮不迭。

於是，有兩個漢子跳上岸邊，幫着把四具屍體抬到船上來，而且直嚷對不起。

這光景誰也不明白這老婦人對船家說了甚麼話。

還眞快，快船很快的揚帆了，只見船老大對這老婦人甚是恭敬。

徐小七也猜不透爲甚麼這老婦人認識尤大大叔，她與尤大叔有甚麼關係嗎？

大伙在這條有雙艙房的雙桅快船上，才行不多久，便聽船老大道：「老奶奶，過了當塗縣下一站是大碼頭！」

坐在兒子屍體旁邊發楞的老婦人道：「我知道下一站是蕪湖。」

船老大道：「老奶奶，咱們老爺子在蕪湖，妳老要不要見見老爺子？」

老婦人道：「想不到臨到老來還求人。」

她對兒子長生又道：「船靠蕪湖，你跟船老大去見見他們老爺子吧，打個招呼也好！」

「是，娘，我去。」

坐在另一艙內的徐小七等見這老太太說話甚是有禮儀，也弄不清當年在江湖上是什麼樣人物。

丁氏兄弟甚少來江南，更是不會明白，余大牙眞想問問老太太是何方神聖。

老太太只是一副木然的跌坐在兒子屍體旁，她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

於是，船往岸邊攏過去了，只見岸上車水馬龍好不熱鬧，江面上此起彼落的叱喝聲。

雙桅船在一處石岸尾靠了岸，船老大還得向老太太請示道：「老太太，船靠好了，我吩咐他們岸上去爲妳老人家弄些可口的送上來。」

老太太叱道：「我還能吃什麼，小粥一碗夠了，去見過你們老爺子以後，回來放船。」

船老大不敢多言，立刻照辦。

聽說船馬上要開，徐小七幾人也不下船了，丁兆玉與丁兆堂兄弟原打算在蕪湖爲李家姐妹買些首飾也免了。

船停了不過大半個時辰，忽聽一陣車輪聲，只見岸邊來了一批藍衣大漢，這些人的打扮，一看便知道他們是藍衣社的人物。

大車停在江岸邊，有個漢子把脚蹬放在大車門邊，車帘掀起來，一位錦袍紅臉大漢從車上跳下來，便見那叫長生的漢子也走過來了。

船老大指着快船道：「老爺子，船上不太乾淨，您你老多原諒。」

錦袍老人並不理會，一邊往船上走，一邊高聲道：「老嫂子呀，妳終於來了呀……老嫂子……這些年妳到底去了那兒呀？」

「咚」的一聲落在船上，只見原在拭淚的老太太忽然臉色堅毅的抬起頭來。

「少卿，我來了。」

老人忙單膝點地抱拳道：「嫂子，少卿來接妳了。」

老太太搖搖頭道：「少卿，我只求你爲我辦一件事。」

「嫂子，莫說求，妳吩咐。」

「替我弄一艘快船，我立刻上武當。」

「上武當？」

「是的，他們殺了我的長根呀，嗚……」老太太提到自己兒子，忍不住哭了。

老太太原是不打算在這老人面前落淚的，但她還是忍不住的又落淚了。

那老爺子雙目一厲，沉聲道：「武當道士們幹的？」

老太太指着徐小七幾人道：「有他們爲証呀！」

老爺子火大了：「娘的，出家之人也殺人？我……」

他忽的向船上吼道：「卓護法、成護法何在？」

（未完・十七）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 空 羽・文
可 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已故武林盟主原濟文之子原野，因練功而走火入魔，時常衣衫襤褸，瘋瘋痴痴地到處遊蕩。一日，原野來到一家酒樓門外，認得他的人便指着他議論紛紛，有人表同情，有人趁機作弄他，但他絕不生氣，仍以笑臉迎人。正在此時酒樓上有人將殘羹往他身上倒下，倒羹湯的人是江湖上有名的「湘西三鬼」，他們有意嘲弄原野，於是雙方爭鬥起來……



千難萬險脫魔手　蒸籠紙條傳警訊

「少和我油嘴滑舌的……」在內間，小野為她寬衣，放在一邊，和他的衣衫放在一起，然後開始。

秋玉潔並不需很久的時間，甚至盞茶工夫，她就達到了高潮，一般女人幾乎全要半個時辰以上。

她很妙，並不是任何其他女人都能有此奇趣的，所以她很自負，她說她是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只不過原野却受不了。

如果他吃了一碗飯放下飯碗，她會再叫他吃一碗。

她以為他沒有吃飽，他不吃她就餵他。

天稍稍涼些，她就叫他加上一件衣衫。

尤其是洗澡時，她一定要作「垢搔女」，親自為他洗。

有時她會要求原野褪下褲子讓她看個夠。

她說她百看不厭，即使不停地看一天也不厭。

總之，原野受不了，他不勝其煩。

秋玉潔累了，似在小寐一下，原野下床，帶走了衣衫，當然還有她的，只不過她以為小野是去小便的。

小寐了一會，突然發覺小野還沒有回來。

她起身要穿衣衫，却都不見了。

她對小野最清楚，可以說是點子大王。

她知道這小子溜了，把她的衣衫也帶走了。

於是她去找別的衣服，找了很久才找到。

這當然是原野藏起來的，以便有充裕的時間逃得遠遠的。秋玉潔氣得臉都綠了，立刻去追。

* * *

原野逃出七八十里之外，也知道秋玉潔必然來追，一口氣又奔走兩天，大約有兩百多里了。

他這才停下來在這鎮上用飯。

世上就有這麼巧合的事，他忽然看到一個人在此經過，好眼熟，到門外一看，不就是楊金虎嗎？

這可眞是寃家路窄啊，原野飯也不吃了，放下一些碎銀子，暗暗跟着，竟跟進了一家賭場。

「好小子，出賣了我，腰纏萬貫來賭錢哪！」

賭場不很大，但人却很多。

烟味，狐臭味，甚至還有吃臭豆腐的味道，屋子裡五味雜陳，簡直叫人受不了，只不過一旦賭出癮頭來，好像鼻子都不靈了。

原野技巧地盯上了小楊。

小楊負着手，東張張西望望，走路一顛一顛地，好像身上沒有一塊肉不在動，看一眼就知道他是塊什麼料。

原野本以為這小子要找個夠大的場面豪賭一下，反正來得容易去得也快。

哪知這小子居然幹起剪綹的勾當來了。

那桌牌九上的莊家面前堆滿了銀票，還有些「現貨」，如金條及銀元寶等。此人一頭大汗。人在賭場，不論贏輸，都會十分緊張的。

原野一看冷笑，心道：看來這小子不像是生手，動作細膩而靈活，足足扒竊了十來張銀票。

然後像沒事似地，來到後院中。

這兒一室人中賭紅黑寶。另一室中是骰子。

小楊賭起骰子來了。

他丟下一張銀票，莊家一看，叫了起來，道：「兄弟，你好大的氣派呀，七萬都押上了？」

「當然啦，老兄，幹嘛大驚小怪的？」

一個賭徒道：「是鎮上的小開吧？」

小楊道：「咱們開始好不好？」

莊上擲了個七點，其餘諸人都沒超過七點。

小楊抓起骰子吹了口氣擲出。竟是六點。

一把輸了七萬，好像只輸了幾千兩似的。

連輸三把，大約近三十萬兩。賭者咋舌，觀者也都暗罵「敗家子」。

相信他老子的錢不是正道來的，要不哪有這個賭法的？

就在這時，那個失竊銀票的中年人找來了。

這本來是不大可能找到的，只有笨賊才會得手那麼巨額的銀票還不離開這家賭場。

世上就有這種笨賊。

事實上小楊當然不笨，他以為此人枱面上那麼多的銀票，一時不會覺察失竊，即使覺察了，也未必能認出那一張銀票是他所失去的。

只不過這次有點例外。

原來此人失竊的銀票全是他私人原有的而非贏來的。

自己的銀票，尤其不是小票額的，當然記得是哪一家票號的票子，甚至票子上還有記號。

此人抬頭看看小楊枱上的銀票，正是他的，於是此人一下子捉住了小楊的脈門。

小楊抬頭一看是此人，大叫「搶劫」！

他這一嚷嚷，又把手抽了出來，一拳搗去。

兩人掌來拳去大打出手，而且打到院中去了。

原野相信二人三五十招打不出結果來，立刻往小楊的枱面處一站，道：「那小子的確是個小賊，在下和失主是朋友，我來代朋友賭幾把！」

原野衣着平平，長得却十分養眼。

他算得上是個有性格的美男子。

很多女人往往會看到第一眼時就愛上了他。

眾人不疑有他，又開始了。

原野一下子就全押上了。有人點了一下，共十七張票子，計七十五萬兩有餘。

今天是怎麼哩，為甚麼有這麼多的人作亡命之賭！

須知這鎮上，很多富戶，他們每一戶的全部家當也未必有十萬兩。

莊家道：「兄弟，你能代表你的朋友，作得了主嗎？」

「當然。」

「你知道他是誰嗎？」

「怎麼，老兄到現在為止，還不相信我是失主的朋友？」

「老弟，你如果是他的朋友，他在與人拚命，你不該去幫幫忙嗎？」

「老兄，聽口氣你不是武林中人？武林中人，只要有點名氣，對付一個年輕人還要別人助拳？你不以為是害他嗎？」

這時有人道：「這位老弟說得也對！」

原野道：「莊上老兄，你賭不賭？」

莊上道：「老弟以為我不敢賭？」

「那就開始吧，但請把枱面亮出來！」

莊上自袋內掏出銀票砸在桌上。

不必細數，全部絕對超過七十萬兩。

至於其餘幾家押注的他們的賭注不拘多少。

莊上擲了個九點，激動得揮手叫了起來。

這畢竟是一次豪賭，而九點也算很大了。

要趕上九點太難了。

其餘的最高是七點，這工夫原野抓起骰子，既不呵氣，也不搓骰子，只是雙手捂着骰子搖了七八下，然後雙手一鬆，骰子入碗。

一切正常，最後一枚停止，突然爆出一陣狂呼——「豹子」，賭場上有時很迷信，在這檔口（押了大注時）突來「豹子」，眞正是洪福齊天！

鼓噪聲幾乎把屋頂掀起。

原野搓搓手，把枱面上的銀票全收了過來，却留下一些散注，大約也有數千兩，道：「未賭的朋友們，剩下的零頭，請各位吃

紅……」

此言一出，一齊擁上。

唯恐慢了而被人搶光，後面的人動手拉扯前面的，甚至還有人打人，希望把前面的人打倒打昏……

場面一片大亂。

待莊家大喝數聲「都給我住手」，而且把一些搶錢的人推出時，才發現原野已經不見了影子。

正好，這工夫失竊銀票那人走了進來。

原來此人不是泛泛之輩，他就是終南派的二號人物郝鵬，他已制住了小楊，放在院中。

郝鵬進屋一看，屋中亂糟糟地，桌上的銀票全不見了，不由臉色一變，道：「怎麼回事？」

莊家也是江湖中人，但却是個普通角色，陪笑道：「郝大俠，剛剛你那位朋友代你賭了一把，居然通吃……」

「甚麼，我的朋友？哪一個朋友？」

「一個年輕人，看來二十左右，長得英挺極了！」

郝鵬冷冷地道：「我在問剛才那小賊留下的枱面哪裡去了？少在這兒說廢話！」

這人吃力不討好，還輸了七八十萬兩，不由十分窩囊，正要回答，別人却代他說了一切情況。

「那是個騙子！」郝鵬大聲吼叫。

「誰是騙子？」

「就是自稱是我的朋友那個年輕人！」

「不會吧！世上哪有那麼英俊、風流倜儻又不慌不忙、沉着地賭了一把，而且竟能通吃的騙子？」

「我說他是騙子就是騙子，說不定和那小賊是同伙……」說到這裡，好像突然警覺，往院中竄去。

果然，被制住穴道的小楊已不見影子了。

郝鵬暴跳着厲聲道：「誰把他放了？」

沒有人回答，因爲小楊倒地不久之後，院中就沒有人了。

在此同時，在這鎭的西南方三四里外林中，有個物體吊在樹上悠悠蕩蕩地晃動不已。

那顯然是一個人被倒吊在樹上。

原野坐在草地上點銀票，被吊的人道：「原野兄，大人不記小人過，其實上次我也知道，那難不倒你，你一定會脫身的……」

原野點一遍再重點一遍，道：「點銀票眞是一種享受，只不過吊在樹上看到別人點銀票，這滋味就不同了。」

「原野兄，眞的是一時衝動，而且也知道你能殺二十多個武林高手，絕對不會脫不了身的，只怪我對你的身手太信任。」

「我沒有死算我的命大，小子，你好毒！」

「原野，從今以後，我願作你的長隨……」

「我看你一身的綾羅綢緞，是個貴公子大少爺的命，我作你的長隨還差不多！」

「這怎麼敢當？你是名門之後，武功又出人頭地，我能攀上你這麼一位朋友，也算是前世修來的。」

「那兩百萬兩銀票呢？」

「對不起，我……我輸光了……」

「你眞是大手筆呀！兩百萬一下子就輸光了？」

「那家賭場八成有老千或郎中，也不過六七把牌九，輸得鳥蛋精光，我眞是該死！」

「賣我的錢，你把它輸光了，你不但該死也該剮！」

「是……是的，我該凌遲處死！」

「是哪一家賭場。」

「徐州的財神賭坊！」

原野道：「我可以去撈回來，你在樹上涼快吧！」

「原野……原小俠，你就高抬貴手爲我解了穴道吧！」

原野道：「這一次網開一面，下不爲例……」他爲他解了一個穴道，還有一個穴道讓他自己來解。

原野吹着口哨走了。

小楊咬咬牙自語着：「好小子！你厲害！只不過你再厲害，却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 * *

「武林七子」在會商一件大事，這就是武林綏靖會議。

他們不是武林盟主，也不能算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頂尖人物，但他們的「武林綏靖會議」以及「綏靖行動」，却被整個武林所肯定。

所謂「綏靖會議」及「綏靖行動」，都是爲武林除暴安良。

「武林七子」是：風雲子、「趕月叟」苗九、豹「娘子」、雷道人、「五毒散人」楊啟宇、「無本商人」金萬廸及「棍王」毛嵩。

他們會議的目的，是爲了決定原野那小子殺了二十幾個高手，算不算武林公敵，該不該實行「綏靖行動」？

結果：一人反對，四人贊成。

反對的意思是，二十七人大多爲惡人，死有餘辜。

四個贊成的人以爲，也有三五個被殺的人，罪不及死。

既然罪不及死，這就是草菅人命，濫殺無辜。

經過再三商量，反對的人終被說服，一致行動。

* * *

徐州「財神賭場」。酉正。

一桌「梭哈」吸引了太多的好此道者。

原因是這一場「梭哈」可能是這家賭場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

枱面三百萬兩，收一次枱面近千萬兩。

原野是這些賭徒中最年輕的。發牌的人是個胖子，却也並不是很胖，四十來歲，滿面紅光。

一看就能使人相信，這必然是個大財主。

胖子咧着大嘴「呵呵」笑道：「這是一次盛會，不論贏、輸，都將爲賭界寫下不平凡的一頁青史。」

沒有人反對這說法。

旁觀者以爲，這可能是「賭場觀止」了。

五家賭半副牌，每人面前都有三百萬兩。

胖子在洗牌，似乎一點也不緊張。

洗好，放在原野面前要他「簽牌」，又稱「遷牌」。

原野正要「遷牌」，耳際有胖子的聲音道：「小兄弟，只要把最上三張放在最下面，這次收了枱面平分！」

原野抬頭看了胖子一眼，胖子仍然是笑得像彌勒佛一樣，好像他沒有以「蟻語蜨音」說過話。

只不過他向原野微微點頭。

原野以爲，只是這麼「遷」牌一下，就能平分所得，是一件便宜事，就把上面三張移到最下面。

胖子拿起牌各發了兩張，各家的明牌如下：

第一家是一張九。

第二家是Q。

第三家是八。

第四家是一張A。（即原野）。

莊家也就是胖子，是一張十。

原野看了底牌，是一張J。

A講話，原野打出五萬兩，只有第三家打烊。

第三家的明牌是小八，其餘全跟了。

事實上，半副牌中的小八，也有它的可貴處，這大概正是所謂「寸有所長，尺有所短」道理吧！

胖子又發了第二張明牌，第一家是K。

第二家是九。

第四家是十。

胖子爲自己發了一張Q。

K說話，他出了十萬，第二家跟了。

原野也跟了。

胖子變爲五十萬兩，結果也都跟了。

第三張明牌是這樣的，第一家是一張J，牌面爲九KJ。

第二家是一張A，牌面爲Q九A。

第四家也就是原野，來了一張小八，爲A十八。

胖子發了一張K，牌面爲十QK。

第二家的A講話，此人當然不會猛砸，因爲他能跟下來可能是頂頭Q一對，已經沒有「順子」的可能了。

這種牌是很有限的，一般的不會猛打爛砸。

就是要偷機，現在也不是時候，他「派司」了。

這一家讓給原野說，原野就湊成一百萬兩。

結果胖子也沒再打就這樣跟了。

目前枱面上已有四百萬兩以上了，胖子又發了最後一張明牌，第一家是一張Q，爲九KJQ嵌十順，却是個「小順」。

第二家來了一張九，爲Q九A九，頂多是三條九。

第四家也就是原野，來了一張九，嵌J順。

這已經可以証明第二家沒有三條九了，充其量是兩對。

胖子自己發了一張A，爲十QKA。

他的牌面一直很好看，也可以說很唬人。

這也是嵌J順的「大順」。J這張牌還不錯，只有第一家明牌中出現了一張。

第二家的九一對說話，他當然派司了。

輪到原野說話，他出了一萬兩。

這一手表面上看來是沒有信心，却也是可進可退的方式。如果別人倒打，他如有大牌，仍可再倒打回去，這也是一個釣大魚的誘敵之計。

有時你直接猛砸，會把對手嚇跑，結果雖拿了大牌，却又贏不到大錢，經常會有這等窩囊事。

胖子看看各家的牌，然後小心翼翼地又出了一百萬。

第一家十分緊張，細細地看各家的牌，也仔細地分析。

這幾乎可以証明，他是眞「順子」，要不，扣牌算了。

第二家扣了牌，他正是Q、A、九一對，不要說再出一百萬，就是多五千兩他都不要了，這是因爲第一家跟了。

第一家的牌面是九KJQ，嵌十順，「十」只出現了兩張，這第一家跟了，第二家除非是傻蛋才會跟。

當然，原野不會再跟。

儘管原野是「順子」，有時貨眞價實也要認栽。

掀牌之下，胖子是嵌J順，由

於他是「大順」，贏了第一家的「小順」。

原野不由暗暗點頭，胖子眞有一套，技巧地把對手吸住，不使他們及早扣牌，這樣才能贏大錢。

胖子向原野眨眨眼，又開始洗牌，道：「各位，要賭就把枱面湊成三百萬兩。」

第一家湊不成三百萬，要賭「奧賽」，其餘幾家不同意，只好退出。於是，胖子又發了牌。

第一家是一張A。

第二家是九。

第三家即剛才的第四家（原野），是一張。

胖子是一張K。

第一家的人說話，出了五萬。

到了胖子處變爲二十萬，大家也跟了。胖子是一張K，如果他這麼砸就以爲他是頂頭K，也許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張明牌是這樣的：

第一家是K。

第二家是A。

第三家（即原野）是J。

胖子是小八。

第二家的人又出了二十萬，到了胖子處，他又變爲五十萬，這種打法，一種可能是要打下幾人，另一可能就是有把握收枱面。

在有把握收枱面情況之下，一開始多打點，使他們善財難捨，到了最後會不捨得放棄而硬跟。

很多賭徒都犯這毛病。

他們跟下去的原因，只是因爲枱面上已下了不少的賭注，不捨得扣牌，却忘了會越陷越深最後輸大錢。

胖子似乎正是以這方式引蛇出洞的。

儘管如此，還是全跟了。

第三張明牌如下：

第一家是一張Q，牌面爲AKQ。

第二家是張九，爲九A九。

第三家也就是原野是一張十，爲QJ十。

胖子是一張小八，爲K八八。

第二家的九一對講話，變成一百萬。

原野跟了。

胖子一下子就變爲兩百萬。

像這種情況，就會使人不服而跟下，胖子的明牌不過是K八八，充其量有K八兩對或者三條小八。

此刻要想打下他們很難，除非牌很差。

這次居然全跟了。

胖子又發了最後一張明牌。

第一家是一張十，爲AKQ十，嵌J「大順」。

第二家是一張九，爲九A九九，明牌就已三條九了。

第三家是原野，他來了一張K，爲QJ十K，兩頭「大順」，也就是來九順，來A也順，但原野却暗哼了一聲。

牌面好看，實際上則未必，剛剛他已是兩頭順了，下面扣了一張K，又來一張K，不過是K一對而已。

胖子抖着手擄牌，然後輕輕放下，他又是一張K。

眞是命大，外面已有三條K，他又補來一張。他的牌面是K八八K，「富爾豪士」的成份極大。

要不，他不可能一開始就狂砸，一路砸下來的。

這當然是胖子說話，他看了好一會才「梭」了。

多看一會才「梭」，也是一種技巧。

如果他是眞的「富爾豪士」，他就可以困打其餘三家，自然很希望他們扣牌，也就要作出沒有把握之狀。

事實上這當然騙不了大行家，因爲偷機不可能偷一家以上。

第一家跟了，證明他確是「大順」。

第二家是九A九九的牌面，如他不是「富爾豪士」或四條九，他當然要扣牌，他扣了牌。

這說明他只是三條九而已。

第三家原野的兩頭順也不是眞的。

原野扣了牌，反正胖子贏了有他一半。

胖子掀了牌，正是三八二K的「富爾豪士」。

胖子大大方方地收了枱面。

他「呵呵」笑着把銀票放袋內一塞，就要走人，其餘三家不開心，要再賭下去，胖子道：「老弟，你以爲呢？」

原野當然幫胖子的腔，道：「各位，賭錢一定會有贏有輸，輸了可以走，贏了也可以走，也沒有規定什麼時候可以走，什麼時候不可以走的，是吧？」

其中一人臉色一變，道：「小子，你也輸了錢，居然幫他說話！莫非你是他的同伙？」

原野冷冷地道：「總要講理對不？」

三人一上，胖子道：「老弟，交給你了……」

原野對付這些人當然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不一會個個鼻青臉腫，這些人眞倒楣，輸了巨款，還挨了一頓揍。

胖子向原野眨眨眼，甩甩頭，要他跟他走。

二人來到鎭外，在一座破山神廟外停了下來。

原野道：「胖子，你是個『郞中』？」

胖子把銀票掏出來，一張一張

地數着，道：「正是。」

「交了你這個朋友眞不錯！」

「誰要和你交朋友？」

原野道：「你叫我暗中相助，不是想交個朋友？」

「那不過是廢物利用而已，你不過是要死的人囉！」

「要死的人？誰是要死的人？」

「那還會是誰？」

「你是指我？」

「不是你難道是老夫不成？」

「什麼？你只是利用我？」

「嘿……」胖子笑得好開心道：「不是利用，難道你眞會以爲我會把這些銀票分你一半？」

「這……」原野不免一窒，還沒見過比他更油條的人，道：「你要賴皮？老小子，你簡直是找死！」

胖子連頭也沒抬一下，道：「你先別急，少待一會，我會打發你的，我要先把票子理好。」

原野當然不會那麼單純。

他以爲這胖子要是不具備黑吃黑的身手，剛才他明明看到他在賭場中對付那些人，打得他們鼻青臉腫，哪還敢要他？

原野心中一動，道：「莫非你就是『無本商人』金萬迪？」

「呵……」胖子仍沒抬頭，笑道：「你終於想通了！」

原野不由心頭一緊，道：「『七子』中人也來這一手？」

胖子道：「你忘了我的綽號了？」

「『無本商人』……」原野冷笑道：「『七子』之中怎麼可以有你這種離譜、走調的大奸之人？」

胖子「呵呵」笑道：「那就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囉……」

原野伸手奪銀票。

哪知胖子一點也不笨，閃電收回手。

原野一抓落空，收勢不住。

由於胖子是坐在石階上點銀票，原野一撲落空，兩手在石階上一撐，向一邊凌空翻滾，動作不謂不快。

只可惜這胖子是「七子」中人。

這些人已決定要除去他的。

只不過像「無本商人」金萬迪這種人也來教訓別人，名列「七子」之中，原野是不會服氣的。

「啪」地一聲，腰上挨了一掌，本來已翻到一步以外，這一掌把他打落在地，這一下眞把原野打火了。

「金萬迪！我你娘……」

金萬迪「呵呵」笑着，道：「罵吧！這是你死前唯一可做的事了。」

「如果『七子』都和你差不多，詐賭騙人，黑吃黑，以强凌弱，老實說，你們有什麼資格，開什麼『綏靖會議』，施行『綏靖行動』？呸！皮厚！」

「呵……」金萬迪道：「對！老夫的皮確實夠厚的！」

金萬迪步步進逼，原野以爲和他硬碰划不來。

要報這被騙之仇，有的是機會。

哪知他一個倒縱，脚剛落地，已被對方揪住了肩衣。

原野大力前衝一撞，「刷」地一聲肩衣被撕去一塊。

這麼一來，他驚險地脫了身。

僅是這麼一抓，原野已知自己和老賊相差太多，還是逃命要緊。

全力一掠再掠，射入林中。

哪知猛抬頭，不由氣餒，金萬迪已迎面攔住。

這麼胖的人居然連輕功也不遜色，原野的信心消失。

「金萬迪，你放我一馬，我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什麼大秘密？」

「反正和你們『七子』有極大關係的大秘密就是了。」

金萬迪瞇着眼笑道：「小子，別哄人啦！」

「絕對不騙人！這秘密，關係你們『七子』的生死！」

這個秘密吊上了他的胃口。

關連自己的生死，誰會不關心？金萬迪道：「好！我放你一馬，說吧！但這秘密如無內容，小子你可就完了。」

「當然有內容……」突然雙手揮揚，至少有七八支「狠牙釘」呼嘯出手，逕奔金萬迪的一些要穴。

這一手，金萬迪似乎未防。

原因是原野很少公開用此暗器的。

金萬迪全力閃避，仍有一支「狠牙釘」在他的腰臀間射破了衣衫，傷及皮肉，原野已經掠起。

這是他唯一能逃命的機會吧。

當他發現金萬迪仍然追來時，只好以他原擬的計劃去作，身子一斜，左「肩井穴」邊緣上被戳了一指，但他閃得及時，身子大震一下，再跑。

「小崽子，不說出秘密，你能跑得了？」

原野邊跑邊道：「老賊，這秘密我眞不願告訴你，希望你能不知不覺地應劫上西天……」

「老夫沒有那麼容易就被殺死的，快說！」

原野在原地兜圈子。

金萬迪的輕功雖高，但身上多背了數十斤的肉，這麼兜來轉去，時間一久就有點喘了。

當然，原野想逃出他的手掌仍然很難。

原野喘着道：「你眞能守信放我一馬？」

「你爲甚麼不信?須知下次再抓你也不難!」

「好吧!我告訴你,我那秘密寫在一張銀票背面,字很小很小,你一定要一張張地仔細看……」

動作一緩,他的「肩井穴」被制住倒地。

金萬廸「呵呵」笑道:「遲早都要躺下,何必浪費力氣?」

金萬廸急忙坐在草地上,把一大疊銀票掏出來,一張一張地仔細看,這些銀票共計七十多張。

有些銀票很舊,甚至有些破損了,而且很髒。

也有些銀票背後寫了些字。

有人會把全部銀票數字寫在一張銀票的背面。

也有人會把一件重要的事簡略地記在銀票背面。

等於把銀票當作臨時記事簿了。

既然每張銀票上都可能有字,每張每張地看,那要很久的時間,看了好一會還沒有看完,老賊忽然警覺。

他放下銀票,站起來走向原野。

二人相距只不過三步光景。

金萬廸怕這小子趁機自解穴道,要再點他一兩個穴道。

他這想法一點也不錯,原野也正有此意。

金萬廸出手再點他的穴道時,原野反點他的「乳根穴」,這是因爲在有利的角度上此穴最近。

這是要命的一擊,原野一擊不中。

只不過他也作過最壞的打算,一見不中,還有一個辦法,這辦法對別人也許無用,對這個守財奴却有用。

這一擊又僅僅是蹭在金萬廸的乳根穴下端,僅僅是衣破皮破,又未得手,急滾出三步。

原野忽然大力撮口一吹。

這一吹還眞靈,金萬廸放在草地上的一大堆銀票被吹上天空散開,這一手嚇了老賊一跳。

抓小賊要緊,銀票更要緊。

由於有點夜風,銀票就會飛出遠些。

要是風大,這些銀票只怕會飛得無影無踪了。

老賊果然顧不得原野,去抓飛舞的銀票。

這一次原野總算脫了身。

這也正是預先想好的最後一計。

如此計不靈,他就完了。這老賊利用他弄錢,以老賊的超然身份,絕對不會留他的活口到處胡說八道的。

原野聰明,點子繁多,很多次都是在奇計之下死裡逃生的。

第一步,他要騙金萬廸一張張地看銀票,所以詭稱秘密寫在銀票上,他估計要半個時辰以上,有這一段時間他可以自解穴道的。

他有一項特長,解穴很快,大約半盞工夫即可。

解穴以後,等老賊來接近他施襲。

如果施襲再失敗,就以「百步吹燈」之術把他的銀票吹散,老賊一定會先去收回銀票的。

這也是小原對人性的透視。

也正是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

這些計謀,都是由於原野自知脫不了身而預定的。

老賊費了近半個時辰才把所有的銀票找了回來,心頭恨極,却仍然「呵呵」笑着,道:「小子,只不過是讓你多活幾天而已……」

* * *

原野一口氣逃出百餘里,由於這次經驗,深深警惕。他知道,四面八方都是動他腦筋的人。

就以懸賞捉拿他的人來說,就不在少數。

現在,原野在這家包子舖吃小籠包子。

這兒的包子遠近馳名,以「灌湯」爲號召,有時要排隊。

等了好一會,終於送上兩籠。

原野吃了上面的一籠,把空籠拿到一邊,忽然發現下面這一籠內有一張小紙條,拿起一看,上寫:「棍王毛嵩在你的左後方監視你,小心!」

原野心頭一動,他早已覺得有人跟踪他,却未發現在何處,不知向他告警的人是誰?

看這字跡好像出自女人的手筆。

原野邊吃包子,邊偷偷查看,果然不錯。

「棍王」以一根蟠龍棍聞名於世,棍重五十斤,重兵刄都不敢硬接,能躋身「七子」之中,當然了得。

原野技巧地注意示警的人,四周却沒有一個女人。

這工夫耳際又有個女聲道:「小原,我把他的棍弄走,你應該可以對付他的。」

小原四下打量,仍不見有甚麼女人,眞是怪事。

他開始注意四週,看看這女人如何能取去毛嵩的蟠龍棍?他的棍就豎立在他右後側的牆角上。

這工夫有人走過那兒,順手把搭在肩上的一件大衫搭在蟠龍棍上,然後向前走去,這人看來很年輕。

原野不動聲色,只見這年輕人又掉頭走了回來。

(未完・二)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